
星辰書系④
李常傳 譯
一代名將
豐臣秀吉
(後篇)
59

星辰書系④

李常傳 譯

一代名將

豐臣秀吉

(後篇)

59

星辰書系 ④ 一代名將 豐臣秀吉 (後篇)

星辰出版社

■(封面圖示) 大坂團城落成之日，秀吉率領衆諸侯進入城門。
■(封底圖示) 本能寺之變，信長之小廝一森蘭丸，為保護主公奮勇戰鬪。



豐臣秀吉出身於尾張中村的貧苦之家，在短短的數十年之間，以其嶄新的戰術，靈活的政治手腕，一躍而成爲歷史上之第一個，統一全日本的武將。其間波瀾萬端，曲折變化，由作者司馬遼太郎以其細膩的筆調，娓娓道來，閱後實令人有賞心悅目之感。

一代名將
豐臣秀吉

豐臣秀吉（後篇）

司馬遼太郎著

李 常 傳 譯

目次

禪高

臨到進攻播州城之際，藤吉郎採取了別緻的戰略，可以說改變了此國進攻城塞的歷史。這雖然是藤吉郎獨創的戰略，但却也受到了時代新思潮（以信長爲中心）的刺激。藤吉郎整整耗費了三年，被繼續不斷地包圍的播州三木城，終在天正八年的正月十七日淪陷了。

他在山野間製造了巨大的「牢籠」，彷彿欲把城塞及城兵整個的「關進去」似的。爲了要採取如此的攻城法，藤吉郎以附城，眺望樓，木柵，以及鹿柴等，重重地包圍了三木城，藉以遮斷道路，封鎖海上。在這種情形之下，對城展開進攻的軍隊，有如看守牢獄的兵卒一般，不必移動身體，以逸待勞。雖然不必攻城，但是到頭來，城塞自然會不攻自落。

「從來不曾看過，以及聽說過這種的攻城方式！」

思想比較古板的武士，對藤吉郎的這種做法非常的不滿。因爲在他們的眼裡，所謂的攻城作戰者，乃是武士們勇氣的試金石，也就是有了流血，才具有會戰特有的華美，也給武士們立下武勳的機會。如果一直採取這種「以逸待勞」的作戰方式的話，誰都沒有流血的必要，即使何等的賣命，也沒有立下武勳的場地。

就算是遭遇到進攻的那一方，也不致於有很多的死傷者。不過在繼續被包圍之下，兵糧終有食盡的一天，此時，士氣當然會萎靡不振，體力也會跟着衰退，到頭來由於饑餓，城塞再也守不住了，當然也就必需考慮到開城降服了。

對於他所包圍的播州三木城，藤吉郎早就察覺到敵軍支撐不住的時期，於是，他極盡禮儀，勸告城主的別所長治投降。

「只要閣下及重臣們切腹謝罪，我們保證全城兵民的性命安全。」長治很快的承諾，偕着妻

子、兄弟，以及城中的重臣等切腹自殺。於是，三木城又如一棵熟透的柿子一般，毫不費力的爲藤吉郎所獲得，前後不曾流過一滴血。

（我最喜歡使用此種手法）

基於這一次成功的經驗，藤吉郎又不斷講求嶄新的手法，研究起了對因幡（鳥取縣）鳥取城的攻略戰。

因幡的鳥取城主，乃是所謂山名豐國的人物。後來，他剃光了頭，自稱爲禪高。他以禪高這個名號，活過了織田，豐臣，以及德川的三個時代。在本書裡面，姑且稱呼他爲「山名禪高」。

禪高屬於足利貴族。

「他有很標緻的女兒」

一向喜歡貴族的藤吉郎，曾經如此聽說過。

禪高的遠祖居住於上州多胡郡山名村，當足利尊氏勃興之時，山名家的祖先協助足利尊氏創業，一旦室町幕府成立，即獲得了十一國廣大領土的封賞，也就是日本六十多州的六分之一。

就因爲如此，世人都叫他：

「擁有六分之一日本的老爺。」

然而，風水輪流轉，如今，山名家衰退了，僅僅擁有山陰這一帶的地盤。山名氏的家系前後傳了兩百六十年，鳥取城主的山名禪高屬於第十二代。

目前，已歸屬於毛利氏。

「他到底是那一種的男人？」

藤吉郎下令黑田官兵衞展開調查，結果獲知，他的年齡在三十三、四歲之間，容貌秀麗，詩歌及茶道的造詣頗深，氣質雖然很高雅，但却短缺堅忍的性格，武道方面也乏善可陳。

這麼說來，他一定像畫裡的名門當主了。

「家臣跟他是否很親近呢？」

「據說，家臣並不怎麼親近他。同樣是天下的名家，他跟別所長治完全不同。」

三木城主的別所長治，雖然年紀尚輕，而其

家臣，佣人，以及播州一國的臣僚們非常的擁護他，這些部屬充分表現出很樂於爲長治賣命，就因爲如此，三木城的攻佔非常費手脚。

然而，鳥取的山名氏却迴然而異。

「他始終一意孤行。」

從來不跟家臣們談論，自己迅速的立下重要的方針。

雖然山名氏是家系很古老的諸侯，但是山陰一帶的尼子氏一旦勃興，山名氏就投靠他，而當尼子氏式微，毛利氏日趨强大之後，却又很快的向他頻送秋波。

在當時，爲了表示虔誠的歸附，重臣們亦必需把自己的孩子當成人質送到對方，只要一有背叛的跡象，這些人質就會被屠殺。由於山名禪高的我行我素，重臣們的孩子遭受到尼子氏的殺戮。

就因爲頻頻發生這種事情，家臣們對主君的禪高隱隱懷恨，以致，不肯輕易的相信這個主家。

「正中吾懷！」

藤吉郎高興的如此說。

因爲這麼一來，最利於他運用各種的計略了。於是，他立刻派遣使者到鳥取城，向山名禪高遊說，慫恿他早日歸屬織田家。

果然，如此一來，禪高開始動搖起來了！

他火速的集合重臣們舉行協議，想不到家臣們不願背叛毛利氏。因爲假使背叛他，人質就會被屠殺掉。

在萬不得已之下，禪高只好拒絕了。藤吉郎在姬路的本營聽到了這一則消息，由於他一開始就預料到有這種的結果，因此，並沒有感覺到驚訝。其實，藤吉郎自有他的秘策。

（關鍵在於鹿野城）

依照藤吉郎的想法，鳥取城的生死由鹿野城（在鳥取城西方十五公里處的小城）所掌握着。

毛利氏把山名家的所有人質集攏於鹿野城，

當然，山名禪高的女兒也在這些人質裡面。藤吉郎認爲：只要把這個人質圖奪下，威嚇山名禪高，就不難使他在不流血之下打開城門。

（山名禪高是最怕威嚇的男人）

藤吉郎老早就清楚了這一點。

天正八年六月，姬路的藤吉郎驟然地驅使着大軍，出現於日本海岸，包圍了鹿野城。那時，鹿野城的當主萬萬料想不到織田軍會突然地展開攻勢，以致，只準備了不到一千名的守備兵。

「到城內，如此這般的說」

藤吉郎叫使者如下傳達口信。

——把城內的人質集攏起來交出，如此我們就不會再圍城。假如不答應，我們將把鹿野城踏平，逮殺所有城裡的守備兵。

毛利家所派遣的守備隊長——三吉三郎，深知戰不過藤吉郎，因而把人質送出給藤吉郎之後，再打開城門，隻身回到廣島去了。

藤吉郎在城外的本營，看着被釋放的山名禪高之女兒，不覺被她高雅的氣質迷住了，讚美了一句說：

（不愧是兩百數十年的名家血統）

藤吉郎曾經獲得了京極氏的女兒，以漂亮動人這方面來說，山名氏的女兒遠遠地領先。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她未免太年幼了。

「今年多大了啊？」

山名小姐的侍女答以十三歲。十三歲這個年齡，實在很難以區別她是童女或是成熟的女人。

（我該怎麼辦才好）

藤吉郎有些遲疑不決，然而，他還是說：

「我有話對山名小姐說。」

山名小姐帶着侍女走到內室之後，不斷的在顫抖。

「山名小姐，妳不要害怕。」

藤吉郎如此的對她說。

「我這個織田家的羽柴筑前守，以不喜歡殺

人聞名。難道，妳不曾聽說過嗎？」

山名小姐仍舊顫抖着。

「我可以發誓，絕對不殺妳。雖然令父是我的敵人，但我也不會殺他。不過爲了這一點，妳必需暫時受罪。」

「什麼！我家小姐要受罪！」

侍女抬起了她的臉孔。她很可能是想像到小姐將受到猴子的侮辱，臉孔因生氣而漲紅了。

「且慢動氣，妳的想像可能有問題。」

說罷，藤吉郎打開了紙扇，送給了這位忠義的侍女，他的用意是：叫這位侍女用扇子遮着她漲紅的臉孔。

「鳥取城的令父，實在是很可憐的人。」

藤吉郎如此的對山名小姐說，鳥取城的重臣被毛利派所佔滿了，令父雖然身爲國主，但却沒有實權。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非舉全力進攻不可，如此一來，令父的生命恐怕保不住了。爲了防患這個慘禍於未然，必需借用妳的身體。

「筑前守老爺」

侍女發出了高昂的聲音，向前爬了一步，要求着說：「我願意爲小姐效任何的事，我願以賤軀替代小姐尊貴的玉體，任憑您如何擺佈、處決，我也不敢有絲毫的怨恨。」

「妳不行啊！」

藤吉郎抑住內心的滑稽，但却裝着很嚴肅的表情說。

其實，這個侍女也長得不賴。肩，腰部的線條很好，這正是藤吉郎所喜愛的。

「妳們到裡面休息吧！」

藤吉郎下了一道命令之後就走了。

侍女爲了防患織田家這個醜怪的大將襲擊小姐，徹夜地守着小姐。想不到他始終不曾露面。

翌日早晨，藤吉郎的軍隊朝着鳥取城移動。山名小姐也跟他同行，到了將近中午時分已到達鳥取城外。這時，藤吉郎叫來山名小姐說：

「對妳來說實在是太委曲了，不過，請妳忍

耐一點！」

藤吉郎有如親切的叔父一般，以慈祥的眼光看着山名小姐。對於這個織田家的大將，從最初見面時，她就信賴了。從他溫和的眼光看來，他絕對不會做有損於她的事。

「您要我做什麼事呢？」

「妳只要把眼睛閉起來卽成。」

藤吉郎很溫和的說。

想不到，她立卽被按倒在十字架上，由幾個溫和的年輕武士把她綁了起來。

一個指揮作業的少年，向山名小姐自稱：

「鄙人叫加藤虎之助」

這個個兒長得高高的少年指揮官，就是日後的主計頭清正。

這些少年人把十字架舉了起來，把它深深地挿入城溝旁，並堆集了很多的枯柴，做一個準備火刑的樣式。

城壁上面充滿了驚慌的人。不久之後，羽柴陣有一個人單手擧着白刄——做為軍使的標記——走到了護城溝的旁邊。他正是蜂須賀小六的部下，名字叫青江芳藏，嗓門很宏亮，差不多半里外都能够聽見。

——如果不開城的話，我們會當着你們面前把人質燒死，當然重臣們的人質也不例外。我給你們半刻鐘考慮，然後，明確的回答我。

城內立刻慌亂成一片，召開了軍事會議之後，決心投効織田方的陣容。

「這麼一來，雙方都沒有遺恨了」

藤吉郎很愉快的說。然後把人質重新劃歸為織田方所有，把他們收容於鹿野城。

接着，藤吉郎統領大軍回到了姬路。

這之後，鹿野城的守將由新提拔的龜井新十郎擔任。這個新十郎就是維持到幕府末期的石見津和野藩龜井家的家祖。首先為山中鹿之介効勞，圖謀尼子家的再興，努力四處活動，在事跡敗露之後，歸附了藤吉郎。後者很激賞新十郎的豪

爽與機敏，因此想着——

（這個年輕人富有大將的風度）

於是任命他為鹿野城的守將。

藤吉郎回到了鹿野城，立刻叫來山名家的小姐，給她一件錦衣，安慰着她說：

「這次，眞太辛苦妳了」

他在說了這一句話之後，又讚揚她忍受十字架之苦，解救了她父親的鳥取城之圍，末了，又講了一些笑話，使得山名小姐改變了懼怕他的念頭。

「小榮」

藤吉郎叫着山名小姐侍女的名字。他對她說，稍退下一刻，因為跟山名小姐有「小事待辦」。

侍女的小榮拿過了藤吉郎所賜之物，而且，對於藤吉郎的人品已頗覺放心。況且，連小姐也向她使了一個「退下」的眼色。

「所謂的『小事待辦』並非別事。」

藤吉郎走近了山名小姐，以迅雷不及掩耳勢，把手探入她的衣裾裡面。

「我只是要看看，妳是否成熟罷了。」

山名小姐感覺到迷惑不已。

藤吉郎的指尖觸摸着她奇妙之處。原來，他所謂的「小事」，竟然是這樣的調調兒。

不久，藤吉郎輕嘆了一口氣，把手抽出來，有一點失望的說：

「妳還沒有長大呢！」

（到了明年春天，她可能就會成熟了）。

韶華易逝，轉眼冬天來臨了。由於發生了一件大事，使得藤吉郎再也沒有時間去想山名小姐之事了。

日本海的冬季很快的就會來臨。一旦因嶓下雪之後，它跟各國之間的道路也就斷絕了，形成孤島一般。

藉着這一場冰雪，鳥取城又倒向毛利的陣容。

織田軍司令官的藤吉郎在瀨戶內海岸的姬路城得到了這個消息。時值隆冬，大地如同雪海，當然無法向山陰方面派遣大軍了。

（到底怎麼辦才好？）

當藤吉郎拿不定主義之時，有一個意外的人物來姬路城訪問。

他就是山名禪高。

藤吉郎把禪高招待到城內的茶室。兩個人隔着爐火對談。藤吉郎算是第一次看到了這個武家貴族。

「我是逃出來的……」

山名禪高壓低聲調說，他是具有貴族風貌的中年男子，然而，從鼻子以下的部位却已鬆弛了。

在山名家，大臣們決心倒向毛利家，並逼迫主人的山名禪高非如此做不可。禪高由於女兒被織田方留作人質，以致不敢贊成。就在這個時候，大臣們如此的說：

「我們不要像你這樣沒有骨氣的老爺」

於是，不問禪高是否同意，派使者到毛利家說，希望他們能够派遣一個智勇雙全的守備大將來，毛利家當然很快的就答應，而禪高却耽心一旦織田方獲知鳥取城靠攏毛利家之時，一定會毫不留情的殺他的女兒。他就是害怕這一着，才捨棄了城塞與部下，單身投奔到姬路城。

「請您放心，我既然負責保護令嬡，怎麼會殺她呢？」

如果是信長的話，很可能會討厭這種人，因爲他對人方面，具有太過於明快的果斷意識。

藤吉郎不同於信長。這個男人不但很瞭解每一種不同的人，而且也很熱愛各種不同典型的人。他愛惡人，膽小者的滑稽之處，恰有如古董家品賞髒舊的磁器一般，感覺到愛不釋手。

「不要客氣呀？多喝一點驅逐寒氣」

藤吉郎不斷的勸酒。

禪高很善於喝酒，雖然喝了不少，他却始終

不會醉，只是使得臉面的肌肉顯得更爲下垂而已。他的用語裡充滿了自大，甚至把保護者的藤吉郎看成下屬了。

藤吉郎只喝了那麼一點，却已經滿面通紅。他也藉此改變了話題。

「山名家不是有所謂笹作的寶刀嗎？我慕名已久，眞想拜見一下。」

所謂笹作的大刀也者，乃是足利三代將軍，足利義滿賜給山名家的先祖的天下名物，這之後，就變成了山名家的家寶了。既然山名禪高棄城而逃，一定自懷着這一把寶刀。

——既然說了所謂的「拜見」。

根據當時的慣例，必需把這一把寶刀呈獻。藤吉郎希望禪高如此做。這並不是說藤吉郎喜歡這一把寶刀，而是欲把它轉獻給信長。如此一做，信長一定會提高對禪高的待遇。

想不到禪高却如此的拒絕說：

「如今我所佩帶的，並非那一把」。

禪高認爲：自己雖然已屈身爲向織田家乞憐的境地，然而也絕對不能把象徵家門的笹作之大刀獻出。如今，只有武家貴族的傲氣爲禪高所擁有了。

「眞的嗎？」

藤吉郎笑着說 。他非常激賞禪高的這份勇氣。

日後，當藤吉郎變成輔助天皇的大臣，曾經從但馬村岡的隱居地把禪高叫了過來，做爲自己的聊天伙伴。並給了他六千七百石的俸祿。

無論如何，藤吉郎非攻陷鳥取城不可了。但是，它畢竟是山陰有數的堅城，如果擧全力進攻的話，損害將不計其數。而毛利方面已派遣了鐵金剛似的牛尾大藏左衞門，繼而再派遣更爲厲害的市川雅樂台，最後，甚至毛利家的梟勇傾巢而出。（例如：吉川經家），使經家身任鳥取城的守護總將。

藤吉郎曾經風聞過吉川經家是義薄雲天的人。當他離開毛利本營的廣島之時，向主君輝元爲始的毛利全家，以及自己的親族道別，謝過「生前」對他之恩。

——或許，我這一去就不復還了。

他如此覺悟着，並在行軍的先頭放置自己的首級匣，藉此激勵兵卒的士氣。

（一旦吉川經家進城，鳥取城就更加的難攻了。）

藤吉郎如此想着，不得不改變往日攻城的方式。

首先，他否定了肉搏戰的方式。他的新戰略爲：把三木城包圍戰更爲大規模化。

（使敵軍饑餓難耐）

如今，由於大雪的阻擋，無法到達鳥取城。不過，仍舊可採取饑餓的戰法，那就是把食米……。

藤吉郎想到之後，立刻着手實施。

因幡的隣國爲但馬國（兵庫縣北部），其隣國爲若狹國（福井縣西部）。若狹目前爲織田家的領土。因此，藤吉郎速命商人出身的小西行長等，叫他們用船隻把鳥取城的食米統統購買下來。

這種奇特的構想，乃是藤吉郎前歷的「從商經驗」所使然，他特別富於商人感覺。於是，藤吉郎的部下化裝成商人，統領若狹的數十艘大船，出現於鳥取城外的海岸。「北陸正在鬧饑荒。大米、小麥、以及豆類都行。我們願以此地兩倍的價格收購。」

這麼一叫嚷，農民們爭先恐後的拿米來賣。甚至連圍城中的山名家將領也認爲：

——賣掉兵糧，以充足軍用資金吧！

因此，把兵糧盡量的賣出。城內的金銀雖然增多了，然而，兵糧却相對的減少了。

當廣島的吉川經家上任之後，他發覺到兵糧的存量意外的少。據城裡的官員們透露，大部分

的兵糧都賣給若狹來的船隻了。

山名家將領的做法使經家頗感驚訝。但是他做夢也料想不到所謂的若狹船竟然是由織田家的士卒所統領而來的。因爲先人沒有這種經驗，就是兵書上面也沒有諸如此類的記載。

經家調查之後，知道城內的士卒數目有七千名，如果以每天消耗四十石兵糧計算的話，三個月就要消耗三千六百石。而城內的兵糧只有三千石左右，實在維持不了三個月。

經家在驚訝之餘，向廣島討取大量的兵糧。兵糧經由日本海運往鳥取城，然而，藤吉郎却老早就預料到這一件事，他把軍船配置於日本海，把運米糧的船隻擊破了。一向以水軍自豪的毛利方，在山陰海岸的制海權，老早就拱手讓給了織田方。

春季積雪溶化之時，藤吉郎從姬路發出了兩萬大軍，包圍了鳥取城，並把城外帝釋山山頂兩千五百坪削爲平地，以那兒爲大本營，跟敵城對峙了起來。

這種非常徹底的包圍法，有如要把山野的外觀改變似的。攻擊包圍線整整達兩里，線上築有土壘，並被打上了木柵，掘好了塹壕，每隔若干距離就建築了三層高的瞭望台，裡面駐紮着一百名士卒，同時也設置了監視哨本部，每隔五町的距離就設置了哨所，使五十名士卒駐守着，哨與哨之間被稱之爲責任區域，不斷的使小部隊往還巡視，夜間亦有如白晝一般，不斷燃點營火，光亮得連螞蟻也能够看得很清楚。

「那是什麼玩意?」

鳥取城內觀念陳舊的人們，看了這些城外的奇形構造物，不覺的嚷叫了起來。

更令他們感覺到吃驚不已的是!木柵那一邊，羽柴陣地的喧鬧。

藤吉郎不斷的吹噓着說，

——山陰裡的商人們，快來這裡啊!女人們也來吧!爲什麼不來此地建立一個市集呢!在這

兒，我們是不會抽稅的。盡情的來賺錢吧！

果然有不少的商人來到此地建立市集，做起生意來，客人爲兩萬的羽柴軍，以人口來說，山陰沒有比這個更爲密集的都市了。商人們不僅建立起房屋，並整建了街道，不久就形成了熱鬧非凡的都市。

「這到底在搞什麼名堂？」

籠中的鳥取城士卒在瞭望之後，都輕蔑的說一聲：

——難道，這也是作戰的方式？

他們察覺不到那兒藏有近世的思考法，在他們察覺到這種思想法之前，饑餓已經開始折磨他們了。

一個月之後，城兵已經跑不動了，到了第三個月每一個城兵都現出了死相。爲了解決饑餓問題，必需殺進敵陣，然而，不管城方如何的挑撥，攻擊軍始終不出木柵門，最多只不過用槍射擊兩、三下而已。

「這實在不像戰爭」

吉川經家每天都如此的嘆息。每逢欲向廣島乞求兵糧，把密使遣派到城外之時，他就會被斬殺了。實在沒有別種的通信方法。

「難道，他就是羽柴筑前守嗎？」

經家每天都看見藤吉郎兩次。原來，藤吉郎每天都到最前線視察兩次。

「前後需費時一年，大家就忍耐一點吧！」

藤吉郎對士兵們說，我們的敵人不是被包圍的鳥取城，而是所謂「倦怠與無聊」，只要一感覺倦怠與無聊，兵卒們的士氣就會衰退，在這種情形之下。兵士們對警備工作，很可能會鬆懈下來，或甚至衝出木柵蠻幹一頓，如此，城兵就有利可趁。

爲了防止兵士們的倦怠與無聊，藤吉郎從京都叫來很多的舞者，並在市中的廣場設置舞台，每天敲鑼，打鼓，氣氛顯得非常的熱鬧。

妓女街經夜點着華燈，她們也顯得非常的活

潑。

——在這場合之下，如果妓女顯得陰氣沈沈的話，很可能就會招致失敗。

藤吉郎如此想着。

他時常帶着一、兩名侍衞到花街視察。在途上，他也會盡情的大開玩笑，跟屋簷下的妓女打情罵俏。

「啊！妳好胖喔！使我想起了家裡的黃臉婆。」

「嘿！嘿！妳長得實在不錯，可惜皮膚太黑，不妨到非洲打天下。」

城外一片喧嘩好不熱鬧，城內却是令人心驚膽戰的地獄。

在這個地獄之內，還能够統率山名的兵卒，一定是由於吉川經家的德望所使然。

饒是如此，有不少山名的部下爲了耐不住饑餓，屢次想殺死經家謀反呢！倒是由於經家帶來的兩千名毛利兵死命地保護着經家，使山名的部下不能得逞。

到了第四個月，紙，草等能够咀嚼的東西都被吃掉了。馬匹以及獸獸也被食盡，甚至有一部分人吃起了餓死者之肉。那些缺乏名譽心的士卒們，毫不留情的吃着屍肉，爲了拖走友軍的戰死者以飽餐一頓起見，夜間潛到木柵旁邊，當他們被羽柴方的哨兵打死之後，其他的城兵又把被打死的兵卒拖回去吃了。

甚至有些活人也被生殺了，屍體被拖去塡飽肚子。

圍城的時間只有四個月。藤吉郎並沒有想到城內已發生了人吃人之慘事，於是叫來蜂須賀彥右衞門（小六的兒子）以及加藤虎之助兩個人，下令他倆：

「到城內去看一個究竟」

這兩個人爬到白晝城旁邊的小山，屛住呼吸窺視城內的情形，雖然離開得相當遠，但却能够

看得很清楚。

回到了本營，他倆把城裡發生人吃人的慘事向藤吉郎報告，但他却一百個不相信。

「你們在說謊！」

藤吉郎極力的否定。不過，他也知道圍城裡的事態一定很糟。於是，他卽刻派遣堀尾茂助，一柳市助爲軍使到城裡，向經家遊說降服之事。

「閣下的志操，就連敵人的我們也非常的佩服。然而，再一味死守下去的話，對每一個人都沒有好處。閣下最好拿出慈悲心，盡快的打開城門。」

藤吉郎所提出的條件很寬大。只要把城塞交給他，他保證絕對的不殺生，毛利本軍也可以完整的回到本國去。不過，城方的主要負責人必需自殺，以便我把他們的首級呈獻給安土殿（卽信長）。藤吉郎指的是吉川經家。

就是以敵人的立場來說，經家也是非常的可憐。

只爲了毛利家的一道命令，身任他國城塞的臨時將領，統領陌生的山名兵卒作戰，只經過了一百多天就碰到了這種惡運。

「對於您式部少輔（經家），我們絕對沒有任何的懷恨。」

藤吉郎使者的堀尾茂助不止一次的向經家說。以藤吉郎本身來說，對這個義薄情天的漢子是非常的佩服的。最後，經家還是爲衆人切腹了。山名家的幾名重臣認爲既然趕走主子，他們一定免不了一死，因而也跟着自殺。

鳥取城陷落了。

藤吉郎很快的給城裡的兵士及居民食物。他想起了在尾張時聽到的一句話，因而，下了一番的指示。據尾張的老者說，長期的饑餓者的胃及內臟都收縮了，一時給予太多食物的話，一定會因腹脹死亡。

藤吉郎派遣了數名兵卒，扛着大鍋到城內，煮起了很多的稀飯。

「切勿一時吃得太多。一次吃少許，到日落黃昏之時，就可以吃飽了。」

雖然，藤吉郎一再的叮嚀，然而，那些不聽話的狼吞虎嚥的人，却接二連三的死去。

因幡一國落入了藤吉郎之手。鳥取城委給僧兵的善祥房管理，鹿野城仍舊由龜井新十郎所管理。而藤吉郎本人回到了姬路，以便處理善後，以及制訂國法。

高松城

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向有天下第一堅城之稱的鳥取城終於淪陷了，因幡一國也算平定了。這個天正九年的年頭對織田家家臣時代的秀吉來說，可以說是得意的絕頂時期。

——俺幹得如何？

回到姬路城享受慶功宴之時，藤吉郎不停的向側近們誇口。古今有多少人創下如此的豐功偉業呢？

「充其量，只有俺一個人而已」

藤吉郎得意忘形的說法，使大家啞然無言。一提起了自已的業績，秀吉就不是謙讓家了。

「如今，我的領國，計有：近江（滋賀縣）北部二十萬石。播磨・但馬（兵庫縣）五十餘萬石。計七十餘萬石的領土之外，尚保管織田家新領地的因幡四十萬石。

我軍事、經濟方面的實力已超過了一百萬石。從一個提草鞋的小厮提升到百萬石以上的宰領者，古往今來，未之有也。」

秀吉不斷的向小近侍之福島市松，加藤孫六，以及加藤虎之助等人誇耀。

「然而，我不認爲這百萬石是自己的財物」

秀吉把他的論點一轉。這是秀吉的基本思想，也是信條，至少，他本人深信不疑。

「我將以這一百萬石爲資本，使主公賺上十倍」

這是多麼像尾張人的商業感覺。在織田家擔任卑賤的薪炭管理者之時，他就一心想使信長大賺特賺，關於這一點，主公的信長比誰都清楚。

「百萬石，只是我的資本而已」

實際上，不如此覺悟的話，也很難在織田家站得住脚。至少，不會被信長所重用，因爲信長這個人對利益及道理非常的敏銳。像擁有莫大領地的織田家元老林通勝及佐久間信盛二人，在去年就被信長所驅逐了。

其理由並非他倆有罪行，林通勝被判的罪名爲「貯蓄太多的私財」，而佐久間則被認爲「動作太過於遲鈍了」。以信長來說，由於征服天下的事業差不多已奠定了基礎。因此，已經不怎麼需要俸祿高的將領。他甚至感覺到把大片的領地給大臣們未免太可惜了。

敏感的藤吉郎已經察覺到這一點。

（如果信長的征服作戰告終，我很可能被迫放，或者被屠殺掉）

藤吉郎的心裡時常懷着這種的不安。這個思想非常樂觀的人，把他的不安變成一種積極的思想。那就是：

「一百萬石並非自己的私財，而是使織田家大賺特賺的資本。」

「我是主公的搖錢樹」

藤吉郎時常對手下們如此說。

除了懷有這種思想之外，他在信長的旗幟下，仍然爽爽快快的生活着。

快到年關了。

（我必需送一份禮物到安土城才行）

秀吉如此的想着。

的確，爲了表示對信長謝恩，藤吉郎非送一份壓歲禮物不可。

（既然是要送禮物，不妨送一份天下最豪華貴重的禮物。）

藤吉郎已如此的決定，於是，差不多傾盡一百萬石的國力，挖空了姬路城的藏金，購買一些價值連城的禮物。

另一方面，戰務也非常的忙碌。

新年一過，就必需跟毛利氏展開殊死戰，以期春季之內能够取得備中（岡山縣），向那兒浩浩蕩蕩的進軍。

如今，正在備戰期之中。想不到安土城的信長連秀吉在備戰期間內，也不讓他好好的休息。下了一道緊急命令說：

「渡過海去平定淡路。」

這是藤吉郎所擔當戰線以外的地域，爲了他日織田軍能够順利的攻進四國起見，踏脚石的淡路島是非佔領不可的。秀吉給黑田官兵衛一個軍，下令他們從明石渡海到淡路。行動迅速的黑田官兵衛僅僅在十天之內，就攻陷了淡路主城的志智城，由良城，把淡路平定了。

時間的脚步已跨進了歲末。

秀吉匆匆離開了姬路，身率輕騎奔馳於通往安土的山陽道。欲送給信長的禮物已經率先發出，當秀吉到達近江安土城下之時，禮物已經到達了。

在安土城的山麓，秀吉有小行館。一到達那兒，他就通知信長的側近，他已經到達了。

到了最近，織田家變了樣兒了。在往日，如果想拜謁信長的話，只要登上城堡就行了。然而，如今已形成了多人數的側近團，這些人組織了簡單的行政機關，如果要拜謁信長的話，非獲得秘書官的批准不可。

所有的秘書官之中，以森蘭丸最獲得信長的寵愛，具有異常大的權勢。往日，由信長一個人跑上跑下的織田家 ，如今產生了所謂的行政組織，以致，信長個人權力輔佐役的文官也宣告誕生。

對於這些文官，不僅是秀吉，就連柴田勝家，明智光秀等野戰軍的司令官也必需向他們討好，仰他們的鼻息。

「年關將屆，爲了給主公請安，在下擅自作主趕了回來」

秀吉很客氣的向側近說。

同時，他又特別强調說，請主公不必撥冗會見在下。請您轉告主公，秀吉的賤體尚安。並代在下向主公請安。

秘書官照樣的向信長報告。

「筑前守老爺說，他爲了向主公您請安，擅自作主張趕了回來。不過，他並不想叨擾主公

您」

信長在聽過報告之後，立刻說：

「他就這樣隨隨便便的來了？」

然而，他並沒有不快之意。最好的證據是：他抿了抿嘴唇，苦笑了起來。

「我怎麼好意思把他趕回去………」

說罷，他突然表示很高興的樣子。

「筑前，早就不是往日的「猴子」藤吉郎了。他已經是擁有數國的諸侯。我好久沒見他了。心裡好想念他」

說罷，信長立刻退入後室穿上裙子。

「現在，我要非正式的跟藤吉郎見面」

不久之後，森蘭丸出現，由他領着秀吉進入書院，在那兒拜謁了信長。

「歡迎你回來！」

信長在老遠之處就喊叫了起來，接着，他把秀吉的藤吉郎叫到身邊，很親熱的談起話來。信長安慰着秀吉在山陽、山陰多年來的辛勞，並用手指摸着秀吉的臉孔說：

「我鑾以爲戰陣的辛勞使你的身體衰老了，想不到你的臉孔充滿了光采，看起來比往日更爲年輕呢！」

信長的語氣及動作充滿了愛憐。

(我仍舊被主公溺愛着呢！)

秀吉舒了一口氣。他前輩的林通勝，佐久間信盛已經失寵於信長，同僚的荒木村重獲知被信長猜疑之後，掀起了絕望式的叛亂，結果很狼狽的敗亡了。

明智光秀雖然仍居於老位置，但並不怎麼受到信長的器重。織田家的軍團長一旦失寵於信長，不是被驅逐，就是被逼進死地。所幸，自已（秀吉自稱）還跟往日一樣，受到信長的寵愛。

(話雖如此說，但也不能大意)

如果欲繼續地保持被寵愛的話，那將耗費很大的力氣。

談好話之後，信長進入內室。

秀吉下了安土城長長的石階，回到了自己的小行館。

秀吉的身體感覺到冰涼。浴桶裡面已經放滿了熱水，他毫不加思索的跳了進去，想不到他剛浸到了水，小廝就慌慌張張的趕過來說：

「不得了！上使來了！」

「不要慌張，所謂的上使是誰呀？」

「是菅屋九右衛門老爺及堀久太郎老爺」

（這就不妙了！）

秀吉慌張的跳出浴桶，顧不得身體上的水珠凍成冰水，不停的指使下人準備接待的工作。一面趕快的穿好衣服。菅屋及堀久，乃是信長側近的官僚。如果得罪他們的話，他們很可能會對信長撥弄是非，這就足夠他吃不消了。而且，秀吉才回抵小行館不久，為什麼這些上使就尾隨着而來呢？

這件事叫秀吉大感不安。

（他們眞叫我提心吊膽）

既然叫人感覺到不安，不如早一秒會見他們。這就是藤吉郎（秀吉）一向的作風。因此，他故意把脚步聲放大，走入書院。

「這是上面的意思。」

菅屋如此的說。菅屋九右衛門長賴為織田家遠房親戚之子。信長老早就把他當成側近使用，以後，他在本能寺死亡。堀久太郎並非織田家代代的家臣，他為美濃人，在開始之際，投効於美濃的齊藤家。

日後，隨着信長的進入美濃，他也就為織田家効命了，他有如多數美濃出身的武將一般，富有將材，韜略，以及行政能力，因而被信長所寵用着。秀吉早就注意到這個男人，一直跟他保持親密，一切有關織田家的消息都是由他提供的。

日後，堀久太郎被秀吉所重用，變成了豐臣旗下的諸侯，領有越前北之庄（神井）之地，接受了十八萬石的大封賞。

「這是一則喜訊」

菅屋如此的說。

原來，信長準備在城裡的大廳歡宴秀吉。也就是說，要正式地接待秀吉。

「閣下不是在開玩笑吧？」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秀吉一時感覺到茫然，然而，他很快的又恢復了常態，敲打着榻榻米，因喜極而雀躍起來。因為，這不是常有的事。想不到信長要親自以主人的身份接待秀吉。家中的任何人都不曾受過這種破格的待遇啊！

「我是不是在做夢？」

本來，秀吉就是最會「高興」的人。只要有那麼一些芝麻般的喜事，他就會大聲歡叫了起來，這也就是他的魅力了。以致，菅屋及堀久太郎也被秀吉的喜氣所沾染了。以致，喜氣洋洋的說：

「恭喜您哪！看您這麼高興，眞是我倆的福氣。」

接着，秀吉為他倆辦了酒宴，盡情的款待這兩位使者。

兩個使者回去之後，秀吉指揮小廝們整理歲末的贈物。因為贈物的量太多了。到了明天早晨，城內敲初鼓，打開城門之時，就必需一口氣把它們運進去，因此，今天非徹夜地工作是不行了。

秀吉穿梭於大廳，走廊，大門，以及廚房等地，並再三的叮嚀搬運贈物的小廝說：

「每一件贈品都必需作記號，以防錯投。為了天一亮就可以上路，最好把它們放置於台上」

東方一發白，這些東西就從邸宅的大門被運走了。

單是送給織田家女眷的綢面綿襖就有兩百件，送給信長本人的禮物有：一把寶刀，千枚銀子，便服一百件，馬騎十匹，播州產杉原紙三百束，皮革兩百張，魚干，籍物，以及多種名貴之物。

然而，城門却還沒有打開。

在這之間，羽柴家的人們高擧火把，繼續他們的作業。從山麓到山腹之間的道路兩側，排滿了各色各樣的禮物。這些禮物都用白布遮蓋着。給信長的禮物排在道路左側，給信長夫人以下婦女們的禮物則放置於道路的右側。秀吉以下的每一個人都屏住呼吸，以便隨着城門的打開，一窩蜂地擁進去。

大鼓終於響了起來。

信長在聽到了山麓的喧囂聲之後，很快的爬上了此城特徵的天守閣。

「瞧瞧那個」

信長叫了起來。

「那一隊彷彿拱布行列者，一定是藤吉郎的進貢隊伍了，隊伍的先頭已鑽過了城門，隊伍的後頭却還沒走出山麓的邸宅呢！」

側近的武士及醫師也異口同聲的說：

「像這種浩浩蕩蕩的進貢隊伍，我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拜見」

信長也顯得高興萬分的說：

「我也是破天荒第一次看到。」

接着，信長又快活的說：

「天下無雙的豪爽者，也就只有藤吉郎了。縱使我叫他去攻打天竺（印度），他也不致於推辭。他就是這種的男人」隔了不久，秀吉本身爬上了山頂，接受了織田家文官們的接待。

他被帶到客廳。

信長已就主人之座。從小出入口進入的秀吉慌慌張張的想行大禮，然而，信長却阻止他說：

——只要維持茶禮就行了。

信長本人也以茶席主人的態度接待秀吉。在這兒，秀吉是主客，並非接受部屬的待遇。

「在下，眞的承受不起呢！」

秀吉的臉孔變得通紅。因爲陪伴他者有：織田家歷代元老的丹羽長秀、信長側近、後來成爲豐臣諸侯的長谷川秀一（生於尾張）。

「阿竹」

信長老是以童名呼喚長谷川秀一，其實，他老早就超過二十歲了。

最後的一個人爲：信長主治醫生（被稱之爲天下名醫）的曲直瀨道三。這麼一算，包括秀吉在內，一共有四位客人。

酒筵開始了。

接着，信長親自爲這些客人倒茶，這是很難見到的場面。

酒筵告一段落之後，賓席被移到書院。這是主從正式對面之場，被分成上段與下段，秀吉的背後，左右，坐着三、四十名織田家的高官，秀吉提出了他進貢物的目錄，再說了一些感謝信長之話。

信長在上一段仔細的聽着秀吉的談話，不停的點頭，然後，打開他的手臂，對秀吉說：

「來這裡，來這裡」

秀吉向前挪了挪膝蓋，顯示出了他已向前跨了幾步，信長仍然不滿意，指着他自己坐的榻榻米說：

「到這裡來！」

信長的意思是要秀吉坐在他旁邊。然而，不管室町流的何種武士禮儀，皆沒有部屬爬上上一段坐位的例子。

「你快一點！」

信長在催促。秀吉慌張的移動膝蓋爬到上一段，在信長的附近平伏着。

「再靠過來一點」

秀吉無奈，只得爬近了信長的膝蓋附近。突然之間，信長擧起了手，把手掌平放在秀吉的頭頂上。秀吉的腦門感覺到具有微汗的掌心溫度。

「筑前守的功名是古今無雙的」

信長的聲音在秀吉的頂上響了起來。後者由於平伏着，看不到一切的情景，但他知道。信長是看着羣臣說話的。接着，信長的手掌移到了秀吉的肩膀，他憐愛萬分的抓着秀吉的肩膀，以大

嗓門說：

「爲人服務者，應向筑前看齊。」

對於信長破例的優遇，秀吉感覺到有如彩虹纏身一般的光榮，以致，差一點就昏倒過去。

打從二十多歲爲織田家効勞以來，秀吉可以說嚐遍了艱辛苦辣，身心差不多爲之交瘁了。然而，由於信長的厚愛，在這麼一瞬之間，他已覺得獲得無上的報償了。

「筑前，你說幾句話吧！」

當信長這麼說之時，秀吉雖然仍舊保持平伏的姿勢，但却嚶嚶地啜泣了起來，他的肩膀震抖着，極力忍受着嗚咽，始終講不出一句話。

翌日早晨，信長叫堀久太郎到秀吉的行館，賜給他一把織田家的佩刀（爲織田家的家寶）。

「眞太榮幸了！」

秀吉一連叫了三聲，再度登城向信長叩謝。這一次，信長不曾接見秀吉，只是交代執事的森蘭丸對秀吉說：

「再接再厲吧！」

秀吉連連稱是。

不覺，已到了天正十年。

在這一年的三月十五日，秀吉統領大軍浩浩蕩蕩的從姬路城出發。

踏着山陽道向西進軍。在當天就越過了國境的船坂嶺。嶺上遲開的櫻花散落了一地。下了山嶺就是備前（岡山縣）之國了。在燦爛的春霞裡面，田園顯得欣欣向榮。

「瞧瞧這些土地！」

秀吉在馬背上說。

的確，備前是天下最肥沃之國，氣候溫和，五穀一向非常的豐收，就連田裡的土壤都顯得黑油油的。

這個備前，備中，以及美作（岡山縣）爲宇喜多直家的領地。

宇喜多直家爲稀有的權謀家，他以毒辣的謀略獲得此三國，但却於去年的二月病死了。在死亡之前，直家背叛了毛利氏，投効秀吉。如今，第二代尚未成年的宇喜多秀家稱王，秀吉遵守直家的遺言，代爲輔助幼君。因此，這一片山野可說是友軍的領地。

在行軍的第一天，於三石村紮營，第二天抵達備前鐵匠集中地的福岡村，第四天到了沼村，第五天進入了宇喜多家主城的岡山。這個岡山城，就是跟廣島毛利氏之間的最前線。

高松城

離開岡山城兩里半的西方有備中的國境線。國境線的南北很長，在線上有毛利方的七座城。

——到了春天，羽柴秀吉會展開攻擊。

毛利方已經預料到這一點，因此在一月裡，就把七座國境上的城主召到備後（廣島縣）的三原城商談對策。

毛利家的當主雖然是輝元，然而，實際上的代表者爲家祖元就之子的吉川元春及小早川隆景。隆景不但長於軍事，同時也擅長於外交方面，因此，獲得內外很厚重的信望。「你們大家有什麼意見？」

隆景問了七名的國境城主。這些城主並非毛利家所飼養的部下，而是毛利卵翼下的保護者，也就是毛利圈的加盟者，因而，具有半獨立的性質。

就是由於如此，隆景才問了他們的意見。

「織田方會使出百般的計略，試着拉攏你們。如果你們想加入織田陣營的話，不妨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小早川隆景添加了這一句。

然而，這七名城塞的當主是充滿了義氣的。而且，他們一向厭惡信長。因爲信長的外交恰跟毛利家相反，充滿了虛僞，諾言往往被忽略，甚至以欺騙人爲外交的手段。這個地方的小豪族，不敢向信長寄託自己的命運，因此縱然會滅亡，也願意跟毛利家同歸於盡。

「您這一句話未免太寡情了一點。」

七個人異口同聲的說。

「就算織田軍的羽柴筑前將軍來攻，我們也會使出渾身解數對抗，我們是準備爲毛利家付出生命的。」

聽了這一句話，隆景大爲放心。在宴請了七將之後，召開商討防戰的軍事會議。隆景各派給他們一個任務，他們在拜領之後，一個年紀較長者踏前一步說：「在防戰獲得勝利後，我們將再度回到這個三原城，叨嘎主公幾杯慶祝勝利之酒。」

——敝人並不如此認爲。

有一個個子高挑的男子如此的說。這個人的容貌看起來很清爽，聲音深沉，乃是備中高松城（距秀吉目前暫時所居住的岡山城最近）的城主，名叫清水宗治。

「秀吉所統領的人數至少有三、四萬之衆，他會統領黑壓壓一片充斥於山陽道的人數前來攻擊。敝人小城的防禦力有限。一旦無法防城，敝人將切腹以謝毛利主公之恩。敝人認爲：我們很少有機會，爲勝利舉杯痛飲。」

聽了這一句話，隆景非常的感動，答應保護宗治的獨子到百世之後。

宗治與其他的將領回到了備中的國境，着手於高松城的防衞準備。此時，毛利家也派遣援兵到高松城。其將領爲：林三郎左衞門，烏越左兵衞，松田左衞門，末近左衞門，中島大炊助，片山助兵衞，以及長濱元之丞等人，連同本地的兵卒算起來，差不多有五千人，可說是毛利氏最大的前線要塞。

「這一下，可能會變成一場艱難的戰鬪。」

岡山的秀吉如此覺悟。的確，把清水宗治的性格，城兵的士氣，以及其防衞等綜合起來考慮，只要攻擊不得要領，損失一萬兵卒勢難避免。

想到此，秀吉打算以外交手腕使清水宗治降伏。他派遣黑田官兵衞與蜂須賀小六到宮內村，對清水宗治說：

「只要你投効織田家，我們就可以把備中，備後兩國給你」。

說能，黑田官兵衞拿出信長的誓言狀給他看，然而，宗治却愼重的拒絕了。

秀吉甚至用他的親筆信試圖打動宗治的心，後者却一直不動心，謀略算是宣告失敗了。

在萬不得已之下，秀吉展開了軍事活動。四月十四日他統軍攻入備中，於龍王山佈陣，把國境線附近的七座敵城中的兩座——客路城、冠山城——攻陷。

對於其他的四城（加茂、日畑、松島、庭瀨）則只採取包圍的方式，並沒有展開進攻。因爲，只要把主城的高松城攻陷，它們就會自然而然的不攻自破之故。

秀吉本營的龍王山非常接近高松城。高松城裡面有翠綠的松林，旗旌林立，每一個眺望樓上面都充斥着士卒，他們的動作很活潑，士氣激昂得好似烱烱烈火似的。

城山並不高。

城山周圍爲田園，但却是馬匹行不過的深田。其間也有池沼。深田與池沼形成自然的要害。這深田中只有一條窄狹的路通往城門。這種羊腸似的小道，每次只能够通過一匹馬而已。

「如此看來，必需耗費兩年的時間。」

就連黑田官兵衞也嘆息起來。

所謂攻城的方式，不問西東，只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傾全力進攻。另外一種是驅使謀略，使敵軍內部自動的瓦解。

然而在目前，秀吉並不想採取任何的一種。事實上，在進攻三木與鳥取城之時，他已經把古來攻城的概念完全的改變過來。概念的變革乃是天才者的工作，也是他的光榮。秀吉自認爲是天才而自負了起來。

與其說是爲了信長，不如說是爲了自己的自

負，這一次非好好想出一個計策是不可了。

「官兵衞，這一次改用水攻如何？」

秀吉這麼一說，官兵衞以爲他要斷絕井以及河川的水源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只是一種兵法的旣成概念。然而，官兵衞却認爲這是最愚笨不過的方法。因爲，敵城的周圍是低濕地。在這種情形之下，只要在城內掘井，就不愁沒有水可使用了。

從官兵衞頗不以爲然的表情，秀吉立刻知道他在想一些什麼了。

「你會錯意了。我的意思是說製造一個人工湖。」

官兵衞吃了一驚。

的確，這是一種別緻的想法。在這個低窪平原裡面，只留下一座敵城，製造出一片漫天的湖泊。如此一來，地形及風景都會隨着改變了。

「能夠如願嗎？」

官兵衞很關心的問秀吉。因爲，那好像不是人類所能夠做到的工作。

「你不妨等着瞧」

秀吉站立了起來，他把官兵衞引到龍王山的南端。在那兒，可以一目瞭然的看到高松城，以及周圍的地形。

「閣下以爲如何？」

的確，城池所在之處的地形很低，當然就很容易蓄水。兩方接近山，稍爲高一些，其中間有流動的河流。只要把這河水阻擋起來的話，就不難變成湖了。

「不過，如何去積蓄河水呢？」

「那還不簡單，只要築土提就行了。」

秀吉說，只要築起很大的土堤，把城堡包圍起來就行了。這麼一來，就可以自然地形成湖泊。

「然而，在敵前能夠進行建築堤防的工事嗎？如果在工事進行之中，毛利軍來救援的話，我軍就非崩潰不可。」

「你眞笨！只要這種想法行得通，我們就可以慢慢的思考付之實現的方法。官兵衞，你認爲我的說法對不對？」

「主公，您說得對極了！」

官兵衞蒼白着一張臉孔回答。他的內心泛起了一種恐怖的思潮。一向他都認爲：秀吉跟他具有同樣的思考機能，以致，暗地裡存有一種競爭意識，如今，這種想法崩潰了。秀吉雖然跟他具有同質，但却處處跑在他前面，好像他永遠領先似的。

秀吉立刻把自己的思想付之實現。他把一羣木工帶進陣地裡面，由辻大八，多門林右衞門擔任領班。

「你倆去量取地面的高度吧！」

秀吉的意思是說，要他倆去量取敵城附近大井川與乳吸川的水面高度，以及高松城附近的地面高度，並把此兩者的高度比一比。他倆測量的結果得知，高松城附近的地面要低窪得多。

秀吉下了決心。

剩下來者，只有工事而已。

城的北方與東方，隔着些微的田地有所謂的山陵地帶。這就是自然的土堤。城的南北兩面爲平原。只要把這開放的一面閉鎖起來就行了。

封閉城堡的土堤必需長達四公里。對常人來說，這是夠長的距離，然而在秀吉的內心裡，只有一根木棒的長度而已。

秀吉決定了堤防的高度及寬度。底面的寬度竟然達四十公尺。高度爲十公尺左右，其上面充作道路。道路約有二十公尺寬。

（這種龐大的工事能夠急速的完成嗎？）

官兵衞如此的想着。詢問秀吉工事所需的日數，他竟然答以：

「唔……有十天，或半個月左右就足夠了。」

的確，果然能夠在這期間完成的話，當然就不必耽心毛利軍的救兵來襲，然而，恐怕只有上

帝才能够做到。

想不到秀吉是一個天生的土木工程師。

在採土方面，他採取以土袋運土的方式，然後，連同土袋推積了起來。精於算數的彌九郎估計之後，說是需要七百五十九萬三千七百五十袋的土壤。

幕僚們在聽到這個數目之後，皆瞠目結舌的說不出話來，但秀吉却始終不感覺到驚訝。

他認爲：只要想出把大量的人力，有效地，一擧地集中的方法就成了。關於把集團勞力機能化這一點，就連信長也趕不上他，可以說是秀吉最大的技能。

秀吉集攏了兩千多名的勞役。這些人是他在備前及備中作戰之時所捕到的俘虜。

他把這些人分成二十三組，一組由一百個人組成，這裡面包括一名領班與四名土木監工。領班在腰部挿一面紙旗，以上就是築堤工事的主力。

不過，兩千多名勞工仍嫌太少。

除此之外，他還使用約一萬名本地的老百姓。但是秀吉不喜歡使用强權，只是一味刺激他們的欲望。只要運來一袋土壤，就給一百文錢以及一升米。這個條件非常的優厚，就好像在做夢似的。

——他一定在騙人！

剛開始之際，當地的老百姓硬是不相信。如果三公尺多長的土堤需要三千五百二十八袋土壤的話，那麼，秀吉所必需付出的錢爲三百五十二貫八百文，米却需要三十五石二斗八升。當這項大工事完竣之後，單單是食米就必需付出二十八萬八千多石，這實在是一筆叫人喪膽的龐大開銷。

對當地的老百姓來說，這是不必費本錢的買賣。只要用袋子裝土壤，就可以換取可觀的金錢，這簡直就是神話了。

當老百姓們知道那是事實，絕非騙人的勾當

之後，備中，備前一帶的人差不多要發狂了。

就連小孩子及老太婆也挑起了土袋。就是從八公里外的岡山一帶，也有堆滿了土袋的老百姓牛車陸續的到來。到此，人們所謂的神話就變成了事實。

「瞧瞧，人們在大擧的活動呢！」

秀吉有如一隻興奮的猴子一般，用力的拍着手。使人們活動正是他的才能，也是他的欲望。在這個時期裡，他把自己的大本營移開龍王山頂，到最接近高松城的丘陵——蛙蛙鼻指揮施工。官兵衛一直沒有離開秀吉的身邊。

「人欲能够移動這個世界」

秀吉不止一次的對官兵衛說。

秀吉一旦刺激了人們的欲望，他們就有如水往低處流一般，由秀吉牽着鼻子走，欲移動這個世界的話，必需先刺激人們的欲望。如今，展開在眼前的壯觀築堤光景，就是最好的證明。

秀吉完成了艱巨的築堤工事。

他於五月初八日開工，在五月十九日就完工了。工事所耗費的時間只有十二個晝夜而已，的確，很近乎奇蹟。

接着，必需使河水離開本來的水道。城的東北有山岳。山背面有一條長野川向東流。

爲了使城塞淹水，必需將長野川轉向南流。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城塞翻滾而去。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需把山中所謂鳴谷的激流點堵住，改變流向，使它注入城塞旁邊的足守川。秀吉採取了這種方式。

到了五月十九日，堵河工事完成了。在一瞬之間，河流就起了變化。

滾滾大水流往城塞的方向。

這股新的水流於途中跟七條河滙合，向城塞奔騰而去，接着又會合足守川，一面沖毀足守川的堤防，一面浸襲堤內敵城附近的廣大田園。

「大功告成了！」

秀吉在蛙蛙鼻看到浸水的原野之時，歡天喜地的叫嚷了起來，然而只經過了數分鐘，歡叫就變成了悲痛的呼叫，因爲發生了意外的事態。

事先秀吉不曾預想到，合流而流入人工湖的水會那麼的有勁。他把水力過於低估了。

導入流水的築堤入口在一瞬之間就被大水吞噬了，開始崩潰。如果放置不管的話，好不容易築好的土堤將完全的崩塌下來，不僅無助於作戰，甚至會受到敵軍的嘲笑呢！

「官兵衞，你趕緊想想辦法」

秀吉站在浸蝕口的堤防上面，望着洶湧的流水如此的說。

官兵衞立刻展開了工作。

所幸，這兒離海很近。

官兵衞叫人把河口的三十艘小型軍船扛到陸地上面。再叫他們把軍船搬到河川導入口的稍上方，然後，把軍船抛進河裡。

官兵衞的意思是：利用沉船把河川一時地閉塞了起來。事先，他把船與船連結了起來，做成船筏，再利用錨使它們固定於河底，船上並裝載有大石，船底水門也被拔開了，再於沉船上面，堆積土壤、木材、以及竹等，做成臨時的堤防。

藉着這個臨時堤防止水，以便修繕本堤防的導入口，建築石垣，以防止水的浸蝕。僅僅耗費了半天，官兵衞就完成了這項工作。

大水沖向人工湖。

然而，高松城四周的面積很廣大。雖然水緩慢地浸襲着大地，不過很淺，還沒有到滙成湖泊的程度。

（這一步棋似乎行不通）

官兵衞在內心裡如此的想。

以道理來說，秀吉的構想很不錯，然而，由於大量的水滲入地下，根本就無濟於事。以如此杯淺的水，欲使敵城沒入湖底，到底是屬於痴人說夢之事。如果大水不把敵城淹沒的話，他們是絕對不會投降的。

想不到，官兵衞的想法應了「杞人之憂」這一句話。

築堤竣工的七天之後，一向乾旱的天氣驟然變了，豪雨接連下了三天。雖說農曆五月是梅雨的季節，但也不曾連續下過三天的傾盆大雨。

這麼一來，河川及湖泊都漲水了。不久之後，人造湖的水位高漲，到了第二天，城丘淹水，第三天，城樓的最下層已沒入水中，樹木只露出了頂端。城兵們爬到了二樓。看了這種情形之後，官兵衞只有瞠目結舌了。

他並不是驚訝於這些作威作福的水。

而是驚訝於秀吉運氣的良好。官兵衞是戰國的人。他看過很多具有才器力量，但運氣非常壞的男人。對於那些門第才華皆不錯，但沒有天運援助的男人，官兵衞從來不把他們視成巨漢。欲完成一件小事，或許只靠力量就行，但欲完成一件大事的話，非有天運輔助是不可的。官半衞一直如此深信不疑。

（這個男人一直鴻運當頭）

官兵衞如此的想着。然而，他所謂的鴻運當頭者，並非預想到下個月將發生的本能寺之變，只是暗暗地高興，自己之選擇追隨秀吉這件事是錯不了的。如今，再也不必躊躇了。

（我可以輔助這個男人，甚至賭命爲他効勞也在所不惜。因爲唯有如此，才能够有出人頭地的一天）

官兵衞如此的想着。

秀吉當然不知道官兵衞的心事。他一心一意埋首於堤防作戰。他所築的堤防，不僅要使高松城淹水，同時也具有另一種的功能。

因爲它可以對來增援的毛利軍發生長城般的作用。秀吉在堤防上深植防馬的木柵，在重要的位置設置瞭望及射擊台。所有的這些並非用來對付湖心的敵城，而是用來對付毛利軍的野戰用設備。

過了三天，豪雨停了，但是仍有不停的小雨

，雲層越來越低，水位也跟着持續漲高，眼看着再過幾天，城樓的頂端就要沒入水中了。

凶報

時節到了六月。

備中高松仍然被白色的煙雨所籠罩着。築堤四公里的人工湖水位不斷的漲高，湖心之城差不多要沒入水中了。

毛利的援軍老早就到達了。這乃是以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兄弟爲兩翼的大軍，其數目多達三萬。在當時的日本，除了織田家之外，只有毛利軍能够動員如此的大軍。

他們雖然老早就在城的西南方的丘陵地帶佈陣，但却苦於無法出手。

「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何交鋒呢?」

毛利軍的將領皆如此的想着。

羽柴軍（秀吉）把前面的築堤當成長城，佈下了防禦陣，其背後又有人工湖，湖背後之山岳又有秀吉的本陣。

在前面的人工湖，城塞差不多要被水淹沒殆盡了。只要再經過一天、半天，城兵就會溺死個乾淨，毛利軍在無法展開救援之下，只有乾瞪眼的份了。

就算毛利軍向秀吉挑戰，只消交戰幾回，在不分勝負之下，城塞就會沒入人工湖裡面了。

「到了這地步，只有謀求和議一途」。

這是毛利方所下的結論。

在秀吉的軍隊還未射出一發子彈之前，最好謀求和談。爲了解救高松城的守將及城兵，唯有如此做了。

於是，毛利家的外交僧——安國寺的惠瓊展開了活躍。

他立刻走到秀吉的陣中。

距今十年前的天正元年，惠瓊曾經前往偵察京都的情勢，在分析了信長的性格之後說：

「信長是會成功的，然而，他稱雄的時間不長。可能應了那一句話『爬得高，跌得痛』。令

人注目者，倒是所謂藤吉郎的人物，他不是一個尋常的人。」

他把如此的觀察報告送回本國。在十年前，預言信長的末期，同時也從藤吉郎的一些鱗爪預言他有燦爛將來的這個僧人，並非等閑之輩。

乍見之下，惠瓊具有女性的風姿。雖說已經四十五、六歲，然而，肌膚却白晳柔嫩，手脚纖長美好。

「惠瓊師父，我的肚子漲得很呢！」

秀吉表示對惠瓊的所謂和談不感興趣。由於肚子業已漲滿，如果沒有山珍海味（和談的條件）的話，他是懶得提起筷子的。

「不過，您可以和官兵衞談一談」

說罷，秀吉給惠瓊一個座位。

於是，兩個策士就面對面的坐了下來。

官兵衞很怕熱，不時的用手巾擦臉上的汗水，又不停的揮着紙扇，但惠瓊却一直靜坐着。

「割給織田家五國之地」

惠瓊如此的說。

毛利爲中國（日本地域名）十個國家中的霸主，在跟織田家開戰以前，以安藝（廣島縣）爲中心，領有：周防、長門、出雲、石見、美作、備後、備中、因幡、以及伯耆等地。

惠瓊說，願意把其中的：

備中、美作（岡山縣）
因幡、伯耆（鳥取縣）
備後　（廣島縣的一部）

五國割讓給織田家。但是必需放過高松城被困的將士。

官兵衞傳達了這個旨意，想不到秀吉却揮手說：

「不行！」

秀吉是考慮到信長這個主公，因爲，信長一定不接受這個條件。

問題在於城將的淸水宗治，因爲信長非殺他是不會干休的。

「非殺宗治不可！」

秀吉以斬釘截鐵的口脗說。逢到這種場合，信長一定要殺掉敵將。他之欲如此做，並非爲了嗜血，而是爲了向天下宣傳他的戰勝。只有取得敵將的首級，天下人才會感覺到織田軍獲勝，否則，結果將變成非常的曖昧。

「很抱歉，羽柴將軍說，非叫宗治死不可。」

官兵衞回到了席間，如此，照實的對惠瓊說。

「那就糟了！」

惠瓊的意思是說，這麼一來，毛利家就等於出賣宗治了。對一向以信義爲號召的毛利家來說，實在是一種要命的打擊。本來，毛利家之所以願割讓五國，也是爲了保全宗治的性命。如此一來，還有什麼好說呢？

「官兵衞，請你體諒到這一點吧！」

「我是無能爲力的！」

官兵衞擺出了强硬的表情。這一點是妥協不得的。

官兵衞明瞭秀吉之所以如此做，完全是顧及信長。在十天之後，信長將統領大軍從京都來此。屆時，第一線指揮官的秀吉，必需把敵城及敵將的首級獻給信長。

當惠瓊低着頭思慮之時，秀吉的部下——蜂須賀小六與生駒甚介進來，打開一張紙給惠瓊看。惠瓊一瞧，大驚失色！原來是毛利家的上原右衞門寫給秀吉的內應誓言狀。狀紙的內容爲：「最近，當右大臣家（信長）進攻敵陣時，我將背叛毛利家，開始爲織田家効勞……」。

長此以往，內應者不斷地增加的話，毛利家不就更沒有戰勝的機會嗎？

「請您快一點下決定」

小六如此說。

這種暗示並非出自小六的智慧，而是秀吉所指示的。惠瓊終於下定了決心。

「請您給我一天的期限」

說罷，由秀吉的本陣給他一艘小舟，他就划着小舟過了湖，爬上了高松城。

不久，惠瓊跟城將的宗治面對面的坐下來。以惠瓊的立場來說，爲了防止毛利家的滅亡，必需盡力說服宗治，由他心甘情願的自裁。此外，再也沒有其他途徑可循了。

「決不是毛利家逼您走向死路。情形剛好相反。」

惠瓊不止一次的強調此點。宗治十分理解到這一點。因爲宗治與毛利家的關係並非主從，而只是盟主與盟友之間的關係罷了，不過，爲了報答盟主的義氣起見，他自己可以欣然的赴死。假若自己的死能够免除毛利家的滅亡的話，這是頗值得幹的一件事。

惠瓊又划小舟，來往於秀吉的本營與毛利本營之間。

對毛利氏來說，宗治願意欣然赴死，這實在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於是這一項和議就在惠瓊的奔走之下，宣告談攏了。

到了六月初二日。

宗治親筆寫的信到達秀吉的手中。

——他強調的說，六月初四日他將切腹自殺。希望秀吉放過圍城中的士卒性命。

秀吉很高興，他在讚揚了宗治的壯舉之後，並在城內爲宗治大張最後的酒宴，而且，還贈送了很多良肴佳饌。到此，講和的所有預備階段，已算完成了。

這之後，只要毛利氏與秀吉交換了誓紙，講和就算確定了。然而，這一件事並不立卽舉行，因爲，宗治預定在六月四日切腹。

說到此地——

我們必需再回頭重說一遍。這個預備交涉成立的日子爲天正十年六月二日。在這一天的早晨，信長從這個地上消失了。

原來，所謂的本能寺事變發生了。信長爲了

給秀吉加油，從安土城出發，進入京都，到本能寺過夜。在這之前，信長對明智光秀說：

——快到備中，增強秀吉的陣容吧！

光秀在奉命之後，回到了居城的丹波龜山（龜岡）城，準備了出陣的事宜，在這前夜進軍到老之坂。這是分岐之點，只要向西前進就是往備中的道路了。

光秀再回到南方，於初二日黎明時分進入京都，下令全軍襲擊本能寺。信長親自手持武器戰鬥，不久之後，被迫奔入深室，在一片火炎之中擧刀自裁。

那時，正是東方剛發白的時分。這一次的事變，使整個的京都震撼了起來。

然而，備中的秀吉並不知道這一件事。當然毛利方面也一無所知。由於全然不知才肯講和。倘若他們知道的話，一定會擧大軍向羽柴軍挑戰的。

本能寺事變經過了四十小時之後，秀吉才接到了這一個凶報。從京都到備中（岡山縣）高松整整有三百公里的距離。那個傳信的人晝夜不停的奔馳，才能够那麼快迅的把凶報帶給秀吉。

叫人傳達這個凶報者，乃是名叫長谷川宗仁的茶商。這個人原來是十和十市郡的豪族，代代爲足利家効勞，居住於京都，乃是一般所謂的幕臣。宗仁也是在京都出生的。他們這一族中有很多是商人，因此，雖然是武士，但却具有經濟感覺，並擁有京都式的教養，以及精通茶道，信長很珍惜這些特性，把他當成側近，並給予厚遇。

在本能寺發生事變之時，宗仁碰巧留住於該寺。在信長殉難之後，他自稱爲：

——我是本山的僧人，

而得以逃命。從信長的側近幾乎殉難殆盡一事看來，宗仁可說是不幸中之大幸。或許，由於宗仁那時正在隱居，剃了光頭，以致，本能寺的叛徒（明智光秀之黨徒）沒有看破吧？

這個宗仁所派出的飛脚（傳信者）到達秀吉陣中之時，已經是六月三日的夜晚十點鐘了。官兵衞先接見了飛脚，然後，以小聲把事實轉告秀吉。

——哎唷！

秀吉在發出了一聲悲叫，有如處身於天翻地旋世界末日的境地一般，一秒鐘都支撐不住了！

官兵衞在他整個的生涯中，從來不曾看過秀吉如此的悲慟欲絕。他一向認爲秀吉是英雄，而智者的英雄是不會困惑，不會狼狽的。秀吉一向如此，無論碰到什麼艱苦的場面，從來不顯露出狼狽之相。

如今，秀吉已經不像一個成年人了。

他頹然地坐倒於地板上，有如幼兒般伸開兩脚，從喉嚨處發出奇特的聲音。那實在不像人類的聲音。久久之後，官兵衞才判斷出那是慟哭之聲，但却不類成年人的哭法。

他彷彿是剛剛痛失了雙親的孤兒，因無處寄身而號淘大哭了起來。

（正是，對秀吉來說，信長彷彿是父母）

官兵衞深深體會到這一點。

在秀吉卑賤之時，信長收留了他，養活了他。他二十多年來的歲月，可說以信長之樂而樂，信長之憂而憂，就連信長的呼吸數，這個男人也可以數得出來，也可以說，他是配合信長的呼吸數呼吸的。

（然而………）

官兵衞又深思了起來。這個堪稱上帝傑作的秀吉，雖然有如嬰兒一般的在號哭，但另一方面，很可能在思考這一件事是如何發生的？並如何去解決它。

秀吉有如剛生下來的嬰兒。臉孔上充滿了皺紋在悲泣着，然後他抬起了淚汪汪的臉孔說：

「飛脚到那兒啦？」

他的意思是說，絕對不能把信長死亡的秘密洩露了出去，否則，毛利軍隨時都會展開攻勢，

如今，在這個山陽道的遠隔地，秀吉已經變成了孤軍，隨時都有被包圍殲滅的可能。

第一，如此狀況之下，他很難於判斷織田家旗下諸侯的向背。這是以後才獲知的——受信長之命，前往關東鎭撫的瀧川一益，一獲知了這個凶報之後，他跟配屬軍皆哄然而散了。

「如今——」

官兵衞答覆秀吉說，我不會那麼大意的。如今，我把飛脚暫時幽閉於一室，使他不能跟外界接觸。

經過了一段時間，秀吉才止住了哭泣。這時，官兵衞的膝蓋向前移動一步。

「秀吉將軍，在下知道您心中的悲痛，不過………」

官兵衞又小聲的說：

「這也可以說，將軍您取得天下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只要您向日州（明智光秀）挑戰，聲稱欲替信長主公報仇的話，諸侯皆會擁戴您。事不宜遲，請趕快進行。」

想不到，這一句話竟然誤了官兵衞的一生。官兵衞的智慧太出衆了。或許，由於年輕氣盛所使然，他竟然在滿臉驕氣之下，毫不遲疑的吐露了這一句話。在某種場合，睿智應該是深藏而不宜露的。

到底，官兵衞是如此說了，縱然他沒有說，事態的本質也是如此。秀吉老早就察覺到這一點，然而，即使打死了他，他也不致於在這種場合之下，說出這種話。

（這個男子太可怕了！）

秀吉對官兵衞重新估計，開始害怕起他來。

秀吉在他創業的時代裡，雖然獲得了官兵衞的鼎力相助，在他統一了全日本之後，竟然只封官兵衞一個小諸侯。後來，當秀吉獲得了全天下，某夜集攏側近們大擺龍門陣 。一名側近問他說：

——官兵衞對主公不是有巨大的功勞嗎？爲

什麼只封他一個小諸侯呢？

想不到秀吉竟然大笑起來說：

「你試着給那個跛子一百萬石的領地吧！他會一夜之間就把天下奪走的！」

秀吉一遇到了官兵衞，就暗暗地佩服他的智謀。然而在這個時期裡，官兵衞腦筋回轉的迅速，並沒有給他好感。因爲，官兵衞的智慧有如腫瘤一般，非常叫人感覺到噁心之故。

（實在是令人討厭的傢伙！）

秀吉如此想着。

說眞的，在受到信長死難訊息衝擊之時，秀吉的心臟差一點停止了跳動，悲痛的感受，使他只曉得慟哭，根本就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名與利。秀吉本來就是這種人，後來，當他的親生子鶴松死亡之時，他也因過度的悲慟而氣絕。

不過，當他從悲慟，稍回到正常之時，或許也在一瞬之間，計算了自己的條件，環境，利害，以及其運命，這不是跟官兵衞的想法一致嗎？

然而，秀吉有關這方面的想法，竟然比官兵衞慢了數秒，乃至數分鐘。而且在這種場合之下，秀吉認爲，察覺得比較慢，乃是非常沒有名譽之事。

當秀吉品嚐到這種命運方面的甜頭之時，他始終不用言語表現出來。他只把它深藏於內心，以悲哀跟復仇爲第一前提，以哀兵的精神集合諸侯，試圖演出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復仇戰。但他却始終不露出一點口風。

（官兵衞畢竟太膚淺了一些）

秀吉屢次這樣的想着。

官兵衞身爲智者的悲哀，在他講出上述那一句話的瞬間就註定了。智者到了這種地步，只能够招致憔悴的不幸。

（我也太愛說話了）

官兵衞徹底的悔恨了起來。至於秀吉把他當成那一種人，他有如照到鏡子一般的一淸二楚。他也知道，秀吉將如何的估計他。

秀吉的面貌，叫人看了莫測高深。例如：像鵺（想像中的怪物）一般——令人分不出他是鳥？還是獸？看起來晦澀而古怪。秀吉把淚眼投向虛空，低沉的叫了一聲：

「官兵衞。你說了一些廢話。不要說叫人難堪的話」

「是！」

官兵衞盡量在縮小自己的身體。到底太年輕了。如今，只有以這個理由駡自己了。

「如今我們要做的是，必需早一刻和毛利家確定和議。然後，火速的向山陽道奔馳，跟明智光秀決戰，以替主公報仇。我已決定一死報答主公。你也盡力吧！」

秀吉提出了他的大方針。

然而，這將是一件非常艱巨之任務。

因爲，織田家實際上已經滅亡，而日本最強大的毛利軍却在前頭。毛利氏絕對不會保持沉默的。爲了擊敗他，必需要魔術一般的外交手段。

首先，必需把所有通報京都凶報的飛脚（報信者）一律捉了起來，使毛利不能獲得此種消息。

關於這方面，秀吉可說幸運之至。

先前，長谷川宗仁的飛脚進來不久之後，明智光秀的飛脚被秀吉逮住了。

光秀一討伐了信長之後，立刻叫飛脚給毛利氏通風報信。不僅要告訴他事實，同時也附有一封信說：

「我正在京都。您趕快去討伐羽柴（秀吉）。只要我倆展開夾擊，不管羽柴如何的頑抗，也等於網中之魚。」

由於下雨以及黑夜視線模糊的關係，這個飛脚誤把秀吉的陣營當成毛利陣，以致，註定了秀吉的成功。如果飛脚正確地進入毛利陣的話，日本的歷史可能就要改寫了。

除此之外，旅客也從備前岡山的海關被遣了回去。至於海路方面則派遣水軍警戒，上方來的

船舶一律停航。

夜幕在緊張的氣氛中低垂。六月四日的早晨來臨了。

在這一天的正午，清水宗治將划船在湖心，預定在船上切腹。但假使毛利方獲得了京都來的凶報，事情或許會有所更改也說不定。

（我非放出狂言不可！）

秀吉想着，他每天早晨騎着馬，悠然的前往陣中視察，並故意讓毛利軍看到他。他甚至作了一首歌，用箭纏着歌詞，射入敵陣裡面。

只要兩川合一，
掉入人工湖，
毛利高松，
也只能變成臭水裡面的藻屑。

所謂的兩川也者，乃是指毛利氏兩翼的守將——吉「川」元春及小早「川」隆景。一旦他倆合而為一，掉入人工湖死沼的話，毛利高松也只好做臭水裡面的藻屑了。歌詞的大意就是如此。

秀吉之所以如此做，無非是不要毛利方看到他的弱點，認為他還有餘裕嘲弄敵人，一定是有相當的準備。

毛利方起了反應。高松城主清水宗治在看到這首狂歌之後，頗表疑惑，馬上叫一個使者帶信給秀吉說：

「正午，我就要切腹自殺了，你答應救城兵的諾言，沒有更改吧？」

秀吉禮遇了使者，並對他再三的說：

「武士絕對沒有戲言」

叫使者安心的回去。由諸如此類的反應看來，毛利方面似乎還不知道京都本能寺所發生的事變。

（但是，他們不可能永久不知道。今夜，或者是明天早晨，他們一定會風聞到這個凶報）

凡是一件已經發生過的事實，要想永久把它掩蓋起來是不可能的。

不過，到了正午為止，毛利方面仍然不知情

。因為在約定的時刻，果然有一隻小船出現於湖心。上面坐着穿白衣服的清水宗治。

同乘者一共有四個人。

他們是：已經剃度為僧的胞兄（宗治之胞兄）月清，一個小廝，驗明正身者一名，介錯者（為切腹自殺者斷頭之人）一名。

秀吉這一方面也派出了一隻檢吏船，負責檢查的官吏為尾張小牧山獵師出身的堀尾茂助。茂助慎重的向宗治行禮，並把秀吉所送的酒，菜肴等移到宗治的船上。

「我向您敬一杯酒」

茂助說罷，把身子挪到宗治的舟上，向他敬酒。

於是，宗治最後的酒宴於焉開始了。

不久之後，宗治站立了起來，打開白扇舞起了一曲「誓願寺」。舞罷，他把肩衣脫了下來。

在人工湖周圍長堤以及山岳布陣的羽柴軍守望之下，宗治死亡的儀式被展開了。

也許，日本歷史上並沒有這種華麗的自殺方式。在辭世之前，宗治唱着：

「如今要辭別這個夢般的塵世。希望我的武士之名能够長留於高松的青苔上」

宗治切了腹，在他的背後介錯者舉刀，白刄一閃，他的人頭就滾落於前面了。

為了使宗治之死更為悽艷，他胞兄月清以下的人，依次地切腹，在黃泉路上長伴宗治。

秀吉在蛙蛙鼻的本營水邊擺好桌子，遙望着切腹的情景。這個男人似乎很喜歡看悲壯之場面，然而，每逢有一個人死亡之時，他就會抽動着多皺的臉孔哭了起來。

但是，今天這個死亡的儀式告了一段落之後，他立刻舉起了手，發出了如下的命令：

「我們就來起鬨吧！」

秀吉叫全軍發出勝利的吶喊，以便使毛利軍深信這邊的羽柴軍已經打了勝戰。

本陣發出了勝利的吶喊，布置於山岳及長堤

的各隊也緊接吶喊了起來。數萬人吶喊的聲音震天動地，而毛利軍方面又看不到宗治切腹的情景，但憑着這驚天動地的吶喊，他們知道清水宗治已經死亡了，以致，全軍默然不作聲。

另一方面，秀吉又叫來毛利家的使僧惠瓊說：

「由於宗治將軍之死，我們已獲得實質上的勝利了，因此，我方可以稍表讓步，不要什麼五國了，不妨山陰方面以伯耆（鳥取縣）的八橋川為界線，山陽方面則以備中（岡山縣）的河邊為境界。如此，我們就感覺到心滿意足了。」

備後（廣島縣）仍然留給毛利家。惠瓊很高興秀吉如此寬大的作法，立刻回到毛利軍那兒去稟報，後者當然沒有異議。但為了確定起見，立刻交換了誓言狀。

隨着誓言狀，毛利方面把人質送到秀吉的陣營，使得和議完成了。

此時，正是六月四日的午後三點左右。之後只有一個難題存在，那就是：如何撤退。

在秀吉方面，除了官兵衛之外，就連他自己的幕僚也不知道本能寺所發生之事。到了現在，他把幕僚們集攏過來，告訴一切始末說：

「信長主公殉難了」

大夥兒做出了異常震驚的表情。但是秀吉並不問他們的感想，只下令今後的行動。

「我們必需飛快離開此地。盡可能的快奔」

不過在白晝，不宜做出急快的行軍狀，如此，毛利方面是會起疑心的。在白晝期間，旗幟不能紊亂，步伐得保持整齊，從容不迫的撤退。一到太陽下山之後，就可以收拾旗幟，傾全力的快奔。在越過國境之前，千萬別把本能寺事變告訴兵卒。因為，敵人是明智光秀啊！

「你們懂了沒有？」

秀吉的聲音低沉得幾乎聽不清楚。

也就是如此，大家的神經更為緊張了起來，每張臉孔都沒有了血色，土黃的臉孔上泛着油

光。

秀吉又開始說：

「大家很快的衝入播州姬路城吧！關於擊退明智光秀的作戰方式，我將在姬路城告訴你們」

說罷，秀吉決定了撤退的順序。第一梯次為宇喜多秀家隊，總共有一萬多人。由於秀家很年幼，最宜率先逃走。

至難的任務為：擔任這次撤退的最後一隊的將軍。必需選擇幹練之才。

因為，一旦毛利軍展開追擊的話，必需能夠隨機應變，有時，為了保全本軍能夠全部逃出，不得不全隊玉碎。

「看樣子，只有我的小弟最合適了」

秀吉叫來官兵衛小聲的對他耳語。

官兵衛楞以為：小弟是指秀吉他自己胞弟的小一郎呢！

「不對！不對！我說的小弟就是你——官兵衛」

官兵衛「啊！」了一聲，內心裡苦笑了起來。

（他真會捉住人的內心）

所謂殿軍，乃是死亡率最高的部署，他為了使官兵衛高興才如此說。當然，官兵衛也爽快的答應了。

另外，還有一項冒死的任務。秀吉認為：在全軍撤退之後，最好把人工湖的堤毀掉，使這一帶的盆地浸水，一時地中斷交通。這麼一來，即使毛利軍要展開追擊，也必需等到積水退完之後。

毀掉河堤的工作，必需在友軍完全撤退之後才能夠進行，那不是冒死的任務，又是什麼呢？

秀吉把這一項艱巨的使命委給森勘八與杉原家次。勘八是秀吉從小抱養的，家次為秀吉妻子——寧寧的叔父，他倆都是敢於出生入死的勇士。

軍事會議一旦表決，撤退就開始了。這時，

正是午後的四點鐘。

然而，秀吉並沒有離開本營。在蛙鼻的秀吉本營，他親自排起了表示自己所在的七支旗幟，朱紅色雨傘的標誌，以及金葫蘆的標誌等，向毛利方表示，他還是不曾移動。

秀吉，雖然佈置得很周密，但毛利軍方面仍然知道了。

不過，他們是在淸水宗治切腹後的八個小時(也就是夜晚的八點鐘)才獲得了這項驚人的消息。

飛脚是從紀州(和歌山縣)來的。派遣者爲紀州雜賀黨的黨首——雜賀孫市。自從元龜元年以來的十年間，雜賀黨爲抵抗織田信長的勢力之一，跟毛利家早就締結同盟。這個孫市，由於是在紀州雜賀，因而，遲遲才獲得有關本能寺事變的消息。

——可能毛利家已經知道了，不過爲了愼重起見，還是派飛脚去報信吧！

於是，他從紀之川的河口派出了飛脚船，從鳴門海峽進入瀨戶內海，到達備中的港口，才通知了毛利軍這一項重大的消息。很不幸的，這竟然是毛利氏所獲得的第一個快報，以致，到了深夜，才召開了軍事會議。

在這個時刻裡，秀吉還在蛙鼻的本營。理由是，一旦毛利的陣營有了變化之時，能够隨時的應對——然而，一半以上的秀吉軍已經撤出這個盆地了。

毛利家第一將的吉川元春，乃是勇猛不過的武將，亦擁有能够應付敵狀變化的機略。不過，他的才能只限於戰場，在外交感覺方面，實在比不上第二將(胞弟)的小早川隆景。

在這種情形之下，有關外交方面的發言，當然以隆景較受到重視。這兩個兄弟各發揮出特長，輔佐亡兄遺兒(也就是當主的輝元)。

——必需展開追擊。

一面激怒，一面如此主張者爲兄長的元春。元春有近乎病態的自尊心。以爲他們毛利家是天下第一大家(或許，出衆的軍人都有這種的性癖)，因此，老反對所謂的講和，而多數的將領也支持他這種的做法。

而弟弟的小早川隆景却愼重多了。

這個細心的將軍，曾經遣派斥候到秀吉陣窺探，得知秀吉並沒有從這個盆地撤退。他聽了之後，認爲其中必定有某種的理由。

而且，斥候又報告說，在長達四公里的土堤上，兵員們被分配於三十個位置，手裡各拿着鋤頭。由此，隆景認爲，一旦毛利軍破約開戰之時，他們會同時毀掉土提，使毛利軍的三萬將兵一舉淹死。

「對方是鬼計多端的秀吉。如今，他雖然在撤退，但也不知在耍什麼花樣?」

「絕對不能輕率地行動!」

隆景如此說。隆景與安國寺的惠瓊一般，雖然秀吉是他們的敵人，但却隱隱地對他有一種友愛與敬畏之情。

如果秀吉本身是總司令的話，隆景或許老早就跟他和睦了。事實上，秀吉上面却有織田信長。信長的天下構想，似乎容不得毛利家，因此，兩家時常開戰，互鬪雌雄。而今，信長一旦死亡了，跟秀吉戰爭，不僅無意義，甚至有害呢!

在席上，隆景如此的說;

「近些年來，看秀吉的所做所爲，不但察覺出他是智勇雙全的人，而且也擁有信長所短缺的信義。而且，他的志氣也蠻大的。如今看來，天下勢必爲秀吉所得。對秀吉來說，信長的死亡是大幸。」

本能寺事變，使秀吉步上了幸運之路，關於這一點，友方的官兵衞跟敵方隆景的看法，不約而同。

「如果，我們現在打破誓約，展開追擊的話，秀吉對我們的憎恨將深入骨髓。如此一來，我

們毛利家很可能會被他滅亡。與其如此做，不如增強對他的和睦之情。此刻，送他們槍彈，不如送他們恩惠，如此，對當家百年之業，一定有所幫助。」

結果，隆景的說法被接納了，毛利軍始終沒有移動過。

秀吉仍舊在他的本營，注視着毛利軍的動態。由於久久沒有什麼動靜，他也準備離開這一個盆地，在臨走之前，他一再的叮嚀森勘八以及杉原家次說：

「後面的事就委給你們了」

一面叫着，一面跳到馬背上。

本軍向東方移動。夜已深沉，時辰已進入了六月五日，時刻也到了丑時。

秀吉渾身濕溜溜的，風雨無情的刮在他臉上。超過一萬隻的行軍用火把，在黑暗中發出白煙。秀吉就在白煙中不斷的揮動馬鞭。

狼狽萬分的從中國地方撤退——

秀吉後日時常提在嘴邊的大撤退，就在此時開始了。人馬不斷的濺起泥濘，風在狂號着，有時竟然妨礙了軍旅的行動。

——毛利軍在何方？

將士們不時的往後瞧。如今，非快速的逃走不可。必需比歷史上的任何敗軍逃得更快。同時，也必需早日跟京都的光秀交戰！最好在光秀的戰鬪準備沒有完成之前，出其不意的展開攻擊。

（快速就是勝利）

秀吉以此爲自己行動的主題。因爲，光秀在打倒信長之後，一定會去爭取友軍做他後盾的。

在織田家裡，光秀的要好者像：細川藤孝（幽齋）、筒井順慶等人，很可能會靠攏他。隨着時間的壘積，光秀的軍勢會增强，是故，最好在目前還貧弱之下殲滅他們。

另者，還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織田家

的其他軍團長也該收到飛報了，如此的話，他們也一定會展開打倒光秀的行動。既然打倒光秀的人能夠成爲天下的後繼者，那麼，事是不宜遲的，換言之，競爭者必定很多。

織田家的其他三名軍團長之中，瀧川一益正在關東的遠隔地，那麼，他是沒有競爭的資格了。

離開京都最近者爲丹羽長秀。他被信長任命爲征伐四國的副將，也許，正在大坂等待着麾下各將的到來，很可能他不能集合足夠的人數，在此情形之下，他也就沒有什麼戰鬪力了。

其他，還有織田家同盟的德川家康。他有著相當的力量。在發生本能寺事變之前，他正接受了信長的招待，如今，正帶着一些手下遊歷安土城呢！

就算家康在其居城的遠州濱松城，但由於他的領地只有三河與遠江，縱然動員了全部的兵力，也不能參與天下的大戰。

說到此，也許如今在北陸，掌握織田大軍的柴田勝家（元老之一）是唯一的競爭者了。因爲，勝家南下向光秀挑戰之時，後者不斷的抱頭鼠竄，終於侷促到山城（京都府）的預定戰場。

秀吉一旦進入備前辛川村（現在的一宮町），爲了提高行軍速度起見，使軍隊的一部進入山陽道的舊路。然而，舊道却在新道北方，不但要迂迴，而且，路面很狹窄，又由於連日受到人馬的踏濺，已變成深田一般了。

「就算是泥田，也必需奔跑過去！」

秀吉不斷的在激勵士氣。而秀吉本身却走上了新路。那兒的路面也好不了多少，夜間走在泥濘中，待東方發白之後，在沼城（岡山東方十公里）稍爲休息一下。

繼而，走到了備前福岡的地方。

這個地方，面臨西大寺川，這裡與鄰村的長船村，自古以來就聚集着打鐵匠，以打造刀劍聞名天下。

而且住戶也不少，一向被稱爲；

「福岡千戶村」

走到這個村落之時，秀吉發現有不少人家流離失所，有的家，只露出了屋頂，四周化爲一片湖水，據說是西大寺川泛濫了。

「趕快過去！」

秀吉下了命令。並且他又叮嚀說，千萬不能使人，馬匹，以及道具流失——。因爲，秀吉最害怕流言。逢到這種場合，卽使只溺死了一個人，人們也會傳佈謠言說，溺死了三、五百個人。

各將領在聽到這種蜚短流長之後，一定會對秀吉軍的前途感覺到悲觀，當然也就會對光秀內應，或者乾脆回到他們自己的家園。

總之，這支羽柴軍是爲了進攻中國地區，臨時被編成的軍隊，其中，秀吉本人的部下不滿一萬名，其他各將領只不過是由信長配置給他而已。一旦發生了利害關係，誰也無法保證他們不會遠走高飛。

終於秀吉軍渡過了泛濫地帶。

就在這個時候，最後的留在備中高松的森勘八，以及杉原家次等人，平安地完成任務回來了。

「土堤，就照您吩咐毀掉了」

勘八如此說。他有如秀吉的命令一般，毀掉了土堤三十多處地方，把大水放了出來。那些洶湧的大水，滾滾地流到毛利軍的方向，毀掉了道路。卽使毛利軍要展開追擊，也得等待一天或兩天之後。

「毛利軍的動靜如何？」

秀吉一問，勘八立刻回答說；

「吉川元春陣地的旗幟並沒有取下來，佈陣於峰山的山麓不動，而小早川隆景的軍隊，則已慢慢地向本國（廣島）的方向撤退。」

（他們還是知道了）

秀吉很快的感覺到。也許在獲得了信長殉難的凶報之後，立刻召開了軍事會議，然後，在會

議中產生了不同的意見……。秀吉有如看到那種場面似的，想像得半點不差。

由吉川元春的性格看起來，他一定是屬於追擊派，最後，却由具有大局觀察眼的小早川隆景把他說服了。

毛利家眞的有如傳言一般，遵守了諾言，表現出了他們一向富於義氣。然而，元春的餘憤仍然未消，所以仍然把旗幟插在山麓。想到此，秀吉放下了一百個心。

（有朝一日，我將報答毛利家的好意）

一方面如此想着，秀吉一方面也想向毛利家表示自己的誠意——我實在不想欺凌您們，只是爲了替信長主公報仇，在不得已之下使出的手段，希望您們能夠同情——至少，秀吉想如此的寫一封信給毛利家。否則今後的毛利家對自己將無幫助，甚至會失去他們的心呢！

首先，秀吉寫出信長如何在本能寺殉難。再寫下如左的感傷字句，以圖引起對方的同情。

爲了祭弔亡故的主公，不得已和光秀交鋒。敝人已準備一死以報答主公。如果敝人得以大難不死的話，將特程到貴國陪罪。

秀吉把這一封信送給毛利軍，然後，飛快的趕回姬路，從福岡村南下，進出海港的西片上（現在的備前町），從那兒搭船出發。

他手下的全軍則走陸路，從備前三石越過船坂嶺，進入播州。海上的秀吉揚起了帆，在航行於瀨戶內海之時小睡了一段時間。不需多久，抵達了播州赤穗港，從那兒踏上相生街道。雨早就停止了，在京都的方位角有一羣星在閃動。

（一進入城裡之後，非痛快洗個澡不可！）

由於長時間在泥水中奔跑，甲鎧、直垂、以及衣服的織縫處都沾滿了汚泥，再經過汗流及油脂的蒸發，使得他搔癢難當，幾乎不想去管什麼光秀了。

因此，他一登陸赤穗，就迫不及待的叫人準備浴水。

當秀吉進入城內，走上休息處的大門之時，立刻叫了一聲：

「堀久太郎先生」

這個人是信長的親衞將校之一。這一次爲了跟秀吉連絡，信長把他派遣到備中，到本地會見了秀吉，完成了任務之時，突然聽到了本能寺發生事變。

就因爲如此，堀久太郎感到無所適從。秀吉趁機對他說：

「我們爲主公報仇吧！」

於是，將堀久太郎（秀政）置於自己的身旁加以重用。這個堀久太郎是美濃國（岐阜縣）稻葉郡茜部村的出身，父親是齋藤道三家的佣人。在齋藤家沒落之後，又轉往織田家効勞。

信長很喜歡堀久太郎秀麗的容貌以及才華，當成自己的側近，並任命他爲自己對各將領的連絡官。他的俸祿有兩萬五千石。往日，秀吉之所以禮遇堀久太郎——不僅是秀吉，所有的遠征軍司令官皆如此——，爲的是堀久太郎是信長的側近，怕他講一些不利於自己的壞話之故。如今，信長雖已去世，但秀吉對堀久太郎的態度却沒有變。

（他是很慈祥的一個人）

堀久太郎很感激秀吉的禮遇。如果是換成北陸的柴田勝家，信長一旦死亡，他的側近官僚們就有得瞧了，因爲，勝家本來就是傲慢的男人。

（關於這一點，筑前將軍大大不相同）

堀久太郎很敬佩秀吉的人品。

其實，秀吉也深知，只要厚愛堀久太郎，他就會對自己感佩萬分——反過來說，如果秀吉對他採取傲慢態度的話，他一定會憎恨秀吉說：

「信長主公一旦死於非命，秀吉就耀武揚威起來了。莫非這個男人想獨佔織田家而自立？」

諸如這般，堀久太郎一定會向編入羽柴軍的

信長諸侯們如此的說。這麼一來，大家一定會對秀吉起反感，根本就不會去擁護他。有鑑於此，秀吉必需牢牢的抓住堀久太郎之心。

「堀久先生」

秀吉之如此叫他，無非是想自己先行入浴而已。

「說實在的，因爲家母迫不及待的想看我，所以我只有先行入浴了。你不妨和秀勝（於次丸、信長的四子，過繼給秀吉，這一年成年，改名爲羽柴秀勝）慢慢的享受沐浴的情趣。」

堀久太郎受寵若驚。因爲這是非常得體的招呼法。雖然是織田家的連絡官，但是，年紀與官階都低於秀吉，想不到，秀吉却對他說出這麼體貼的話。

堀久太郎很感動，因此在心中說：

（我可以跟隨這個男人，聽他使喚）

既然信長已亡故，那麼，只有去尋找新的主人了。不過在形式上，他仍具有「信長使者」的資格，憑着這個資格，他想爲羽柴力，說服信長麾下的諸侯，使之靠攏羽柴方。事實上，堀久太郎也爲秀吉做了不少事，爲此，日後秀吉封他爲越前北之庄十八萬石的諸侯。

秀吉開始入浴。

這個男人本來就喜歡入浴。在姬路城，他的浴室分爲三間。一間爲舖有榻榻米的休息室，一間爲舖木板的更衣室，另外一間則爲浴場。浴場一天到晚充滿水蒸氣 。寬度可達八個榻榻米大小。

侍浴的女人，頭上繫着紅巾，腰部穿着短褲頭。浴桶一共有兩個。

一個是放置熱水。

另一個則是放置冷水。

侍浴的女人，首先用一桶水澆了秀吉的背部。接着，他走到浴場一角的小屋。這個所謂的小屋，只有狗舍一般大小，把門一關，熱的水蒸氣立刻從地板的縫隙冒出，溶解掉全身的汗脂。

接着，他爬出了小屋，回到了原來的洗身處，侍浴的女人就爲他擦起身來。由於長久以來在戰陣中拼死活，因而，倍感到女人的醇香可愛。

秀吉把手伸到背後，探入女人的衣裙裡面。

「妳不要笑啊」

秀吉說着，堆起了一臉的皺紋傻笑着。不過，他的手却不停的在移動。不久之後，他的手指感覺到濕漉漉的，那個侍浴的女人也感覺到迷惑了。由於秀吉牢牢的抓着她，使她動彈不得，因此，只好任他去擺佈了。

然而，秀吉並非只在做這種動作而已。

他正在想着出陣的命令。

於是，他把命令傳達者叫入浴室外面的休息室等候著。

——明天早晨就出陣。

這是秀吉出浴後的第一聲。這也是捲起歷史簾幕的第一聲。

「我們的目的地爲京都，欲討伐者爲明智光秀。明早第一個軍號響後，大家就開始吃飯，第二個軍號響後，整頓隊伍，待第三個軍號響起之時，我將在城外印南野閱兵」

秀吉說話的聲調，有如敲打木鼓一般，富有高低，緩急不同的旋律。那些將領們按着內心的興奮，用筆把他的命令記錄下來。待秀吉把命令宣佈完畢，他們就跑開了。

接着，秀吉叫來了管賬的人。

「城樓上有多少的錢財?」

管賬的人，戰戰兢兢的回答說：

「金子八百枚，銀子七百七十貫」

秀吉立刻吩咐說：

「把全部的錢財交給蜂須賀右衞門（小六之子），叫右衞門把錢財分配給步兵班長，洋槍隊長，以及弓箭隊長。」秀吉把錢財悉數分配給他們，以鼓舞士氣。

繼而，秀吉又叫來軍糧的管理人問他：

「城內還有多少的米糧啊」

「還有八萬五千石」

軍糧的管理員回答之後，秀吉迫不及待的說：

「把它們一粒不剩的分配出去吧！」

分配米的對象爲：階級低的士兵及走卒。他們獲得比平常多出五倍的糧餉。

「這恐怕不行」

管理軍糧的人嚇了一跳。因爲，食米是圍城用的戰鬪物質。想不到秀吉却說：

「我不打算圍城，因此，兵糧也就沒用了。你不妨泡一些好茶，給那些戰士的太太喝吧！」

管理軍糧的人走了。

如果大家聽到秀吉的這種做法，城內城下勢將沸騰起來。沸騰時的那一股勁，將成爲對這一戰的覺悟，在萬衆一心，敵愾同仇之下，不難打勝戰。

不過，秀吉變成身無分文了。接着，他叫來備中高松陣的會計問道：

「錢財還剩下多少?」

事實上，由於上一次的滯陣時間太長，開銷頗爲巨大，如今，只剩下那麼零星的一點兒。

「銀子有十貫，金子有四百六十枚」

秀吉點了點頭。暫時保持着沉默。

會計抬起了頭，叩問這些金子銀子應該給什麼人之時，秀吉却說：

「這些要留下來，以便出陣時帶走」

秀吉甚至道出了那些錢財的用途。原來，他準備用那些錢做奬賞，分給立下戰功的將士。

到此，秀吉本身的囊中已空無一物。他想到：如果在山城野外戰敗的話，擺在眼前者只有死路一條，既然要死，錢財又有什麽用處?

反過來說，假如能够斬下明智光秀的首級，凱旋而歸，即使身無分文，仍能够獲得整個的天下。

秀吉叫人擦拭他背脊上面的汗水，發出了一聲最後的命令：

「拿水來——」

小廝立刻用一隻碗去盛滿冷水，秀吉一仰而盡。一切的命令都下完了，只有等待明早的出陣了。

瀨兵衞

——爲殉難的主公報仇。

這就是羽柴筑前守——秀吉最爲響亮的口號。論理，這個口號非悲愴痛烈不可。

「討伐了光秀之後，我將用他的首級來祭主公信長之墓。然後，我會隆重的爲主公擧行葬儀。」

秀吉在如此宣言之後，爲了弔祭信長，他把鬍鬚都刮掉，變成了一個老孩童。

「信長主公一死，我就形同喪父一般。有誰知道我內心的悲痛呢！」

秀吉說能，鼻頭變成通紅，一串串淚水滴過下顎。誰也不認爲那是演技。其實，秀吉也不認爲自己在演戲，他的確從內心爲信長之死悲嘆，他悲慟的程度，使他自己認爲——我這個愛哭的男人，一定會消瘦憔悴下去。

然而，秀吉並沒有消瘦下來。

他在姬路城最後的一夜，光是宵夜，就吃了十個餅，甚至還喝了三碗湯。

「我是越悲慟越會感到饑餓」

秀吉對伙夫的小廝說。

秀吉之所以會感覺到反常的饑餓，乃是身體深處會不斷湧出打鼓似的韻律之故。這種韻律，湧自他悲慟之處。

（能夠取得天下）

就是這一件事。雖然是以信長之死爲「奇機」，以其屍骸爲踏板，藉以取得天下，然而對於這一件事，秀吉始終不曾感覺到矛盾。

（信長主公對我太好了。他的恩惠使我終生難忘。最大的恩惠爲：他自己赴死，而爲我開拓了一條大道）

秀吉試着這樣想。如果不這樣想的話，悲慟與欲望是很難於同時湧現出來的。

在出陣的前夜，秀吉說：

「叫他在姬路城留守吧！」

秀吉所說的他，乃是他胞姉的女婿——三好一路，是尾張農夫的出身，可說是幕僚中最沒有能力的男子。

在居城留守，不需要什麼才能。因爲，跟光秀交鋒而慘敗的話，秀吉只有死路一條，必定無法逃回居城，重謀東山再起了。秀吉叫來這個無能的留守之將，對他說：

「如果我敗於明智光秀的話，你很快的把這座城燒掉，並且，也請把我的母親跟妻子殺了。你的任務只有這些」

夜深了。

秀吉只打了一回的盹，於晚間的十點鐘，被第一次的軍號叫醒了。這是他叮嚀過的準備出陣的軍號。他說過：

「第一次軍號響起來之後，就開始吃飯」

於是，城內城外的士卒都一齊吃起了飯。吹軍號使軍陣保持規律的方法乃是信長所創造出來的。因此，織田軍比較任何家的將士顯得富有規律。關於這一點，同系統的明智軍想必也不差。

第二次的軍號於午夜十二點響了起來。

這是「馱貨車隊開始出發」的訊號。

如果不使搬運彈藥，食糧的馱荷部隊先行出發的話，將妨礙到戰鬪部隊的急行。

第三次的軍號於子夜兩點鐘響起。

這是到——城外印南野集合的訊號。

在這稍前，秀吉全幅武裝，奔下了石階，鑽過幾道小門，渡過朱欄杆之橋，這時，正是子夜的兩點鐘。

天際一望無雲。

星星在閃亮着。

「快拿軍號來！」

秀吉下令。他準備親自吹這第三次的軍號。

秀吉拿起了軍號的法螺之後，把一隻脚掛在欄杆上，向着東西南北，用力的吹——。

「噗——噗——」

秀吉跟着他體內所湧出的韻律——將士們英勇的衝鋒陷陣吧！視死如歸吧！——猛力的吹着。

——是主公親自在吹軍號。

星空下的將士們口口相傳。軍號聲，興奮的囁嚅聲，在每一個將兵的心坎上點了一把火。

（主公要取天下啦！）

每一個將士都感覺到這次的會戰將不同於往常。如果鼎力輔助秀吉使他獲勝的話，自己的命運也將跟着一變，地位將不難提高，這不是叫人倍感到興奮的一件事嗎？

「就是活了一千年，也難得有機會參加此種幸運的會戰」

在稍前，秀吉就對將領們如此說，再由將領們轉告士卒，士卒們的心跳猛然增快。

黑暗中充滿了一片旗海。不久之後，城外的荒野充斥着火把，行軍的陣形被分爲五段。

先鋒爲中村孫平次。孫平次跟秀吉相同，也是出身於尾張中村，當秀吉成爲近江長濱的城主之時，前來投靠他。個性雖然鈍重一些，但卻長於思慮，是很適合於身任先鋒的勇將。如今，他有千石的俸祿，爲低級將領。

「孫平次加油啊，爲功名多多努力！」

秀吉從背後對他說。孫平次取下了頭盔，必恭必敬的說：

「在下會替尾張中村揚名」

日後，孫平次稱之爲中村式部少輔一氏，領有駿府（靜岡市）十七萬五千石之地，列名爲豐臣家的中老。接着孫平次，獵師起身的堀尾茂助統領一隊兵行進。日後，堀尾也列入豐臣家中老，領有遠州濱松十二萬石之地。

秀吉一面行進，一面不斷的下命令。

「你想，這一次的戰場會在那兒呢？」

他問着身邊的黑田官兵衛。關於這個問題，官兵衛老早就想過了。

「會不會是京都的南郊呢？」

他的意思是說，在京都與大坂的中間——也就是說，接近京都的淀川沿野，最可能變成決戰之地。

「我也認爲這樣」

在這個預定戰場 ， 兩個織田系諸侯擁有城堡。

高槻城　高山右近

茨木城　中川瀨兵衞。

他倆皆屬於攝津（大阪府）武士。

兩人爲親族關係，往日隸屬於荒木攝津守村重。荒木村重爲織田家的新加入者，後來由於背叛信長，被討滅了。那時，高山與中川不靠攏村重，仍直屬於信長，因而，得以保全其領地與城堡。

這之後，信長命這兩個諸侯歸於明智光秀。就在這個時候，光秀掀起了叛變。眞想不到，這兩個人直屬的上級，一連兩代都背叛信長，這實在叫人太寒心了。

（他倆眞是具有奇妙命運的人）

秀吉如此想着。

在荒木村重叛變之時，信長擔心這兩個高山及中川也會東施效顰，盡可能的懷柔他們。

（這一次也非驅使懷柔的手段不可）

秀吉如此盤算着。

然而，他倆很可能已經投靠光秀了。如果眞是這樣 ， 非把他倆從光秀那兒爭奪過來是不行了。

他倆之所以如此重要，乃是因爲高槻城與茨木城在預定戰場裡面之故。

如果這兩座要塞爲敵軍所得的話，野戰行動將受到阻擾。倘若能够把他倆拉攏過來的話，那就有很多好處了。

「對高山右近，你有沒有……」

「老早就成功了」

原來，官兵衞跟右近同是基督教徒，以前就

非常的要好。往日，荒木村重掀起叛變之時，織田信長通過傳教師說服了右近。想不到，官兵衞老早就把他拉攏過來了。

「你什麼時候進行的？」

秀吉對官兵衞的機敏與周到的想法，感覺到有一點不痛快。因爲他跟往日在織田家的自己太相像了。

「不過，中川瀨兵衞我就拿他沒有辦法。那個人眞是……」

「得難纏是不是？」

秀吉吃吃的笑出聲來。他跟瀨兵衞也不怎麼要好，瀨兵衞一身是膽，很善於作戰。不過，他的一張嘴可不饒人，根本就不像是一個高高在上的諸侯，倒有一點像馬販子呢！

「關於拉攏瀨兵衞一事，就畱給我吧！」

秀吉如此的說。

事實上，這一次信長在本能寺的橫死，秀吉由信長側近的長谷川宗仁獲得第一報，之後，從備中高松撤退的途中，他又分別從不同的人獲得通報。其中也包括來自瀨兵衞的通報。由他不辭辛勞通報信長的不幸看來，瀨兵衞並沒有靠攏明智光秀，而是更親近於秀吉。

（我也沒有絕對的把握）

的確，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心是很難於猜測的。

秀吉只好提筆給瀨兵衞寫信。除了一些寒喧用語之外，還談及最爲重要的一件事。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信長主公及他的公子（織田家嫡子信忠）平安地脫出危境。」

秀吉寫信告訴瀨兵衞：「信長及信忠都殺出了本能寺的重圍。在脫出危境之後，信長父子都進入膳所城（大津市）休息。那時，福富平左衞門始終地跟隨着他。這一次信長父子能够平安的脫出危境，平左衞門的功勞不可沒」云云。

當然，這些只不過是謊言罷了。

為了使這一則謊言比較眞實化起見，秀吉創造出了信長左右名士——福富平左衞門的活躍。實際上，左衞門已經在本能寺事變發生當時死亡了。然而如此一吹噓，對中川瀨兵衞或許有多少的效果。只要信長還活着，織田軍以及其軍團仍然健在。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投身於光秀門下，瀨兵衞只有死路一條。

（瀨兵衞是很聰明的人。這種謊言他可能不會相信，但至少會感覺到迷惑）

如今，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選擇適當的使者。關於這方面，秀吉找出了一個適當的人，那就是：瀨兵衞的女婿——古田左助。

與其說古田左助是武人，不如說是茶商比較合適。日後，他被稱之為右田織部正重然，也就是豐臣家的茶頭，變成了後世所謂的茶道織部流的始祖。這個人具有沉毅的性格，也是能言喜辯的人。由他來擔任使者，可說最為合適不過了。

「主公有什麼吩咐？」

古田騎馬靠近。秀吉一面騎馬前進，一面對他說：

「你去把令岳父拉攏到我們這裡。明後天，我們就可以抵達攝津尼崎了。我們就在尼崎會見令岳父吧。到時，不要忘了，請他把人質也帶來。」

（這實在太離了）

古田雖然這樣想，但他還是揚起馬鞭趕路。

第二天的深夜，古田進入了攝津茨木城。此城為瀨兵衞十餘萬石的居城。

「是我，有急事」

古田叫醒了城門的守兵。

瀨兵衞已經起身，他直接叫女婿進入臥房。

「是秀吉叫你來的嗎？」

瀨兵衞說着，抽動了一下臉部的肌肉。再以他慣用的口脗說：

——哼！什麼時候開始，你為秀吉賣命啦？

古田算是織田家派來的，充作為秀吉的助手，但並非一切聽命於主子的小廝。

「您先看這封信再說」

古田把秀吉的信交給岳父。瀨兵衞具有很厲害的近視，他幾乎把信紙貼在臉上，有如要舔一般的閱讀了起來。

「這是什麼話？」

信長還活着嗎？瀨兵衞大叫了起來。這可不是開玩笑啊。他把眼睛睜得好大，問道：

「此事當眞？」

「可能是眞的……」

「開玩笑！他已經變成灰矣！」

瀨兵衞如此說。因為，明智光秀時常派人來勸誘他入夥，那些使者都繪聲繪影地，把襲擊本能寺的始末說了出來。據他們說，信長是在火中自戕的，根本就找不到屍骸。

「像明智光秀那種人才不會那樣粗心大意的……」

瀨兵衞笑秀吉的謊撒得不高明。

當古田以最後通牒式的口脗問他：

「您到底要投靠誰？」之時，瀨兵衞毫不加考慮的說：

「當然是秀吉」

瀨兵衞這個人很可笑。他時常說：

「武略當以秀吉較高，然而，以天下豪傑來說，當推光秀，因為他比較老實。」

「不對！秀吉將軍要老實多了。他首先想到的是；論功行賞。只要為他工作，您就會感覺到那是很值得的！」

「是嗎？」

瀨兵衞斜歪了他的腦袋。

「不過，他可沒有什麼學問。」

「如果，只有學問就可以統理天下的話，那麼，寺裡的小沙彌也可以當皇帝。」

「這麼一說，秀吉將軍是比光秀將軍好囉？」

對瀨兵衞來說，投奔誰都無所謂。他把兩軍的兵力衡量了一下，得知在伯仲之間。然而以友軍的多寡來說，秀吉却遙遙領先。

「光秀比較沒有人緣」

雖說如今是亂世，但是他的殺氣未免太重了一些。秀吉却不同，他很得人心，一旦他說要爲信長報仇，織田系的諸侯之中，十居八、九都表示要加入他的陣營。

「看來看去，勝利總非『猴子』莫屬。」

瀨兵衞大不以爲然的說。不知怎麼的?他似乎不怎麼喜歡戲劇味很重的秀吉。

「總之，我曾投効秀吉的」

「不過……」

古田只好提出有關人質的要求。瀨兵衞聽了之後，跳了起來，表示非常憤怒的說：

「什麼?那隻『猴子』要我交出人質?」

他認爲大家都是織田家的諸侯，地位是平等的。而在同輩之間，竟然要所謂的人質?秀吉是不是狂啦?

（的確，他眞叫人爲難）

古田也如此認爲。瀨兵衞並非頑愚的男人，他是很懂得明辨是非的。只是他喜歡濫下批評，口無遮攔，喜歡亂說一通。

「岳父，我太疲倦了」

古田只好改變了話題。他知道再談下去也沒有什麼用處，乾脆退回城下睡覺算了。

「只是——」

古田如此的說：

「秀吉將軍向岳父您要人質，並非有意挑難，用意剛好相反。如果您照做的話，世上的人們會認爲——像中川瀨兵衞這個人物都送人質給秀吉，宣誓締結同盟。這麼一來，那些不能下決心歸屬的將領——例如：光秀姻親的細川藤孝、筒井順慶等，就會爭先恐後的來歸附秀吉將軍了。

這一件事，實在有很大的用意。岳父您就不要斤斤計較「人質」這個小節，爲天下的新動向

，貢獻一些力量吧!」

說能，古田就回到城下睡覺去了。

瀨兵衞則慌張起來了。

（確是像我女婿所說一般）

他的女婿說：

——爲天下新動向作先鋒。

所謂的新動向，可能是指以秀吉爲中心的——新時代的新情勢吧?如果秀吉打勝這一戰，他再也不是什麼「筑前」將軍了，而是有希望成爲統理天下的新君。

「我就如此決定了」

既然已經決定，他立卽叫人前往古田左助的下塌處，答應送人質給秀吉。不過，瀨兵衞的身邊並沒有子女。只好用部下的女兒爲人質。

與此同時，秀吉仍不斷的向東前進。

如此龐大的軍隊，竟然以如此快速的速度行軍，這種記錄是古今難見的。到了十日的夜晚，先鋒已抵達了攝津尼崎。

——全軍在尼崎休息。

秀吉老早就下了這道軍令，他準備用這塊荒木村重的舊城周圍，作爲最後的戰鬥準備地。

這消息，立刻就傳到京都。

「我絕對不相信」

最初，明智光秀如此的說。然而，這一次的諜報並非說秀吉軍已到達尼崎，而是說，秀吉軍已發出姬路城。就連關於秀吉軍發出姬路城，光秀也表示懷疑。

如今，秀吉不是在中國地方跟毛利軍對峙嗎?他正被毛利牽制着，根本就動彈不得，那能够走出山陽道呢?

——這是諜報。

秀吉不可能從中國戰線反轉，光秀就是以這一點爲成功計算的基礎，因此，在襲擊了本能寺之後，才立下了取得天下之計劃。事實，秀吉的確正向東方進軍。

（希望這是一項諜報）

光秀之所以如此祈禱，乃是由於他非常需要半個月以上的時間之故。既然光秀已經擁有了宮廷，在京都插上了旗幟，只要有充足的時間，四面八方的大小諸侯就會集合到明智家的旗幟下面。當初，他就是如此計算着。

然而，這種想法被推翻了。

從十日夜到十二日爲止，秀吉的軍隊陸續抵達尼崎，以此爲前線基地，等待着四方織田諸侯們的投効。

「那麼，我們就徹底退到近江坂本的城堡吧！」

明智家元老的齋藤利三等人，極力的勸導從京都撤退。據利三所獲得的情報，羽柴軍口口聲聲喊叫着要報仇，就連小卒也充滿了高昂的士氣。跟這種强敵展開正面衝突乃是最爲愚笨之事。

「不！我要跟秀吉決戰！」

明智光秀不想改變他的方針。由於秀吉軍的急進打破了他的勝利之夢，他已經走投無路了，如今，只有賭命戰到底了。

光秀一方面快速的把軍隊展開於京都南郊，另一方面也補修了每一個陣地。

秀吉不斷的向東急快的行軍。

他的右邊是海洋，這一帶的海，以及海岸的松林很美。

高沙

明石

舞子

都很快的過去了。敵軍在京都，戰場還相當的遙遠。急如星火的行軍途中，秀吉不斷的發出軍令，送出使者等，彷彿在戰場似的忙碌異常。他在行軍中的馬鞍上，老早就變成了作戰的指揮所。他的作戰思想，跟他以前的軍事天才們完全不一樣。

所謂秀吉以前的軍事天才們——就連上杉謙信，武田信玄等人，亦是用肉眼看見了敵人之後

，才展開會戰。然而，秀吉的會戰方式，只要一旦看見了敵人之時，會戰也就差不多告成了。

（戰爭非如此是不行的。）

秀吉總是這樣想着。所謂的戰爭也者，必需事先造成能够獲勝的態勢。例如：增加友軍的數目，減少敵方的將領，盡量使集結於戰場的人數增多等。減少會戰所具有的投機性，不要迷信所謂的奇跡，製造成物理上必能够獲勝的態勢。

——必定能够獲勝的態勢形成之後，才開始作戰。所謂的作戰，最好在開始之前就已獲勝。

諸如這些，就是秀吉的作戰思想。後年，他到越後，訪問了神秘名將——上杉謙信的故居。

——他到底是鄉村式的將領。

秀吉如此的批評他。因爲謙信的作法非常富於投機性，老停留於現場技巧主義的階段。因此，秀吉才戲稱他爲鄉村式將領。

秀吉這次忽忙的行軍，無非是爲了製造導致勝利的情勢。當秀吉出現於戰場之時，他差不多已經沒有事可做了。

在這次的行軍中，秀吉向細川藤孝，忠興父子（這些人差一點就加入光秀的陣營）派出使者，甚至也遣派使者到大和的筒井順慶那兒去遊說，試圖把他們拉攏過來。

除了這些之外，秀吉的最大調略目標爲織田家次席家老的——丹羽五郎左衞門長秀。

「官兵衞，最重要者爲丹羽將軍」

秀吉在馬背上說。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縱使丹羽不肯加入我們的陣營，我們還是能够把明智光秀擊敗的。」

「啊！官兵衞，你我的想法稍有不同。」

秀吉說着，仍騎馬前進。

（到底什麼地方不同呢？）

官兵衞試圖找出秀吉思考的差異之點。

丹羽長秀與柴田勝家同爲織田家的兩大老臣。他倆不像秀吉與光秀一般，只是織田家一代的家臣，而是經過了好幾代的元老。年齡比秀吉大

兩歲。

他在十五歲之時名叫萬千代，那時就被信長所使用，一直跟隨於信長的身邊。信長很欣賞他的資質，因此就好好的把他訓練了起來。

長大了之後，被封爲武士，除了在各戰場被重用之外，信長也給了他恩寵。信長把自己庶兄信廣的女兒嫁給他。

他跟柴田勝家被稱之爲：

——織田家的一雙寶。

然而，長秀的能力比勝家稍遜一籌。在器量方面雖然比不上勝家，但却沒有勝家似的傲慢，以及壞心眼兒。只是兩個人皆頑固不化。

例如：信長制服了近江的前後，他立刻奏請朝廷，給他的軍團長們官位。秀吉變成了筑前守，明智光秀變成了日向守，柴田勝家變成了修理亮，瀧川一益變成了左近將監，荒木村重變成了攝津守。信長想封丹羽長秀爲「越前守」，但他却頑固的辭退了，他的理由是：

「在下，只要做往日以來的五郎左衞門就行了」。

無論信長怎麼說，他都不聽，終於使信長笑了出來，再也不想任命他爲任何的官職了。

他的這種性格也反映到會戰的方式，他的作戰法，雖然缺乏奇策妙計，但無論多艱難的苦戰也不會使他退下，當他展開進攻之時，就彷彿在敲亘大的鐵釘一般，既響亮又撼人。

信長給他近江佐和山（彥根）城，使他居住在安土城附近，並給他若狹（福井縣西部）小濱十萬石的領地。

秀吉在從木下姓改爲羽柴姓之時，取得了柴田的「柴」字，及丹羽的「羽」字，使織田家的人議論紛紛。這時，勝家嘲笑秀吉說：

——這隻「猴子」竟然要拜借我的姓。

本來，勝家就不喜歡秀吉，更討厭他的才能。反觀丹羽長秀却不同了。

——什麼，要我的一個姓？這件事挺有趣的……。

長秀顯得很高興。秀吉覺悟到自己永不能跟勝家和好，於是親近起了跟勝家「搞不好」的丹羽長秀。由此，他也獲得了長秀的庇護。在三十多歲時的秀吉，的確，很需要織田家老臣的庇護。

到了信長的晚年，秀吉比長秀更爲出風頭。然而，他仍然忘不了長秀對他的恩情，每逢外征回來，總忘不了帶一點土產之類送給長秀。

在信長的晚年，長秀往四國征伐，是爲了討伐四國的長曾我部氏。

這一次征伐名義上的總帥爲信長三男的織田信孝，實際上，却由長秀擔任眞正的總指揮。首先第一步，必需編成軍團。

信長發佈了參加四國征伐的諸侯名字。他下令：所有被指命的諸侯各回國準備，然後到大坂集合，以便接受長秀，信孝的指揮。

長秀跟信孝進入大坂城（舊石山本願寺），等待着軍團的集結。由於他倆在等待之中，紀州雜賀黨展開了反織田活動之故，長秀與信孝就先往征伐他們。

長秀從大坂統領小部隊，佈陣於泉州岸和田，在跟紀州鷺森（現在的和歌山市）的敵軍對戰之中，突然接到了本能寺事變的凶報。

——這實在叫人動彈不得。

長秀這樣想着。

他想對光秀展開報復，軍力卻尚未集中。他急伕的回到大坂城，但是沒有用處。縱使想回到領國的若狹小濱，由於途中已受到了光秀的控制，根本就回不去了。

至於那些奉信長之命，欲到大坂集合的織田系諸侯，當他們從領國到大坂的途中，風聞到本能寺事變。這些人以爲天下又恢復到往日的戰國時代，紛紛慌慌張張的轉頭回國。

（我們將被困於大坂不能動彈）

長秀與織田信孝感覺到進退兩難。就在這個

時候，他倆聽到秀吉從中國地方反轉，正奔馳於山陽道。

「那有這回事?」

織田信孝一百個不相信。秀吉不是跟毛利的大軍對峙中嗎?由於秀吉感覺到疲於應付，因此才懇求信長出馬，就因爲如此，信長從安土城出發，夜晚宿於京都，於是，招致了本能寺事變。在這種窘狀下的秀吉，怎能够從嚴酷的戰場脫出而反轉過來呢?

信孝力說這一點。信孝爲伊勢神戶的城主，在那些被嘲笑爲笨頭笨腦的信長親生兒子當中，唯有他多少顯得聰明一點。如果不是生於織田家的話，他也可以當一名小隊長呢!

(我也不敢斷定秀吉已經脫逃了出來)

丹羽長秀很瞭解秀吉。秀吉一旦身臨絕境，就算必需插翅才能够飛離險境，他也能够照辦的。

接着，秀吉陸續的派來很多的使者。像在羽柴軍服務——信長側近的將官堀久太郎也揹信來了。把這些消息綜合起來，他倆彷彿看到了秀吉的行動似的。的確，秀吉正朝光秀突進着。

(我們獲救了!)

長秀如此的想。而且，秀吉又懇切的要求他倆說:

「我們聯合起來爲信長主公報仇!」

由於秀吉的安排，長秀可以替故主報仇，信孝更能够爲亡父雪恨。本來是應該高興而跳躍起來的。

想不到織田信孝一點也不高興。

「又是那一隻『猴子』!」

信孝囁嚅着，什麼事情也不做，只在城內的書院喝酒。丹羽長秀瞭解信孝的心情。因爲，復仇的主導權被羽柴所掌握着。既然大軍由秀吉統領着，按照慣例，秀吉將身任總司令。信孝及長秀都必需委身於他麾下。

(那有什麼不好呢?那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

)

長秀對於這個宿命，可以說太過於理解了，他也不在乎自己在秀吉軍裡的位置。事情既然已發展到這種地步，只好滿懷高興的去做秀吉的輔佐者了。

秀吉抵達了尼崎。

「啊!在這附近有沒有禪寺呢?」

秀吉大聲的嚷叫了起來，然後由一個人帶他到栖賢寺。

——使街道熱鬧起來吧!

秀吉一面走路，一面下命令。他叫兵士們到十字路口，到處張貼「羽柴筑前守的紮營處」的紙條，並叫兵士們到處去說，秀吉將軍爲了討伐光秀起見，已經來到了攝津(大阪府)了，以便民衆們皆知道這個消息。

逢到這種時節，非熱鬧起來是不可的。

秀吉一進入了寺門，就嚷着說:

「給我們水洗澡吧!給他們一些素食吃吧!」

自從聽到了信長的死訊之後，秀吉穿着喪服，並一直吃素。然而，如今已快展開會戰了，非養養體力不行了，於是他說:

「給我鹿肉、魚肉、雞肉吃吧!有沒有大蒜呢?去拿一點大蒜來吧!」

「我的年齡已經大了，請寬恕」

秀吉對身旁的堀久太郎與養子的於次丸說。由於一連好多天來都吃素，腹部感覺到沒有力氣，這樣下去的話，根本就不能參與會戰。對已故的信長主公非常的抱歉。不過，爲了戰勝起見，非養養力氣不可。然而，他却因穿着喪服，把頭髮剪得更短了。

「那麼，我們也要剪……」

堀久太郎與於次丸也想剪掉髮髻，但秀吉却阻止了他們。只有於次丸把前面的頭髮稍爲剪了一些。

「由我來剪髮。你們就仍然吃素好了。」

秀吉本來就是一個大食漢，尤其更喜歡吃油膩的東西。這些日子以來，由於一連的吃素，內心已不止一次在悲泣了。

在這個尼崎，秀吉接見了三位攝津諸侯。他們是：高槻城主高山右近，茨木城主中川瀬兵衞，尼崎、花隈、伊丹城主的池田靜入齋。他們照着秀吉的吩咐帶來了人質。秀吉把這些人質，一個接一個的抱起來，讚美說：

「好可愛哦！」

然後，當場把人質還給他們。既然已經見到了他們的眞心，再也不必扣留所謂的人質了。秀吉的這種寬大爲懷，使中川瀬兵衞等人非常的感動。

軍事會議立刻的召開了。依照信長往日的做法，於戰場附近具有城堡及領地的人，將身任先鋒。爲此，最接近戰場的高槻城主，也就是高山右近擔當第一隊，繼而，由中川瀬兵衞擔當第二隊，池田勝入齋擔當第三隊。

右先鋒計有八千五百個人。在十二日天亮之前，先進入戰場。繼而，秀吉的一萬本軍也隨後，開始向北方行進。

這一天的中午，秀吉本人還沒有離開尼崎。到了如今，大坂的織田信孝還拿不定主意是否跟秀吉同進退。秀吉派出了使者好多次，以期能够獲得吉報。

「三七少爺（信孝的乳名）從小就是很果敢的人。怎麼如今，反而娘娘腔起來呢？」

秀吉雖然在開玩笑，但是他的內心却始終無法冷靜。如果，織田家的遺兒不參加這一次的復仇戰的話，四方的諸侯不知會怎麼想？

中午過後，秀吉已不再指望了，他統領着本隊逆着淀川北上。同一天之內，秀吉已經使本營前進到攝津富田。然而，前線已經向山崎突出，並在那附近佈起戰陣。

明智軍也展開於淀川附近，其最前線已達到

了勝龍寺附近。兩軍的前線戰士距離約有兩公里。由於非常的接近，這一夜雙方都沒有移動，也沒有射擊，只在互相監視之下進入了夜幕。

「不要妄動！不要挑戰！關於開戰，必需等待我的命令。」

秀吉一直監視着前線。他在等待着織田信孝，丹羽長秀的八千大阪軍翩然來臨。

以目前的情勢看來，雙方的兵數大致相同。如果大坂軍來臨的話，秀吉就可以佔優勢了。秀吉耐心的等待着。

另一方面，明智光秀也始終沒有出手。以常識來說，展開夜襲總是可以的，然而，光秀却不敢輕舉妄動。原因之一爲：秀吉的進軍有如夢般的快速。使得光秀沒有時間從事準備，至今，仍沒有完成全軍的佈署。

同時，由於秀吉的出現太過於突然，以致，光秀把秀吉的軍容估大了。

（那一隻猴子，可能動員了比我多出一倍的人數）

由於光秀如此的評價，所以沒有採取全軍突擊方式的純粹野戰方針，只把野戰及陣地戰折衷了一下。並試圖以採取陣地防禦的方式，以彌補我軍的弱勢。由這些特點看來，光秀作戰方面的情緒，是趨向於消極的。

而且，光秀也有他的痛苦。

原來，光秀頗爲依賴的大和之筒井順慶，好像投効於秀吉了。因爲時到如今，順慶還沒有出現於戰場。如果他出現的話，一定會從淀川東岸的高地洞山嶺那一邊來。

爲了防止順慶的進攻，光秀命他最精銳的齋藤利三部隊配置於這座山嶺，以防萬一。

這一天也下着雨。

東方發白，已經是十三日了。

雨仍舊下着，地面上的秀吉軍還沒有動靜。

光秀認爲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忙碌着在淀城，以及其他後方的陣地構築。好像是找到了魚才做網

似的，慌張得要命呢！

當然，他也不準備率先下手。

到了正午，秀吉方面引起了騷動、原來，織田信孝以及丹羽長秀的軍隊從大坂開到了。

「他們來了嗎？」

秀吉的行動立刻開始。他在雨中坐着轎子來到大塚（高槻南方的河港）的河岸，迎接了信孝及長秀。

「眞好，眞好，這麼一來，主公信長的英靈一定會感覺到欣慰的。」

秀吉走出轎子，在信孝面前屈了一膝。

「辛苦您了！」

信孝只簡短的講了這一句話。

秀吉站立了起來。他走到丹羽長秀的身旁，握著他的手，小聲的對他說：

「眞太辛苦您了」

秀吉從使者那兒聽過，爲了說服信孝，長秀是費了好大的一番工夫才完成。接着，秀吉在雨中，不厭其詳的說明了敵我的狀況，亦說出了攻擊的方針。這裡是淀川平原最爲狹隘的地方，西岸的天王山壓住信條河，東岸也有石清水八幡之山迫向河流。

「萬事就委給您了！」

長秀滿懷好意的說。際此情況，他願意聽從秀吉的一切指示。並且一再的强調，如今，他是很樂意聽任秀吉的指使的。

「那麼，我們就開始吧！」

雨中的軍事會議完畢了。

「我們走吧！」

秀吉走進了轎子裡面。他把新到的信孝，長秀部隊當成本軍，配置於後方。至於他自己的直屬軍，則配置於前方。

後方軍向着新部署之地移動。一步一步地向前；在部隊移動之前，秀吉本人也坐着轎子，趕到前線。轎夫在山麓的街道奔跑着。

「大夥兒加油啊！」

秀吉從轎子裡面伸出頭和手，激勵着向前移動的人馬。雨下大一些了。

「大夥兒加油啊，趁此立下不朽的武勳」

秀吉一面叫喊着，一面前進。人馬有如浪潮一般向前湧去，其聲勢之壯大，使大地都震動了起來。

在這以前，前線零零散散的槍聲，突然停止。接着，敵友方數千支的槍械同時地噴起火來。震天撼地的聲響，差不多要使山岳崩塌下來了。這時爲下午的四點鐘。

明智光秀軍的突擊也够瞧的。尤其是從洞之嶺下來的最前線光秀軍（光秀頭陣齋藤利三的部隊），毫不費力的就把秀吉最前線的高山右近隊突破了，一直迫向第二隊的中川瀨兵衛隊。

瀨兵衛叱罵着他兩千五百名的士卒，死命的抵抗齋藤利三的部隊 。他的指揮實在是够嚴厲的。

「你們這些小子不要後退！去拚死吧！」

瀨兵衛大罵着。對於行將後退的士卒，他兇着說：

「你去死吧！眞丢盡了祖宗三代的面子！」

對於勇猛的士卒，他則連呼着過癮說：

「你硬是要得！好一個勇敢的男兒！」

瀨兵衛雖然奮勇的作戰，但仍無法阻止齋藤利三隊的猛進，於是，第三隊的池田勝入齋隊加入戰列，秀吉直屬的加藤光泰隊也涉過淀川的河床加入混戰，結果，齋藤利三隊逐漸的崩潰了。

就在這個時候，街道西側的天王山響起了激烈的槍聲，槍彈不停的飛向齋藤利三隊的右脇腹。事先，中川瀨兵衛的一隊就佔領了這塊高地，這個側面來的射擊加速了齋藤隊的崩潰。

明智光秀陣營的松田政近隊爲了救助齋藤利三隊，用迂迴的方式爬上了天王山，然而，卻被從斜面上展開攻擊的瀨兵衛支隊所追趕，再遭受到沿着山麓突擊而來的堀道利隊（秀吉方面）的挾擊，使得政近戰死了。

同時，秀吉陸續的使後方的本營前進，但由於煙雨跟硝煙擋住了視線，無法用肉眼判斷，到底是敵軍或友軍戰勝。因此秀吉只能夠聽取不斷從前線跑回的連絡官之報告。

「明智方的先鋒是那一個人物？」

連絡官答以：第一隊是齋藤利三，第二隊爲阿閉貞秀。隨後有光秀本人所指揮的一萬本軍。

「齋藤利三，是否戰敗了呢？」

秀吉特別叫連絡官注意這件事。當這個最強大的部隊現出了敗象之時，秀吉就要使出另外的招數了。的確，在開戰一個小時之後，齋藤隊就現出了敗象。

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秀吉下令全軍展開總攻擊。尤其是增加了渡過淀川河床的右翼部隊，叫這個部隊火速前進。這些兵士涉過淺灘，異常快速的前進着。由於光秀把兵力集中於後方，因而，這方面的兵力顯得十分薄弱。這支秀吉的右翼隊威脅着明智軍的先鋒，顯示出了欲包圍他們的態勢。

齋藤利三看到之時，大起恐慌，於是開始撤退。

光秀眼看着前線的崩潰，於是慌張的投入了預備隊。

「太遲了！」

光秀的這一招太慢了。當他的預備軍到達前線之時，立刻受到秀吉軍的包圍，以致，陸續的敗潰了。由於這些兵士倉皇的敗退，明智軍的後方也跟着緊張起來，開始節節後退，兵力也漸漸地向四方潰散。從開始戰鬥至今只有兩個小時罷了。光秀打算收拾戰線，一旦退却之後，首先進入了勝龍寺城，試圖把各將領集合起來。然而以伊勢貞興爲始，有力的將領已死去大半。到了這種地步，光秀只好捨棄戰場，朝近江坂本脫逃了。

日落之前，奔馳於戰場者，只有秀吉這方面

的人馬。這時，最前線的中川瀨兵衛也停止了活動。

「我們要不要去追擊敵人呢？」

瀨兵衛的班頭們問着他。

「你們追得動嗎？」

瀨兵衛大聲地笑了起來。

自始至終，瀨兵衛這一隊最爲賣力，一刻不停的激鬪着，體力已消耗殆盡，士卒們皆感覺到非常的疲倦。有一些士兵平伏在河邊或路旁，微微的在喘氣。

在這時，理當乘勝追擊敵軍，把光秀的首級砍下來，但因大家既然已無法動彈，只有把這項任務讓給他人了。

「我們已經太累了！」

瀨兵衛在街道旁擺了一把椅子，坐下來休息。

「秀吉在那兒啊？」

瀨兵衛問身旁的小廝。小廝低垂着頸子，細聲地答以不知道。

「本來嘛！」

瀨兵衛如此的說。當我軍在戰鬪中獲勝，必需在戰場的餘燼未熄滅之前，每一個將領需到總司令官那兒，向他道賀。這乃是戰場應有的禮儀。如果信長還健在的話，身爲織田家部將的瀨兵衛一定會如此做的。而今，信長已經過世了。

「那麼，我是否應該到三七少爺（信孝）那兒去道賀呢？」

瀨兵衛自管自的說着。然而，這樣的想法也未免令人可笑。因爲，織田信孝雖然是織田家的兒子，但却不是織田家的後繼者，充其量，只是伊勢神戶的城主而已。如今，信孝跟自己一般，同是織田家的諸侯，兩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

「這一場仗，打得好痛快！」

瀨兵衛高興的說着。攝津人本來就是如此，心裡想什麼，嘴裡就說什麼。

「我不致於非向秀吉祝賀不可吧？」

瀨兵衞自言自語的說。像目前這種場合，倒是秀吉必需向助他一臂之力的諸侯道謝呢！這也是相延成風的一種習慣。

就在這個時候，街道的那一邊有熱鬧的隊伍出現。

「在搞什麼玩意？」

瀨兵衞定睛一瞧，原來有兩隊的馬騎整然的出現，其後有一面朱紅色的唐傘標誌搖搖而來。當然啦，那正是秀吉的轎子。

「秀吉來矣！」

瀨兵衞又自言自語着，但他却捨不得從椅子上面起身。因爲他私自認爲，秀吉應該親自下轎，對他說一些慰勞之語。

當轎子正要通過瀨兵衞的前面之時，有如突然想到一般，秀吉從裡面打開了轎門，露出他的臉孔說：

「瀨兵衞，您太辛苦了！」

秀吉所發出的聲音，恰有如叫喊一般，前前後後也只有這一句罷了。

勝家

軍容的華麗動人，可以說是舊織田系軍團的特徵。當信長攻進北陸地區時，由於他武士們軍裝的鮮艷，使得當地的人戰戰兢兢的說：

「這是不是天兵下降呢？」

信長一生創始了好多的東西。例如：將軍所在的場所，必定有所謂「標誌」的裝飾。此種的創新，不久之後就變成了普天下的流行。例如：織田家諸王的標誌爲：

信忠卿（在本能寺死亡）先端有梧桐花的四方形。

信雄卿——金傘。

三七殿（信孝）——金杵。

在當時，有如一曲流行歌似的被詠唱着。

至於織田軍團大將級的標誌爲：

秀吉卿——先端有梧桐花的葫蘆。

長秀卿——籐竹加上金的柵欄。

一益卿（瀧川）——三個金色的丸子。

勝家卿（柴田）——金色的御幣。

諸如此類。尤其是柴田勝家的標誌被稱之爲：

「鬼柴田的御幣」

這個「御幣」所向無敵，敵人聞風喪膽，往往不戰而敗。

柴田勝家在北陸。他以織田家北陸道的總督身份，跟越後的上杉景勝對戰。越後方面的勢力，在上杉謙信死亡之後，由其養子的景勝所支撐着，然而，老早就墮入了地方勢力的控制之下，其軍事力量也不如謙信時代的勇猛了。

勝家統領其麾下的佐佐成政，佐久間盛政（也是織田家的諸侯）跟上杉氏戰鬪，在這個期間之內，戰況非常的對勝家有利，上杉景勝正準備撤退到越後的本國。

就在這時，本能寺的凶報傳了過來。那是事變三天之後的六月初四日。

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能夠說，勝家的運氣比秀吉壞了一天。當時在備中的秀吉，比勝家更早一天，也就是在六月初三日接到了本能寺的凶報。

勝家唯一較好的條件是：他敵人的上杉軍勢比秀吉對方的毛利軍稍為衰弱。

「我們必需很快的到京都，討伐光秀！」

勝家對其麾下的將領如此的宣佈，把一部分的將領留置於越中。越後的國境，以便制壓上杉，他則回到了居城的北之庄（福井市），在那兒充實戰備，統領主力軍南下，他的動作相當的輕鬆。

（我會把光秀擺平的！）

很可能是由於自信，使他的精神倍感輕鬆。他甚至深信，只有他一個人能夠討伐光秀。他自豪的根據是：自己是織田家的元老，他的實力最大，在織田家，他所統領的軍團最多。

此時，勝家作夢也沒有想到：秀吉會從山陽道反轉過來。他只如此推測着：

——那隻潑猴，可能被毛利強大的軍勢所牽制了，再也無法動彈。

季節已經到了夏天。

北陸的天氣沒有山陽道的壞，從越前南下的沿途天氣很好，深綠色覆蓋着北國的街道。

（也許，我的鴻運來臨了）

勝家一面統領遠征軍南下，一面在心底如此的想着，不僅是勝家本人如此的想，就是他麾下的將領們，雖然口裡不說，但却也心照不宣。在這一年，勝家為五十七歲。

當他驅策着馬兒前進之時，自己前半生的種種遭遇得失，有如走馬燈一般，在腦海裡提動着。

勝家，通稱權六，官居次官，代代世襲織田家的家臣，一直到如今。

——織田家就靠權六。

在平常他就這麼說，並不把其他的將領看在眼裡。

當信長年紀很輕就繼承了家督的位置之時，老臣之間有了戒心。他們認為：狂躁愚行的信長很可能會使織田家滅亡，因而，萌出了擁立信長之弟勘十郎的念頭。

勝家既然是家臣之一，自然也參加了此次的陰謀，想不到事跡敗露了。勝家決死地向信長陪罪，更想不到信長却放過了他，甚至，重用起他來。

由此看來，勝家做為將領的能力一定非常的卓越。

又如：當信長與勝家兩個人都年輕之時，信長曾經想過把勝家封為常任的先鋒大將。

在先鋒置最強力的大將，可以說是軍制上的常識，同時對將領來說，也沒有比這個更為有名譽之事了。

想不到，勝家却拒絕了信長好幾次。

「在下沒有這方面的才能」

勝家重複了好多次，信長也就不再提起。

某次勝家受命後走下城門，在返回自己的居處途中，遇見了信長的一名旗兵。這個兵卒並沒有對他表示敬意，想默默的走了過去，勝家看了之後，非常憤慨的說：

「你這樣，未免太無禮了！」

很久以來，織田家就有其獨特的家風，那就是：由於信長的自我存在太過於強烈，導致信長直屬的下人，對織田家的幕將們並不怎麼講究禮儀。勝家對這件事一直感覺到不滿。而且，這種不滿跟拒絕先鋒大將的理由有關。

由織田家的家風看來，即使身任先鋒大將，看樣子也不能把他的威令付之實施。

「為什麼如此的沒有禮貌？」

勝家一責備，這個旗兵竟然稍露出反抗之色。勝家抓着他的前胸，把他推倒於地，接着又拔

刀砍掉了他。

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信長大爲震怒。勝家很快的登城，對信長覆命說：

「就是因爲如此，在下才拒絕了先鋒大將的職位，威權既然被渡視，擔任先鋒大將又有什麼意義？」

聽到這一句話，信長爲之語塞，也不追究勝家這次的無禮之擧。

當信長進攻近江之時，勝家也參加了戰隊，以極少數的將兵守着近江蒲生郡長光寺城。於是，南近江舊國主的六角（佐佐木）承禎統領八千名兵將來襲，把長光寺城包圍了起來。不僅是包圍，而且也斷了該城的用水。

因此，光寺城很快的崩潰了，將士們因沒有水喝而陸續倒了下去。六角承禎認爲不能坐失機會，於是派使者到長光寺城遊說：

──只要爾等投降放棄城堡，除了勝家一個人之外，大家都可以活命。

事實上，勸降只是六角承禎表面的理由。他眞正的目的是要：探查一下敵城乾涸到何種的程度？以及敵兵衰弱到如何的地步？

那個奉命到長光寺城探查的人爲：六角家稍有名氣的平井甚助。勝家從容的會見了他。當會談接近尾聲，平井甚助走進厠所，回到坐席之後，他立刻說：

──我想洗洗手。

勝家知道對方眞正的用意，於是叫小廝扛出了滿滿的一盆水。看了這種情形，平井感覺到非常的意外。

平井到走廊洗完了手後，兩個小廝把多餘的水潑到庭院裡面，這一着更使平井感覺到震驚。

（他們的水是够充足的！）

平井大感意外，無心再擧行所謂的會談，匆匆的回到陣地，向六角承禎報告。

這一夜，勝家把城內的兵將集合到城樓，對他們說：

「水已用罄，蒼天又不下雨，歧阜似乎沒有援軍抵達，前途已經沒有了任何的希望。如此下去的話，我們只有渴死一途。既然同是死路一條，不如，今夜出戰，盡量的殺敵，這才是轟烈的男子漢」

如今，城裡只有三大甕的水。

勝家叫人把這三大甕的水扛到庭院，叫城兵們每一個人喝一杓。大家喝過之後，水還剩了半甕。勝家用砍刀與石塊把這個甕砸破了。然後說：

「如今，我們已經滴水全無了。餘下來的只有死路一條」

夜半，他們開啓城門傾巢而出，在瞬間就使十倍的敵軍潰敗。有了這一次的壯擧，人們就管叫他爲：

「破甕的柴田」了。

當信長對北陸展開攻略之時，爲了選擇總將的適當人物，可說費盡了苦思。因爲信長認爲：

「北陸人很難於跟他國人和睦相處」

如果不具有相當行政能力的話，根本就辦不到。同時，越後有天下最强壯的兵士，他們在上杉謙信領導之下，每戰必勝。爲了跟謙信對抗，非具有超衆的將才不可。信長考慮了上述的兩個條件，終於選擇了勝家。

勝家非常的稱職，他以越前爲根據地，攻陷了加賀，越中，以及越中魚津城，把上杉景勝趕回其本國。當他下令全軍突擊，欲攻進越後，就在這時獲得了本能寺的凶報。

「景勝的運氣太好了」

勝家嘆了一口氣。

從越前南下到近江（滋賀縣）的北國街道都是陡路。而欲從敦賀的南郊進入山區的話，則必需渡過連雲的高峯。

「只要到柳瀨，眼下就有湖泊出現了。」

勝家在山道行軍之時，不止一次的說。他想

着：眼下一旦出現了琵琶湖的光景，就能夠打破行軍的單調了，是故，每逢通過這條街道之時，勝家就如此的期待着。

「只要一出柳瀨這個地方……」

這個一向傲慢的武人，在某一方面却像多愁善感的詩人。他認爲只要一出這個柳瀨，就可以打破欲窒息般的單調了。

不久，眼前展現了手掌一般大的盆地，果然已經抵達了柳瀨。單調的感覺一掃而空，然而，並非湖泊等的景緻打破了單調，而是羽柴秀吉從戰場（山城山崎）派來的使者打破了它。

「明智日向守的光秀——」

那一名使者在勝家的馬前叫了起來：

「弒了故右大臣家（信長），昨天的十三日，我們主公的羽柴筑前守（秀吉）在山城國的山崎把他討伐了，替故右大臣家報了仇。」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馬背上的勝家不能立刻瞭解到這一點。他蠻以爲：秀吉正在中國戰線上跟毛利的大軍對峙呢！

「你是不是在撒謊？」

「事實就是如此，筑前守主公已經……」

使者不厭其詳地，按照日程，把秀吉所謂的「中國地域討伐戰」的細節一一加以說明。到了這個地步，勝家是非相信不可了。

（這隻可惡的潑猴！）

勝家仰天，大失所望。密密的雲層很低，據使者透露，昨天的戰場還下着雨呢！

（「潑猴」搶先了我一步！）

勝家感覺到懊惱非常。這是他在途中萬萬料想不到的事態。如果事先他就料到這麼一着的話，一定會馬不停蹄的趕路。

——過度的自信害了我。

勝家如此的想着。太過於估高自己乃是勝家的缺陷。由於對門第及威望太過於自信，因而他總認爲：即使像秀吉之輩想把大軍折回，也得等

待首席老臣的他來臨才會同討伐光秀呀！如此無用的自信，使得勝家的行動鈍重了。

「筑前守將軍太辛勞了！」

勝家從馬背跳了下來。

「他實在夠能幹的。我得替代故右大臣家稱讚他幾句」

勝家只好如此的說。

事實上，他並不是由衷的在讚美秀吉，而是爲了保持首席老臣的體面，不得不如此的說。然而，他却避免不了眉頭的鬱結。到了末後，勝家只好重訂方針，下令全軍宿營。

「就在這個柳瀨宿營嗎？」

將軍們感覺到非常的納罕。

因爲，太陽還很高，根本就還沒到宿營的時刻。

「是啊！就在此地宿營。不然的話，我們又能夠做什麼呢？我應該做的事，那隻『猴子』已替我做完了。」

當這一道消息傳入陣中的將軍耳朵中之後，他們由於失望與激昂情緒的雙重作用，竟然不能待於自己的崗位，慌張的跑到勝家的宿陣。

「那一隻潑猴！」

有些將軍甚至在勝家前面如此的叫秀吉。

事實上，他們全是織田家分配給勝家的協助性諸侯，由於長期戰陣生活的結果，竟然變成有如勝家部屬一般了，以致，連憎恨秀吉的感情亦跟勝家一樣。只有前田利家是唯一的例外。

這個黃昏，勝家在思慮了很久的結果，終於想到了自己應取的新方針，如此一來，心情就感覺到好受多了。

這個所謂的新方針，乃指在信長及其嫡子的信忠死亡之後，應該如何去處理織田家的善後。根據勝家的腹案，必需在跟織田家有因緣關係的尾張清洲城舉行，並由他自己掌握會議的主導權。

「明天，我們就向尾張清洲出發吧！」

勝家一面發出了軍令，一面以織田家的首席老臣資格，向四方的織田系各將領派出招集的使者。當然啦，對秀吉也不例外。

「大夥兒到清洲集合」

他以故信長的代理人姿態發出了命令。

勝家由於做到了這一點。因此，又重新獲得了主導權。這之後，勝家又把更爲重要的使者送往南方。

就是把使者派遣到伊勢的神戶城。這座城被通稱爲

「三七殿」

由信長三男的織田信孝把守着。

在跟明智光秀對戰之時，三七信孝正在大坂。在秀吉百般的邀請之後，他才不怎麼情願的參陣。原本，信秀就不怎麼喜歡秀吉，當然也不情願由秀吉扮主角打這一場的戰。

是故，當戰勝之後，信孝跟秀吉對面之時，前者非常露骨的說：

「是不是由我來繼承父業呢？」

聽到了這一句話，秀吉微笑着說：

「信孝公子，您不必太急……」

秀吉認爲：如今連信長的葬禮都還沒有舉行完畢，怎麼可以說出這種話？這不是太不合於所謂的禮節嗎？這一來，信孝已敏感的察覺到秀吉的內心想法。

（這個可惡的筑前，他並沒有推舉我的意思）

事實上，由秀吉跟自己平常的關係。信孝就該察覺到這一點了。以三七信孝來說，應該懇求的是柴田勝家，而並非秀吉，因爲他跟勝家的感情，遠比跟秀吉爲好。

信孝回到伊勢神戶城的翌日，柴田勝家就派遣一個使者來。

「修理亮（勝家）老爺有意抬舉三七公子您」

使者如此的說。

三七信孝非常高興，認爲有貴人相扶助了，

於是身旁帶了幾個人朝清洲進發。只要老臣第一把交椅的勝家推舉他，他就不難繼承信長所留下來的家業了。

三七信孝的宿命淵源於其出生的複雜。

他於距今二十四年前的永祿元年正月出生。跟信長第二子的信雄於同年同月生。而且，信孝比信雄早二十日誕生，本來，他是必需成爲織田家的第二子的，由於生母的身世比較卑微，而出生又被慢報之故，以致，被排列爲第三子。這一件事在他成人之後，老使他持有一種「儍才不遇」之感覺。

「三介」

在暗地裡，他時常如此的叫二哥信雄的乳名，藉以表示輕蔑，就是在織田家的殿中，他也不表示出身爲弟輩的禮節，昂昂地高抬着頭。

另一個原因爲：二哥的信雄很魯鈍，而他這個信孝却富有「賢才」，因此，每逢看到信雄，自然而然的就會打消尊敬他的念頭。

不管如何，由於父親的信長與長兄信忠的殉難，信雄看樣子就要繼承家業了，這是三七信孝忍受不了的一件事。

信孝一到了尾張的清洲城，勝家就來到城門接迎。他倆爬上了城樓，在那兒傾談了起來。

「在下認爲只有您三七公子能够繼承家業，我會傾全力推舉您的。」

勝家以低沉，差不多聽不見的聲音說。他彎以爲這是做了一份人情給信孝，然而，信孝竟然未露出喜色，甚至不曾點頭。看起來，架子頗大。

「三七公子」

勝家再說了一次。

「在下會推舉您的」

「我知道，然而，這是事實嗎？」

「您公子的意思是？」

「的確，是由我來繼承家業嗎？」

「這個……」

勝家陷入了沉思之狀。既然信孝一再的追問，他也不敢百分之百的肯定了。

「的確，我們不能太過於樂觀。」

勝家如此的說。

因爲，秀吉手中有一張王牌，那就是秀勝。秀勝爲信長的第四子，乳名叫於次丸，爲秀吉向信長乞來當成自己的養子，並冠以羽柴姓者。秀吉說不定會取消他跟秀勝之間的父子關係，而推舉秀勝爲織田家的繼承者呢！同時，秀吉也有可能保舉信長第二子的信雄。

「既然那一隻『潑猴』對事物那樣的機敏，我們絕對不能掉以輕心的」。

勝家如此的說。

在這個時期裡，當事人的秀吉正在近江。他整理着因明智作亂而燒毀的安土城，一面也照顧着在近江蒲生避難的織田家之妻妾。

勝家的使者來到了此地，帶來了清洲會議的招集狀。秀吉在閱讀之後，對使者說：

「請同時邀請三介(信長的次子信雄)公子」

使者點了點頭說，勝家也派遣使者到他那兒。秀吉聽了之後，非常滿足的點了點頭。

(我已經看出了端倪，羽柴將軍有意推舉信雄公子)。使者很快的回到了清洲，向勝家傾訴他所想到的事情。有關這方面的風言風語很快的就傳遍了清洲，就連信雄本人也聽到了。

信雄在歡欣之餘，很可能揮動着扇子在跳舞呢！

秀吉則離開了安土城。

這一次他並非輕裝，而是重武裝。他下令胞弟的羽柴秀長與蜂須賀小六各帶着一千名的兵卒，以這些人爲自己的護衞。一旦會議不歡而散，很可能會在清洲城下爆發出市街戰。

「這一次的會談，很可能在會戰之上……」

秀吉如此的說。所謂會戰之上，不知他是否**指：比會戰更爲危險?或者會演變成比會戰更爲**

熱鬧的戲劇?總之，假如這次的會談宣告失敗的話，好不容易才掌握到的天下霸權，就必需拱手讓給勝家了。

秀吉沿着湖畔前進，在中途，他順便辦了一件事。

從安土北上行進了十八公里，在湖畔有佐和山城(現彥根城)。城主爲丹羽五郎左衞門長秀，他跟勝家兩人被稱之爲織田家的兩翼。

秀吉來到此地，在山麓的鳥居本停軍，帶一名侍衞登城。秀吉這種不顧本身的安危，可說是對長秀一種親暱的表現。目前，無論如何，秀吉必需獲得長秀之心才行。

「勝家，有意推舉三七信孝繼承信長的家業」

秀吉這麼一說，丹羽長秀顯露出不愉快的表情。因爲，長秀一向討厭三七信孝。

「推舉這個人就糟了!」

長秀這麼說。

雖然在信長的兒子裡面，信孝尚稱成器，但像他這種程度的人，一個村落裡面至少有五個人。儘管才氣不驚人，但在驅使家臣這方面卻模仿着他老子信長，將重臣與小卒不分尊卑照樣使喚。如果只這樣的話還好。丹羽長秀感到最爲不痛快者，乃是三七信孝竟然是柴田勝家所推舉的。

長秀與勝家一直在唱反調。只要勝家說「右」，長秀就會說「左」，他們好像誓不兩立。

「權六(勝家)是否發痴了呢?」

長秀頗不以爲然的說：他根本就沒有討伐過光秀，想不到卻先聲奪人，有如他是大功臣一般，招集諸將舉行所謂的會談。

「閣下，不妨稍爲冷靜一些」

秀吉好幾次舉起了手，勸解長秀不要太過於昂奮。然後，他倆促膝長談，當他們瞭解了彼此的意見，秀吉辭了出來，步下佐和山城。長秀也準備到清洲走一趟。

清洲的城外有很多的湖沼。在湖沼的蘆葦間有鶺鳥在鳴叫。

會談在客廳舉行。通風的窗口處坐着瀧川一益。他的席次比秀吉稍上。一益爲近江甲賀郡出身的男子，在過浪人生涯的期間被信長收留了。他在戰場的英勇作戰方式頗獲得信長的激賞，於是不斷的升官，終於變成了織田家的軍團長之一。

在信長的晚年，這個男子擔當了征服關東的作戰。

關東爲織田家聲威不及之處，所以，一益嚐盡了苦頭。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才使武州，上州一帶的領導人物就範，好不容易才能夠跟强勢力的北條氏對抗，想不到就在這時接獲了本能寺的凶報。

這項凶報廣被關東的大衆所獲知了，於是很多人離開了一益，使他顯得非常的孤單。

一益爲了回國，從廐橋（前橋）南下，經過高崎，來到神流川（羣馬縣與崎玉縣之交界）河畔時，跟埋伏的北條氏大軍遭遇，被一擊而潰不成軍，一益在經過了千辛萬苦，終於回到了自己封地的伊勢。

「左近將監（一益的官名）蒼老得離譜啊」

清洲府的年輕人眼睛好銳利，有如他們所說一般，一益確實在一夜之間蒼老了很多。這一年他是五十八歲，但是他衰老的外貌，看起來就像是七十歲的老翁似的。他來到清洲之後，不止一次的說：

——我活着看了地獄的慘景。

雖如此，他却不肯說出敗戰的細節及經過。信長在世之時，一益爲常勝將軍，從沒有打敗戰的經驗。

「上樣（信長）老爺的好處，我如今是體會到了」

一益感慨萬分的說。信長的威望庇蔭過一益，一旦信長死亡，一益就無法掌握佔領地的臣民

了。由此可見，信長之死對一益的影響是很大的。這一次敗戰的衝擊，使一益的想法暗淡化了。

（織田家已經完了！）

經過這一次的敗戰，他才體會出了信長生前的威望有多麼的大，以致在信長死亡之後，對織田家的前途已不存有任何的希望。

（總之，日後只能依賴勝家了）

一益總是這樣想着。信長既然已經亡故，那麼，織田家威信的中心將自然而然的移到元老家臣的柴田勝家身上。如今，一益把全部的希望寄託於勝家，因此，有關織田家後繼人這個問題，自然會跟勝家有同樣的看法了。

據估計，會議的參加者超過了一百名，諸侯級的參加者有：柴田勝家、丹羽長秀、瀧川一益、羽柴秀吉、細川藤孝（幽齋）、池田勝入、筒井順慶、蒲生氏鄉、以及蜂屋賴隆等人。此外，尚有織田家一門，以及比較重要的人物。

座長爲柴田勝家。

「大家眼看着還要辛勞一段日子，這是我勝家感覺到抱歉之處」勝家以粗大的聲音說。

由於勝家的背後有一個明亮的窗戶，以致，他的容儀罩滿了黑暈，看起來有如一座巍峩的泰山一般，威風八面，使滿座鴉雀無聲。

勝家大略地敍述了本能寺事變的前後，旋即閉起雙眼，喃喃的唸佛，在祈禱信長父子的冥福之後，驟然地抬起臉，感慨萬分的說：

「我們光是悲嘆也無濟於事的」

「…………」

「如今，我們必需推擧織田家的後繼人，使主公能够瞑目於九泉」

「…………」

「三七公子是最爲合適的後繼人」

勝家先聲奪人的說。

「論年紀、論才幹，可說無人出其右者。您們認爲怎麼樣？」

說罷，勝家環顧了四周，每一個人都被勝家

的威勢所壓倒，竟然沒有一個人敢吭氣。

「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的話」

當勝家這樣說之時，坐在大臣末座的秀吉輕輕的舉起了他的扇子。

「這些話，不像是您修理亮（勝家）說的。您難道忘懷了信長主公的恩惠嗎？可能是主公逝世使您太悲哀了，以致亂了您的思維，忽略了所謂的道理了。」

「誰在說話？是筑前嗎？」

勝家把臉孔朝向秀吉的那一邊。他的嘴唇緊抿着，接着頗不以爲然的說：

「筑前，您就再說一遍！」

秀吉無視於勝家，把臉孔朝向大家說：

「繼承的第一條件，就是所謂的血統」

接着，秀吉說出了一大堆的血統論。他說，在繼承這一方面如果忽略了血統的話，一個家就會歸於破滅。古今不乏這種的例子，勝家老爺所說的話，根本就沒有注意到血統這個問題。

「筑前！」

勝家沉不住氣了。

「你到底要推舉誰？」

「我要擁立三法師」

「你少發神經！」

因爲，三法師只有兩歲。

這個三法師爲信長嫡子信忠唯一的遺兒，乃是信長的嫡孫。在本能寺發生事變之時，三法師由其生母抱着，追隨於生父信忠的身旁。那時，信忠叫來僧侶出身的侍臣前田玄以，叮嚀着他說：

「您仍保持着僧形。就因爲如此，敵人是不會注意到您的。請您抱着三法師逃離這場兵災」。

玄以抱起了幼小的三法師，逃過敵兵的重圍，混入市民羣中脫出了京都。這之後，玄以抱着三法師回到了岐阜城。

爲了參加這一次的會談，玄以也趕到了清洲

城。

在這種情形之下，秀吉非擁立三法師是不可了。

（不如此做的話，討滅明智光秀的功勞也會歸於泡影。）

當然也就無法取得天下的大權了。

（織田家的當主，即使是幼兒也行）

秀吉如此的想。

隨着信長之死，他的霸權也就結束了。秀吉在內心裡如此的想着。而這種霸權並非一定要信長的血統來繼續不可。假如信長有如往日的足利幕府一般制服了全天下的話，其霸權就非由血脈來相續不可。然而，織田家所支配的領土還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如今，還是在征服的途中。就是還在征服的途中，任何人都可以承續這個霸權的。

織田家的繼承者，只要擁有維持織田家體面，以及永久祭祀先祖的榮爵及領地也就够了。由於信長的兒子，差不多皆屬於庸俗之輩，不適合於繼承天下征服的基業。此故，與其推舉有欲望的成年人——信雄或三七信孝——不如擁立沒有欲望的幼兒較爲適當。

（勝家不會瞭解到這一點）

勝家雖然有意把織田家當成貴族禮遇，但却希望由自己繼承霸權。

然而，現實的勝家却說：

「所謂的血統也必需看時代。幼君是難以應付這個亂世的」

勝家持着這個理由不相讓，始終與秀吉對立，瀧川一益也支持勝家的觀點。

不過，秀吉也頑固的堅持說：

「血統不正，將造成混亂的原因」

到了這個地步，只有秀吉不斷的在說話，首先跟秀吉有了默契的丹羽秀長閉起眼睛，不表示支持誰，始終保持中立。

（丹羽老爺，裝扮得恰到好處。）

秀吉在內心感覺到好笑。其實，在佐和山之時，他就對秀吉表示：在那一場會談中，他將一直裝着中立的態度。

（那麼其他的人，又有什麼想法呢？）

依據秀吉的觀察，這些人爲了對勝家表示客氣，始終不說出一句話，但他們却明顯的表示出願意擁立三法師的意願。其實，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因爲幾乎座中的大小諸侯皆跟隨着秀吉在山崎討伐過光秀，如今只好表示擁護秀吉，否則的話，他們在山崎立下的戰功將無法獲得報償。反過來說，如果擁護勝家的話，他們在山崎的戰功只有任其褪色了。

關於這一點，勝家始終站立在不利的位置。因爲他的得力諸侯都停留在北陸，只有極少數人出席的原故。

談到此，秀吉驟然改變了他的語氣。

「就像如此這般……」

秀吉做了一個欲擦去口角泡沫的姿態。秀吉的意思爲——即使口沫四濺的展開議論，結局也只有兩條平行線——而他故意用尾張方面的腔調，滑稽萬分的說：

「到底這是一件決定信長主公繼承者的大事。光靠您修理亮跟我這個筑前是不够的。我們必需以衆議來決定，根據衆議來表決」

「這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

勝家以苦澀的表情說。

（這隻潑猿爲了何故，而今還說這種理所應該的事）勝家眞有點不解。

秀吉接着說：

「我在這兒，大家很不便於暢談。我已經把要說的都說出來了。這之後，不管繼承者是什麼人，我也會像信長主公在世時一般，捨命爲他効勞。」

「筑前，你要離席嗎？」

勝家頗不以爲然的問。

「不是我要離席，其實……」

秀吉把臉孔垂了下來，擦了擦額角的汗，有一點不好意思的說：

「我的肚子突然感覺到不舒服，突然感覺到噁心欲吐，這是老毛病。我想到靜室躺臥一下」

說罷，秀吉就一溜煙出了會議室。

（眞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傢伙）

勝家因秀吉的智慧膚淺而放下一顆心。既然他不再力爭下去，三法師擁戴論也很難於成立了。

一個小廝帶着秀吉走出走廊，把他帶進靜謐的一室。這是司茶者所居住的房間，設有煎茶時所必要的各種道具。

司茶者在榻榻米上放了一個枕頭，秀吉用手按着腹部斜躺於榻榻米上面。

司茶者慌慌張張的跑出跑進，找來了尾張名藥的香薰散，連同白開水遞給了秀吉。秀吉在服藥之後，很感激的對他說：

「眞謝謝你。我一會兒就會好的，讓我一個人躺臥一陣子吧！」

司茶者走後，秀吉把頭靠在枕頭上面。好似很不瞭解自已的說：

「我眞是一個大壞蛋！」

到了如今四十五歲的年紀，可說無一日不胼手胝足的爲織田家効勞。爲了使信長有所進益，以及擴充家業起見，忘記了本身的安危，有如牛馬一般勞碌的工作着。從小廝時代到如今，秀吉使信長獲得了不計其數的錢財。關於這件事，信長本人最爲明白。

如今，信長死於非命。

到了這個地步，秀吉不必再効命了。他是不必再爲信長的遺命効命了。

（這一次，輪到我替自已打算了）

秀吉如此的想着。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將不把織田家的大權給其遺兒，而由自己獨攬。換言之，這是一件壞事。

（在一生中，如果想飛黃騰達的話，必需在生涯裡使出渾身解數，做一次壞事。）

秀吉雖然有了這個想法，但他却認爲：要做壞事，也必需爽爽朗朗的做。如果畏首畏尾地，偷偷摸摸地做的話，每一個人都會很快的察覺到。假如：能够有如拜拜一般熱鬧正大的進行的話，大家就很難以察覺到，甚至很可能爲你拍手呢！

（這就跟所謂的幸若舞一樣）

秀吉想起了他所愛好的舞踊。在那些舞踊者之中，可分爲爽朗與畏首畏尾型。

畏首畏尾型，由於過分的躭心自己的舞藝，即使跳得很不錯，人們也會察覺到她的缺點，而忽略了她的優點。反過來說，如果是爽朗而愉快的舞者的話，由於舞者爲自己的舞藝充滿了信心，即使跳得並不怎麼好，但觀衆也會被她爽朗的擧止所迷住，影響所至，當然只會注意到她的長處，而忽略了她的短處。

秀吉躺了約一個小時，走廊突然響起了脚步聲。

（這個脚步聲音聽起來，好像是五郎左衞門。）

這個人一定是丹羽長秀。

事實上，秀吉老早就料到。只要他退場之後，丹羽長秀就會開口說話。

………的確，在秀吉進入內室休息的這一段時間之內，會議場的發展，正有如他所預料到一般。織田家的次席家臣丹羽長秀在秀吉仍在席間之時，始終保持沉默，並採取中立的態度。

然而，一旦秀吉離開了，旗幟的顏色就非常的明顯了。

「聽了剛才您兩個人的寶貴意見，似乎是筑前的發言比較恰當」

那滿座儼然以爲自己是公平審判者的各路英雄，聽到了長秀意外的發言，有如獲得了解放一般，異口同聲的說：

「我們的意見也一樣！」

接着，紛紛說出了血統論才是正確的。擁戴三法師爲織田家的繼承者，乃是名正言順之事。

勝家被一座的「擁立三法師」的氣氛所壓跨了。

雖然，他一再的固執「非擁戴三七信孝不可」的己見，但越是固執於這一點，他自利自私的內心越是明顯化，彷彿在告訴人他非橫奪信長的覇業不可似的。

到了末後，甚至勝家本人也察覺到了。

「我會不會是爲了私欲，才如此的賣命呢！」

他自言自語的說。

最後，丹羽長秀如此的說：

「按照道理來說，我們必需採納秀吉的意見。理由是——」

長秀接着說：

「筑前雖然身處遙遠的備中，但一聽到右大臣家（信長）的不幸消息，立刻奮力不顧本身的危險，折了回來，在山城山崎的原野討伐了明智光秀。比較起來，修理亮（勝家）又如何呢？」

由那時的狀況看來，勝家也有機會攻打明智光秀呢！長秀繼續說：

「而且，您（指勝家）又是織田家首屈一指的好弓手，即使兩、三個光秀也不是您的對手」

長秀一面讚揚勝家，一面又說——但您却由於行軍緩慢，以致失去了戰機。在這個期間之內，筑前守的秀吉偕着我們報了信長主公的仇——。

「因此，我們在這個場面裡，最好封賞筑前的功勞，至少要聽取他的意見，擁立三法師爲織田家的繼承者。您表現出了這種的大量之後，更能够表示出您做爲首席家臣的氣度了。」

到了這個地步，勝家也只好讓步了。

………………。

脚步聲越來越近。秀吉慌張萬分的把眼睛閉

了起來。卽使是同志的長秀，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假病被拆穿。

「筑前，你就起來吧！病好了吧？」

那個脚步聲的主人如此的說，果然是丹羽長秀。由他愉快的聲音判斷，會談可能進行得很順利。

「你眞的不起身嗎？三法師已經很順利的變成織田家的繼承人！」

秀吉猛然跳了起來，握着長秀之手，懇篤的道謝說：「那麼，織田家的前途有望了」

秀吉再度的回到了會議室。展開了下一個議題的討論。

那就是如何處置信長的遺領——織田家直轄領以及舊明智光秀的領土。可以分配給一門或各將領，然而，並非永久的給他，而只是由他保管，待三法師成人之後，再還給他。

最後決定把：尾張給織田信雄，美濃給織田三七信孝，丹波給秀吉。

柴田勝家則領有了北陸道四國（越前，加賀，越中，以及能登）。然而，會議進行到一半之時，他突然抬起頭說：

「筑前」

他朝着秀吉，以淒厲的聲音叫了一聲。由於他的傲慢無禮，秀吉的臉孔也變難看了。

「您有什麼事？」

秀吉不怎麼高興的說了一聲。

「把近江長濱割讓給我」

秀吉感覺到愕然，因此，暫時沒有開腔。所謂的近江長濱並非織田家的公領地，乃是信長賜給秀吉的領土。勝家所要求的「長濱」也者。包括：秀吉所建築的長濱城以及北近江三郡。而且，現在的秀吉以播磨，因幡爲主要根據地，近江長濱就等於散在遠地的領土。

想不到勝家却厚着臉皮要別人的領土，這種强盜似的態度委實叫人討厭！

「長濱長久以來就是我的封地」

「我知道，但請你把它給我」

（不行！）

秀吉並沒有如此的說。甚至臉上還帶着春風似的笑意。

（這個人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

秀吉感覺到納悶。所謂的膽子大，乃是指奪取天下的那一種「膽子」。因爲等到了那麼一天，當勝家統領其麾下四萬四千的大軍，發出北陸之地，欲控制京都的話，近江長濱將妨碍他工作的進行。

長濱能制住北陸的咽喉，只要秀吉一天控制着這琵琶湖北岸的要塞，勝家就無法到京都。既然他開口要長濱，那不就表示，他有奪取天下的欲望嗎？

（我倆是一對呢！）

秀吉是指惡劣的謀略方面。意思爲：他倆都有奪取天下的野心。感覺到了這件事之後，秀吉暗中覺得好笑，但口頭上却說：

「你就拿去吧！」

秀吉這麼一說，輪到勝家吃驚了。他不止一次的問：

「你眞的要給我？」

秀吉不止的點頭。因爲，這是大事前的小事，如果單單爲了長濱這個城堡，而跟勝家交惡的話，那就要痲煩一些了。

「你就拿去好了！」

秀吉不厭其煩的重複了一次，但是，他却說了一聲「不過」，藉以附帶上一個條件。秀吉對勝家說：

「我是不會把城堡直接送給你的。因爲，你養子（勝家沒有親生兒子）的柴田勝豐跟我很親暱，我很願意把城堡送給他」

在講這一句話時，秀吉不停的在轉動他的腦筋。勝豐跟秀吉很交好，不僅如此，勝豐雖然是勝家的養子，但近來却逐漸的疏遠養父。以致於，勝家更愛豪勇的外甥——佐久間盛政，甚至有

不少人傳說，勝家欲把家督這個位置讓給盛政呢！

就因爲勝家偏愛外甥，養子的勝豐憎恨着養父，一旦秀吉跟勝家開戰的話，秀吉大可說服勝豐連城塞一併靠攏他。這件事並非辦不到的。既然有了這樣的打算，秀吉也就很快的答應勝家了。

勝家當然沒有察覺到這一點。

「勝豐是我的養子。換言之，給我和給他是一樣的」

說罷，他顯露出一幅非常高興的模樣。

其次的議題是所謂的序列。

信長既然已經死亡，爲了今後不會有無謂的紛爭發生之故，必需製造織田家一門，以及重臣的序列表。

他們這些人都管叫它爲「目錄」。

勝家提議製造這種的目錄，並在現場製成。

這段時間，秀吉始終不發一語。目錄的第一名爲柴田勝家。

柴田勝家
丹羽長秀
瀧川一益
羽柴秀吉

如此這般，秀吉就變成了大臣的末席。他雖然擁有攻伐光秀的功勞，但却比瀧川一益的位置低。在開始之際，秀吉感覺到多多少少的不滿，但想到了取得天下之後，在織田家的位置並不重要，他也就不跟勝家計較了。然而，勝家却有一點感覺到過意不去。

「筑前，對於這種的決定，你有沒有異議？」

勝家的口氣意外的柔和。

「異議倒是沒有，不過，我有一項要求」

秀吉這麼一說，一座的人就立刻的緊張起來了，他們以爲：秀吉會對討伐光秀這一件事，要求特別的報酬呢！

想不到他們猜測錯了！秀吉以很傷感的口脗說：

「如你所知道，我跟三法師亡父的信忠公子非常的投合……」

秀吉開始道出了他跟信忠之間的交情。的確，因明智光秀之叛亂死於非命的信忠，在生前非常的敬慕秀吉，時常「阿藤，阿藤」地叫着秀吉，叫秀吉說一些戰爭的軼事給他聽。

秀吉在敍述有關信忠的往事之時，滿座的人皆沉靜無語。秀吉在拭乾眼淚，擰了鼻涕之後，傷感萬分的說：

「就是有了這種因緣，我非養育信忠骨肉的三法師不可，我希望能够養育他成人」

「這一件事，由你筑前看着辦好了」

勝家鬆了一口氣說。他蠻以爲秀吉會要求什麼了不得的東西呢！想不到竟然是這種芝麻小事。

到此，所有的議題都完了。餘下來者，乃是三天之後，登城拜謁三法師這件事了。這也可以說是三法師的加冕禮。

會議圓滿的宣告閉幕，大夥兒下城回到了各自的下榻處，只有秀吉沒有下城，他進入了城的內部，對照顧三法師的女官說，他已經被公認爲三法師的養育者，並要求拜見三法師。

這個具有卓越構想力的男子，按照自己所寫的劇本，發揮出他出衆的演技。他實在非拜謁三法師，以牢記這個幼兒的面孔不可。

上段出現了奶媽。她的手臂裡抱着三法師。幼小的三法師用他靈活的眼睛看着秀吉。

「那一位就是筑前守將軍」

奶媽對幼兒說。說罷，又必恭必敬的對秀吉說：

「請您靠近一點」

「不行！不行！」

秀吉愼重的搖搖頭。

（幼兒通常是害怕老年人的）

秀吉萌起了這種念頭。雖然四十五歲算不得老人，然而，總不會像年輕人一般受到歡迎。爲此，他離開三步之距離，拜謁了三法師。

之後，秀吉下城，一回到了自己的下榻處，他就立刻叫來二十名木匠說：

「你們通宵給我製造一些玩具。明天一早我就要。」

說罷，給他們很多的金錢。

這些木匠滿足了秀吉的要求。在天亮以前，他們製成了精美的鳥、獸、車、舟、以及木偶等玩具，各自拿到了秀吉的宿舍。秀吉帶着一半的玩具，登城趕上了早朝。

他再度拜謁了三法師，親自把那些玩具獻給三法師，三法師喜極的歡叫了起來。

「筑前」

三法師也記牢了這個名字。秀吉抱起了三法師，跟他遊戲，他竟然沒有哭。秀吉使三法師坐在自己的膝上，叫他拿着玩具遊戲。

翌日早晨，秀吉又登城。這一次，他把剩餘半數的玩具獻給三法師，再把他抱在膝蓋上遊玩。看樣子，三法師已跟這個四十多歲的男人混得很熟了。

到了第三天。

隨着第二次鼓聲的響起，開始了所謂的總登城，大夥兒集結於城樓的客廳，總共有數百名的大小諸侯參加。

正面上段的那一間房很寬大。

以榻榻米數來說，至少也有二十多個榻榻米吧！左側有武士隱身的朱紅色屏風，正面及左右的屏風一律繪着墨畫，並不像安土城，使用金銀丹青繪畫。

不久，秀吉就出現於上面那一間房。大夥兒在看到之後，沒有一個人不啞然吃驚的。

然而，他們也看到了秀吉手中抱着三法師，於是，柴田勝家以下數百名的諸侯都不約的平

伏。

秀吉平坐着。他的膝蓋上抱着三法師。

爲了遵行禮儀，大夥兒半抬起了頭，然後又再度的平伏。逢到這個時候，秀吉都會輕輕的點點頭，以致看起來，好像對秀吉平伏似的。在那些人當中，有一些人咬緊牙關拚命忍住笑意，亦有人像勝家一般，面露怒意者。

秀吉非常滿足於自己的演技，一面接受勝家以下之人的禮拜，一面嚷叫着說：

「你們知道，誰要掌握天下大權嗎？」

秀吉的意思爲：在山城山崎殲滅明智光秀的人，理所當然的可以代行統治者的權威，至於無功的勝家，只要委身於下座就可以了。

秀吉的這一類演技，與其說是策略，不如說是他所特具有的詼諧作風。除了勝家一個人之外，每一個人都體會到了秀吉的詼諧感。

當這一羣人退到客房休息，再也忍梭不住，抱着肚子大笑了起來。

「好像我們在膜拜筑前這個傢伙似的！」

只有勝家一個人沒有笑。

（我應該早就把筑前這個傢伙殺掉！）

勝家懊惱萬分的想着。秀吉憑着他的詐略坐在最上面，借着三法師之威，叫大小諸侯膜拜他。這一行人雖然認爲秀吉的作風非常滑稽，但也勢將產生秀吉很尊貴的錯覺。如此者，秀吉將以抱着三法師的姿態，指揮起織田家的諸侯，甚至將橫奪織田家的政權。

這個黃昏，織田家的將領們集合到柴田勝家的宿舍，淺酌淡飲了起來。

勝家驟然的說：

「明天，城堡將有慶祝的酒宴」

的確，爲了三法師的繼承家業，將舉行頗爲盛大的酒宴。

「待酒宴完了之後，我們就把筑前這個傢伙綁到密室，逼他切腹自殺。」

勝家眼露兇光的說。

勝家認爲自己的威力足以懾服各諸侯，而且，這又是織田家的生死關頭，只要他登高一呼，諸侯們是會羣起百應的。這份自信，使勝家更爲膽大了。

然而，長秀也在那裡。只是勝家並沒有想到，他會跟秀吉互相交換情報。

「我們就如此決定吧！」

勝家再說了一遍。各將領也只好點點頭。

「今夜，我們就喝個痛快吧！」

勝家對各將領說。他深怕各將領在回到了各自的宿舍之後，會對秀吉洩露這個秘密的原故。

到了酒宴的中途，丹羽長秀悄悄的走了出去，所幸，並沒有人察覺到。

（我必需救助筑前）

這是丹羽長秀的一番好意，同時，以他今後的政治立場來說，這也是必要之舉。因爲，勝家既然跟瀧川一益及三七信孝聯盟，自已也非跟筑前守的秀吉結盟不可，否則的話，後日勢將孤立無助。

長秀悄悄的進入秀吉的宿舍，把勝家的預謀告訴他。秀吉聽到長秀的話，立刻雙掌合十。這是一種滑稽而誇大的感謝法，秀吉一直認爲：感謝的方式越誇大越好。這個演技純熟的人，在長秀遠去之後，仍然對着他的背影雙掌合十。

長秀的背後並沒有長眼睛，就算是回過頭看，大門旁邊也太黑暗了，根本就看不見掩伏在那兒膜拜的秀吉。因此，秀吉的演技實在誇大了一些。就算這些都是演技，全不包括眞實的成分，也是非常的感動人的。

送走了長秀，秀吉從大門側的房間叫出了蜂須賀正勝（小六）與中村一氏（孫平次），向他們說出了柴田勝家的預謀。

「我不出席明天的慶祝宴。對於小主公的一切，就煩你們回來告訴我」。

兩個人點了點頭，問秀吉說：

「那麼，主公您要到那兒？」

秀吉揮開了他的白扇，指了指西方說：

「到姬路！」

既然同樣是要逃亡，不如逃到姬路比較妥當。

「我要回到姬路，好好的睡他個够！」

這也難怪，從備中高松城領兵到山崎殲滅光秀以來，他差不多沒有一天睡够。

「不過，主公突然的離開了淸洲，勝家的修理亮會有怎樣的想法呢？」

「他一定會怒不可遏」

「那倒好」

「不要說傻話！」

秀吉說。如果今夜無端的離開淸洲的話，可能會跟勝家之間演變到斷交的地步。

（以後，將由戰場解決一切）

秀吉——當然這一次逃走在他預料之外——早就覺悟到這一點。

這一夜，秀吉統領着一百個兵馬，有如旋風一般，快速的離開了淸洲。

羽柴少將

總之，這是空前的大賭注。

北陸的柴田勝家

近畿的羽柴秀吉

「只要靠攏其中的一個，就能够使自己揚名，並獲益匪淺。」

舊織田系的諸侯在聽到這一句話之後，都會不約地煩惱了起來。柴田與羽柴的對立，可說是信長所留下的遺產繼承戰，只要打勝這個繼承戰，就能够奪取天下。歷史上不曾見過如此大的賭注。

「到底投靠那一個比較妥當？」

就連近江（滋賀縣）日野小城主的蒲生賢秀都爲這一件事而深感煩惱。在平時他是以忠實，耿直聞名，如今，他也不知道何去何從了。因爲只要柴田、羽柴的選擇稍有錯誤，就會滅家亡國，甚至連城池也保不住。

「到底選擇那一個比較好？」

有一天，賢秀叫來其嫡子的氏鄉，開始跟他商量。蒲生氏鄉雖是一個二十六歲的將軍，他的智勇雙全已頗獲好評，就連舊主信長也非常愛惜他，一向把他拉攏於身旁重用。

「父王，您自己認爲那一個好？」

「就是我無法下定論，才要問你。以常識來說，好像柴田勝家比較好。」

或許是這樣吧？柴田勝家的武功蓋世，同時，又是織田家第一把交椅的老臣。他的領土雖然偏集於北方，但却是信長所給的——織田圈內最大的領土。

以織田家的臣僚來說，勝家的門第可說非常之好。勝家的第一個夫人是信長的族妹。在他的夫人亡故之後，勝家鰥居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之時，嫁到近江淺井家的信長之妹——阿市，自願（信長的遺兒也如此希望）嫁給勝家爲妻。那時，

阿市的芳齡已經三十有六，但却被譽爲日本第一美女，可說是信長留下來的最華麗的遺產了。

那時，勝家已經五十七歲了。五十七歲的新郎很欣慰於自己的幸運，待清洲會議一開完，就很快的舉行結婚儀式，把新娘子帶到越前北之庄城（福井市）。這麼一來，勝家在織田家的位置比信長在世時更高了。

「想到了這一點，我就準備投効柴田勝家。」

父親的賢秀如此的說。

然而，兒子的氏鄉却猛然的搖頭。

「柴田可能是織田家的大黑柱，然而對我們外人來說，並非可託付一切的大將。」

由於代代爲織田家効力，柴田勝家的門閥意識很強。從信長的時代起，屬於柴田勝家系列的諸侯，不是織田家的名門，譜代（世代臣屬），就是從先祖就爲織田家効力的門第。爲了證明起見，我們不妨舉出那些諸侯羣。

能登七尾城主　前田利家

越中富山城主　佐佐成政

加賀尾山城主　佐久間盛政

越前大野城主　金森長近

加賀松任城主　德山則秀

這些人之中，金森、德山爲尾張以外的出身（金森爲近江、德山爲美濃），然而，打從年輕時代起就爲織田家効勞，因而，可視之爲跟譜代相同。總之，這個柴田勝家將軍的性格爲：

「最喜歡提拔人，尤其是最喜歡提拔同鄉，提拔同樣門第，以及相同身份的人。像我們蒲生家一般，到信長公晚年才歸屬於織田家者，在柴田勝家的眼光裡，永遠是不相干的外人。」

其子的氏鄉如此的說。

至於秀吉這個人，自從信長在世時就等於雜軍的大將了。他心腹的諸侯爲野寇出身的蜂須賀小六，近江叡山領僧兵部隊出身的宮部善祥房，奈良興福寺僧兵出身的筒井順慶，美濃牢頭出身

的仙石權兵衛等人，前歷皆充滿了傳奇性。

其他像舊荒木村重系列諸侯者，亦是新近投靠織田家，原本是足利幕下（居住於攝津）的侍從，也就是：高山右近，中川瀨兵衛等人。京都出身的細川藤孝爲了使家運好轉起見，也投身於秀吉麾下。

「羽柴方沒有門第顯赫的人，只要羽柴得天下，像我們外來的投靠者一定會被禮遇，當然也可以使家運好轉。」

「唉！到底該怎麼辦？」

蒲生家在經過一陣研討之後，決心去卜卦。據說，日野城下成願寺的僧人陽春精通周易，於是，闢一間淨室，令他卜卦。結果所得之卦爲：

在東北喪朋，

於西南得朋。

東北就是勝家，西南則是秀吉。蒲生家在獲得此卦之後，立刻決心投効秀吉的陣容。

當事者的秀吉並沒有去卜卦。

「我最需要不停地工作的人」

秀吉拍打着馬鞍如此的說。的確，在這個時期裡，這個男人不會好好待在一個地方。昨天才出現於姬路，兩天後却在京都辦事。他馬不停蹄的奔跑，不斷的在想策略。

（我必需傾盡自己的智慧，使勝家中計，受騙，急得像熱鍋上面的螞蟻，然後，給他顏色瞧瞧。）

秀吉連睡覺之時都在挖空心思，想盡辦法欲把柴田勝家推翻。

「我要和『猴子』鬪智！」

勝家也不甘示弱。或許說是比賽騙術的高低比較恰當一些。關於驅使騙術方面，勝家方面顯得比較陰沉，也比秀吉這方面單純一些。

清洲會議之時，亦復如此。他雖然立下誘出秀吉使之切腹的計略，但由於那是單純的直接手段，因此非常容易洩露出去。果然在事先秀吉就

獲知了，以致，使秀吉很快的逃出了清洲。

「啊，我想出了很好的計策！」

於是，勝家把使者派到秀吉那兒。那時，秀吉已經從姬路出發到京都南方的山崎寶寺城，並在那兒引見了勝家的使者。

（勝家這個老狐狸又要耍什麼花樣？）

秀吉懷着這個心思引見了使者。原來，勝家的用意是：

——計劃在岐阜舉行信長主公的葬儀，希望你能夠準時的參加。

勝家想以織田家首席家臣的地位，主辦信長的葬儀。叫秀吉務必參加，以便到時撲殺他。

（這正是勝家式的作法）

秀吉覺得好笑。打從年輕時代起，勝家就被稱之爲「黑心腸的人」，以及「內心狠毒的人」。但在秀吉看來，他這個人並不怎麼會思慮。

「當然我會參加信長主公的葬儀。不過，在岐阜或清洲舉行葬禮是錯誤的。」

秀吉說得非常得體，清洲，岐阜雖然是信長的發祥地，如欲講究因緣的話，不如在安土舉行。信長也是朝臣，被任命爲右大臣，同時，他又是在京都殉難，想必他的靈魂也在王城的上空了。基於這些條件，信長的葬義還是在京都舉行比較適當。

「那麼，信長主公的葬儀就在京都舉行吧！」

京都在秀吉的勢力範圍之內。一旦在京都舉行葬禮，柴田勝家就不敢來參加了。

使者只好倖倖的離開。勝家對於秀吉的主張無法抗辯，因此，只得把葬儀暫時擱置下來，從清洲撤退到居城的越前北之庄。

（眞是一個老渾蛋！）

秀吉狠狠的罵了勝家一句。

（勝家到底是一個鄉巴佬）

秀吉之所以會如此想，乃是由於勝家對葬儀這一件事太鈍感了。他只想到利用葬儀誘殺秀吉

，難道葬儀就只有這一滴點的政治價値嗎？

如果換成秀吉的話，他就有很多的名堂可做了。要是他主宰葬禮，這就等於給他機會向天下人宣佈，他就是織田政權的後繼者了。的確，信長的葬儀具有如此重大的價値。如果秀吉是勝家——

（不管在什麼情形之下，非辦這一次的葬禮不可）

想不到勝家却回到了北陸。關於信長葬儀之事却被拖延了。於今，只有秀吉有資格去辦理信長的葬儀了。因爲，秀吉在山崎與光秀交鋒，替故主的信長報了仇，有此殊勳，當然有資格主辦故主的葬儀了。

（勝家把信長主公的葬儀丢開不管了。其他的人，有誰願意去做這一件事？我秀吉雖然是織田家末席【勝家所排列的】的家臣，但我不得不爲信長主公辦葬儀，這件事勢將引起天下人的注目。不對！如此一來，天下人會以爲勝家寬宏大量，讓我主辦這一次的葬儀呢！）

——勝家這一隻老狐狸！

秀吉恨得牙齒癢癢的。

（如今，這隻老狐狸正躲在越前北之庄，不分晝夜的在吸取阿市〔信長之妹〕的蜜汁）

每逢想到此地，秀吉就會滿肚子的不高興。同時也會感覺到勝家這個人太可笑了。以勝家來說，這個時期正是他生涯榮辱的轉捩點，想不到他却娶了來頭不小的美婦，以五十七歲的年紀享受了閨房之樂。想起來，未免太可笑。說眞格的，秀吉也多少妒嫉着勝家呢！

然而！

秀吉非準備信長主公的葬儀是不行的。準備時最爲重要者，乃是製造自己這個主宰者的資格。

秀吉一到了京都，風塵僕僕立刻到信長在世時非常深交的公卿——菊亭大納言的邸宅，誠懇的對他說：

「有一件事想拜託您」

「您不妨說說看」

爲了舉行密談，菊亭把秀吉引到了茶室。這個公卿在往日就擔任了秀吉宮廷工作的私人參謀，由於時勢的急變，秀吉的存在惹起了天下人的注目，他也想憑着秀吉增强他在宮廷裡面的勢力。原本他就是籌謀家，因此，非常富有這方面的才能。

「您請說吧！」

「是有關官位之問題」

秀吉坦白的說。換言之，他需要更高的官位，爲的是要主辦信長的葬儀。如今，如您所知，我秀吉在織田家的排位已居殿後，欲主辦葬儀是非常不方便的。官位是普天下之人所公認的，我要取得比勝家更高的官位。

菊亭晴季敲了敲膝蓋說：

「這是當然的一件事」

依菊亭晴季的說法，被祭祀的信長既然是朝臣中最高位的右大臣，那麼，主辦他葬儀者不宜只具有從六位筑前守的官位。

「閣下明白我的意思嗎？」

「當然……」

晴季爲了討好秀吉，滿臉微笑着說：

「您就不妨取得中將的官位」

晴季有如叫喊一般的說：

「中將這個官位最爲合適了。如果您感覺到滿意，我就在朝廷方面爲你活動活動」

「不過，一跳就躍到中將的官位，如此不是……」

「不然，我們是採取蛇行的方法。最初，還是任您爲少將。到您任命的三天後，就可以敍任爲中將了。這一件事就委給我」

「那麼，就拜託您了。不過，我只要少將就可以了。」

秀吉一味固執於少將。如果在目前這個時期裡變成中將，一定會招致世人的反感。只是少將

官階的話，由於報信長之仇有功，世人也會高興他擁有這個官階吧！

在這一年的十月三日，秀吉被任命爲：從五位下左近衞少將。這時，離開他在山崎打敗光秀，還不到四個月。這麼一來，我們就得叫秀吉爲——

「羽柴少將」了。

「如今，必需辦理葬儀了」

一走出了菊亭的邸宅，秀吉就叫來了胞弟的羽柴小一郎，以及一些有辦事能力的側近們，下令他們各就崗位，在下達命令之時，秀吉的雙頰泛紅，恰有如雙十年華的少年一般。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連秀吉胞弟的小一郎也認爲這樣未免太不謹愼了。

反觀當事者的秀吉却按捺不住滿腔的喜悅。每逢他集結很多人主辦某事（例如：他留傳後世成爲美談的——北野之大茶會，御陽成天皇的聚樂行事，筑前名護屋的化裝園遊會，醍醐的賞花等）之時，他就會因喜悅而雙頰泛紅。這一次他所主辦的信長葬儀，也可以說是秀吉生平的一件大事之一了。

「這將是日本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葬儀」

秀吉傲然的說。事實上，這一次葬儀的記錄，的確是空前，甚至也可以說成「絕後」呢！

在主辦葬儀之前，秀吉奏請朝廷，爲信長諡封一個官位。結果，信長榮獲了：

「從一位太政大臣」的最高官位。任何一個死者都沒有獲得如此高崇的官位。接着，又諡封了戒名：

「總見院殿贈大相國一品泰巖大居士」。

信長的葬儀從十月十一日開始，一直延續到十月十五日。警備人數達到三萬人。這個數目爲羽柴秀吉現有兵力（可能動員的人數）的一半。既然不是會戰，何以要把那麼多的人集攏到京都

呢？原因無他，乃是欲向天下的人誇示他的力量，使北陸柴田勝家抬不起頭而已。

葬儀借用紫野的大德寺舉行，參加的僧侶達到八宗，人數也超過了五千。

信長的棺木也够華麗的。棺木本體由金紗金襴包裹着。再把它放置於用金銀裝飾的「宮殿」裡面，而後，把「宮殿」放置於轎子上面，由信長四男（也是秀吉養子）的於次丸抬着轎子的長柄。

如今，抬轎子的骨肉只剩下於次丸了。因爲信長其他的兒子由於政治方面的立場，各自在京都辦事，沒有趕來參加父喪，在萬不得已之下，由池田輝政等人替代信長的遺兒抬棺。

然而，棺木裡面並沒有信長的遺骸或遺骨。因爲，信長在本能寺的一片火炎中自殺，他的身體也隨着燃燒的伽藍變成灰燼了。

「沒有遺骸，應該怎麼辦才好？」

這一次葬儀的總負責人，也就是秀吉胞弟的小一郎問話之時，秀吉如此的說：

「這不關重要。信長主公的尊體已化爲微塵，這正是他心裡的願望」

信長生前所愛唱的歌「敦盛」裡面，就有「人生無常，有如夢幻一般」的一節。他在生前也把人生做如是觀，因而對傳教士們否定靈魂的存在，公然的說出他的無神論，一直說「人一旦死了，一切都歸於烏有了」

由此觀來，信長是不會拘泥於所謂的遺骸的。爲了替代信長的遺骸，秀吉令人以昂貴的香木刻成佛像，把它放進棺木裡面。

當這具棺木被放入蓮台野的「火屋」之時，每逢火焰噴起，就有香薰的微粒向四周擴散，使天空中充滿了香氣。

秀吉爲了供養信長，在大德寺山內建立了總見院，提出一萬貫錢爲供養費，並捐了一千石米，千百枚的銀子，以及五十石祿做爲維持費。

當這道消息傳到北陸勝家的耳朵之時，他皮笑肉不笑的說：

「既然織田家當家的三法師沒有參加葬儀，那還不是等於白白的舉行了？」

的確，有如勝家所說，三法師並沒有參加葬儀。

在清洲會議上，秀吉主張以三法師繼承織田家業，以致，推舉信長三男信孝的勝家失敗了，然而，勝家並不因此就死心。

「千萬不要把三法師交給羽柴」

勝家跟信孝密議之後，以信孝要「養育」三法師的名義，把三法師帶到其居城的岐阜城軟禁了起來。這一點違反了清洲會議的約定。本來已約定把三法師迎到近江的安土城，以便，近江領主的秀吉能夠擁立他。

然而，勝家却不允許秀吉如此的做，暗暗地把信長的嫡孫軟禁於岐阜城裡面。

這一着，秀吉的確輸了一步。

勝家好像很有自信。

「不管這隻『猴子』如何隆重的主辦葬儀，從朝廷取得少將的官位，他還是動彈不得的。讓我慢慢來收拾他」

或許，由於勝家在軍事方面有著自信，以致，他的活動變得很緩慢。因爲在近畿的秀吉把十個策謀付之實施之時，他只使出了一個的策謀，甚至，始終沒有走出越前北之庄城一步。

秋季已經很深了。

這一點，就是這個北國的覇王感覺到最煩惱者。因爲，北陸的冬季很快就會來臨，一到了冬季，由於積雪太厚，道路會被湮塞住了，軍隊根本就無法動彈。就算中央發生了事故，勝家也彷彿進了雪牢一般，手足也不能自由的移動。

（必需不斷的欺騙羽柴，以便拖延到春天）

勝家一想到此，立刻叫來自己幕下諸侯的能登七尾城主——前田利家，對他說：

「你能不能到羽柴那兒跑一趟呢？」

前田利家爲織田家歷代的家臣，在年輕時代，甚至連信長也很器重他，此人的個性雖然暴躁了一些，但是性格却很醇良，待人很親切，在同僚之間頗有信望。

打從被信長稱之爲「於犬」的年輕時代起，他就跟秀吉有了親交。所謂的「於犬」乃是利家的乳名。在當時，利家屬於織田家的上士階級，跟那時被稱爲「猴子」的秀吉交好，在信長的岐阜時代，他倆的住屋鄰對。因此，利家太太的阿松跟藤吉郎老婆的寧寧非常要好，致兩對夫婦都有著濃厚的感情。

——寧寧跟我每天都隔着木槿的矮牆談論家常。

到了日後，阿松仍然津津樂道當時的情形。秀吉夫婦由於沒有生下一男半女，把利家的女兒阿豪過繼爲女兒（就是後來的宇喜多秀家夫人），疼愛有如己出，因此，這兩家可以說是親戚了。

只是，利家與秀吉做爲織田家的官僚之經路有很大的不同。從小厮出身的秀吉倒而發達了，變成了織田家的五名軍團長之一，而利家都始終停留在赤母衣衆（傳令將校）的階級。直到信長下令勝家去平定北陸時，才把利家升爲諸侯，使他在勝家之麾下服務。

利家在最初成了越前府中（福井縣武生市）的城主，終於獲得了能登一國，居住於七尾城。如今仍依照舊織田體制屈身爲勝家的下僚，接受他的指揮。

「那就拜託你了」

勝家對利家說。

「閣下跟筑州，秀吉很要好。因此，除了你之外，再也沒有適當的使者人選了。你就委曲一下吧！」

「事實上」

「到底要我做一些什麼？」

勝家必需先騙騙利家才行。

「我想跟秀吉重修舊好。想了又想。我認爲信長主公的屍骨未寒，織田家的大臣們都互相的爭鬪了起來，差一點動起了干戈，死在九泉之下的主公怎能够瞑目呢？就是對新君的三法師來說，也是大逆不忠的一件事。如今，我已經大徹大悟了，想委曲自己，跟羽柴少將言歸於好。對於此舉，閣下認爲如何？」

「這實在太好了，信長主公一定會含笑九泉的！」

利家說着，不覺淚流滿面。

「勝家將軍的此舉太令人感動了。其實，在下也日夜爲這一件事感覺到痛心。將軍既然想跟羽柴少將携手言歡，三法師的家業也可以與隆萬年了」

「唔……」

勝家將斜靠在手機（靠手的小架）上的巨大軀體，端正的坐好。

「利家，一切拜託您了」

勝家認爲這一次的使者非利家不可。一切只要通過利家的嘴，秀吉就會相信無疑。

十月二十八日，勝家以利家爲正式的使者，再以不破光治，金森長近爲副使，叫他們從越前北之庄出發。勝家叫他們隨手携帶的禮物有：兩桶鮎的鹽漬，兩桶粕漬，以及千把越前所出產的綿。這時才開始栽培棉花不久，因此，可以說是很貴重的禮物。

這一下子，勝家與秀吉展開了鬪智之戰。

在偶然的，這些勝家派出的使者到達之前，秀吉對黑田官兵衛說：

「柴田勝家最感覺到無可奈何的是下雪」

並且針對這一件事展開了雜談。

「冬天一到，勝家只能够關閉在越前，眼看着我到處活動，爭取友軍。在這種情形之下，勝家一定會急壞身體。結果，他一定會使用拖延之策，派來使者宣稱要跟我言歸於好。他派來的使

者，一定是講究義氣的又左（利家）」

「喲！主公您眞機靈」

官兵衛故意裝成很震驚的模樣。事實上，他也老早就想到了這一點。

「你就等着瞧！明天利家就會來了」

翌日，除了前田利家之外，還有兩個副使進入了山崎秀吉臨時性的居城。他們先進入富田左近將監信廣的邸宅，然後，通過信廣，以便拜見秀吉。

秀吉拍着掌，高興的叫了起來。雖然已經到了四十多歲的年紀，但只要高興起來，其動作跟「猴子」時代並沒有什麼兩樣。

「官兵衛，你看！他們眞的來了！」

「的確，主公的眼光眞不錯！」

「我的眼光不錯嗎？」

秀吉看着官兵衛，吃吃的笑着。官兵衛感覺到迷惑不已。

「你官兵衛不是也知道了嗎？」

「我一點也沒有感覺到」

官兵衛裝出了一幅正經的表情。事實上，官兵衛雖然也預料到這一件事，但卻猜不到使者的名字。

（就差了這麼一點）

官兵衛在內心裡如此的想着。我們把秀吉與官兵衛的智慧加以比較的話，就不難知道，秀吉比較擅長。於人名方面，官兵衛就只差那麼一點。

秀吉一走出了書院，立卽跑過去用身體去碰利家，親熱萬分的握起他的手。就只這麼一做，秀吉的眼淚已流出來了。秀吉是一個隨時都會感動而哭泣的人，不過這一次，他的熱情，眼淚，以及友情都是政治性的商品。關於這方面的價値，他自己最爲明瞭了。

「唔……唔……唔……」

利家也感動的叫出聲來，眼睛及鼻子都潮濕了。這個利家所流出者，乃是眞誠的淚水。

「自從您離別之後，發生了好多的事。」

利家哭泣着說。他倆共同主人的信長在本能寺殉難死亡，秀吉為信長報了仇。這一件事，使雙方的政治陣營互異。

「我有話要對你說」

利家以使者的身份說話之時，秀吉以和善的表情看着不破與金森說：

「我倆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家不必客套。我們不妨一面喝酒，一面跳舞作樂。」

秀吉一面叫喊着說，一面叫家臣備酒。城內為了辦酒席，有如拜拜一般的熱鬧了起來。

「不過」

不破光治全身硬直，欲向前面移動他的膝蓋，然而，秀吉却大驚小怪的說：

「你不必這樣的拘泥禮節。我們可以一面喝酒，一面談話」

酒宴開始了。

端菜以及服侍的工作，皆由羽柴家的高官們親自擔任。這是最高級的酒宴才能夠看到的現象。就連秀吉胞弟的羽柴小一郎也參加工作的行列，蜂須賀小六等人負責端菜。秀吉本人也下了座，坐在膳部的前面，給這些客人斟酒。秀吉本人不會喝酒，因此，只舔了舔酒杯的邊緣。就算是如此，他的臉也紅透到耳根。

「修理亮（勝家）要跟我修好，但是有朝一日到戰場見面之時，他會封起弓箭袋嗎？」

「這一點就很難說了」

利家舉起了瘦巴巴的手腕，抓着自己的拳頭，折起了自己的指頭。打從孩童時代起他就有這種的習慣。

「如果您羽柴少將跟勝家將軍，不能和睦地治理織田家的話，吃苦頭的倒霉鬼，將是我們這些人。」

「你們就是為這個目的來的嗎？」

「是啊」

利家跟其他兩人拍着膝蓋說道，利家更向前

挪動他的身體說：

「如果這一次您倆不能和睦相處的話，我準備切腹謝罪」

利家很認真的說。

（勝家這個老狐狸，你竟然欺騙了利家這個老實而講義氣的人）

秀吉在內心裡如此的想，但却不動聲色，驟然的抓起利家的手說道；

「我怎能讓你死呢？如果能免你們於死的話，我連劍也願意吞下去。我知道勝家在動什麼歪念頭，然而，既然你們要我跟他和睦相處，我就聽你們的話就是了」。

「啊！眞謝謝您哪！」

利家跟兩名的副使放下了酒杯，整了整膝蓋，向秀吉垂下頭，利家本人竟然哭泣了起來。

「您答應我了嗎？」

利家放聲哭泣，他感動的抓起秀吉的手說：

「您的恩惠我畢生難以忘懷。為了您，我甚至連生命也可以不要！」

利家這麼一說，其他的兩個人也附和着說。日後，他們確實把這句話兌現了。後來，利家果然投靠了秀吉，不破光治以及金森長江，也變成了豐臣家的忠實諸侯。

「不過，我有一個要求」

秀吉說。利家們也認為秀吉太委曲了，因而，也非常的願意聽他所提的條件。

「沒有大不了的事」

秀吉說：

「我只是時常要去岐阜向三寸法師主公請安。由於中途沒有落脚之處，深以為苦。我的意思是說，欲在大津到岐阜的途中建築一個落脚休息之處。因此，欲在賤岳附近砍伐一些樹木，而這一件事，想必要經過勝家的同意。」

的確，琵琶湖東岸地方為一望無際的平原，只有街道通過，並沒有蘊藏良材之深山。如欲獲得良材的話，必需到湖北的賤岳山地砍取，這是

理所當然的一件事。

（妙極了！）

在背後聽取秀吉談話的黑田官兵衛，睜大了眼睛。

（的確，賤岳是……）

官兵衛感嘆於秀吉的戰術眼光。相信沒有一個人察覺到此山岳地方（湖北）所具有的價值。

依官兵衛的看法，柴田勝家到了明年春積雪溶化之後，就會向近畿進軍。從越前到近江的街道，大半迂迴於山中，然而，越過山谷欲進入近江平原的話，則必通過賤岳山地帶。柴田所預想的戰場，可能就是在這附近了。

秀吉之所以要到山中砍伐木材，無非是想熟悉山中的戰略地理罷了。

「啊！這是一個極小的要求罷了」

前田利家與兩名的副使天眞的點了點頭。為了在到岐阜的途中建造一個落脚處，而去山中砍伐木材，這是沒有什麼大不了之事，柴田勝家當然也不致於拒絕了。

利家等人接受了兩天的款待，到了第三天從山城山崎的淀川畔出發。秀吉叫他們帶給勝家的禮物計有：秀吉領國播磨名產褐布千匹，以及二十樽明月之酒。

出發不久之後，利家突然說：

「我們忘記了一件大事！」

雖然已經獲得秀吉的承諾，但却沒有向他要一份誓言狀。如果沒有帶回誓言狀的話，那不就等於兒戲嗎？其他的副使也有同感；於是，由金森長近揮起了一鞭，折回了寶寺城，向秀吉提起這一件事。

「啊！眞是健忘！眞是健忘！」

秀吉拍着手笑了出來，金森彷彿獲救一般舒了一口氣。

就在這個期間之內，秀吉的頭腦機敏地旋轉，在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後，對金森說：

「與其叫閣下拿回誓言狀，不如派胞弟到越

前走一趟，如此不但較合乎禮節，而且也比較實在多了。」

換句話說，秀吉要向越前派一名促進和睦的外交使節。金森在聽到之後，大為欣慰的說：

「如此一來，一切將顯得更為圓滿了。」

說能，金森不斷的點頭，步出了這座城的大門。秀吉也穿着草鞋送客。這一座寶寺城就在有名的天王山之山腹。

（在極好的位置）

金森長近在秀吉護送之下，開始走向山麓大道。在金森長近的觀察之下，實在沒有比這個地點更易於制服天下了。

秀吉的本領地在播州，他的居城為播州的姬路。本來，他是必需呆在那兒的。然而，由於他在山崎之地討伐了明智光秀，以致，居住在這座天王山不走了。

他把這座寶寺城的防備加强，建築了城廓，使他能够一脚踏住大坂與京都兩地。

（看吧！）

金森如此的想着。從樹林間閃出的光輝為淀川，這一條大河連接着京都及大坂，只要放出軍船就可以控制瀨戶內海，並足以征服九州。

（這個男人一定想要征服全天下）

金森想到了這一點之時，不覺打從心底顫抖了起來，但他却沒有表現於臉孔上面，很快的找出不關緊要的話題。

「這些紅葉好美……」

這個最喜歡茶道的男子，在山道途中停止了脚步，環顧了一下四周的樹木。

天王山的南面有很多的落葉樹，如今，已經變成了濃淡不一的紅葉。

「天王山的秋季非常宜人」

秀吉一本正經的接腔。

（他竟然說了不關緊要的話）

金森——日後，成為桃山期的代表性茶人之一——感覺到大惑不解。其實這也難怪，因為他

根本就不瞭解秀吉這個人。秀吉很不幸，不曾攻讀文學，然而，他的感傷主義却跟古今的騷人墨客沒有什麼兩樣。

不過，秀吉很快的就把話題一轉。

「北陸的紅葉諒必也很美」

「的確。由於秋霜一口氣的下很多，因此，鮮紅的葉子非常的搶眼。可惜，秋季非常的短促，一轉瞬之間，大雪就會紛飛了。」

（雪嗎？）

秀吉最爲關心者，就是這一件事。

「您是說，北陸的雪下得很多？」

「不僅是下得很多，有時，整個村落的屋頂也會被大雪掩蓋呢！」

在這種大雪紛飛之下，由於軍隊無法集結，移動，勝家只能夠坐着乾着急——即使金森沒有說出這一些，秀吉也非常的明白。

他們兩個人走下樹間的山路。

「就是由於冬季太過於凜烈，北國的春季格外顯得可愛，北國的人都望眼欲穿的等待着春天。」

金森稍爲緊張了起來，因爲話題已接近核心了。

秀吉所謂的，望眼欲穿的等待春天，會不會影射着勝家的內心想法呢？到了此地，金森也窮於答覆了。秀吉很快的就察覺到他的窘狀，於是故作輕鬆地大笑了起來。這麼一來，附近的小鳥都被嚇跑了。

（柴田是一個與衆不同的大將）

金森長近不得不這麼想。不錯，柴田勝家很豪勇，在武勳這方面，有着相當的成就，然而，有如織田家的家人叫他：

——「不懷好心眼」一般，看起來予人一種陰沉沉的感覺。雖然他的心並不怎麼黑，但在對人方面顯得傲慢，鬼主義也特別的多。

（看樣子，我是不能一輩子跟隨着他的）

金森長近時常這麼想。

當然啦，勝家並非金森長近的主人。他不過是織田家的上官，而自己是下僚罷了。但既然彼此主人的信長已經去世。這種事態也就不能繼續的維持下去了，否則將變成主從之間的關係。假若非維持主從之間的關係不可的話，不如放棄勝家，而去投靠這個秀吉。

山路突然變陡了。

（秀吉太可憐了）

金森如此的想着。金森在離開越前之時，就看穿了勝家所謂和睦調停的使命，根本就是爲了拖延時間，以靜待隆冬的過去。關於這一點，他跟正使前田利家的想法不同。利家這個人講義氣，想法很單純，以爲，勝家眞的要跟秀吉握手言歸於好，以便共同爲織田家的新主効力呢！

金森爲人精明，既然知道這是「僞裝和睦」，他就深深地爲秀吉抱屈了。

「羽柴將軍」

金森終於忍不住說了出來。

「這可能是我個人的想法，不過，請您務必提防勝家這個人」金森的聲音很小，差不多被附近的小鳥聲音所遮蓋住了。秀吉聽了之後，不斷的點頭。

「眞謝謝您的提醒」

秀吉深知；如果對一個人的好意不表感謝之意，這個人很可能就會背叛的道理。於是，他一次又再一次的道謝。當然啦，金森長近所說的勝家內心，秀吉早就看穿了。

經過了十天左右，秀吉叫來他胞弟的小一郎秀長，下令他出使北國。在耳提面命一番之後，秀吉愼重的說：

「只有一件重要之事」

秀吉再三的叮嚀：

「緩慢的走路，盡情的遊玩。一旦北國下雪，就很快的通知我」

爲了收集諜報與密報，秀吉嚴格的選擇了小一郎所統領的人員。雖說，只爲了報告頭一次下

雪的日子，然而，這是勝家停止一切行動的重大關鍵，是故，秀吉非常的小心。

臨行之時，秀吉又給小一郎一項更重要的諜報任務。到了春天積雪溶化之後，勝家一定會傾巢而出。當勝家一發動其麾下軍團的當兒，小一郎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派出幾名人員，即刻的向秀吉通報。這幾名人員在小一郎等人完成任務，退出越前之後，將離開隊伍，潛伏於柴田勝家領地的市街或山野。

「除了這之外，當我跟柴田對面之時，應該注意一些什麼？」小一郎最後地問話之時，秀吉嚼着他最愛吃的柿餅（做了太閤之後，他還是如此），一面對他說：

「最好對他殷勤一些，有如被他的威勢擊垮一般，裝出膽怯的樣子。總之，必需小心謹慎。」

這麼一來，這個一向傲慢的勝家，勢將得意忘形而忽略大事。

「一直到春天爲止，必需把勝家哄騙住。」

秀吉的意思爲：以奴顏婢膝似的態度，使勝家得意而忘形。由於志得意滿，他勢將忽略掉必辦的大事。一直到春天爲止，就痛痛快快的讓勝家身當北方的霸王吧！

前田利家，不破光治，金森長近三個人不斷的趕路，一心想盡快的覆命。爲了縮短旅程起見，他們從大津起，就利用琵琶湖上面的舟船。他們在湖北的長濱下船，走到木之本，沿着北國街道回到了越前的北之庄。

勝家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非常的高興。

「筑前，眞的接受了嗎？他很痛快的接受了嗎？」

勝家由於過度的喜悅，並沒有仔細考慮到秀吉所提出的條件——到賤之岳砍伐木材之事。因而輕快的答應說「像這種事，我是可以默許的」

經過了十多天之後，秀吉胞弟的羽柴小一郎秀長帶着誓言狀進入了越前北之庄。勝家歡宴了

他們，自己也寫了一份的誓言狀交給了小一郎。這之後，勝家本人也醉了。他突然的說：

「小一郎，聽說你已晉升爲美濃守，不知你任官了沒有？」

小一郎只好長縮的回答說：

「家兄向朝廷奏請……因此……」

原來，秀吉被任命爲左近衞少將之時，他也奏請朝廷升任其弟爲從六位下美濃守。因此，小一郎的官位就跟勝家相同了。

「喔！原來是眞的！」

勝家這麼一說，他的上額立刻爆出了青筋。當小一郎還在尾張中村無所事事之時，秀吉正擔任着墨股的守備隊長。他立刻把胞弟的小一郎帶到陣中，使他身任一名的武士。想不到到了今日，這個臭莊稼漢竟然晉升爲美濃守，一躍爬到跟他同高的官位。

「秀吉不回到姬路，老呆在山崎，實在太不應該了！」

勝家怒氣沖沖的說。秀吉在山崎控制京都，控制朝廷，甚至自由地取得官位。

「快叫他回到姬路！」

「遵命！」

小一郎低垂着頭，聲稱回去之後，將立刻稟報秀吉。

小一郎在北之庄宿了一夜，翌日又朝向南方趕路。

對勝家來說，所有的策略似乎圓滿的被進行了。待小一郎走後，勝家向瀧川一益（伊勢長島城的城主，是勝家同盟者之一）派出一名急使。一益是舊織田家的五大老臣（由於缺了光秀，目前只有四個人）之一，如今，他跟勝家結盟，宣誓與亡與共。

不僅如此，一益不愧是近江甲賀的出身者，非常富於策謀能力，不斷的向勝家派出使者，貢獻他所擬訂的計策，就連這一次的「冬季僞裝和睦」，也是一益教給勝家的。

「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

勝家對瀧川一益報告好消息。雖然是自己所獻出的計策，但由於一切都進行得太過於順利，他反而感覺到有一點不對勁。

（那隻『猴子』怎肯那麼輕易的接受呢？我實在不敢相信）

換句話說，一益認為其中必有陰謀。

瀧川一益是由牢頭出身的。信長提拔他為一名武士。他沒有勝家一般光耀的門第，事事求是，因而，對事物的觀測力非常的敏銳。

信長因激賞他而提拔他為武士，他的武勳蓋世，因此在織田家極盛的時期，人們都說：

進與退皆看瀧川。

在戰場活動方面最為困難者為先鋒，因此，以勇猛而具有狡智的瀧川來擔任最為合適。所謂撤退要看瀧川也者，乃是指殿後的大軍比先鋒官更為難當。當一支軍隊要撤退之時，只要瀧川一益死命的支撑，友軍就能够很安全的撤退。

除此之外，瀧川還擅長於諜報活動。由於是近江甲賀郡的出身，麾下自然有很多的甲賀人及伊賀人，他屢次把獲得的貴重情報獻給信長，使他高興萬分。

「『猴子』到底在耍什麼妙計？」

一益越想越感覺到不妥。因此，屢次從伊勢長島城派出諜報人員前往山城天王山山麓的山崎，探查一個究竟。

萬萬料想不到，始終沒有一個人回來。

「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一益有如摸不到頭腦的丈二金剛。他又派出一些人去看個究竟，想不到這些人也是杳如黃鶴。

「難道，見了鬼不成？」

剛好在這個時候，有所謂：

——鬼魅地藏王

的蜚長流短進入一益的耳朵裡。一益聽了之後，非常的表示懷疑。

在遙遠的昔日，也即是在文德帝的時代，這位仁心愛民的皇帝，為了考慮到進京者的安全起見，在伏見及宇治等地的十字路口設置地藏堂。

這些地藏菩薩，如今還能够在伏見及宇治等地看到：伏見東口的木幡山麓仍有所謂「六地藏」的地名。據那些蜚短流長說，地藏王一到了夜晚就變化為行人，在道路上踽踽地行走着，只要碰到可疑的旅行人，就會把他吃掉。

據一益的觀察，一定是秀吉諜報活動的周密所致。或許，他驅使蜂須賀小六配下的人，警戒着以山崎為中心的近郊交通路，一旦碰到了來路不明的旅行者，就把他逮捕，如果感覺到是奸細的話，一定會把他們殺掉。

（以「猴子」來說，這種作法是很珍奇的）

因為，秀吉的作法一向很開放，他最喜歡採取寵絡的方式，從來不喜歡採取陰濕的警戒體制，以獲得人心。

（或者，如今的「猴子」非採取這種手段不可了）

一益甚至想到了這一點。「猴子」為了必要，把山崎要塞附近變成了謎般的地帶。至於「猴子」為何有這種的必要？那他就想不出來了。

秀吉當然有他的計謀。這個人一直都等待着北國下雪。一旦積雪掩蓋了一切，勝家不能走出越前之時，就立刻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攻下伊勢，再殲滅瀧川一益，藉以斷掉柴田勝家的羽翼。

如此做，並不違反與勝家之間所締結的和約。因為這一項的和約只跟勝家締結，並不跟一益有任何的約定之故。

話雖然如此說，但秀吉還沒有展開任何的行動。

因為在展開行動之前，這個大忙人必需不斷的活動，以搞好政治關係、外交與謀略使他忙碌得團團轉，卽使有十個秀吉也仍嫌不够。

秀吉認爲：要獲得軍事方面的勝利，必需先獲得外交方面的勝利。就是由於他注意到這一點，是故，打從年輕時代起，他就是百戰百勝。

與此同時——也就是勝家被氷雪封閉的這個時期之內，秀吉必需使出渾身解數去搞外交關係，以求戰勝第一回合。

紀之介

到了這個時期，秀吉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

「那一隻熊不知怎麼啦？」

所謂的「那一隻熊」，是指北方的柴田勝家。往日，秀吉給他起的綽號是「鬼」。

「北方的那一隻熊還沒有進洞嗎？」

秀吉時常如此的自言自語。北方一旦下了雪，其與中央的交通就宣告中斷了，如此，柴田勝家就等於像熊一般進入冬眠了。

最近，秀吉時常往來於京都跟琵琶湖畔之間，這兒的陽光非常的充足，秀吉的魂魄老早就飛到北方的天空去了。

「紀之介，你過來一下」

有一天，在天王山寶寺城裡（也就是京都南方秀吉的根據地），秀吉叫喊着他的侍從。

所謂的侍從也者，乃是一直在大將身旁効力的人。在殿堂裡爲將軍做一些身邊的瑣事，到了幕營裡面，更不離開將軍的折凳，一旦到了戰場，則以一把槍護衞將軍的身體，始終不離開他的騎座。在這個時期裡，秀吉有很多的侍衞。像：加藤清正，福島正則，平野權平，脇坂安治，石田三成等卽是。

秀吉一面驅使着他們，一面教育他們，以便使他們在將來有出人頭地的一天，做一個統領萬軍的將官。

大谷紀之介就是其中的一名。他的名字叫吉隆，也叫吉繼。後來變成刑部少輔，領有敦賀十六萬石，雖然身罹癩病，但却在朋輩的石田三成邀請之下，參加關原之戰，在一場壯烈的戰鬪之後，於戰場自刄而死。

秀吉在近江（滋賀縣）揀到了他。

當秀吉以織田家諸侯的身分領得北近江，而變成了長濱城的城主之後，他最喜歡挑選當地伶

俐的少年爲侍從。被稱之爲佐吉的石田三成就是其中之一，大谷紀之介亦復如此。當時的侍從們，例如：這個紀之介都已經二十歲了。

「你聽到北方那一隻熊，派來所謂和睦之使者這一件事嗎？」

秀吉問起了紀之介。

「在下老早就知道了」

「你知道了？眞是聰明的孩子」

「稟告主公，在下老早就不是孩子了」

「哈哈哈！你的唇上還是無毛呢！怎麽說不是孩子？」

「請問，主公有什麽吩咐？」

紀之介嘟着嘴，好像不怎麽高興。他的皮膚很白，嘴唇紅潤，正是處於紅顏少年的時期。不過在所有的侍從之內，他跟石田佐吉最爲聰明。秀吉認爲他具有將材。到了秀吉的晚年，他在大坂城對側近們說：

——我曾經想給紀之介百萬的軍勢，使他跟敵人交鋒，然而，却沒有機會。如果給他此種機會的話，一定會有很轟烈的作爲的。

如今，秀吉爲了賦予紀之介某項任務，想在事先試一試他的能力。

「紀之介，你不要講其他無關之話」

「我不會的」

「那麽，我就說罷，我每天都在等待着北陸是否已經下雪的消息。究境爲了什麽你知道嗎？」

「在下根本就不知道啊」

紀之介不敢立刻的回答，因爲他知道有關下雪的這一道消息，乃是秀吉胸中最爲重要的秘謀。

「不過，假如在下知道這一件事的話，當然有合適的對付方式」

「如果當事者是你的話，你會怎麽做？」

「下了雪之後，柴田勝家將被困於越前北之庄城（福井市），卽使其他地域發生了什麽大事

，他也不能衝出大雪之包圍。他就是考慮到這一點，才派出使者向您提出所謂的和平共存」

「你的看法很正確。那麽下一步呢？」

「想不到主公您接受了這種提議。如果是換了在下的話，將趁着下雪的當兒，把伊勢的瀧川等地討平」

「那麽，以後呢？」

秀吉在外面上微笑着，內心却多多少少感覺到震驚，因爲紀之介的想法，正是秀吉內心的想法。

更令秀吉感覺到驚訝的是：他把這個侍從帶在身邊不久之後，這個侍從竟也感染了他的思考法。

伊勢的瀧川一益爲柴田勝家最爲有力的同盟者。因此，必需趁北國下雪的期間，把伊勢攻陷，以便減弱柴田勝家的戰力。當然啦，討伐伊勢的瀧川，並不算違反了非戰條約。勝家跟秀吉所訂立的非戰條約，並不包括瀧川在內。

「你的見解很好。那麽，是不是這樣就完了？」

「在下，還有一個問題」

「是什麽事呢？」

「就是長濱城」

「你準備把長濱城怎麽樣？」

「在下着大雪的時期內，使用外交手腕，把它拉攏過來」「啊！閣下眞是聰明！」

秀吉興奮地拍了一下他的膝蓋。原來，他就是要下令紀之介如此的做。

近江長濱城聳立於湖北的湖畔，湖水浸着石垣，城內的水門隨時皆能够放出舟船，以便控制琵琶湖。在陸上來說，它是北近江三郡的重鎭，同時，也是通往京都、美濃的街道，以及通往北陸街道的要衝。

對秀吉來說，沒有比長濱城更令他難以忘懷的地方了。秀吉老婆的寧寧有如口頭禪一般，時常對侍女們說：

「我們居住在長濱城之時如何如何……」

在寧寧的眼光裡，長濱城彷彿就是她的故鄉。日後，當秀吉移居到大坂城統理天下，只要有長濱人前往看他，他就會親熱萬分的說：

「老鄉親來看我了！」

好歹這是信長給他的第一片封土，而且，又是依照他自己的設計建築而成，就連城內街道也是由他取名的。

諸如這種值得紀念的城堡，在今夏的清洲會議之時，他竟然把它讓給柴田勝家了。

「筑前，把你的長濱城割給我！」

柴田勝家竟然厚着臉皮說。他以織田家首席老臣的資格，欲强奪別人的領土。

在戰略上來說，柴田非常的需要近江長濱城。他既然處身於北方，欲進軍中央是很艱難的一件事。因此，他非有塊踏脚石不可。這一塊踏脚石就是近江的長濱城。

以勝家來說，只要把此地當成跳板，那就不難控制中央了。反過來說，如果不强取長濱城的話，柴田將陷入危險之境。以中央這塊地來說，長濱是進入北國的門戶。又如果此地的街道淤塞的話，則即使叫北國的大軍南下，也是無法進入中央這一片土地的。

「秀吉，你一定要把長濱城割給我」

在清洲會談裡面，柴田勝家不止一次的這樣說。關於這一件事，秀吉淡泊得叫人感覺到震驚。

「請您拿去吧！」

秀吉認爲：既然在清洲會議方面，已很成功的推舉三法師爲織田家的後繼者，那麼，就不應該拘泥於長濱城的歸屬問題了，因此，他才情願犧牲這一座城。

——筑前，你這樣做妥當嗎？

就連織田家次席老臣的丹羽長秀也如此的說。他實在弄不懂秀吉爲何如此的慷慨。

——很妥當。

秀吉很爽朗的說。不過，他却很輕鬆的說出了條件。

「但是並非給柴田勝家，而是給他的養子」

所謂的條件也只有這些了。養子乃是指柴田勝豐。勝家沒有一男半女，因此把具有血緣的勝豐當成養子。秀吉提出這個條件的理由爲：

「有如大家所知道的，伊賀守（柴田勝豐）跟在下比較投緣……」

大家也是認爲如此。以秀吉的立場來說，勝家憑着他的權勢欲席捲他的城堡，這實在叫人很難以忍受。既然勝家的養子跟秀吉是好朋友，那麼就不如給他了。如此才不致於使人太不服氣。

大夥兒也是如此的解釋。並且對他說：

「秀吉，你把這一件事處理得很好」

藉以讚美秀吉的胸襟廣大，並同情他的處境。

而柴田勝家却暗自好笑的說：

「這隻『潑猴』！給我本人跟給我的養子，其結果不是一樣嗎」

一面他感覺到秀吉的愚笨可笑，同時也因不能直接獲得該城，而把牙齒恨得癢癢的。

就因爲如此，這個秋季，所謂柴田伊賀守勝豐的柴田家後嗣進入長濱城，就任爲新城主。想不到這一件事却使長濱的鎭民異常的失望。

——那麼好的主公，怎麼要遺棄我們呢？

鎭民們都如此的追慕秀吉，由此看來不難瞭解，秀吉長濱時代的政治有多麼的良好。

到了豐臣時代，長濱城的城主爲山內一豐。繼而內藤信成也任命爲城主，在大坂夏之陣後，雖然變成了廢城，但鎭民們却忘不了秀吉。這種現象不僅在秀吉在世的期間裡看到，就是到了德川幕府時代亦復如此，終於把他當神祭祀。在表面上，爲了對幕府表示客氣，聲稱其爲神社，但所祭祀之神却是秀吉。

到了明治當政以後，這種祭祀已經表面化，社名也改爲豐國神社。由此看來，柴田勝豐根本

無法獲得居民們的信望。

「長濱的秀吉味道太濃重了！」

勝豐感覺到非常的尷尬，眞不知道應該如何下手。秀吉是一個很親切的人，爲了體諒到這一點，他特地派遣了一名使者，對長濱城的老年人說：

「這一位新領主的人品非常好，善於體諒百姓，而且跟秀吉很親密，就好像是兄弟一般。你們就把他當秀吉般的傾慕吧！」

其實，這一句話並不單純，對秀吉來說，包含有以後做爲墊脚石的作用，長濱城的老年人聽了這一句話，就再也不表示什麼異議了。柴田勝豐非常高興的說：

「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比秀吉更爲親切了」

勝豐的性格是叫人捉摸不定的，時常會使彆扭，相對的，秀吉就顯得更爲親切了。

秀吉一直在內心裡如此的計劃着：

——總之，過不久之後，我就會從柴田的手中把長濱城奪了回來。然而，他對勝豐的親切仍沒有半點改變。

另一方面，勝豐對北近江這片新領地，光是政治方面就下了不少的功夫。勝豐在驟然之間就變成了諸侯，因此，身邊總帶有衆多的家臣，尤其是大量地起用近江的當地武士。他認爲：與其用本國越前人組織家臣團，不如用近江的當地武士組成家臣團，如此一來，無論在那一方面，皆能够和新領土融合爲一。

他麾下的近江當地武士計有：

德永石見

木下半左衞門

大鐘藤八

山路將監等人。

這些人都是大臣。秀吉也敏感的注意到這一點。

「紀之介是生於近江的，因此，必定非常的瞭解他們。」

對大谷紀之介來說，不僅是瞭解這些人而已。紀之介生家曾經爲往昔近江守護的京極家効命過。而上述那些人的生家亦復如此。而且，勝豐跟木下半左衞門又有血緣的關係。

「那麼，閣下就去遊玩一番吧！不妨逗留於長濱。」

秀吉如此的下令。至於逗留的理由，秀吉也想到過了。

如今，紀之介的老母仍然健在，她居住於播州姬路城下。這個老母居留於長濱時代食慣了琵琶湖的鯽魚，日長月久之後，她非有鯽魚就不能下飯了。——秀吉編造了這個故事。尤其是紀之介的老母最喜歡吃一尺兩寸長的鯽魚。爲了孝養母親，紀之介才想到去長濱捉魚。

在秀吉再三叮嚀之下，紀之介出發了。

在早先一步，秀吉使兩萬大軍進入近江，使他們駐屯於織田家（暫時交給秀吉保管）的安土城。由於上次明智光秀之亂，天守閣以及殿舍全部燒毀了，如今，只是用粗木材所架成的一座假城而已。秀吉在使大軍進駐之後，還可以搬出堂而皇之的理由，那就是：

「爲了迎接三法師主公駕臨」

其實，秀吉所擁立的幼主——三法師並沒有在秀吉身邊，而是由柴田方面的織田三七（信孝）所掌握着，從不讓他離開岐阜城。

就因爲如此，原本應該由三法師鎭坐的安土城，如今已變成了無主的空城。秀吉把大軍傾入該城，事實上跟三法師沒有任何的瓜葛。乃是對長濱城城主柴田勝豐的一種無言的威壓。

秀吉認爲；外交方面單憑巧言是不够的，威壓比什麼都重要。關於這一點，秀吉已憑經驗痛感到。

此時，北陸已經開始下雪了。上次進入北陸爲使者的羽柴小一郎，飛快的把這個消息報予胞兄的秀吉，是故，秀吉迅速的展開了行動。

「這到底是在搞什麼名堂？」

長濱的柴田勝豐嚇了一大跳。

秀吉早已胸有成竹。他幾度派遣使者到近江，以很和平的口諂說明集中兵力到近江的理由。而且，每逢派遣使者都不忘携帶衆多貴重的禮品。諸如這類的擧止，使勝豐的警戒心鬆弛了。

（秀吉是不會算計我的）

勝豐以這一句話，安慰自己不時湧出的恐怖心理。

其實——

這個時期的勝豐正處於戰略方面的危境。

雖然說是北陸圈內的最前線之城主，然而，離開越前北之庄的本據點相當遙遠。一旦演變成會戰局面的話，本國軍欲趕到此地，至少得耗費三天，逢到積雪深的冬季，那就更爲緩慢了。

換句話說，一直到冰雪溶化的春天爲止，是個孤城的狀態。而且，是在羽柴圈內近江的孤城，只要冬季來臨，很可能就會淪陷。更糟的是；這個長濱城是由秀吉設計、建築、以及居住過一段時間的城堡，他當然也最瞭解它弱點了。

有鑑於此，勝豐時常對他的家臣說：

「千萬不要惹惱筑前將軍」

因爲，一旦惹惱了秀吉，將有他們好看。

然而，這個秀吉如今以安土城爲中心，在近江的湖岸一帶集結大軍團。本來，勝豐可以提出抗議的說：

「這時，不宜集結大軍」

不過，基於上述戰略上的弱點，他不敢聲張。事實上，他似乎用不着抗議。因爲，秀吉始終擺出笑容可鞠的態度，以及親暱逾恒的擧止接觸着勝豐。勝豐也只好用相同的態度還報秀吉。

在這個期間之內，大谷紀之介仍逗留於長濱城。他居住於具有血緣的木下半左衛門的家裡，誠懇的拜見德永石見及大鐘藤八等勝豐的得力助手。

——我是來捉一尺兩寸長的鯽魚。

這是紀之介表面堂而皇之的理由。除此之外

，他時常跟木下、德永、大鐘等近江系的勝豐手下會合，好像在密談什麼大事似的。

看了他們的行動，從北陸柴田家跟勝豐來到此地的探子們，一直感覺到：

「他們眞怪，好像在密謀着什麼事……」

於是，這些勝豐麾下的探子們展開偵察。一羣探子對勝豐報告，想不到他們被勝豐的一句話嚇倒了。因爲他說：

「既然羽柴的手下來到此地，爲什麼不叫他們來見我呢？我很想聽聽京都所發生的事情哩！」

其實，這一年來勝豐就爲咳嗽所苦。自從此夏進入長濱城之後病體更爲衰弱了，幾乎是每天躺臥在病床上。

紀之介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非常的高興。

他以非正式探望勝豐之病爲由，進入了勝豐的病室之後，紀之介跟勝豐談起了秀吉的日常生活，以及京都裡所發生的市井小事等，始終談得非常的融洽。

在知曉了紀之介與勝豐的密談之後，那些探子們以爲他倆要謀反，所以很快的向越前的勝家通報。這正中了紀之介的圈套，因爲，他就是希望那些探子如此做。

「是眞的嗎？」

在開始之際，勝家不予理睬，然而，此類的傳言不斷的進入他的耳朶，漸漸地他開始懷疑了起來。

（勝豐要叛變並非不可能）

事實上，這幾年以來，勝家跟勝豐就搞得並不怎麼好。關於這一點，勝家本人也不得不承認。

「那一個家臣都行。叫他來越前向我解釋。」

勝家如此的說。

其實，勝家並沒有把傳言看得很嚴重，打從往昔，人們就把勝家叫成心術不正的人，而且，

他又剛愎自用，完全不把勝豐看在眼內，一直把他當成小毛頭。

——那個小毛頭會做一些什麼?)

勝家之所以會如此的驕傲自滿，乃是他準備把柴田家的遺產留給勝豐繼承。既然他給了勝豐如此巨大的恩惠，想必勝豐不致於造反了。

不過，勝家並沒有說：

「我一直相信勝豐。不管有什麼蜚短流長，我對勝豐的信心絕不致於動搖」

如果勝家如此說，而此言被勝豐聽到的話，事態就可能有所改變。

想不到，勝家的態度老是那麼曖昧。

「我來聽聽他的解釋」

勝家採取這種不透明的態度。

當勝家的片語由使者傳到長濱城的勝豐耳朵裡面之時，後者所受到的衝擊非常的巨大。

「養父，眞的那麼說了嗎?」

勝豐青白着一張臉，重複着問好多次。待他獲知那是眞實，他惱怒萬分的想着；

(想不到那個老匹夫總是在懷疑我)

勝豐的內心起了激烈的動搖。

去年的正月，發生了如下的一件事。

也就是四路諸侯往越前北之庄城向勝家賀歲之時。那個時候，勝家坐於最上段，客廳則坐滿了他麾下的大小諸侯。

儀式開始了。

首先，由兩個頭顱渾圓的兄弟舉着酒器走到勝家前面，並在勝家前面放置三寶。

勝家輕輕的點了點頭，拿起了陶器，叫了一聲：

「玄蕃」

這是佐久間盛政的名字。這點可說有一點「邪門」。因爲，最初拿到杯子者必需是家中首席之人。合乎這個條件的人，只有養子的柴田勝豐一個人。

想不到，勝家却指了佐久間盛政。

佐久間盛政爲勝家的外甥。

他不但是勝家的外甥，而且，異常的勇猛，擅長於戰務，如今爲：柴田軍團的先鋒上將。勝家非常的喜歡他，給了他加賀兩郡，使他身任尾山(金澤)城的城主。給他柴田家最高的待遇。待重要的會議完了之後，勝家就會叫：

「叫玄蕃上來」

聽起來，好像佐久間盛政就是養子，而柴田勝豐却早已不存在似的。而且領地方面也只有佐久間盛政的五分之一而已。

那些到越前報告的人，如此的對勝家說：

「不如乾脆把勝豐廢掉，而把玄蕃當成養子」。

這件事老早就被勝豐聽到了，認爲養父很可能眞的如此做。勝家最喜歡在戰場立下武勳的男人，只要佐久間盛政繼承柴田家，柴田家的武功就可以更上層樓了。而這件事是勝豐所無法忍受的。

就在這個時候，勝豐叫了一聲：

「玄蕃!」

而把玄蕃拿在兩掌之間的酒杯搶了過去。

「你要幹什麼!」

佐久間盛政立刻變了顏色，而勝豐却理直氣壯的說：

「只有我能够喝這一杯酒!」

而揚起了頸子，把杯子裡面的酒喝乾。勝家在上段的位置看得一清二楚，但他却始終未發出一語表示默認。此後，勝家對勝豐的態度也越來越冷淡了。

接着，發出了這一道召喚令。

(養父是不是想殺掉我?)

勝豐如此的想着。

「左思右想……」

勝豐把老臣的德永石見叫進病房裡面，悄悄的對他說：

「恐怕我是保不住自己的生命了」

就在這個時候，柴田勝豐的腦海裡，自然而然的浮起了秀吉的影子。勝家對自己的養子如此的冷淡，但秀吉則對自己不止一次的表示恩愛。他在割讓這個長濱城及北近江三郡給柴田之時，還特別的聲明：

——不是要給你勝家，而是要給勝豐，因爲勝豐跟在下（指秀吉）非常的要好。

如果沒有秀吉的特別指名，勝豐不但不能身任城主，甚至還得委身在柴田家受氣呢！

（想來想去，恩義是在秀吉身上，而並非在勝家身上）

勝豐終於下了結論說：

「士可以爲知己者死，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石見，您認爲如何？我的說法對嗎？」

「主公的說法完全正確！」

德永石見斬釘截鐵的說。因爲他本身也通過大谷紀之介，靠攏到秀吉那一邊的原故。

在這個時期裡，秀吉已進軍到湖東的佐和山（彥根）城。此擧是欲給長濱城的勝豐無言的威壓之故。長濱與佐和山之間的距離，只有半個小時的馬程。如果秀吉有意的話，幾個小時之內，就可以把該城包圍了起來。

然而，秀吉却沒有裝出任何威脅的態度，有如欲邀請勝豐參加茶會一般，輕鬆萬分的說：

「如果閣下肯站立在我這邊的話，我一定會優厚的待你」。秀吉如此這般派遣了正式的使者。並委派德永石見擔任遊說的角色。臨行之時，秀吉對勝豐的這一名老臣與紀之介說：

——千萬拜託您們多費一點心，使伊賀將軍（勝豐）能够立下心意。如果您倆圓滿地達成任務的話，我將提升您們爲諸侯。

這個石見——也就是德永壽昌日後變成了秀吉直屬的諸侯，領有三萬石，秀吉死後則屬於德川家康。

終於勝豐拿下了決心。

「我要站在筑前將軍那一邊」

說能，勝豐把使者與人質送往佐和山城。

秀吉擧起了扇子，敲打着他的膝蓋說：

「很好，伊賀將軍對三法師主公是够忠心的」

這個時候，秀吉喜歡稱三法師爲「主公」。柴田勝豐之獻出長濱城，依據秀吉說，並非爲了他，而是勝豐爲了向三法師表示忠心。

「勝豐將軍對三法師主公很忠心。他之背獻出長濱城一事眞太使我感動了。」

秀吉這麼一抬出三法師，勝豐之背叛勝家也被正當化了。一切的陰詐感覺，就能够變成使人歌頌的正義感。

總之不管如何，長濱城又重歸到秀吉的手中了。自從秀吉把它割給柴田家到現在還不到半年。城主仍爲柴田勝豐，他的領地無形中增加了兩萬石。

大谷紀之介完成了他的任務。走出了長濱，登上秀吉宿陣的佐和山城，到了頂上的城堡中心部分，一五一十的對秀吉報告。

「眞太好了！您的功勞很大，比得上一萬大軍的功勳。」

秀吉大大稱讚紀之介。不過，他的聲音很低，因爲對一個間諜的功勞，絕對不能在衆人面前讚揚他。

「接着，主公您要討伐伊勢的瀧川嗎？」

「不！我還不準備討伐瀧川」

只說了這麼一句，秀吉就三緘其口，不再說話了，是故，沒有人知道他下一回的作戰。

這一天是天正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半年前的今天，秀吉討伐了光秀。爲了要使讀者明瞭起見，我們不妨瞧瞧這一個多月裡秀吉的行動。

十一月二日，於寶寺城引見了前田利家等人，承諾跟柴田勝家和好。

十二月初旬，進入京都。

十二月七日，發軍京都，進入近江。

十二月十三日，進入佐和山城，容許長濱柴田勝豐的投降。

（下一次，應該攻進伊勢囉？）

當然，每一個人都如此認爲。

然而，秀吉却始終沒有動靜，一直停留於佐和山，一心一意等待着北方的情報。

不久之後，一個諜報人員冒着北陸的大雪，跑回來說：

「柴田勝家已經動彈不得了！」

由於積雪好深，勝家眼巴巴的看着勝豐叛變，但却無可奈何，因爲他動彈不得。

「這一隻熊，已經進入牢籠裡面了！」

秀吉大爲興奮，於是下令麾下的大軍向東行進。

——向東前進！

這眞是叫人感覺到意外的方向。

「眞的是朝東方進軍嗎？」

先鋒的蜂須賀小六問了好多遍。

「可能是弄錯了吧？一定是西邊才對！」

「東邊是不會錯的！」

秀吉簡潔的說。西邊是伊勢。

（進攻岐阜城）

這是秀吉內心的眞正目的。如果，把它公開地說出來，全軍可能會因此而驚訝不止的。因爲岐阜城是織田家的主城——也可以說是聖地。

在信長死後，召開的清洲會議規定：信長三男的三七——也就是信孝——身任城主。這個三七信孝的領地，除了美濃一國，加上了伊勢的一部分，總共有五十八萬石。

「我們的敵人是三七公子！」

大軍過了醒井，才公開了他內心的秘密。最初，他是向黑田官兵衛說的，那時，他倆皆坐在馬背上。

「那是很艱難的工作啊」

官兵衛很低聲的對他說。三七信孝是信長的遺子。討伐他，就等於向主子家開刀。新加入陣營的各將軍在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內心不起動搖才怪。

「這是非做不可的事……」

秀吉斬釘截鐵似的說。因爲，三七信孝是柴田方面的人。

如果單是如此，秀吉是不會計較的。問題是：信孝把織田家幼主的三法師關在岐阜城，一點也不放鬆。

在去年的清洲會議裡，秀吉主張說：

「把三法師留置於織田家主城的近江安土城吧！」

當時，勝家也不便反對這種的意見，在萬分不情願之下，採納了秀吉的話。想不到他却食言，不肯把它付之實施。三七信孝把幼小的三法師關閉於岐阜城裡，一再的强調說：

「一直到三法師成年爲止，我負責養育他」

信孝不時以這個理由，推翻秀吉的再三抗議。三七信孝的這種做法很絕。只要他擁有三法師，柴田，瀧川，織田信孝的聯合軍就是織田家的正統，逢到有必要的話，可以藉着「三法師下詔」的名義，命令中立系諸侯靠攏他，或甚至給秀吉一頂「叛變」的帽子戴。

如果這麼一做，秀吉將受不了。

「假如我沒有從岐阜請出三法師主公，把他迎接到安土城的話，我實在是永不會感覺到心安的」

秀吉向官兵衛說。

（當然是如此）

官兵衛在肚子裡面如此的說。在那一次的清洲會議裡，秀吉爲了身任三法師的保護者，把長濱城與北近江三郡給了勝家。所幸，他獲得了滿座諸侯的承認爲三法師的保護者。秀吉雖然在會議方面獲得成功，但却被柴田耍了一下。他以實力拉住了三法師，一直不肯放手。

「所以……」

秀吉說：「我們也只好憑武力爭取了」

「不過，我們應該如何的進行呢？」

官兵衞認爲這一步棋很難走。因爲，對方是織田家的三七信孝。只要稍爲有差錯，大家就會認爲：秀吉欲背叛主子而謀取他的家業，如此一來，將受到全天下人的惡劣批評。

「就是這一點……」

「你感覺到很艱難是不是？」秀吉微笑說：「我說官兵衞啊！世上的一切事都必需以爽朗的態度進行」

秀吉認爲秘訣就在這裡。他認爲：不管是好事或者是壞事，必需以爽快的態度進行。只要堂而皇之的進行，世上的人就會被你爽朗的作風所感染，眩惑。甚至有些細微的惡德會被認爲是一種明快的作法，而帶上一層華麗的色彩。

（就是如此的做法）

秀吉在展開這項重大的行動之時，立刻想到了這一點。

到了他們進入美濃國境，天氣突然的改變，連連着風雨交加。秀吉在國境的山中村落集攏了將領，對他們說：

「我們就要進入美濃國了」

然而，他却始終不曾提起欲討伐三七信孝之事。

「我們是要把岐阜的三法師迎接回去。卽使犧牲了生命，也必需保護三法師的安全，把他迎接到故右大臣家（信長）的居城安土城。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需侵入美濃。如果有人阻止這種忠義之行，我將毫不留情的討伐他，毀掉他的居城，並將把他當成大逆不忠的惡徒，把他的首級懸於三條河原，使天下人全都能够看到。

就算這個人是故信長主公的血親，也不能例外。你們懂了沒有？」

說罷，秀吉大喝了一聲，使滿座的空氣顯得

緊張了一些，爲的是：欲把正義確立了起來。

（的確，他的說法有道理）

官兵衞在座中聽到了之後，對秀吉的演技大感佩服。如果說雙方都擁有正義的話，一定是聲勢大的那一方較爲有利。同時，爲了使諸侯們的戰意熾盛，必需先消除他們的罪惡感。

——攻擊岐阜不但不是罪惡，而是一種正義的行爲。

秀吉有如敲鼓一般的說。他把滿座的心化而爲一，再決定了進攻美濃的部署，他把全軍分爲三部。

以岐阜城爲主城的美濃，擁有衆多的小城。他們都是織田家的大小諸侯，也都是城主。自從清洲會議以來，這些美濃將領都歸屬於三七信孝。首先，秀吉考慮到，非使這些大小諸侯投降不可。

翌日，秀吉揚起馬鞭進入美濃，一面以大軍威壓國內的城砦，一面向美濃的各將領派出使者。不久之後，大垣的氏家行廣，曾根的稻葉一鐵雙雙來歸，爲秀吉打開了他們的城門。

對這些人來說，柴田勝家既然被積雪所困，縱然是盡了忠義之心跟秀吉戰鬪，到後來只有被討滅一途。與其等着被毀滅，不如投靠秀吉，以謀對自己有利，這樣才算是上策。

對於美濃的平定，前後只有兩天就完成了。岐阜城也變成了赤裸孤城。秀吉進軍把岐阜城團團圍住，然後對三七信孝說：

「請您改變初衷」

「只要您把三法師主公移到安土城，我們就會立刻撤退，解此城之圍。如果不理睬的話，我們將把您當成叛逆之徒，要將您梟首示衆，以便替天行道。您的決心如何？」

對於這些恫嚇，三七信孝感覺到心寒。因爲全心依賴的柴田勝家由於積雪不能前來救援，美濃的將領們也都向秀吉投攏了。强敵臨城之下，不答應秀吉的要求，又能够如何呢？

「連這隻『潑猴』都來恫嚇我，我好不甘心！」

三七信孝在走廊跑着，叫着，顯得非常的惱怒。不過在老臣們的勸慰之下，他也只有僞裝着答應了。

「我實在拿你沒辦法，你就從岐阜帶着三法師走吧！」

三七信孝派使者到秀吉的陣內遊說，但秀吉却一百個的不相信。

「少來欺騙我！」

秀吉說着，拍打著使者的肩膀。

「自古以來，所謂的貴族不止有一個舌頭。他們往往說話不算話！」

秀吉頗不以爲然的說。那些貴族的公子哥兒不知世道的崎嶇，不瞭解諾言的嚴肅性，往往很輕易的食言而肥。

「請你回去向三七公子說，如果他誠意的話，請送人質來！」

「這隻潑猴！」

三七信孝越表憤慨。然而，如今有三萬大軍把他團團的圍住，再也無法抵抗了。於是，只好把自己生母的坂氏，女兒，以及幾名家臣送到秀吉那兒。

秀吉終於獲得了三法師。

秀吉把三法師寄養到信雄（故信長的次子，參加這一次岐阜城的攻圍戰）那兒，並以信雄爲保護人，把三法師保護到安土城。

這就是秀吉爲了出人頭地而排演的戲。

其實，信孝及信雄都是信長的兒子。既然三法師從信孝之手交到信雄之手，秀吉根本就不算把織田家的幼主任意擺弄，即使面對所有的天下人，秀吉也可以如此理直氣壯的說。

北陸的勝家透過飛脚（飛快地報信之人）知道了這一次的重大事態，由於積雪所阻擋動彈不得，只有咬牙切齒大表不服。如果不顧風雪，發

大軍的話，不到一天，兵馬，以及馱貨獸都會沉入積雪裡面去。

「這就好像中風一般……」

勝家如此的自嘲着。既然不能够動彈，那只有用嘴巴來謀求對策了。

「只好沿用外交的方式，拖延到春天了」

勝家自以爲瀟洒的說。世上有一種叫「調略」的解熱藥。據說，這種藥對鎮痛也有效果。既然是處於中風的狀態之下，只好用這種藥控制症狀，一直等到積雪溶化爲止。這就是勝家瀟洒的想法。

原本，勝家根本不擅長於所謂的謀略。勝家在擔任信長的部將時期就擅長於野戰指揮，他並以此誇耀自己，恰有如：秀吉憑他的謀略才能獲得信長的青睞一般，他也以野戰方面的才能獲得信長的賞識。

然而，勝家却一直輕侮秀吉的謀略才能，時常在軍事會議上如此的說：

——又是『猴子』想出來的玩意兒！

「我就不妨來動動三河將軍（德川家康）的腦筋」

到了這個緊要的時期，勝家才想到了德川家康，本來，他老早就該想到家康的。

不過，家康却在遙遠的圈外。

當本能寺發生事變之時，很不幸的，家康正在參觀京都。在這之前，信長曾經招待他去參觀安土城，再往京都流連一番。當他信步走到郊外散步之時，突然獲得了信長在本能寺殉難的凶報。

他想卽刻的前往討伐明智光秀，但却苦於自己所帶的人手太少，而且，大家都穿着便服。家康飛快的趕回國。在途中的伊賀，他遭受到草寇們的襲擊，九死一生裡，從伊賀海路渡到三河，一抵達國門，立刻動用了麾下的軍團。

家康爲了討伐光秀，向西邊進軍，當他來到

了尾張的鳴海之時，秀吉已經進軍到淀川畔，聽到秀吉已經在山崎剿滅了明智光秀。

（那麼，就到此爲止吧！）

家康立刻取消了對中央的活動。其實，家康也沒有足夠的兵力在中央一爭長短。

他並不是織田家的家臣。

而只是同盟者而已。

不過在年輕時代，他就在信長的指揮之下，跟柴田，以及丹羽等共事。信長一向酷使着他，工作量往往越過柴田及丹羽。想不到信長給他的恩賞卻格外的少。

家康的領地計有：他本來之國的三河（愛知縣東半部），他本身所攻佔的遠州（靜岡縣），以及駿河而已。總共也不過七十八萬石罷了。跟信長家臣的柴田，丹羽，羽柴，以及瀧川等人比較起來，不啻小巫之見大巫。以此實力，他實在很難在中央之地，跟信長的其他諸侯爭雄。當他在鳴海之時，就敏感的想到了這一點。

於是，他使軍隊向東返轉。這之後，家康所展開的行動，乃是在東海地方佔地謀城。他想把織田家遺產的甲州與信州攻佔，在轉瞬之間，就征服了甲州二十五萬石之地。在這個期間之內，織田家分裂爲二，在信長殉難之後，秀吉與勝家爭取主導權，家康則不去理睬他們，默默地在擴充自己的領土。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爲：家康是織田家的外臣，因而沒有資格介入直屬家臣們的爭鬪。次要的原因爲：他並不怎麼在意這些政治紛爭，而一心一意想增加自己的領土。

勝家想借用家康的力量。當勝家的使者抵達北方，家康正好來到甲州右府的陣營。

「修理（勝家）將軍找我有什麼大事？」

家康故意在使者面前裝出意外的表情，並且斜了斜他的腦袋，這使得滿懷期待而來的北陸使者大感失望。

使者拿出了勝家所贈送之禮物。這些禮物包

括：唐織二十四，越前綿一百把，以及五箱鱈魚。

「恭喜您平定了甲州一帶」

使者討好的說。表面上，這個使者是來向家康表示賀意的，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的單純。

「我們主公的修理（勝家）將軍如此如此的說……」

使者一開始就道出了秀吉的野心，然後，以乞求的口脗說：

「請您務必助岐阜將軍（三七信孝）一臂之力」

勝家的意思是——「我因爲積雪無法南下。所幸，閣下處於東海的溫暖之地。請閣下馬上動員，以便拯救信孝」。

（勝家本來就是這種人）

對於柴田勝家的自顧私利一事，家康感覺到可笑之至。

（爲什麼我非拯救三七信孝不可？）

家康實在找不出他非如此做不可的理由。勝家這個人總是以自已爲中心思考一切事物，並不想及對方的利害，或者是否適合於出面。

（勝家這個人始終不變）

家康感覺到好笑。依家康看來，勝家並非善於謀略的男人。如果他精於謀略的話，當不難明白家康如今最需要什麼？最害怕些什麼？以及對什麼最感覺到興趣等等，應該具有最爲銳利的分析才行，然而，勝家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感覺。

「眞勞您從遠道跑來告訴我這一些」

家康淡然的對使者說。他又說，我很高興你從遠地來向我道賀。不過，我正感覺到煩惱不堪。甲州雖然很輕易的獲得了，但信州的反抗者太多，叫我費了很大的精神，再加上關東的北條氏，更叫我苦不堪言。家康簡短的說出了自己身邊的情勢。

「然而，我們之間年來的友誼就付之東流了嗎？」

使者老是想用情誼說動家康，關於情誼這兩個字，家康頻頻的點頭，而且似有無限深情的點着頭。然而，家康在內心裡却覺得「眞太豈有此理！」如果欲提起舊誼，家康跟羽柴秀吉之間也有不錯的情誼，並非跟勝家有特別深的交情。

（由此看來，柴田的爲人到底是比不上羽柴將軍）

家康越加深了這方面的信念。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對於羽柴秀吉，家康還不打算跟他握手言歡，家康目前的想法是：利用這個混亂的時期，建立起一個強大的獨立勢力。除此之外，無暇他顧。

由於上述的理由，家康厚待了這位北國的使者，然後，客客氣氣的把他送回去了。

除了家康，勝家還想向其他地方施出借將的手段。那就是中國地域的毛利氏。

——請您偷襲羽柴的背後吧！

勝家如此的要求。秀吉的原來領地是播州（兵庫縣）。其西邊的備前、備中、美作（岡山縣）的宇喜多氏打從信長時代起就是秀吉的保護國，在宇喜多勢力範圍的西邊爲：以廣島城爲本城的毛利氏。事實上，這個毛利氏的外交方針已經確立了，他已決定支援往日敵人的秀吉，藉以保全其廣大的領土。因此，勝家只有白費心機罷了。

同一段期間，秀吉爲了用他的威力壓制京都，近江，以及美濃起見，不斷的驅策他的機動軍，他並沒有因此而休止對遠方的拉攏活動。這時，他最想拉攏越後。

他把使者送往越後的上杉景勝處。

「我們共同來討伐柴田勝家吧！」

對於這一次的拉攏，秀吉感覺到自信滿滿。

柴田勝家的北陸圈包括越前、加賀、能登、以及越中等地。越中緊接着越後上杉氏的勢力圈。而且，雙方又是敵對的關係。

原本，柴田勝家奉信長之命擔任北陸的鎮將，跟上杉氏展開戰鬬。

在雙方交戰之時，信長於本能寺殉難。如果勝家具有外交能力的話，應該跟敵人的上杉氏和睦才對。上杉氏業已沒有了謙信時期的威勢，不斷的被勝家的北陸織田家所壓迫着。因此，只要勝家有意跟上杉氏和睦的話，他是能夠很輕易的就辦到的。

而勝家並沒有如此做。

（我眞感謝勝家沒有如此做）

秀吉對勝家思想的魯鈍，由衷的表示感謝。

（我萬萬料想不到）

秀吉如此想着。勝家的頭腦回轉力很緩慢。雖然他對進出中央抱着强烈的野心，但他却沒有終止跟隣國上杉氏的交戰關係。

不僅沒有休止交戰關係，他甚至想侵略上杉氏的土地，把整個的越後搶過去呢！上杉氏依然對舊織田軍的勝家感覺到緊張萬分。對秀吉來說，這一點是非常的有利的。

——我們來並肩作戰吧！

只要秀吉這麼一說，上杉氏一定會狂喜異常，而立刻跟秀吉連繫的。只要季節交春，積雪溶化，勝家就會統領大軍南下。幾乎在這個時候，隣國的上杉氏也會舉起干戈，對勝家的根據地展開襲擊。爲了預防這一着。勝家必需把數萬的大軍留置於越中以及越後的國境。

秀吉對上杉的拉攏工作，全部委給石田佐吉（侍從出身）進行，他把使者派遣到遙遠的越後。

果然，上杉氏對秀吉表示好感。因此，拉攏工作順利的成功。只要積雪溶化，就可以看出結果了。

大垣

（我想在姬路城迎接新年）

在這個天正十年的十二月，秀吉最大的願望是在自己的姬路城過一個痛快的新年。他很想躲在居城深處，什麼事情也不做，把一切煩惱事拋到九霄雲外，睡個痛快。

因爲在這個時期裡，他的確非常的疲倦與勞累。

「到了新年的正月，我一定會回到姬路」

秀吉秘密地叫飛脚去通知寧寧。秀吉對一切都保持着秘密。甚至連將軍們也不知道秀吉所預定的行動，以及他將在何處停留。因爲秀吉認爲：一切非保持秘密不可。

（我就好像風一般）

風不讓人知道它的眞面目。它從何處刮起，人們根本就不知道，同時，它的去處也沒有人知道。

秀吉討伐光秀已經過了六個月，他在京都南方的天王山麓寶寺設置指揮所，但他却一刻也不呆在那兒，有如一陣旋風似的，猛然出現於京都、近江、美濃各地，而後，又彷彿旋風一般遠去。

這些日子以來，秀吉在馬背上立案，在馬背上發出指令，甚至在馬背上睡覺。

秀吉在京都控制着朝廷，在美濃方面，則把柴田勝家傀儡的織田信孝壓住於岐阜城，在近江方面，一面平定其國內，一面把琵琶湖北岸的山岳要塞化，把北陸的柴田勝家之南下路線堵塞。

（勝家，如今被積雪所困着）

勝家一定在積雪之內恨得牙齒癢癢的。秀吉趁着勝家被積雪所困的時期，拼命的爭取時間，拉攏各方的諸侯，以便在春季展開的會戰裡獲勝。

當秀吉的拉攏工作完成，部署完畢，回到了

天王山麓的寶寺時，已經是天正十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了。

天氣非常的寒冷，就連淀川的蘆葦之間也有積雪。由此推測，北陸的積雪一定比往年深。寶寺中庭的石製洗手盆也結了厚厚的冰。

在這一個早晨，秀吉打開了冰層，取水洗臉。據寺僧們說，今年比往年更爲寒冷。

（我總是鴻運當頭）

秀吉私自慶幸着。這種酷寒的天氣，至少能够給秀吉充分休息的時間。

在寶寺宿了一夜，東方未明之前就起身，到厠所，然後，用拳頭打破石製洗手盆上面的結冰。

「佐吉」

秀吉一面洗手，一面叫着侍從的石田三成。三成從走廊那一邊跑了過來，不聲不響的跪了下來。

「向小六（蜂須賀）說一聲，我們就要出發了。」

「請問將軍，我們是要出陣嗎？」

「出發總是出陣比較多。你不必多問。」

「有多少人馬呢？」

「我就會交代。你不必先問我」。

秀吉把必要的將領召集了過來，指出了他所要携帶的人。意外的，人數非常的少，總共不到七千名。

秀吉下令其中的五千名先走。

「向何處行軍？」

領頭之將的蜂須賀小六問。秀吉才頓悟到自己根本就沒有說出目的地，於是簡短的說一聲：

「姬路城啊」

秀吉說罷，吃吃的笑了起來。他的意思是回到姬路休養一陣子。不過，他叮嚀小六說：

「不要告訴士卒們啊」

因爲，秀吉對自己的處身之處必需極端的保密。他必需使北陸、美濃以及伊勢的敵人猜不出

自己的處身之處，老使他們以爲自己就在近旁呢！

如果伊勢方面之敵的瀧川一益，一旦獲知秀吉到遠處的話，說不定將一躍侵入近江之地，把那兒蹂躪一番呢！

黎明之前，秀吉就下了天王山，經過山崎街道（西國街道），走出攝津池田，再行進到尼崎，在那兒吃了很晚的午餐。他們的行軍快速得驚人。

這一夜在花隈（神戶）宿營，翌日在天未亮之前出發，當夜就進入了姬路城。

由於秀吉老早就通告了寧寧，因而，城內的燈火輝煌，城裡的居民都騷動了起來，爭先恐後的想瞧瞧久別的城主。

「給士卒們盡量的喝酒吧！告訴城外街的居民，我已經回到故鄉了」。

一向喜歡熱鬧的秀吉，甚至向部屬們如此的指示。

說罷，他立刻進入內室，跟妻子的寧寧對面之時，他大聲的嚷着說：

「哇！我最鍾愛的人！妳的丈夫回來了！」

他突進到寧寧的身旁，差不多要觸到她的膝蓋了，然後，就地坐了下來。寧寧打從內心感覺到滑稽。既然說，我最鍾愛的人，何以有蜚短流長說，他到處的在搜求美女？然而，他既然如此的笑容可鞠，又不好意思說一些酸溜溜的話。

「如今，你要做一些什麼呢？」

司內的寧寧，很想知道丈夫的秀吉是否要入浴？吃飯？或者引見此城總管的小一郎（弟），聽一聽他不在城時所發生的事。

秀吉一聽到，立刻笑得前仆後仰的說：

「寧寧呀！寧寧吾愛。妳就快一點去睡覺呀！」

侍女因爲感覺到好笑，把頭低垂，吃吃的笑。

寧寧感覺到迷惑了。

「妳不快點去睡覺，做什麼？從現在起，我將一直忙碌到天亮」。

「什麼？從現在開始忙碌到天亮？」

寧寧眞是好氣又好笑，三更半夜才回到姬路城，如今竟然不睡覺，說是要忙碌到天亮。

「我不在內室吃飯。我要到外頭吃。不過，現在先要去洗澡。」

秀吉縱然回到了自己的居城，仍然忙碌得團團轉。洗過澡之後，到外頭吃飯，一面吃飯，一面呼來秘書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員，再請來管理軍務的杉原七郎左衛門（寧寧的叔父），叫他帶來有關戰功的書表。

「順着資歷的深淺報告上來」。

秀吉如此的說。在這之前，秀吉統領着他的軍隊在各地展開大小的戰鬪，然而，時至如今，仍尚未整理出戰功。秀吉的意思是說：趁着這一檔子休息的空閑，檢討戰功，並決定恩賞。這一件事爲大將被課的重要任務之一。如果恩賞不公平的話，軍隊就會顯得零亂，士氣也會跟着低落，甚至會產生通敵者。柴田勝家養子的勝豐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對勝家給他的待遇大感不滿，於是靠攏了秀吉，獻出了長濱城。

如果恩賞的頒佈太過於緩慢，士氣也會鬆弛下來，將士甚至會懷疑起主將的用心。關於這些事務方面，秀吉可說是天才。他盡可能的在會戰結束之時，就在戰地擧行。至於創下顯赫戰功的將士們，則往往在會戰中，派出一個特使行賞。

「我親眼看到你立下武功」

有時先用此一句，安慰立功將士而後再行賞。有時恩賞身邊物件，做爲日後行賞的證據。不過絕大多數的場合，皆是以使用金銀行賞。

信長創下了一種別開生面的獎賞法。那就是：把金銀塞於行李裡面，運搬到戰場，以便當場賞給具有戰功者。秀吉也模仿了這種的做法。逢到行賞事務太過於繁雜之時，則會稍爲拖延，但回到居城之後，就會很快的頒行。

秀吉叫杉原七郎左衞門閱讀書表，而後，一一的加以解決，並叫秘書筆錄。

「他必需增加多少石的俸祿」

諸如此類的行賞法很普遍。

「給這一位備前名刀一把」

或者一襲綿襖，一匹馬，或者代爲馬匹的賞金（金兩枚）等等，秀吉很俐落的加以解決。

夜深了，元旦終於來臨。雖然時値深夜，但城內也開始嚚嚷了起來。但是秀吉毫不爲所動，仍然在辦理他的事務。到了元旦早晨仍未辦完，一直到中午才算完事。他夜以繼日處理的恩賞者人數，總共有八百六十多人。

「今天，不就是大年初一嗎？」

秀吉跌跌撞撞的站立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城內到處都擺出了酒肴，並有哼唱小調的聲音。

「我要去睡覺了！」

「那麼，主公什麼時候接受拜年呢？」

佐吉迫不及待的問。

「我要睡覺！」秀吉大喝了一聲，他感覺到佐吉有一些煩厭。

「那麼，請主公盡情的睡覺吧！待您醒過來之後，我再通知他們來拜年」

「就任憑你去處置吧！」

秀吉迫不及待的跑入寢室，頹然倒臥了下去。寧寧替他脫去衣裳。她使丈夫全裸着，替他穿上新的褻衣，雖然如此，他還是沒有蘇醒過來。再替他穿上絹布的睡衣之後，他稍爲張開了眼睛說：

「寧寧，妳眞溫柔體貼」

秀吉稍爲露出笑容，待他的笑容消失，他已經有如死去一般了。任憑寧寧如何的搖他，他還是始終沒有醒過來。

（眞是莫名其妙）

寧寧如此的想着。的確，秀吉是天生的勞碌命，他是不能一刻地停下來的。像他這種的勞動

方式，簡直是像一個狂人呢！

秀吉整整睡了一晝夜。

他不曾吃飯，也始終沒有喝過水。他睡得差不多像一條死猪一般，當他醒過來之時，太陽已三丈高了。

依據一名叫甫庵之記錄者的描述；「午後，秀吉大人跌跌撞撞的爬了起來」。爬出了臥室之後，立刻去浴室。他在那兒蹲了好久，好像忘了要洗澡似的。待他從浴室走出來之時，渾身似乎已經充滿了力氣。

「現在，我連鬼也敢跟他計量一下！」

秀吉一面嚷叫着，一面走過長長的走廊。

佐吉裝起了神妙的表情跟隨在他身後。

這一天，秀吉在城內的大客廳接受了羣臣的拜年。

不要小看這件事，其實，爲了應付這個場面，國王也必需有相當的氣力呢！秀吉必需在這一天，接受所有姬路城內大大小小臣僚的拜年。那些前來拜年的臣僚，排成了長蛇陣，這條長蛇陣塞滿了城下的道路，充斥於城門，也使城內水泄不通。他們到達了大客廳之時，陸續的向秀吉拜年，秀吉也不停地大聲對每一個人說：

「恭賀新禧」

叫了一陣子之後，秀吉的聲音變嘶啞了。

翌日，近國的城主，侍從武官，廟寺的僧侶，神官等，有如排山倒海似的趕了過來。對這些人，秀吉也不得不大聲的嚷叫。

到了正月初四日，探索伊勢方面的諜報人員送回了一道極重要的消息。

——原來，伊勢的瀧川一益開始活動了。

這是秀吉所等待的一件事。本來，秀吉對瀧川勢力圈的伊勢方面已展開了外交工作，而且，已經把織田信孝部將的伊勢龜山城主的關氏與蜂城主的岡本氏拉攏了過來，想不到在秀吉返回姬路的當中，伊勢龜山城發生了叛變，家臣們佔據了城堡，取消了跟秀吉的盟約，參加了瀧川一益

的行列。

「對於那麼一點兒的小城，待日後，慢慢地進攻也就得了」

有不少的將領們如此的提議，但秀吉却猛然的搖搖頭。

「我們要立刻出陣！」

秀吉以斬釘截鐵的口氣說。

這一次並非移動小部隊，而是必需實施總動員，使所有的軍隊傾巢而出。

秀吉的用意是：趁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攻陷伊勢，討滅瀧川一益，把北方柴田勝家的黨羽消滅掉。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需動用大軍，即刻展開大戰，採取速戰速決的方式。這一場戰爭絕對不能夠拖長，因為，北陸方面的積雪即將溶化之故。

一旦積雪溶化，柴田勝家傾巢而出，秀吉就會受到北方柴田與南方瀧川雙方的包圍，到時，秀吉就難以脫身了。

秀吉飛快的離開了姬路。

他進入京都，拜謁了天子。他只滯留於京都一天，翌日早晨就出現於近江路，沿着琵琶湖畔北上，黃昏抵達安土城下之時，立刻跨下了馬騎。

安土城由於上次明智光秀的叛亂，壯麗的天守閣已經燒毀了。這之後，秀吉興建了城樓及正殿，把織田家繼承者的三法師迎接了過來。

三法師的監護人為信長次男的信雄。如今，信雄也居住於這座城裡。

秀吉偕着麾下的將軍們，在殿中的大客廳拜謁了三法師，向他上奏說：

「柴田與瀧川皆是叛賊，是破壞天下太平的魔王。為了討伐他們，臣下將發出大軍」

為了如此做，必需借用三法師主公的權威不可。只要持着三法師的命令驅使各將軍，秀吉就

可以說是織田家的正統派了。

相對的，首席家臣的柴田勝家，瀧川一益，以及信長三男的織田信孝可就轉而變成非正統派了。

翌日，秀吉在城下的野地舉行了閱兵典禮。為此，他特建造了一個閱兵台，使三法師登到上面。秀吉並抱着他說：

「主公，您瞧瞧看！這些人都是您的屬下呢！」

這些將領原本都是信長的部屬，因此，對三法師的閱兵非常的感動，滿足了他們正義的感情。雖然如此，這六萬大軍也深知：欲取得天下者並非三法師，而是秀吉本人。也就是他們預知到這一點，因此才非常情願的在秀吉麾下做事。

這些人心中的正義與實力溶合得恰到好處。

秀吉把六萬的大軍分成三部分，分成三道闖入伊勢。

第一軍以胞弟羽柴小一郎為大將，開到土岐羅越。

第二軍以外甥的孫七郎秀次為大將，開到大君畑越。

第三軍由秀吉親自領導，經過安樂越，開入了伊勢。

伊勢的主城為長島城。

秀吉向此城放火，使該城化為灰燼，同時，他並不展開攻擊，只把很多的兵卒佈置在那兒，把攻擊的重點放置於龜山城以及蜂城。秀吉有如欲噴火一般地進攻。他大與土木工程，欲把該城連根的「拔起」。

秀吉在城堡周圍密密地築起木柵，使城兵不能出來，又排列青竹束，防止城內來的射擊。再令數千名的礦夫掘坑道，甚至使用十字鎬及鋤頭，試圖把石垣毀掉。

看了這種情形之後，在伊勢長島主城的瀧川一益，差不多要嚇昏了！

「這隻『潑猴』的做法好猛烈！」

雖然還沒有交戰，但他却已喪失了鬥志。

信長在世之時，瀧川一益以英勇聞名，到本能寺事變他所擔當的關東經營瓦解，於是被小田原的北條氏追趕，亡命到上州。從此之後，他就對一切事物喪失了信心。

有人說，瀧川一益沒有自立的才能，他的前半生一直依靠着信長。

一益可能是純粹的軍人。軍人以外的事物似乎沒有一件弄通，因此，他不能透視時勢，以及自己的將來。他似乎連想想這兩件事的能力也闕如，而且在往日，他是沒有這種能力的必要。

總而言之，他只要遵從信長所謂的最高方針就行了。然而信長一死，一益就必需決定自己的方針了。這種轉變使他陷入了不幸之境。他不喜歡自己從事思考，每逢必需針對事物思考，他總會說：

「就去拜託權六（勝家）吧！」

他把一些必需深思遠慮的事情，悉數交給了勝家。

對一益來說，他只不過是把勝家置於往日信長的位置而已。他之所以跟從勝家，並沒有經過仔細的考慮，只不過是盲從勝家「織田家首席家臣」的權威而已。這些都是他平常就跟勝家友好所使然，然而最大的理由為：他嫉妬着秀吉。

當他從關東地區逃回之時，秀吉已經討伐了明智光秀，並且控制了京都。

——這一隻可惡的「潑猴！」

一益消除不了心中的這一股悶氣。因為以織田家的家臣排位來說，他的位置比秀吉高，這一點一直叫他不服。

「這個男人，沒有什麼可怕」

秀吉也把他看穿了。

「一益沒有什麼可怕的，他只是一味盲目地抗戰罷了。他並不是在經過深慮遠謀之後，才參加了柴田勝家的陣營。只要饒他免於一死，他一定會投降的！」

秀吉如此的信心滿滿。

不過，為了使他投降，必需以獅子般的勁勢展開攻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秀吉有如欲堀翻伊勢全國的每一寸土地一般，把礦夫們投入各地的大城小城。

至於秀吉本人的六萬軍隊，則只使用於守備土木作業方面。

「這隻『猴子』的作法太沒有人性了！」

瀧川一益恨得怒髮衝冠。

雖然如此，他也沒有應付的方法。他只會戰鬪罷了。為此，他計劃對包圍龜山城的秀吉展開夜襲。

不僅是計劃而已。本身為上乘野戰指揮官的一益，以自己的肉眼看了敵我的形勢之後，統領幾個人親自前往探查敵情。他騎着一匹黑馬。

雖然他改了裝，然而，他那種有如岩石被削過的容貌，即使兵卒一瞧，也會認得他就是瀧川一益。

「看起來，他很像瀧川一益」

秀吉這方面的斥候，把他看到的情形，向秀吉報告。

「一定是瀧川，錯不了的！」

秀吉很快的就明白了一益的用意。

「既然他本身擔任斥候，那一定是想展開夜襲了！而且，很可能就在今夜」

秀吉說罷，下令兵卒，一入夜，就在伊勢全境點燃了火把，把四周照亮得彷彿白晝似的。

看了這種意料不到的夜景，一益大為失望，只好斷了夜襲的念頭。這一次的失望，使一益更為消極。接著，秀吉不斷的展開攻略，一益只好放棄了抗戰，向秀吉投降。

伊勢才剛剛平定，秀吉又從北方獲得了緊張的急報。

——原來，勝家正從北陸出發。

那時為二月末，勝家的越前（福井縣）仍然

被積雪所困着。

「積雪不是還沒有溶化嗎？」

「他們一面挖開氷雪，一面行進」

斥候如此的報告。

這個報導是事實。勝家一直就心中央的狀況，再也等不及春天了。到了二月二十八日，他把武士，兵卒，以及勞動者統統動員了起來，下令他們沿途挖雪，終於向近江（滋賀縣）打開一條窄路，使大軍行進。

長達數里之遙的一列縱隊，有如匐伏一般，在雪原裡面前進。

「勝家這個混蛋，終於傾巢而出了」

秀吉聽到了這個報導之後，爆出了很大的聲音，差一點使左右的側近跳了起來。聽他的語氣，好像他很佩服勝家的此舉似的。

「不愧是故右大臣家（信長）所重用的男人！」

秀吉說得不錯。在全日本六十六州之中，沒有一個勇者在這個嚴冬時期出來，就好像勝家一般。

這個時期裡，秀吉必需在三方面作戰。

第一戰線就是伊勢，第二戰線為美濃的岐阜。對於這個織田信孝的居城，秀吉以五千兵馬包圍，命他們滯陣於岐阜城外，使信孝無法從該城逃出。

在這種情形之下，就算勝家不辭辛勞的跑出越前，由於信孝已經被控制了行動，勝家也就無可奈何了。

第三戰線為湖北的山岳地帶。

鑽出了越前北之庄城（福井市）的柴田勝家，不久之後，將沿着湖北方的山道南下到中原。以秀吉的立場來說，萬萬不可能使勝家侵入中原。為了防止勝家軍的進入，必需在湖北山岳地帶的隘路將之攔截，並把他們加以殲滅。

秀吉早就在這一帶的山岳構築了好幾個輕度的要塞，並派兵守護，如今，是把他們迅速地動

員的時刻了。

於是，秀吉又忙碌了起來。

他很快的出發伊勢，進入近江，到達湖北岸，在附近的山岳地帶（由賤岳所代表）增設緊急臨時陣地，並增加了人數。

之後，秀吉急行到美濃，進入大垣城。秀吉準備以這座大垣城充作三面作戰的大本營。

「沒有比美濃大垣更為方便的地方了」

秀吉滿足的說着。

從大垣側面的關原有街道向三方伸延。向東可到達岐阜，朝北可抵達湖北賤之岳，向南走去可到達伊勢。不管發生了什麼事變，只要從此地出發，就可以輕易的到達目的地。

在這個時期，石田佐吉向朋輩的大谷紀之介說：

「主公看起來非常的忙碌，他到底要進行那一種形態的戰爭呢！」

秀吉為什麼要從事超過人類能力，而又繁忙不堪的所謂三面作戰呢？佐吉頗表疑問，以致想向大谷紀之介討教。紀之介確是比佐吉更具有戰術眼光。

「是啊」

紀之介如此的應著，並扭轉了一下頸子，這動作有如少女一般的引人。

「看樣子，主公在自掘墳墓，並想以自己為釣餌」

秀吉在北，東，以及南製造戰線，在連接此三點的三角地帶中坐鎮，把自己當成誘餌，以便把柴田勝家誘出北方。

「這一點我知道。不過，為了要把自己當成誘餌，所以他才會忙碌成那個模樣？」

「那是，因為要同時殺掉三個人的原故」

紀之介這麼說。佐吉竟然大為感動了，他一字不差的向秀吉稟報。

秀吉亦稍為扭轉一下頸子，微笑着說：

「好聰明，紀之介眞的這樣說嗎？」

秀吉只說到此地而已，除此之外，再也不提起自己的作戰計劃了。這對往日多話的秀吉來說，的確是一件非常新鮮之事。

這個時期的秀吉，由於自己內心所萌出的計劃充滿了微妙的因素。因此，他甚至無法用言語把他表現了出來，同時，他也懶得如此做，變成了無言的秀吉表情，充滿了陰鬱的影子。這對一向過分樂觀的秀吉來說，實在是很難得的現象。

勝家終於出來了！

他越過了越前木之芽山嶺，下了敦賀平原，再爬上山坡，進入了湖北的山岳地帶之時，探子回來報告說，秀吉已經在那一面的山峯建築要塞，在湖風徐來之下，插上了他的旗幟。

「不要猛力的進攻」

勝家向全軍下命令，他要開始在險要之地構築要塞，使全部的將士有所依託，準備採取持久戰的方式。先鋒為勝家外甥的佐久間盛政。一向被稱之為織田家第一的猛將。

「縱然敵人出現，也不要戀戰而中了他們的圈套」

勝家也再三的叮囑着盛政。

秀吉為了把柴田軍引出要塞起見，一定會千方百計的展開挑戰。勝家就是怕盛政年少氣盛會容易中圈套。

在中尾山的陣地召開軍事會議時，勝家就說了好多次，然而，年輕的盛政却始終不能瞭解。

「這又是為什麼?」

「因為，我軍的人數太少了」

勝家的理由就在這裡。

如果人數方面能够壓倒敵人的話，就算是踏着他們的背脊也可以進擊。假如人數比敵方少的話，只能够守在陣地裡，等待着敵方的情勢有所變化。

（這一段時間，好無聊）

佐久間盛政一幅忍不住的模樣。

他認為：假如一再的等候，而敵方沒有什麼變化，那不就是完蛋了嗎?他這麼一想，立刻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其舅的柴田勝家：

「你放心，敵方一定會發生變化」

勝家非常有把握的說。

「到底會發生何種的變化?」

盛政這麼一問，勝家却答不上來了。他只是說，所謂的戰爭也者，只要靜伏着不動，敵方一定會有意想不到的變化。我們必需耐心的等着這種變化的發生。如果這種變化值得利用的話，最好機敏地發動部隊攻打敵人，如此就不難獲勝。這就是勝家的論調。

「總之，我們必需耐心的等待」

「我實在弄不懂，何以非如此不可?」

「我今年已經六十歲了。比你活了一倍長的時間，而且，比你多了十倍以上的交鋒經驗。你就聽我的話吧!」

沒有親生子的勝家，一向非常的疼愛盛政，比己生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叫盛政耐心的等待下去。盛政也只好遵守舅舅的方針，不過，他却在內心感慨萬分的說：

「舅舅畢竟是老了……」

另一方面，秀吉已經出了大垣，統領着他麾下的機動軍，出現於這個戰場，並以好多種的方式，向勝家軍挑戰。「只要把敵人引誘出來，我們就能够獲勝」。

這一句話，就是秀吉在這個戰線的基本方針。柴田勝家却始終不上圈套，始終都不移動山頂的旗幟。

「的確，是深謀遠算的老滑頭。」

秀吉對左右們說。

——的確，薑是老的比較辣。

智勇雙全的兩將在陣地對峙的場合，不知怎麼的，先出手的那一方總是會戰敗，而耐心地等待敵人暴露出弱點的那一方。到頭來，一定會獲

得勝利。
　看了勝家一幅老謀深算的做法，秀吉稍爲失望，準備離開前線。
　在將離開前線的當兒，他叫來了這一方面的將領，向他們說明了細節，然後，悄悄地叫來異父弟的羽柴小一郎（秀長），附在他耳邊囁嚅說：
「如果敵人移動的話，火急的向大垣的我報告。」
　爲了便於向大垣傳遞快報，秀吉在街道的重要地方放置駿馬。爲了嫌駿馬不够迅速，併設了以狼煙爲傳遞的通信組織。
　弄完了這些之後，秀吉就回到大垣去了。
　殘餘下來的秀吉軍，從秀吉的現勢力看來，顯得意外的少。秀吉以胞弟的小一郎爲總司令官，在他指揮之下，配置了桑山重野、中川瀨兵衞、高山右近、堀秀政、小川祐忠、山路將監、木村重玆的七名將領。
　他們雖然不是赫赫有名的大將軍，而是小型的指揮官，但却是非常精於野戰的能幹指揮官。看樣子，他們一定非常耐於激烈之戰鬪。把這方面的人數，連同前線及後方算在一起的話，總共有兩萬五千名。
　在這個時期裡，東方發生了很嚴重的事態。原來，岐阜城的織田信孝驟然地開始活動了。
　信孝聽到了柴田勝家向南進軍，他想藉此攪亂秀吉的後方。
　他輕快地從城中派出了小部隊，着手燒起了大垣附近的村落，甚至襲擊起了守備隊。他採取速戰式的游擊戰，一經給予秀吉後方打擊之後，就逃進城塞裡面。秀吉方面簡直疲於對付。
　——如今，唯一的可行方法是攻陷岐阜城。
　大垣的秀吉，立刻收集其他戰線過多的兵士，想統領這些人殺到岐阜城。
　就在這時，突然下了豪雨，河渡川、呂久川等決潰了，以致無法接近岐阜，在萬不得已之下

，只有領兵撤退到大垣。
　在這個時期裡，湖北的山岳地帶發生了很明顯的變化。
　——只要兩軍對峙，總會有變化發生。
　柴田勝家老練的想法竟然變成了事實。
　這個變化是在秀吉這一面發生的。然而，並非自然地發生，而是柴田方先鋒大將的佐久間盛政所造成的。盛政不僅是戰場的猛將，也懂得一點所謂的謀略。
　盛政想使敵將謀反。他在經過了一番硏討之後說：
「山路將監這個人可以利用」
　盛政看上了秀吉方面新參加的一名將軍。
　山路將監正是在開戰以前倒向秀吉的近江長濱城主——柴田勝豐的家臣之一。由於主人倒向秀吉，他也歸屬於秀吉方面，守護着這個山岳陣地的最前線。
　想不到，將監對於這個立場並不感滿意，同時也對其主子勝豐的倒戈非常的不滿。關於這件事，柴田方面老早就有所聞了。
「總之，將監是一個頑固的人」
　佐久間盛政一直這樣認爲。在盛政的麾下，有衆多山路將監昔日的朋輩。山路將監本來就頑固，如今又處於新的環境，他勢將感覺到非常的不習慣，心情當然也不會好了。這是柴田方一致的看法。
「我們不妨來拉攏山路將監」
　佐久間說罷，向柴田勝家本營送出特使，想獲得柴田的允許。
「可以呀！」
　勝家頗表同意的說。
　不過，勝家又補充了幾句話；
「我很瞭解將監這個人，他之所以不滿現狀，並非表示留戀於舊主，而是由他性格方面保守的感情所使然。假若單以義理說服他，他也不一

定會還回舊巢。因爲，他把妻兒七個人當成人質送到秀吉那兒，假如，現在他倒向柴田方，這七條生命一定保不住。如果要他不顧及自己妻兒的生死，毅然的回到柴田方的話，非有相當的條件不可。」

「用利去引誘他！」

勝家很世故的說。「利」這個字往往能够攫住戰國期的人心，而並非所謂的情及義。關於這一點，在亂世打過滾的勝家比誰都清楚。

「向將監說，我願意給他越前丸岡城以及十二萬石的封地。」

勝家慷慨的說。

「哇！這是多麼優厚的賞賜！」

佐久間盛政伸了伸舌頭。這些封賞比盛政要多出很多，很可能是柴田方的高祿者之一了。

——這樣，還不够優厚呢！

勝家喃喃的說，他的意思是——山路將監的倒戈，影響這一次的局面，實在不止値得那些賞賜。

柴田方的密使進入了山路將監所防守的堂木山的要塞，傳達了柴田勝家的意思。將監在想了一回兒之後說：

「好吧！我就接受了」

不過他却憂鬱的說：

「多少感覺到困難的是我的家族。我的妻兒七個人如今在後方的長濱城，在衆多人注目之下生活着，欲使她們逃出長濱城，必需特別用心才可辦得到，不過，秀吉做事都能寬宏大量，只要稍爲留意，就不難把她們給救出來了」。

然而，將監是計算錯誤了！

秀吉對他的監視一刻也沒有放鬆過。由於將監日常不滿的舉止行動，不但使秀吉這一方的人感覺到不愉快，同時也對他倍加注目。

而且，自從勝家的密使進入以來，將監跟其重要臣僚之間的舉動變成微妙了。這種的微妙的氣息，使大家都嗅到了。在這個堂木山要塞跟將

監一塊共事者爲近江出身的木村重玆。

所謂的重玆也者，乃是後來的常陸介，其子就是木村重成。爲秀吉長濱時代的部屬。不僅是一名武將，亦有很纖細的政治感覺。就是這個木村重玆感覺到將監有一點不對勁。

爲了顧慮到安全起見，木村重玆改變了要塞裡面的守備配置。把將監移到外廓的守備，重玆本身移入城樓。

這一件事使將監感覺到心急如焚他以爲事蹟敗露了，所有的計劃都將成泡影了。將監在惱怒之下，想毒殺重玆，於是請他喝茶。重玆在表面上答應，仍不斷的嚴密監視將監，終於將監的一名手下向重玆告密。事到如今，將監再也無法自圓其說了。

不過，由於當地是最前線，重玆仍舊裝成毫不知情的模樣，佯稱有病，不出席茶會，一面派人向後方的本營報告。後方也故作鎭靜，但却增强了對長濱城將監家屬的監視。

雖然如此，將監也感覺到事態的嚴重。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了投奔柴田勝家再也沒有其他的途徑了。於是，他派一名心腹到長濱城，企圖救出他的家屬。

長濱城的一半浸在琵琶湖裡面。

將監的心腹準備了舟船，想藉着黑夜從湖上脫逃而出。這一件事只成功了一半。當船出了城的水門之時被巡邏船所發現而被捕了。在這個時期裡，將監偕着他五百名的部屬逃到柴田的陣營。

將監逃脫了。但是他的家屬却被帶到堂木山的要塞，被綁在朝向敵陣的木柱上，照着軍陣的規矩被殺了。

——只要呆在陣地裡，不久就會發生變化。

照勝家所說一般，變化已經開始進行了。

這次變化製造者的山路將監一跑進了佐久間盛政的陣營就嚷叫着說：

「要進攻的話，最好立刻開始！」

他所說的話，已足够引起盛政的注意。因爲：

「秀吉不在陣中」

他强調的說，如今，秀吉已經不在了！他爲了攻擊岐阜城，已經回到了美濃，當然也就無法指揮這方面的戰線了。

同時，將監更仔細的說明了秀吉方面的陣形，甚至拿出一張地圖說明，何處是弱點。

秀吉方的陣形，在最前線與後方人數最多，要塞的構造也最爲堅牢，不過，中間却非常的削薄，削薄的程度有如一張紙一般。

「那麼，途中是？」

「就是這兩個的山峯」

將監用手指輕敲繪圖的中央。他是指大岩山與岩崎山的兩座山。大岩山是由中川瀨兵衞把守着，岩崎山則由高山右近所防護。他倆都是攝津（大阪府）出身的將軍，在往日的織田體制之下屬於荒木村重的麾下，因此，並不認識佐久間盛政這個人。

——他到底是那種的男人？

這麼一問，將監就回答說：

「中川瀨兵衞只不過是具有匹夫之勇而已，高山右近的思慮則比較深遠，不過，他倆都不是能够應付突然變化的人物」。

將監自以爲是的說。

「把這兩座要塞攻陷之後，全部的陣形就會崩潰了。」

聽了將監的描述之後，盛政感覺到昂奮。

在當時，這種的戰法被稱之爲：

——中線切入。

換句話說，避開敵軍縱橫陣地較强力的先端，對脆弱的中央部展開奇襲，使敵軍崩潰的戰法。往日的日本人戰術思想中根本就沒有這一套。一直到了戰國中期才出現，武將之間爭先恐後的使用着。年輕的盛政之所以感覺到興趣十足，一定是對這個所謂「中線切入」的語句，感覺到新

鮮吧？

（這麼一來，我們一定會戰勝）

盛政渾身充滿了自信。他很快的牽出馬匹，一路上快馬加鞭，奔馳到勝家的本營，乞求他允許這種的作戰方式。

「這個……」

勝家一聽到，立刻裝起了苦澀的表情。

「最好，還是免了吧！」

勝家基於他老練的感覺，認爲；單由於這種程度的變化，而捨棄要塞，展開野外戰未免太危險了。結果；可能打擊敵人不成，而反被他們所追擊。勝家認爲：還是要照他最初的方針，一直對峙下去。

當然，演變成了激論。

年輕氣盛的盛政，由於過度的憤慨，顧不得勝家是他的舅舅了，衝口就說：

「舅舅，您未免太古板了！」

盛政本來想說——舅舅您變成老痴呆了。結果，在未出口之前，他就及時把這一句話忍住了。

勝家感覺到迷惑了。如果仍舊在壯年時期的話，他一定會大喝一聲，使盛政撤銷這種的提案，然而，如今年紀確實已經大了，尤其是對着盛政的年輕英勇，他更感覺到不能與之比擬，於是，表情終於軟化了。

勝家終於屈服。就在這個瞬間，幸運之神已從勝家的頭上遠走了。

「我眞拿你沒有辦法。不過……」

勝家提出了條件。在襲擊軍所通過的敵軍要塞，必需放置足够的人數。否則的話，一旦在途中遭受到敵軍的襲擊，一定會全軍混亂，終至覆沒。

「行嗎？我還有一個條件」

勝家又說。如果「中線切入」的作戰獲得成功的話，也不能停滯在敵陣。必需撤退。勝家最爲害怕的是：襲擊軍在敵人的包圍下孤立。一旦

孤立，勝家就非去救援不可了。這麼一來，柴田全軍將有如剝出的肉一般，全部暴露於野外，將變成秀吉軍的美食。

聽了這些話，盛政又有了別的反應。他把勝家的深謀遠慮跟他的老齡連接在一塊。

（還是年紀大了，舅舅已垂垂老矣！）

如果說，襲擊成功還得撤退的話，那何必展開襲擊呢？就是由於佔據了敵人的要塞，因此，才要以它爲基點，向周圍的敵人實施攻擊，藉以擴大戰果，這不是兵法的常識嗎？

如果這也害怕，那也躭心的話，舅舅就不應該來前線了。盛政在內心裡雖然這樣想着，表面上，他還是遵從着勝家的指示。

「舅舅，外甥領命了」

盛政神妙地點點頭，內心却如此的想着：

（一到了外面，就是我的天下了）

想到此，盛政更感覺到目中無人了。

爲了這一次的作戰，柴田方立刻劃分了權責。對於控制敵方其他要塞的人數，勝家本人擔任總指揮，其人數爲一萬兩千名。

襲擊軍則由佐久間盛政指揮。其人數爲八千，以奇襲作戰來說，戰史上很罕見，可以說規模非常之大。

佐久間盛政的襲擊軍於天正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出發，時刻爲午夜一點鐘。他把燈火都熄掉了，馬蹄亦綁上草鞋，八千大軍銜枚急行，鴉雀無聲。

這種大規模的夜襲，一直在抵達中川瀨兵衞的要塞下面爲止，秀吉方都沒有任何的察覺，可見這一次的夜襲非常的成功。

隨着東方發白，盛政的部隊爬上了要塞，展開了一場激戰。瀨兵衞奮戰，然而，他的人數只有一千名，到底相差太過於懸殊，到了最後五十名之時，他的側近規勸他說：

「主公，我們就撤退吧！」

瀨兵衞却不聽，不斷的叫嚷說：

「今日的戰鬪，是衆人評定我的時候。」

最後他統領着寥寥數名的兵卒，跑到城樓上面，脫下戰甲，匆匆的自殺了。

瀨兵衞口無遮攔，始終不叫朋輩秀吉「筑前」，而管叫他「猴子」。

中川瀨兵衞在殲滅明智光秀的作戰之時，很迅速勇猛的襲擊天王山，使戰勢顯著的好轉，受到秀吉方所有將卒的讚許。

這一次，瀨兵衞在防戰四個小時之後，終於兵敗而死了。在這個期間之內，鄰接瀨兵衞要塞的岩崎山守將——高山右近，並不着手拯救他朋輩的瀨兵衞，而很快的捨棄要塞，朝後方的木之本撤退，他並不想有如瀨兵衞一般，暴勇的犧牲生命。

佐久間盛政宣告成功了！

（大家瞧瞧我！）

到了此地，盛政認爲舅舅的勝家未免太愚笨了。他很快的派人前往勝家處送信說：

「由於今天的交戰，士卒們太疲乏了。爲此，我們不想回去，決定在奪取的要塞過夜。」

當然啦，盛政的意圖並非在露宿，而是欲以此地爲前進基地，以便進攻賤岳的敵軍要塞。

勝家很快的察覺到了。他在吃驚之餘，立刻派出急使叫他：

「火速的撤退！」

然而，盛政却一味的在嘲笑。

「你向我舅舅說一聲吧！不要說那種無膽識的話了。叫他準備明天在京都插上旗幟吧！」

由急使傳達的這一句話，使勝家更感覺到驚恐萬分，他爲了制止起見，一次又一次的派出使者。前後已經派出了五次，而盛政只寫回了氣焰萬丈的豪語，根本就不聽從勝家的撤退命令。

勝家已經陷入了絕望的深淵。

「難道，我一生就這樣完了嗎？」

勝家如此的自言自語。

就連這一句自言自語的話都進入了盛政的耳朵裡面。然而，盛政只付之一笑，並且說：

「我一定會打勝戰的！」

依據盛政的估計，一直到他奪取賤岳之時，秀吉是不會出來的。因爲，秀吉正在美濃的大垣城。這之間的距離有四十五公里，就算秀吉放棄了岐阜的敵人，也必需到明天才能够抵達這裡。

即使抵達了這裡，由於長途飛馳，人馬必定很疲勞，當然也不能充分的作戰了。只要此時能奪取賤岳，爭取優勢的位置，一定就能够獲勝。

然而，勝家却認爲：

——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未免太幼稚了。

於是，再度重下他的撤退命令。勝家最後終於說：

「玄蕃(盛政)以及山路將監程度的才幹，根本就不能瞭解秀吉是何等的人物」

第六次被勝家派遣出的使者，原原本本的把這一句話對盛政說，但盛政却一氣不再回答了，斷然的採取了杜絕通信的形狀。

秀吉大爲狂喜。

當盛政襲擊中川瀨兵衞要塞的那一天，在美濃大垣城的秀吉接獲了這一項的消息。

以時刻來說，盛政的攻擊於拂曉之間開始，於午前的十點就完全的把它佔領了。兩個小時後的中午，秀吉於大垣城獲得了這一個急報，他所敷設的通信組織，使這一件事很快的就辦成。

「我們勝利了！」

秀吉跑過潮濕的走廊，進入了內室。

這之後，秀吉的頭腦，雙手，以及舌頭等，都有如陀螺般地回轉了起來。在他的生涯之中，沒有比這一天的語言擧止更富於光采了。接到了這一道消息，秀吉感覺到自己的將來充滿了燦爛的彩虹。

秀吉用力把臉上的皮膚收緊了起來，閉起了眼睛，有意把彩虹撤掉。他非把彩虹抹掉不可。因爲他業已痛感到所謂的戰爭，乃是由無數偶然的片斷所組成。只有機敏地把這種偶然的斷片拾起來，編進自己一慣採取的方式，這種作業程序才能抗拒得過命運之神。

如今，秀吉絕對不能够看到燦爛的彩虹。一旦看到，勝利將掙脫出他的掌心。

秀吉把自己原本已够尖銳的下巴，有如刀劍一般的向前突出，兩眼閃閃發光，以他本身也感覺到驚訝的速度，以及正確的方式，陸續地下達了必要的命令。

在大垣，秀吉常握有一萬五千的大兵。

如今，秀吉必需急快的把這些大軍投入賤之岳，決定勝利，端賴於行軍的速度。爲了使這種速度顯出奇跡，必需搬弄一些工夫才行。

時刻已達了正午。

到達戰場之時，天勢必將黑了下來。爲使夜晚有如白晝似的明亮，非點起衆多的火把不可。

秀吉選擇了健壯的五十名兵士，使他們騎馬向近江長濱出發。其中的二十個人負責叫沿途的村民，點起通亮的火把。其他三十個人的任務爲：下令沿途的村民供給急行中的人馬足够的糧食。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不必吝嗇金錢！」

秀吉說罷，命駄獸車載上很多的銀錢。接着，他又集合先出發者以及班長級的人物於城門後的大廳，一面用靑竹敲着地面，一面叫着說：

「你們可以叮嚀沿途各村鎭的百姓，打開倉庫，用存米煮成飯。並且用糠製成馬的飼料。至於米錢，你們可以對老百姓說，以後償給他們十倍的價錢。」

秀吉又再接着說：

「你們對老百姓說，飯煮成之後，不要把米袋丟掉。可以把米袋剪開，用鹽水浸過之後，再用它們來裝飯。馬糧方面也如此的辦。爲了使與

兵糧分開，最好用木板或紙張在馬糧的袋子上做記號。做完了這些工作之後，把它們放置於每一個農家的門前」

秀吉的聲音越變越大：

「大軍必需向近江的街道馳奔過去 。叫沿途的老百姓發出聲音大叫 ， 要繼續地向大軍叫喊：

『這些是我們呈獻的兵糧，請您們拿過去吧！』

如此這般，叫他們不停留的喊叫。對士卒們說，沒有裝置米飯的容器，不如叫他們用短衣包飯。沒有短衣的話，改用手巾包飯。在衆多的兵士中，難免有一些貪欲者，他們一定會索取加倍的米飯。對於這種兵士，就默默的把雙倍的米飯給他吧！在那麼多的兵士之中，免不了有大意者，他們可能會把馬糧看成兵糧。逢到這種場合，不妨殷勤的對他說：

「這是馬糧啊，如果你需要的話，就不妨拿去吧！」

在這個時期裡，秀吉感覺到最困難者，莫過於一萬五千的兵士不在一個地方。爲了攻擊岐阜城之故，大半被配置於分散的地方。

秀吉目前的急務是：在一聲號令之下，使那些擴張的每一隊兵士一轉，迅速趕到賤之岳地帶。

「不要進入這個大垣城！」

秀吉如此的說。他派遣出了數百名的傳令，以便使分散於各地的部隊立刻趕到賤之岳。

「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賤之岳的山麓木之本。不要遲到而後悔無窮」

當秀吉把所有的命令都下完之時，已經是下午的兩點鐘了。這些命令被傳達開去，各隊向賤之岳開始移動。最早的隊伍於下午四點到達，最遲的部隊大概拖到下午的五點鐘左右。

然而在這個緊要的關頭，秀吉並不在大垣。

他一旦下完了命令，立刻衝出城門，揚起了

馬鞭，向近江的街道馳騁過去。他的背後只有寥寥數騎跟隨。不過，離開了一町之距離就有十騎，二町的距離就有五十騎，總之，他的背後是有陸陸續續的跟隨者。

賤之岳

太陽下山了。

在這一夜的此時刻並沒有月光。不過，却有星星。近江的上空繁星點點，然而，東方的美濃天空却顯得很陰暗。

「我們打了勝戰！」

佐久間盛政不止說了一次。

「而且，我們將會屢戰屢勝！」

這種成功的陶醉感，使平常沉默寡言的盛政，稍爲多話了起來。白晝令他興奮的戰鬪行動，到了夜晚仍舊沒有消失，以致，他根本就無法入睡。他不斷的拔着草，以興奮的語調向左右談及作戰的成功。這一夜，他就在敵人的陣地紮營。

然而，他滴酒不沾。這個酒豪在這個時間內，竟然不跟黃湯爲伍。不僅他個人不曾喝酒，他也嚴禁將士們在此時此地喝酒。

喝酒未免太危險了。這附近的星空下之山野皆是敵軍的要塞。背後爲余吳湖。佐久間軍就等於坐鎮於敵境。

主將的柴田勝家仍頻催着：

「立刻撤退！」

佐久間盛政充耳不聞，有如馬耳東風一般。

「舅舅已經老痴呆了！」

每逢使者傳達勝家撤退之令時，盛政就會嗤之以鼻。或許，老人比較有智慧，而年輕人却比較有勇氣吧！

後方的勝家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焦急萬分的渡着此夜的一分一秒。勝家的作戰思想是佈成完壁的防禦陣形。這裡是山岳錯綜地，地形恰有如鋸刄一般，至於道路，只有北國街道一條而已。

其他的岐道，只有獵師能够勉强通過的羊腸小徑，這些小徑總是被樹海所遮蔽着，根本就不是能够移動大軍的地形。關於這一點，勝家非常

的清楚。

秀吉雖然比勝家擁有更多的人數，但在這個山岳地帶根本就無法如意的活動，結果，只有演變成小部隊之間的交鋒。

由此看來，與其擁有比較多的人，不如佈成堅强的陣形較爲有利一些。秀吉也似乎如此想着。在這種對峙的狀態之下，先出手者一定會嚐到敗戰的滋味。

勝家的構想與秀吉大致雷同，却被付之東流。因爲他前線司令官的佐久間盛政擅自獨斷，而展開了進擊之戰。

——我的構想付之東流矣！

勝家咬牙切齒說了好多次。所謂進擊雖然不是一件壞事，然而，勝家所佈置的完壁防禦陣形，却由於主力部隊的突出而自行的崩潰了。勝家爲了一心恢復完壁的防禦陣形，不止一次的催促前線的盛政。

不過，盛政的想法却不相同。

「舅舅的想法差矣！最重要的是：秀吉如今在岐阜、大垣之間行動。在他回到此地之前，有一段足够長的時間可利用。就在這個時間之內，把敵陣摧毀就行了。您就放一百個心。我會做得漂漂亮亮的」

表面上，盛政似乎已達成了他的願望。

因爲他已擊敗了中川瀬兵衞，奪取了他的要塞，並嚇跑了高山右近。接着，他縱斷了敵陣，深入到這個余吳湖的南岸。

眼前正聳立着「賤之岳」。

盛政把這個賤之岳包圍了起來，在包圍的姿勢之下，這一夜就在余吳湖的湖畔露宿了。由此看來，眼前的賤之岳一定會很快的淪陷的。

因爲謀策進行得很好。賤之岳的守將是名叫桑山重晴的男人。

「他並非『猴子』的部下啊」

盛政以這一點感覺到自慰。在織田家來說，桑山重晴跟秀吉是同僚。在已故信長的命令之下

，他成為丹羽長秀的得力助手，由於這一次的作戰丹羽跟秀吉同盟，他才參加了秀吉這方面的陣營。

換句話，對桑山重晴來說，投効柴田勝家或者羽柴秀吉，都沒有所謂道義上的問題。

就在這個黃昏，他遭受到佐久間盛政的大軍所包圍了。看樣子，這並非能夠打勝的一場仗。桑山麾下只有一千名人員，而且，他北鄰的兩座要塞業已淪陷了。

佐久間盛政動起了桑山的腦筋。

「我倆並非不相識。如果你打開要塞的話，日後，一定會給你優厚的待遇」

盛政派特使對桑山如此的遊說。桑山立刻動搖了起來。他想到更為狡黠的方法，把這個想法告訴柴田盛政。

「我懂了，就這麼辦」

桑山所謂的方法是：「故意裝成放棄要塞逃走的樣子」。只要如此做。即使交戰的結果由秀吉獲勝，秀吉也不會認為桑山是叛徒，只以為他是因支撐不住也撤退而已。

「這樣做得理想」

盛政對使者說。桑山重晴更進一步的說：

「如果堂而皇之的放棄城塞逃跑，對友軍來說，太說不過去了。因此，我準備在黑夜之後才向後方撤退。在夜色來臨之前，我們就展開虛假的戰爭吧！我們會對您的陣地打空炮彈，我希望你們也這樣做」

關於這一點，佐久間盛政也答應了。因此，盛政以包圍賤之岳的姿態，紮了營，虎視眈眈地瞧着山上的動靜。

想不到，盛政交了霉運。

這種意想不到的霉運來自湖上。

在這個湖北山岳地帶的下面蔓延着琵琶湖，這個湖上的封鎖權是由秀吉所掌握。

直接掌握者為湖東岸領主的丹羽長秀。織田

家老臣第二把交椅的長秀自從信長在世之時，就跟柴田勝家不和睦，老是被勝家欺壓着。

信長死後。勝家與秀吉對立，當然，長秀支援了秀吉。不過在這一次的交戰裡，長秀既然是高於秀吉，在體面上，當然就不便於進入秀吉的麾下，因而從表面上看來，長秀並沒有參加。

不過，當秀吉要求他說：

「您為我控制琵琶湖的水面好嗎？」之時，長秀很爽快的答應了。為此，丹羽長秀派出了他的水軍，不斷的使他們在水面上巡視，藉以封鎖柴田方面的湖上交通。

長秀感覺到賤之岳上空槍聲頻頻，心中一直納悶，他派斥候登陸察看。後者回來報告說：

——賤之岳的山麓，充滿了柴田軍。山上的士氣一直不振，看來只有頽敗一途。

長秀不斷的在湖上思考。

他雖然站在中立之立場，但能夠見死不救嗎？如果賤之岳一旦淪陷，秀吉將會陷入總崩潰的危機。思考了一番之後，他立下決心，想參予戰爭。

「為了報答筑前（秀吉），我要在賤之岳加一點人數。」

一旦下了決定，他親自統領了兩千名兵士，登陸於山梨之浦，再攀登上賤之岳。

桑山重晴在接到這種意外事態的報告之後，心中又起了動搖，因此，決心又為秀吉効勞。既然援軍已經來了，想叛變也不可能了。同時也沒有了這種的必要。

「你們一來，我就放心了。如今，我們可以互相協力，以鞏固此地的防護。」

桑山如此的對丹羽長秀說。

長秀雖然老早就察覺到桑山的內心，但也只付之一笑，繼而，淡淡的對桑山說：

「彥啊」

桑山的官方名稱是修理大夫，不過，打從少年時期就被稱之為「彥次郎」。

「不要說那些廢話了，趕快在槍裡塞鉛吧！用塞紙的槍是打不死敵人的！」

總之，由於丹羽長秀的一片義氣，賤之岳的形勢是徹底的改變了。

正滿身大汗在近江街道馳騁的秀吉，並不知道發生了這一件事。

不過，他老早就預料到有這種事會發生。

(我非得趕快到陣地不可！遲一步，就會使叛變者層出不窮。)

所謂秀吉的陣容，大多數由同僚組成，而並非他的部屬所組成。往日的同僚分成柴田與秀吉的兩派，各自在勝家與秀吉的權力爭覇戰中扮演一個角色。因此，所謂的敵方，往往有舊友或血親者存在，隨着戰況的進行，一方面有獲勝的徵兆的話，有不少人會反叛其協助者，而憑着親人舊友的關係，投効另一方。

如今，由於佐久間盛政的突出，柴田方暫時佔着優勢。在這種情形之下，秀吉必需刻意的拉攏人。非但是他的戰術需要這一招，甚至他的政治也不能免。

佐久間盛政磨拳擦掌的等待着。

——為什麼那麼久呢？到了這個時候，桑山何以不放棄要塞。

他開始焦急了起來，終於派使者到山上，這時已經是夜晚的八點鐘了，這些使者從山谷爬到山頂，到了能夠看見城壁之處，他們舉起火把搖晃一下做記號，並向山上大聲嚷：

——還沒到時刻嗎？到底何時開城？」

頭上立刻有了答覆，那就是實槍的聲音。那些使者都跌落山下。

幾個刼後餘生的使者試着回營，一顛一跛，舉步維艱的，他們又看到了新的異變。那些異變在他們的眼下展開了。

他們足下東側的低地為木之本的驛站，那是羽柴方最後的陣地。在那兒，有上萬的火把把夜

空照亮得有如白晝。這些火把有如漩渦地移動，由於風向所使然，有時也可以聽到人馬的喧嘩聲。

「是不是秀吉已經來了？」

這是叫人難以相信的一件事，然而，那些火光熠熠的火把又做何解釋呢？

時刻為午後的九點鐘。那些活着的使者叫着跑着，火速的向其主將的佐久間盛政報告。

「你們有沒有弄錯？」

盛政一百個不相信，但是為了愼重起見，他派探子過去瞧瞧，一直到半夜才回到了營地。

「不錯，筑前守將軍來到了木之本，其麾下的兩萬兵馬（實際上，只有六千程度）也前後抵達木之本。就是因為如此，山峽的驛站充斥着人馬的喧嘩聲。」

探子這樣的報告。

（我絕對不相信）

盛政一幅氣勢凌人的樣子。依據他的計算，秀吉必需在明天的午後始能夠抵達。至少，離現在還有十五個小時。他就在這種預定之下，擬訂了進攻作戰，並獲得了成功。

想不到盛政却吃了癟。從現在起，多滯留於此地一分鐘，就有加速柴田軍早一分鐘崩潰的可能。勝家的害怕竟然變成了事實。

盛政想迫不及待的退回勝家所佈置的「完璧之陣形」。非以迅雷颱風之勢移動不可！然而，正值黑夜。對於迅速的撤退。佐久間盛政根本就沒有自信。

「向我舅舅急報。如今，我們要撤退到權現坂。」

盛政急忙的派出使者，再集攏了各將領，商討撤退的步驟，一切辦完之後，立刻展開行動。

這一夜，秀吉抵達了木之本。相信世上沒有比他更愛喧鬧的男人了。他的政略需要喧鬧，以致，他的聲音也變嘶啞了。

秀吉一面揮着青竹，一面走着下命令。他也一一的走到各將領的陣前休息之處，大聲的激勵他們，並派出了急使向前線的本軍報告他已經抵達的消息。

他也不斷的叫兵士生火。他不停的對小卒們說：

「把火弄大一些，不妨把天空燒焦吧！」

說罷，他用青竹敲打着地面，每逢有武士走過之時，就大聲的對他們說：

「明天是千年才有一次的大戰爭，我們可以藉此改變命運，大夥兒加油吧！」

木之本的陣營，為了秀吉一個人，差不多要沸騰起來了，熱鬧的程度就好像在大拜拜一般。

「沒有比這一次更容易的戰爭了」

秀吉在各將軍的面前說。因為敵人已經進入我們的陣形裡面了。

敵將的柴田勝家也因躭心而來到前線的狐塚了。狐塚在木之本北方七公里，在其西方四公里處有佐久間盛政的陣地。

「大大地撒網，然後慢慢地把它縮小。」

秀吉說出了他的作戰方針。為此，他把全軍分成三批。其中的一批用來追擊佐久間盛政，由秀吉親自指揮。

追擊——追擊——秀吉不斷的如此說。將軍們都感覺到莫名其妙，因為，佐久間盛政並沒有逃走。

「我來到了陣地，想必盛政已經知道了。既然知道了他一定會逃。這一件事是錯不了的。」

關於這一點，秀吉可說已洞悉了柴田方的動靜了。他認為盛政一定會在黑夜裡撤退。

盛政一旦撤退。秀吉就開始追擊。在戰爭裡面，追擊戰是最為有利的。此機會絕對不能坐失。

「即刻開始行動！」

秀吉對全軍下令。所謂的夜戰也者，自古以來就限於奇襲，然而，這個場合却是例外。正式

的追擊戰在夜間被展開了。秀吉根本就沒有睡覺。

為了一心追擊佐久間盛政，秀吉迅速的出發木之本，向西爬着山路，經過鉢之峰，再從東方攀登賤之岳。不久，也就是在半夜，爬到了山頂的要塞。

「瞧吧！市松！」

秀吉對他身旁的侍從福島正則說。

其實，每一個人都看到了。

佐久間盛政的軍隊整齊的舉着火把撤退。相對的，秀吉的先鋒部隊已吃進了敵軍的後尾。有如孩子在遊戲一般追擊着盛政的軍隊。

「只有玄蕃（盛政）才會如此！」

秀吉說。為了這一次的撤退作戰，佐久間盛政以他麾下最豪勇的原彥次郎為殿後的隊長，再由其弟的佐久間三左衞門擔任側衞，不斷的遭受到秀吉先鋒的槍擊。

「他就是如此的大將軍」

秀吉用這一句話來教育他的侍從。

其實，追擊戰顯得相當的困難。一來正在黑夜之中，二來道路太窄狹了。

不過，一輪明月的出現，使雙方的行動皆顯得有利。二十一日的月於午前零時前昇起。雖然還不够大，但由於天空很澄清，看起來也就顯得明亮多了。

隨着月亮的昇起，西風也增强，使滿山的新綠搖盪個不已。

佐久間盛政在撤退方面獲得成功了。他一直撤退到賤之岳北方的權現坂山，在那兒停住，再使軍隊轉過頭來與秀吉軍對峙，重整陣形，試圖展開決戰。

現在的時刻為清晨的六點左右。

盛政還相信他是勝利者。

盛政的這種氣魄影響到全軍，導致士氣根本就沒有衰退的跡象。這時，盛政有一件事非做不

可，那就是：收容援護著他撤退的胞弟——佐久間三左衛門。

三左衛門隊在從賤之岳到權現坂之間的尾根道，一面阻止羽柴軍，一面撤退，戰鬥精神很旺盛。

目前，盛政應做的工作爲：下令殘餘下來的兵士撤退，

想不到，這卻變成了戰機。

奉令撤退的佐久間三左衛門，仍以穩重的態度擔任指揮，使柴田軍能夠在井然有序之下展開撤退。

「如今的機會是千載難逢！」

在賤之岳山上的秀吉喊叫了起來。他下令吹起陣螺，並猛烈地敲打戰鼓，命令全軍展開突擊。羽柴軍奮勇向前挑戰，但卻被迫了回來。

秀吉軍奔下了斜坡，向柴田方的本陣展開進攻。

三左衛門隊奮勇地迎戰，然而，由於他們的本態是撤退。因此，防戰只不過是片面而已，當然就逐漸的崩潰了，撤退速度也變快了。

「快向前衝，快向前衝啊」

秀吉叫人吹着陣螺，不斷的敲打戰鼓，使他的軍隊奮勇而上。終於三左衛門潰走了約二十町的距離，抵達了他的長兄盛政所佈陣的權現坂山的登山口，試圖從這裡爬坡。

坡上的盛政隊對三左衛門隊展開援護，對尾追來的羽柴軍實施槍擊。硝煙彌漫於山峯及山谷之間，戰鬥變成高潮。戰況則成爲決勝負的死角。

秀吉認爲：

「如今爲千載難逢的機會」

爲了突破這個死角，使情況對我軍有利起見，必需重新投入兵力。

話雖然如此說，但秀吉卻早已將他手邊的預備隊派出了。所剩的新兵力，只有護衛他自己的侍從團了。秀吉就是想把這一隊投入。

「我說你們哪——」

秀吉下達了他的命令。

「你們不必再護衛我了。向前馳騁吧！去爭取一份功勳吧！」

秀吉此令一下，那些侍從們「哇！」了一聲，爭先恐後的奔下山坡，再行爬山。就在這個剛要往上爬之處，有着衆多的敵人。

侍從們有如獵狗一般的尋找敵人。

所謂賤之岳七支槍的名譽格鬥，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第一支槍爲福島市松（正則）。而且，他跟柴田方勇將的拜鄉五左衛門交鋒，把他擊斃之後，取下了首級。

加藤虎之助（清正）也打死了敵方的槍砲大將戶波隼人，此外，加藤孫六（嘉明），脇坂甚內（安治），平野權平、糟屋助右衛門，以及片桐助作（且元）等人也立下了很惹眼的武勳。

山坡下面的敵軍開始崩潰，但山坡上面的盛政主陣仍然沒有崩潰之象，旗幟仍舊在清風中飄蕩着。

太陽已經上昇好高，但格鬥還在進行着。佐久間麾下的多數將領被擊殺了，然而，盛政仍然支撐着。

就在這時，在戰況之中，發生了意外的現象。

柴田方的一名將軍，突然放棄了陣地，向北方撤退。

無論是敵我兩方都無法解釋他這種的行動，對雙方來說，戰鬥才不過掀開了序幕，只要任何一方有了嶄新的構想就不難獲勝。這個時候，突然有一個將領收拾槍械，旗幟，有如欲遊山一般，悄悄的離開了戰場。

原來，他就是前田利家。

「喲！又左（利家）要撤退了！又左要溜之大吉了！」

爲了這一件事，佐久間 盛政感覺到狼狽異

常。

利家本來屬於柴田方面。這是信長以來的體制，利家奉信長之命為柴田勝家的麾下諸侯。這也實在不是前田所願意做的事情。

最大的理由是：利家為秀吉的親友，尤其是他倆的老婆非常之要好，利家小女兒的阿豪為秀吉的養女。照理說，利家應該處於秀吉的麾下，然而由於信長之命所使然，利家在萬不得已之下跟隨秀吉的敵人。

利家在所謂茂山的高地（在盛政權現坂山的後面）築有陣地，跟其東方神明山的羽柴軍對峙着。他在戰術上的位置為守護前線盛政的背後，然而，在未舉行像樣的射擊戰之前，利家那一隊已經開始下山了。

——利家到底要到那兒？

——對於盛政所派來的使者，利家寧靜的回答說：

「在考慮清楚之後，我決定回到故鄉」。

「回到故鄉？」

使者嚇了一大跳。利家的居城在能登國的七尾城。

「是啊！」

再問了一次，所答完全相同。利家忽忽的說了這一句，就率領大軍步下了通往湖畔方向的山坡路。前一段日子，當利家以柴田勝家外交使者的身分前往山城國（京都府）訪問秀吉之時，他就答應秀吉採取諸如此類的行動，利家是把諾言兌現了。

利家的內心非常的複雜，就連他自己也無法說明其所以然。當然啦，其中也包含了對秀吉之友情。利家本來就是非常講義氣的人，一生當中他嚴守着這個特點。然而以眼前的現實做為行動的規準，未免太過於苛酷了。

原來，利家從茂山的山頂凝視了戰況，自言自語的說道：

「這麼看來，勝家只有戰敗一途」。

柴田勝家一旦打敗，利家就非滅亡不可了。與其如此的悲慘下場，不如講究「友情與義氣」，從戰場撤兵，對秀吉施一點恩惠，將對自己比較有益處。

利家如此一判斷，乃斷然付之實施了。

利家下了茂山，通過盛政陣地背後的山峰，下坡到塩津的海濱。從這個塩津到越前敦賀的山峽，有一條道路。利家軍就通過這一條路，從戰場撤退了。

利家這種行動給柴田軍帶來很大的衝擊。因為主將的佐久間盛政佈陣於最前線的權現坂山，而其他的將領則佈陣於他後面的山峯。

由於盛政的陣地在對方的斜面，不能看清楚，各將領的視界裡又只能够看到利家的撤退而已。是故，他們都認為：

——前線已經崩潰了！

於是，這些柴田家的將領們猛烈開始動搖，跟在利家的後頭，爭先恐後的下山。

不破勝光，金森長近等，慌張得搞亂了他們的旗幟，三步併成兩步的走下山。

看着這種的現象，最前線的盛政驚慌異常。他親自跑到山頂，往下掃視本軍的後方陣地，想不到視界裡的所有旗幟都開始搖動了起來，逐漸的向後面消失。

「內面開始崩潰了！」

就連盛政陣地的將領們也開始動搖了，他們就好像浪潮一般不停的湧向後方，終於只留下了最前線的部隊。

這種無依的恐怖心理襲擊了盛政的將領。

盛政雖然想發揮他出衆的指揮能力，然而，一旦被恐怖的心裡所襲擊，將士們的心再也鎮靜不下來了。

「如今是最好的機會了！」

從賤之岳西方坡路看敵軍動搖的秀吉，突然大聲的叫喊了起來，他令全軍急馳，火速的離開了本陣。這是一個陡坡，秀吉忙着叫喊，以致頻

頻滑倒。一滑倒，他就笑着對左右說：

「把我抱起來啊」

左右看着他的滑稽相也大笑了起來，跑過去把秀吉抱了起來。然後，秀吉索性對左右說：

「把陣螺交給我吧！」

身爲將軍的秀吉降爲號兵，把海螺按在嘴唇上面吸進滿滿一肺的湖北嵐氣，旋卽急快的吹起陣螺。秀吉尚不感覺到滿足，模仿着大漢的走路姿態，一面加速他的步伐，一面吹着海螺。

——喲！大將軍還做着小卒的工作呢！

山峯上，山坡上，以及山谷間的將士在看到了這種情形之後，不覺勇氣百倍。他們知道秀吉正在注意自己，因此，大踏步的奔下山坡，躍入細流，攀登岩場，向前突進。

既然已經知道佔了上風，他們就不顧一切的往前衝，拼命的想找立下武勳的機會。

到了這種地步，戰爭已非所謂的人事了，乃是屬於一種的勁勢。就好像洪水不斷的往下猛沖堤防一般，再也無法加以阻止了。

到此，佐久間盛政的防禦線已經崩潰了。秀吉的軍隊有如獵狗一般追擊着佐久間隊的潰走兵。

（我們獲勝了！）

秀吉如此想之時，他才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彷彿已不剩下一滴水似的，口渴得非常之厲害。

「給我水喝！」

秀吉如此大嚷着。但是侍從領班垂下了頭，默默的向秀吉賠罪。因爲爲秀吉準備的水，已由秀吉本人喝光了。秀吉看了其他兵士的腰部，原來，每一個人都把裝水的竹筒丟棄了。

秀吉差一點睜不開眼睛，但他還是不斷向前推動本陣，到了上午的十點鐘左右已佔領了佐久間陣地的權現坂山，但仍不斷的展開襲擊，在很短的時間內，向北前進了兩公里，到了集福寺山附近才停止了追擊。

此時，正是中午的十二點左右。

「給我水喝！」

秀吉嚷着走路之時，發現一個士兵拿着一個沉重的竹筒，於是向那個兵士要求「割讓」。由於從前夜出發大垣到如今，他們都是不休不眠的趕路，疲勞，肚餓，以及口渴之故，一旦追擊告一段落之時，將士們就當場倒了下去。在山野各處，好幾千的甲冑武士倒地喘氣。

秀吉叫士兵們到溪流抬來涼水，給將士們解渴。

那些起身喝水的人，證明他們還活着。至於起不來的人當然是死去或者傷重的人。

事實上，每一個山谷間都有負傷者倒地不起。秀吉叫兵士們到集福寺村，以高價向村民購買竹笠以及蓑衣之類，用這些東西覆蓋在負傷者身上，以避免烈日的直晒。秀吉就是這種的男人，他的惻隱之心比一般人更爲濃厚，並非在演戲。

「我們只是一心想誅伐佐久間盛政」

在休息時間，蜂須賀小六之子家政如此說之時，秀吉立刻對他們說：

「不必殺他！像他那種人材，我願意給他高祿，充作我麾下的部屬」

這一句話也傳到秀吉麾下各將領的耳朶裡面。

秀吉的將領們最激賞他特性的寬懷大量，然而，却認爲：不必寬懷到那種地步。把那個死對頭充作自己麾下的大將，這未免太「神經」了一點。

之後，秀吉包圍了柴田勝家狐塚的本營，不過，這場戰爭進行得非常之順利。

原來，勝家麾下的將軍們已逃走了大半，如今，只剩下三千名左右的將兵。到了這個地步，勝家只好聽取近臣的勸告，放棄這個戰場，僅僅帶着一百名左右的兵士逃回北陸。

柴田勝家有著所謂的八面威風。

雖然業已敗退，然而，他在北國街道騎馬前

進的那種姿勢，彷彿就在自己的領士內巡視一般，顯得悠悠然的樣子。他的年齡雖已接近六十，由於骨骼健壯，筋肉很結實，只要把戰盔深深地一戴，看起來，大家都會以爲他是壯年人。他從木之芽越過山嶺，向東行進，只要一越過另一個山嶺，那兒就是越前的平原了。

欲通過這一條街道，最初必需通過府中，而這個府中城爲前田利家的領地之一。

原來，利家已經回到了府中城休息。

在利家逃回府中城的那一天午後，勝家一行人也抵達府中城外面了。

「他們的人數有多少？」

利家問報信的人，想不到報信者答以：

「還不到一百名」

利家的內心感覺到非常的複雜。因爲他在敵前放棄了陣地，隨便的撤退了。這一次的撤退招致了本軍的崩潰。縱然這種行動並非積極，但却是對勝家的背叛，也是內通了秀吉的作爲。秀吉之所以能夠獲得勝戰，最大的原因在於利家的做爲。

（到底，怎麼辦才好？）

利家左右爲難。在織田體制之下，他是勝家的下僚，不僅是下僚，勝家還對他非常的尊重，換句話說，勝家並沒有虧待他，想不到他却背叛了勝家。

然而，利家跟秀吉是多年以來的好友，利家這個人一向重義氣。因此，他爲自己辯稱，他之所以放棄賤之岳後方茂山的陣地，乃是爲了報答秀吉對他的友情（事實上，多少基於利害方面的關係）。

「利用這機會，不如把他們……」

利家的側近壓低着聲音說。他的意思是說，趁着勝家只統領不滿一百兵馬之際，把他們剿滅。如此一來，不是對秀吉有更多的功績嗎？

想不到利家却一喝說：

「這麼一來，我還能做人嗎？」

既然有了利敵行爲，利家大可不必如此的大驚小怪，不過由這個重義氣者的感情推測，這一喝並不像在裝模作樣。

以利家的立場來說，應該在自己的城下歡迎敗將的柴田勝家，安慰他一番，使他平安地通過才行。

一旦如此決定，利家再度把灰塵撲撲的盔甲穿好，走出城外，來到城下主要道路的十字路口，在那兒擺桌椅等待着勝家的來臨，並且爲勝家的侍從們準備了茶水，以及簡單的餐點。

不久之後，勝家跟他的一行人來臨了。

利家向路中心走了過去，看了看馬背上的勝家。

後者從馬背下來，利家親自爲他搬來椅子，請他坐着。

「我眞是太丟臉了！」

意外地，勝家竟然劈頭這樣說。他垂下臉孔：

「我爲故右大臣家（信長）効力至今，不知經過了多少次的交戰，但從來不知敗戰爲何物，如今跟筑前（秀吉）交了鋒，武運竟然喪盡了。對於如今這種的狼狽狀，我感覺到非常的羞愧」

利家不知怎麼說才好，勝家又說了下去：

「屢次麻煩你，眞是感激不盡。然而，我的武運業已枯萎，實在無法報答你了」

關於在茂山，利家放棄陣地一事，勝家始終沒有吐露一語，或許，勝家已經決心一死了吧？

他的心境似乎非常的開朗，把敗戰的原因都歸於自己的武運。事實上，他外甥佐久間盛政的撤走，乃是敗戰的最大原因，不過，他也始終不提起這件事。假如盛政在此地，勝家可能也不會責罵他，而可能如此說：

「像你一般具有勇氣的人，採取那種行動是應該的」

勝家可能會說出此類的話，安慰盛政的苦勞。

「總之」

勝家感慨萬分的說：

「現今，我已經沒有能力報答你了。以後，你不妨去爲秀吉効力吧！」

「秀吉跟你有舊誼。只要你投降，他絕對不會虧待你的」

繼而，勝家提起了有關人質之事。依照慣例，勝家總是從其麾下的諸侯集攏所謂的人質，把他們安置於北之庄城。「我會把那些人質還給你」

勝家甚至如此說。這之後，勝家在利家盛情難却之下，吃了五碗飯，再度騎到馬背上，向北方馳騁而去。

秀吉雖然在湖北獲得了勝利，但總元帥的勝家却逃掉了。他一獲得了這個消息，立刻取消了全軍的休息，下令追擊。

如果不追擊勝家，把他討伐的話，則賤之岳的戰勝將形同遊戲。秀吉也揮動皮鞭北上，當天就越過了木之芽嶺，進入了東麓的越前今庄，在那兒佈下野陣，燃起營火，使將士們在那兒宿營。

對秀吉來說，這是爲了征服北陸道的第一夜之營火。

想不到這種眩眼的營火，被府中城的利家看到了，從今庄到利家的府中城，只有四公里的路程，也可以說是府中城的城外。

（秀吉會不會攻來呢？）

利家如此的想着。本來，秀吉一定會派勸降的密使來，然而却始終沒有消息。

話雖然如此，但是利家却不怎麼在意。

——假如秀吉攻來，我就只有全力以赴了。

利家並非不知道，一旦展開了防禦戰，如此的小城，根本就不堪一擊。不過，利家也準備支撐到最後一刻，趁此揚一揚他的武名。

天亮了！

城外的羽柴軍開始移動了。

利家立刻把城門緊閉，在城牆上面集合了兵士，激勵他們，準備展開一場防禦戰。就在這個時候，羽柴軍的先鋒抵達了，他們團團地把府中城包圍了起來，展開激烈的槍擊。

府中城這一面也開始了射擊。

秀吉那時正在中軍。他一鞭把馬兒突進，到了最前線喝道：

「快停止射擊！你們都撤退下去！」

秀吉叫先鋒軍中止了戰鬪，從府中城向後退了兩百公尺。

如今，只留下秀吉一個人馬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城方在莫名其妙之餘，也漸漸的停止了射擊。

城堡顯得非常之沉靜。

如果他們想射擊的話，立刻就能够把秀吉射死，但是他們並沒有如此做。

秀吉在敵人的射程之內，跳下了馬，牽着馬走到了城門前，抬頭望着城壁，大聲的叫嚷說：

「我是筑前（秀吉）。我有話要對又左（利家）說。難道你們不相信我嗎？」

秀吉耽心城兵不認識總司令的他，因此才說出了這一句話。秀吉爲了證明自己的身份，從腰際摸出了采配（軍中指揮扇）說：

「瞧瞧這個！這不可以證明我的身份嗎？如果再不相信的話，不妨叫那些認識我的人過來認一認……」

在城壁上面，大家慌亂成一團。而後，城壁守備隊長的高畠石見看了看秀吉的臉說：

——一點也不假，他正是筑前守老爺。

他這麼一說，立刻採取了機敏的處置，毅然的打開了城門。秀吉一個人渡過了橋，鑽過城門。前田的兵士看到秀吉的大膽作風，不約嚇呆了。

「又左，你在那兒！」

秀吉三步併成兩步走進城門大聲的說：

「又左在不在呀？你們帶我去會會又左啊」

「我來帶路吧！」

高畠石見丟下了槍械，準備給秀吉帶路，突然有一個男人跑到秀吉的身邊。原來，他就是秀吉所認識的奧村助右衛門。

秀吉喜出望外的大叫說：

「啊！你不是助右衛門嗎？好久不見了！」

秀吉和善的笑着，談及賤之岳退陣之時說：

「那時，閣下也受傷了，現今大家都好了嗎？」

秀吉斜着他的頸子問：

「怎麼？大家都好嗎？」

「其實……」

事實上，利家方也有著多多少少的損害。在撤退時，由於跟秀吉的部隊發生了小小的衝突，有五個人戰死了。當助右衛門如此說之時，秀吉大爲驚駭說：

「那眞是太叫人傷心了」

說罷，秀吉停止了他的脚步：

「如此未免太令人傷感情了。我一再的叮嚀不能把槍口對準又左之陣（事實上，秀吉並沒有下這一道的軍令）。想不到事情還是發生了。戰爭往往會使一切混亂，引起種種意想不到的錯誤。那末，有什麼人陣亡了呢？」

「將軍所知道的，有小塚藤左衛門……」

「啊！那個左衛門戰死了嗎？眞是太可惜了！他曾經立下過不少的武勳呢！」

秀吉從心裡發出了悲切的叫聲。那些圍繞他的城兵受了他的感動，亦有不少人流出了眼淚。如此一來，城內的氣氛以秀吉爲中心變成了一團悲淒。

「啊！又左到底在那兒啊」

秀吉開始移動脚步。

「剛才叫人到城樓去報告，如今，我家主公已到書院準備迎接筑前守將軍」

「喔！他要到書院迎接我……」

秀吉爬上了城樓，站立於殿舍之前。

助右衛門示意他到客廳之時，秀吉拿掉了頭盔，打開了廚房之門進去。

「那兒是廚房呀！筑前守將軍……」

「不要緊。在會見又左之前，我想拜訪阿松女士」。

——所謂的阿松，就是利家的夫人。也就是後來的芳春夫人。

——加賀百萬石的封地，至少有一半是芳春夫人所獲得的。

有如這樣的被傳說一般，阿松是思慮很週到而富於才覺的婦人。對秀吉來說，不但是友人的妻子而已，在岐阜時代還是隣居呢！

秀吉的妻子寧寧跟阿松比親姐妹更爲投合，而且，阿松所生的女兒——豪姬早已變成了沒有子女的秀吉夫婦的養女。

對秀吉來說，除了有色情關係的婦女之外，在這個世界裡，沒有比阿松更爲投緣的婦女了。

「請你帶我到阿松女士的客廳」

秀吉說罷，來不及脫草鞋就走上了舖板的走廊。走不了幾步，來到了阿松的房間之前。由於是女人的房間，秀吉沒有進入，只在門口處向她打招呼。

阿松正坐在房間中央。她的父親是織田家家士篠原主計，不過，很早就過世了。母親再嫁到織田家系的高畠家。

在那個時候，利家之父的前田利春把阿松收留爲養女。利家跟阿松在同一個家裡長大，於阿松十二歲之時舉行了婚禮。利家比阿松大九歲。

今年，阿松也已經三十七歲了。她長得胖胖的，口唇很小，眼睛細長，雙頰很豐隆，舉止嫻雅，然而，說起話來却是頭頭是道。

秀吉站立在阿松的房間之前，他就決定要先贏得阿松的芳心，然後才去說服利家。

「我來此，不過是想跟妳談談有關豪姬的事

情。」

秀吉對阿松說。豪姬就是阿松的女兒，也是秀吉的養女，如今已經十歲了。

「謝謝您了，寧寧也屢次告訴我有關豪姬之事。」

說到此地，前田利家從書院走了過來，進入了厨房後面阿松的房間。利家準備對秀吉行禮，然而，秀吉却揮着手說：

——我們之間不必來這種繁文褥節。

接着，秀吉又對阿松說：

「這一次的交戰，承蒙妳先生的協助，得以獲勝，眞使我感激萬分。」

秀吉想以這一句話，暗示利家他的內心以及他倆今後互相之間的關係。事實上，利家與阿松也瞭解這一句話的含義。那些擁擠於厨房的利家臣僚們也喘了一口氣，把緊張的心情消除殆盡了。

在驅使人這一方面，秀吉可說高人一等。這個男人始終不使用內通，叛變等等，刺激人們倫理觀的言語。他始終說着：

——所幸，利家救了我。

說罷，又頻頻的向阿松道謝。然而，他却始終沒有說出柴田勝家這個名字。同時，爲了體念利家的爲難，避免那一句「今後，你到底要投効誰」的露骨說法。只是，他向阿松如此的說：

「看！我忙碌得無暇脫鞋呢！我必需趕到北之庄，如今就要出發了。我可以向妳借一下尊夫嗎？妳的意思怎樣？」

「這個——」

阿松笑着，回頭看了看利家。利家也正在苦笑着。秀吉以「借用妳先生」一句，想促成羽柴、前田的同盟。

利家有今年二十二歲的長男。他就是孫四郎利長。

孫四郎曾經跟他的父親出戰於賤之岳。

「孫四郎少爺，你不妨留在府中城保護你的

母親。」

秀吉連這種的細節也注意到了，然後，回到厨房說：

「這裡有沒有殘飯？」

秀吉想吃一些湯泡飯。他的肚子雖然不很餓，但却想藉着無拘無束吃湯泡飯的擧止，表現出對利家的親暱。

厨子送來了湯泡飯。

「不必了！在這兒吃就行」

——秀吉站立在厨房的一角，一連吃了三碗泡飯。

——他是非常豪爽的男人。

大家對秀吉的言談擧止感覺到佩服與讚嘆。他竟敢不帶一個侍從，單獨的闖入敵城，並且，在那兒津津有味的吃着湯泡飯。

阿松看到了秀吉的擧止之後，在內心裡認爲：（今後天下將由這個人所獲得）

賤之岳

想罷，阿松叫來了嫡子的孫四郎，對他說：

「你也跟你爹爹出陣吧！」

阿松的意思是說，由她來看管府中城。至於你就去陪伴筑前將軍吧！既然是世嗣的長男，最好討好不久將治理天下的秀吉。孫四郎立刻承諾，很快的穿上甲冑，跑下了城樓。

前田的部隊，在城門前面列隊，接着，被編入羽柴軍的先鋒，浩浩蕩蕩的向北之庄出發。

翌日，秀吉動用大軍包圍了北之庄城，他自己則在能够俯瞰城塞的足羽山佈陣。

勝家的這一座城塞已經等於沒有戰鬪力了。他從湖北逃回來之後，立刻把兵士集攏了起來，然而，由於求去的人太多，自始至終，只能够集合三千人而已。勝家在極度絕望之餘，把他們集中於城樓，城塞的中心部分，以及次要的部分，至於城塞的外廓則只好捨棄了。

更令勝家感覺到失望的是：攻圍軍竟然把刑

柱豎立了起來。刑柱上綁着佐久間盛政，以全身朝着城塞的方向。

原來，盛政在潰走途中被當地的人逮捕了。秀吉並不想把盛政殺掉，打算把他置於自己的麾下。因此，沒有把他當成囚犯處理。只是，目前爲了攻城的必要，使盛政朝着城塞的方向，牢牢地把他綁了起來。

秀吉認爲：敵人的戰意將因此而崩潰。事實上，勝家老早就知道盛政遭遇到這種的命運，因此，對前途也不敢抱任何的希望了。

雙方的交鋒於天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開始，勝家與他的殘兵拚命的抗戰，到了二十四日天未亮之時，秀吉以晨前四點鐘爲期展開了總攻擊。

一番激鬪之後，到了中午，羽柴方的軍隊才越過了城壁，侵入城內。

勝家撤守到天守閣，仍不斷的在戰鬪。到了午後的四點鐘，勝家跟他八十多人的將士自殺，用事先準備的火藥，使建築物與他們的遺骸化爲灰燼。

「我實在想不到會有這種的結果！」

秀吉望着陸續爆炸的敵城，大聲的說着。以便左右的各將領能夠聽見。

因爲，他的麾下有很多人跟勝家有交情，甚至有些人要求秀吉放過勝家呢！一直從織田時代起，秀吉就表現出一種特徵。那就是：絕對不隨便的殺人，這就成了他政治方面的標榜，差不多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

因此，一旦跟秀吉交戰，只要對他投降，就能夠保持生命，此種例子到處可見。

如今，秀吉有意識的把它當成政策，以不隨便殺人安撫天下，使世人對他有良好的印象。

「只有勝家一個人例外」

秀吉這樣認爲。

因爲勝家是織田家第一把交椅的家臣，時至今日，對織田系各將領的威望仍然很大。如果讓

他活着的話，對今後天下的統一，將造成很大的阻碍。

「爲了使天下太平無事，我不得不如此！」

秀吉大聲的說。

燒毀的天守閣引起了最後的爆炸。把灰塵、瓦片、砂礫吹散了一地。一個側近對秀吉說：

——勝家眞的化爲灰燼了嗎？

自古以來，有不少人如此這般裝成自殺的樣子。其實，人早就逃開了，諸如此類的例子屢見不鮮。

「要不要去搜查呢？」

有一個側近問着秀吉。

秀吉脫下了頭盔，如此的說：

「不用。如果權六（勝家）是這種男人，故右大臣家（信長）就不會那樣的寵用他了。」

說罷，秀吉連燒毀的城塞都不屑一顧，這一夜就在那兒宿營，到了翌二十五日，發動大軍，以便平定加賀（石川縣）那一塊地。

政略

勝家滅亡了。

秀吉在織田家最有力的競爭對象滅亡了，使秀吉的生涯又展現了一片美景。

（一切都變了！）

到加賀征伐途中，有一段時期甚至變成敵人，如今已進入秀吉麾下的前田利家，一面望着馬背上的舊友，一面落寞的想着。的確，一切都變了。

到目前為止，束縛秀吉意識、行動、以及才能等所謂「織田家」也者，隨着勝家的死亡，業已從他的頭上消失於無形了。

秀吉已經能夠從容的實施他的政略，再也不必對誰謙讓了。他有如一隻脫了殼的蟬一般，能夠任意的飛翔，顯得一點拘束也沒有。

其實，這個天才也非常的需要自由。

信長還在世當時，由於對信長表示客氣，以及顧慮，他不能自由的施展最為得意的政略才能。勝家死了之後，織田家也就有如煙霧般的消失了，秀吉有了更多的自由。

從這個時期起，秀吉的政略眼——政略方面所展施的手段，以及應施展的手段，可以說是跟魔術一般無二。

秀吉驅策着馬兒前進。山野及大地都顯露出了初夏的景象，陽光也熾熱異常，從街道的左邊，時時能夠看到碧藍的日本海。再下去，就是一望無際的加賀平原了。

「到了加賀，也許不必干戈就可以解決了」。利家如此的說。

在織田政權的末期，利家獲得了能登，又由於成為七尾城主的關係，加賀的城主及當地的武士，有很多跟他有交情。而且，利家已經派出了他的家臣們，對他們說出了秀吉的恩威政策。

「加賀入手之後，就讓你去治理吧！」

秀吉事前就向利家言明了。因此，利家對平定加賀一事，顯得特別的認眞。

「您請放心，只要一天就能夠解決了。加賀一旦平定之後，最好暫時擱下，立刻的前往攻打越中（富山縣）」。

然而，越中不會有如加賀一般的「好辦」。

越中的國王是佐佐成政，以富山城為居城。

成政是織田家地道的將軍，代代居住於尾張的春日井郡井關。在信長的父代，佐佐家出了一個叫孫助的豪傑，立下了媲美「小豆坂七支槍」之一的功勳。

成政之兄的政次，隨信長到桶狹間出戰（此戰使信長聞名全日本），不幸戰死了。換言之，成政是名將之後。

成政的猛勇聞名天下。而且，他不僅是一個粗獷的男人，因為，他在戰陣的餘暇喜讀儒書，擅長於政治及倫理，信長最注目的就是這一點。

在安土城時代，信長時常對他說：

「內藏助（成政）到臥房來談話啊」

總之，只有他一個人能夠進入信長的內室。

信長叫成政講解古今的政治，欲做為他今後政治方面的參考。成政也頗能滿足信長的要求。

「信長主公，您老早就是天下的主君了。今後，最好實施仁慈恤民之政策，以德服人，這才是最為重要者。」

成政雖然訓戒了信長狂躁暴戾的一面，但信長卻沒有發怒，一心一意的聽取成政的忠言。

也許是心理上所使然吧？打從年輕時代起，這個成政就非常的討厭秀吉。

「又是那個阿諛者！」

他慣以使用僧侶用語痛罵秀吉。以儒教的忠義、篤實、仁恕等的教義來說，秀吉似乎都具備了，同時也好像樣樣闕如。總之，秀吉這個男人，實在很難以用所謂的尺度來衡量。

自從討伐了明智光秀之後，以成政狹窄而堅

定的儒教人生觀來衡量，他已經變成一個十足的缺德鬼了。無論是在那一個人的眼中，秀吉的目的，無非是想篡奪織田家的政權。

基於此，成政非常狂熱地支持跟秀吉對峙的柴田勝家，然而，他却沒有參加賤之岳的戰爭。更不幸的是；如今，他正跟東隣越後的上杉景勝處於交戰狀態，因此無法留守於越中。

——內藏助最討厭秀吉。

關於這一件事，前田利家非常的清楚。當然，成政將以越中一國爲要塞，並將以其出衆的猛勇跟優異的戰術能力抵抗秀吉。

因此，利家才提議，在成政還未完成防戰準備之前，以戰勝的餘勢衝進越中。他變以爲秀吉會同意的，想不到秀吉却說：

「又左（利家），那是無濟於事的……」

秀吉爲了不想傷害利家的感情，堆着滿臉的微笑說。

「不要去進攻越中，我們出了北陸道，不妨暫時駐在加賀。」

「爲什麼呢？」

利家說罷，不禁看了秀吉的臉。

「…………」

秀吉稍爲思考了一下才說：

「唔，你不妨回憶故右大臣家的故事。當進攻甲州武田之時，故右大臣家在長篠的戰場粉碎了武田軍，雖則如此，信長主公還是停止了追擊，並不追擊逃到甲州的武田勝賴。」

這一件舊事，利家仍然記得。

那時，信長雖擁有天下的大軍，但他却沒有追擊勝賴。如果想追擊的話，由於對方已沒命的逃入自己的領國。因此，根本就不必費事。

然而，信長却沒有這麼做。卽使不追擊，勝賴的部下也將因此失去對主子的信心，到頭來只有自滅一途。

反過來說，如果追擊勝賴之後又會變成如何呢？這麼一來，甲州人會同情起勝賴，說不定會

演變成「焦土抗戰」。信長就是懼怕這一點。只要不去碰它，他就會有如熟透的柿子一般自己掉下來死掉。信長竟然觀察到這細微之點。

「那種深思積慮，使故右大臣家成爲古今無比的名將」

秀吉一口氣的說完。

「不過，我總認爲——」

利家仍然不懂。因爲，武田勝賴跟佐佐成政的立場與條件皆不同。至少，成政一點也沒有受到傷害。

「那裡，他們是很相似的。成政雖然沒有受到傷害，但從形勢上看來，絕對沒有獲勝的指望。」

或許，眞的是這樣吧？

因爲，佐佐成政已經三面受敵。北方爲能登的前田利家，西方爲加賀的秀吉本軍，東方爲越後的上杉景勝。在這三面受敵之下，任憑他如何的掙扎，也不會有打勝戰的指望。

在這種情形之下，設若不顧一切展開激烈襲擊，將有如俗語所說「狗急跳牆」，成政可能會拼死的蠻幹一場。

「而且，內藏助（成政）是我往昔的朋輩。他的心本來就不錯的。我實在不想跟他動起干戈來」

「但對方沒有這種想法。他恨你入骨呢！」

「眞的嗎？」

不知秀吉是否覺得這一件很可笑？因爲他不停的捧腹大笑，差一點就從馬背上跌了下來。

「我却很喜歡那個傢伙。不過，小魚似乎有小魚的心腸」

「內藏助（成政）是小魚嗎？我太感覺到意外了」

「我一向很喜歡小魚。我時常用魚網去捉小魚，想把它們飼養起來，但他們却不知道我的用心，非常的討厭魚網，怒氣冲冲的鑽過魚網逃掉了！」

利家在聽了秀吉的話之後，爲成政舒了一口氣。

想不到秀吉竟然不生成政的氣，只要他肯就範，秀吉不但要保全他的領地，甚至會增加他的俸祿呢！

秀吉進入了加賀的尾山（金澤）。

在秀吉進城的那一天，國內的大小諸侯都趕來了，要求拜謁他，並祝他一路打勝戰。有如利家所預料一般，加賀就等於在那一天內解決了。

翌日，越中也圓滿的解決了。

秀吉所寄住的尾山城大門之前，到了這一天的夜晚，突然有通亮的火把接近。看門的兵士還在納悶之中，一個壯漢出現於火光下。這個壯漢只帶着一匹馬跟一個小廝而已。他的個子很高，肩膀很厚實，看起來骨骼很粗壯，但仔細一瞧，並非壯年人，由臉孔深刻的皺紋及白鬍鬚看來，差不多有接近七十的光景。

「你們認識我嗎？我就是越中的內藏助。請你們通知筑前我已經來了」

那個自稱內藏助的人如此說。

看門的兵士吃了一驚，告訴了班長，班長跌跌撞撞的跑到城本部。然而，秀吉在聽到了報告之後，一點也沒有震驚的樣子。

秀吉知道在那個時候，利家的使者向富山趕路而去。這個使者一定是向成政說及秀吉對他的想法，以及對他可能的處置。原本決定決戰到底，一直到自滅的成政，在聽到了使者的話之後，或許喪失了自信，於是立刻趕到秀吉的居處，想投効他。

秀吉爲了期求這個結果，才不停的在利家面前演戲，並且自以爲滑稽的哄笑了起來。

果然不出他所料，成政是來了。

「他來了嗎？有多少人一塊兒來？」

秀吉這麼一問，班長回答說，他根本就沒有帶多少人，只帶了一匹馬及一個小廝而已。

秀吉稍爲思考了一下。他是在考慮自己應該

如何的演下一場戲。然後，他就抬起了頭。但却不說：

「讓他進來！」

秀吉很快的步行到走廊，一面走一面整理衣服，在庭院前穿了草鞋。他一直沒有說話。當侍從的大谷紀之介走過來之時，他對紀之介說道：

「用火把照亮地面」

說罷，秀吉走下城本部的石階。紀之介擧着火把，一面跟隨着秀吉，一面問：

「主公要多少的侍衞呢？」

如今，眼看着就要征服天下的大將軍，怎麼可以單獨的走到城門外呢？

對於紀之介的詢問，秀吉大聲的回答說：

「往日同是爲故右大臣家効力的朋輩，如今，單獨騎着馬來到了城外。如果我帶着很多人去迎接他的話，這不是違反了人情嗎？」

那時，黑暗中已經有很多的侍從在移動，想走近秀吉。當然，他們也聽到這一句話了。如此一來，秀吉的這一句話將被傳遍於天下了。

秀吉深深瞭解到這一點。其實，這個男人老早就把天下當成他的舞台了。爲了使世人掀起良好的反應，秀吉必需時時注意到他的演技。

石階之下爲扁形的平地。秀吉叫他的侍從們在那兒等候，叫他們打開業已打上鐵釘的大門，單獨走了出來，並渡過了護城河。

佐佐成政就站在橋的那一端。

「哇！內藏助好久不見了！」

秀吉很快的走近，握住了成政的手，親熱的寒暄了起來。

他倆一直站立着。

佐佐成政始終無語。他貧乏的想像力根本就沒有預想到這種情景。這一次，成政是前來投降的，因此單騎而來，然而，他並沒有很心安的樣子。

他認爲：一旦進入了敵人的尾山城就必需任憑敵人的宰割了，不是被關閉了起來，就是被殺

掉。想不到秀吉却一個人走出了城門。侍從只有持火把的大谷紀之介一個人而已。秀吉之所以如此做，一定在表示：他沒有絲毫的壞意嗎？

因爲這麼一來，他就跟成政一般，處身於相同的危境裡面。只要成政有心，他就可以抓住秀吉的頸項，抽出一把刀刺入秀吉瘦削的腹部。

秀吉好像在暗示成政「刺這兒」似的，突出了腹部，伸直背脊，仰望着夜空。滿天的星斗進入了他的視野，看樣子，不久之後，秀吉就能夠把星星下面的大地攤爲己有了。秀吉很想跟成政開開玩笑，然而，他不知道會不會惹他生氣？因爲，成政這個男人是不能開玩笑的，老是嚴謹的板着一張臉。就是這一點，秀吉拿他沒有辦法，於是，只有直接了當的談論有關雙方和睦之事：

「越中國就充作您內藏助的領地吧！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可以再增加你的俸祿。同時，你必需到京都走一趟，以使取得合適的官位」

秀吉一口氣的說了這些話。

這是成政做夢也料想不到的好條件。成政喜出望外的道了謝。由於情緒太過於激動，聲音變嘶啞了，好幾次說不上話來。

「那麼——」

成政又開始說話。爲了乞降起見，依當時軍陣的慣例，必需交出人質才行，成政當然也瞭解到這一點。成政對秀吉說，這次他出發越中之時，身邊原來帶着他次女的百合（還不到十歲的童女）。如今，他把百合寄在這座城外的小坂口。

成政如此對秀吉說了之後，秀吉所表示的態度更令成政感覺到意外。因爲秀吉對他說：

「內藏助何必來這一些俗套呢！我們不是很好的老友嗎？這些大可以免除了」

在談話之間，秀吉不斷的使用「老友」這兩個字。秀吉誤以爲使用這個字眼會更增進彼此之間的感情呢！

成政並不認爲如此。「老友」這兩個字，使成政感覺到刺耳，同時，也叫他感覺到羞慚。

（這隻「猴子」的居心何在？）

成政在心中思索着。

對佐佐成政來說，門閥的價值是沒有東西可以替代的。成政一向都不曾把秀吉當成「老友」。

其實這也難怪。當秀吉被稱之爲「猴子」，在清洲城下忙得暈頭轉向之時，成政就認識他了。在那個時期裡，成政已經是織田家的中堅將校，而秀吉只是起碼的士官而已。

以年齡來說，成政可說是織田家的大老，關於這一點，連柴田勝家也對他謙讓幾分。

「不過」

成政一本正經的說：

「所謂的人質，乃是軍陣的向例。你不接受的話，我會感到十分尷尬的」

「這個嘛——」

秀吉裝成在考慮的模樣。事實上，他在昨夜已經想到了這一點，甚至已經對前田利家說過了。

秀吉突然抬起頭來，對成政說：

「那麼就這樣辦吧！我們不要提什麼人質了，乾脆來結親如何？前田又左（利家）有一個很好的男孩子。待他稍爲年長之後，就可以娶閣下的次女百合爲妻室。不妨由又左來栽培你的千金。」

這種做法，實質上跟人質並沒有什麼兩樣。不過，顯得比人質更有面子的多了。

成政到了這個地步，仍是一本正經：

「那麼，就這樣決定了」

對於秀吉的好意，他並沒有表現出非常感動的樣子，只是低垂着頭。

以上，都是秀吉跟成政站立着說的。大體上，必須說的，已都說完了，但秀吉也不能叫這個新的同盟者（其實，成政的心裡也不見得如此想，總之，值得懷疑）如此就踏上歸途。

「夜已經很深了。今夜就在城內宿一宵吧。

又左也在裡面等着你呢！」

然而，成政却斬釘截鐵的說：

「不必了」

這個男人以很不以爲然的表情說：

「你的盛意，我由衷的感謝。等日後再來叨擾你吧……」

佐佐成政個人認爲：如果一旦進入城內，而被殺害的話，那太不值得了。

——我就這樣回去越中。

成政末了又說：

「不過，我會把百合留下來。麻煩你對又左說，派人到小坂口把小女帶來此地」

「內藏助」

秀吉似乎還想對他說話。但成政却以不像老年人應有的機敏動作跳上了馬背，說了一聲：

「再見！」

然後，向前一衝，很快的就消失於黑夜之中。

（眞是小氣者！）

秀吉再度爬上通往城樓的石階，心中感覺到不很痛快。他一進入殿舍立刻叫來利家，告訴他會談的結果，接着，以疲倦萬分之狀進入了臥室。利家好像想到了什麼似的，也跟着秀吉到臥室。

「剛才談話的時候」

利家迫切的問：

——成政是否眞心的要加入我們的麾下呢！

利家個人確信，日後成政這個人一定會背叛。

對於利家這個忠實友人的不安，秀吉應該給予回答才對。秀吉原來就是表情很豐富的男子，而這一次他却沒有裝出什麼表情給利家看，只是一味地笑着，好像對利家默默的說：

「你就等着瞧！」似的。

——嗯……

利家似乎從秀吉的笑容裡察覺到了什麼東西

，不斷的點頭，行了一個禮，才退出了秀吉的臥房。

利家猜測，秀吉爲了考慮及北陸一時性的政情安定，才跟成政締結了一個虛假的和約。一旦北陸的政情鞏固了，秀吉很可能就會去討伐成政了。

「紀之介」

利家退去，秀吉立刻叫著他的侍從，紀之介很快的就來了。

「替我揉揉腰部吧！」

秀吉如此的下命令。對秀吉來說，這是破天荒的一件事。的確，秀吉是時常感覺到腰痛，往前替他揉腰者往往是他在當地看上的婦女。如果他感覺到滿意，可能會發展成另一種的關係。

總之，秀吉是不喜歡男人去摸他的身體。

「抽痛得厲害！」

秀吉說着，紀之介明白了，在手指尖稍爲用力。秀吉彷彿一隻蝦子似的，彎着背脊，把臉孔裝成不勝痛楚的樣子。

「主公，您是不是感覺到很痛？」

紀之介吃了一驚，改用很小的力氣。

「不是，是有關別的一件事」

秀吉小聲的囁嚅着，所謂別的事，就是有關佐佐成政之事。對秀吉來說，比較容易駕馭者爲越後的上杉景勝，山陽，山陰的毛利氏，以及本州的偏僻處，蟠居於九州四國等的非織田勝力。

最難以駕馭者爲：同僚的舊織田系勢力，佐佐成政就是其象徵性的存在。

（又左計算錯誤了，他以爲我會殺掉成政呢！）

「我必需殺他嗎？」

秀吉壓低着聲音，有如自語似的說。紀之介驚嚇之餘，移開了他的手掌，秀吉對他搖了搖手：

「沒有事，你就繼續揉吧！」

秀吉把臉孔朝向紀之介，溫柔的對他說話。紀之介向他行了一個禮，再度靠近秀吉的身邊，替他揉起腰部。

秀吉又再度回到了自己的思維裡面。

（要不要殺他呢？）

秀吉不斷的在想。

（把那個最痛恨我的偏狹者留着，使他居住於金殿玉樓，身穿綾羅綢緞，使他成爲日本第一的諸侯）

想想就叫人感覺到不痛快。

再憶起往日跟成政的接觸，沒有一件是令他感覺到愉快的。就算是剛才成政的態度也叫人不敢恭維。

不過，秀吉還是想把這一份不愉快的感情強忍了下來。事實上，他也習慣於受氣。對半生爲信長鞠躬盡粹的秀吉來說，像佐佐成政這種程度的感情，還是不難加以處理的。

至少，秀吉本人是如此的認爲。

（我竟然也小氣起來了）

秀吉感覺到好笑。

因爲如今秀吉要征服的是日本的六十多州，並非來報復佐佐成政對他的輕蔑啊。爲了征服全日本起見，秀吉實在非常需要佐佐成政這個男人。

秀吉所需要者，並非成政的武力，也不是勢力。像成政這種程度的人，秀吉麾下多的是。又如經驗方面雖然比較膚淺一點，但加藤虎之助（清正），福島市松（正則）等人的武才是絕對不會比成政遜色的。

刻下，爲秀吉揉腰的紀之介，雖然性格方面很醇良，但也富有謀略之才，石田佐吉擅長外交，如今，爲了促進與越後上杉景勝之間的同盟，秀吉把他派遣到春日山城。秀吉覺得手邊的人材越多越好。但他却不想把快七十歲的成政當成自己的側近使用。

秀吉所求於成政者，乃是天下人的批評。

天下人都知道，成政在好久以前就討厭秀吉，一直到今日亦復如此。如果對這個成政，秀吉能够去掉舊恨，並進一步使他的領國安定，並禮遇他的話，天下人會很快的獲得這個消息。

一旦天下的英雄豪傑知道這個消息，他們就會對秀吉這個新的軍事勢力重新的估計，並解除對他的懷疑，認爲成政既然能够被秀吉收容，自己當然也不會例外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一定會開城歸服的。

對於這種人，秀吉打算寬諒他們。假如：像信長一般，一面前進，一面討伐敵人，那麼，征服六十餘州必需耗費好幾十年的歲月。

秀吉想用秋風掃落葉的方式，攫取天下，首先確立政權，然後才一一地加以整治。事不宜遲，爲了火速的達到他的目的，必需使領有土地者仍保持着他的領土，並安撫他們。爲此，必需使天下人知道他是一個很寬懷大量的人才行。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佐佐成政是最好的利用材料。

（關於這一點，又左可能沒有想到）

秀吉這麼想着，不久就睡着了。

大谷紀之介叫來其他的小廝，把秀吉的身體抬了起來，以便把他運到墊被上面。

秀吉人長得不滿五尺，腰又纖細，手足短促，肉薄臉孔乾癟。因此，這些力大的年輕人不把他放在眼裡，一下子就把他抬得半天高，悠悠的滑過半空，將他放在墊被上面。

秀吉想要急速趕路。

他一心想早一天趕到京都，向天下公佈北陸道已經平定了，雖然四方還有不少強大的對抗勢力，然而，他不顧一切的想樹立新政權。

秀吉把加賀尾山城給予前田利家。他厚待利家，給利家加賀半國與能登一國的大封賞。

即使對利家長男的利長也說：

——親父歸親父，兒子也應該有一份。

因而，給利長加賀松任四萬石的俸祿。

秀吉把利家這個義氣凜然的朋友，當成今後自己的一塊柱石。

四月末，秀吉發出加賀，經過越前北之庄，近江長濱，同安土，而進入了近江坂本城，這時，已經是五月十一日了。

到了這個近江坂本城，秀吉跟近江國主的丹羽長秀對面，對織田家這一位老將致謝說：

「這一連串的勝戰，都是閣下幫忙所使然」

並且，加封越前一國。這之後，舉行了小宴。在席上，丹羽長秀叫秀吉：

「筑前」

而且，用語也非常的隨便。這也難怪。因爲對秀吉來說，長秀老處於上級，在賤之岳會戰之時，並非屬於秀吉的麾下，而只不過以加油的立場，從側面給予柴田軍壓力而已。

(然而到如今，他是不宜採取這種態度的)

秀吉如此的想。秀吉已經給長秀越前一國了，而長秀也接受了。

就是因爲接受了，長秀已屬於秀吉的幕下，必需採取合適的臣僚之禮。長秀或許也有這種的想法，然而，由於長年來的習慣，他一時改不了。

而且，他倆坐的地方，秀吉這一方面也屬於下座。長秀有如名正言順地一直坐在上座。

(這是不宜的)

秀吉雖然這樣認爲，但基於禮貌來說，秀吉也是無可奈何的。因爲時至如今，織田家仍然存在。長秀與秀吉所擁立的三法師（信長嫡孫）仍然在安土城，雖然目前只有滿三歲，還不能正式繼承織田家，但只要三法師存在」，長秀與秀吉都是他的家臣，而且秀吉的座位必需是在長秀之下。

(這怎麼行呢？)

秀吉時常這麼想。爲了打破這個序列起見，非搬出更爲尊貴的朝挺權威不可，如此，就可以

壓倒織田家的權威了。

只要秀吉到京都，獲得更高之官位，那麼，他就可以藉這個序列凌駕織田家了，當然也就可居位於丹羽長秀之上。爲了達到這個目的，秀吉不敢有稍微的懈怠。

其實，他老早就派特使到京都，拜託友好公卿的菊亭大納言到宮廷活動。只要秀吉一上京，就可以補上參議的缺。

秀吉如今已是堂堂的公卿，朝臣，也是天子的家臣，當然不適合於做無官的織田三法師之部屬了。

秀吉裝成酒醉的樣子。

「以閣下來說，這是太珍奇了」

長秀悄悄的對秀吉說。秀吉使他的上體搖搖晃晃，然後才裝成不解的說：

「那裡，事情的意外才叫我感覺到納罕呢！」

秀吉也悄悄的說。接着壓低聲調再說：

「當我倆同在故右大臣家身邊効勞之時，您的身份比我高。如果低位者的我給您領地，這又是意味着什麼呢？」

秀吉給長秀的封地非常之大，近江一帶的封地，再加上越前一國，業已超過了一百二十三萬石，這是歷代所罕見的。

長秀保持了一段時間的沈默。

他俯着臉，在一陣沈默之後說：

——在下不勝惶恐。

接着，長秀乞求秀吉離座，他自己則要如厠。在厠所前面，他叫自己的侍從，重新整理一下秀吉的位置。待長秀再回到位置之時，他很自然而然的坐於下座。

秀吉一坐到上座，再也不提起這件事，又繼續談笑：

「丹羽將軍，你還沒有任官呢！不如趁着這個機會掛上越前守的官名」。

秀吉一面追趕蚊子，一面以認眞的語調說。

秀吉的意思是說，他願意爲長秀奏請朝廷，賜長秀「越前守」的官位，不知長秀要不要？

長秀聽了之後，抬起了頭說：

「那麼，您自己呢？」

「我嗎？」

秀吉輕輕的點點頭說：

「明天，我就要上京，拜謁天子。這麼一來，我就可以成爲從四位下的參議。」

秀吉如此一做，那麼以朝臣的序列來說，從五位下的越前守，當然要比他的從四位下低一級了。

丹羽長秀本來就是一個頑固的男人。

在往日信長的時代裡，他就堅持不要官位。信長不止一次爲自己的大臣們奏請朝廷，爲他們謀得官位。柴田勝家爲從五位下修理亮，明智光秀爲從五位下日向守，瀧川一益爲從五位下左近將監，秀吉爲從五位下筑前守。他們都是與高采烈的任官。

丹羽長秀卻堅持着說：

——做人只要丹羽五郎左衞門就夠了。與其身任朝臣，不如做爲單純的織田家臣較受用得多。如此心身皆能够感覺到愜意，最適合於我的個性。

長秀老是如此堅持到底，以致，信長也拿他沒有辦法，終於把他從任官的行列中剔除。

雖然信長可以如此的做，但以秀吉的立場來說，無論如何要使長秀任官才行。

「你就答應吧！」

秀吉對長秀說。

秀吉非如此做是不行的。因爲他究竟跟信長的立場不同。

信長在擁有家臣團之下，成爲織田家的當主，然而秀吉的身邊並沒有追隨他長久的家臣，那些將領們皆是他的舊同僚。爲了使他們有秩序的居於家臣的位置，必需借助朝廷的權威，以編入朝臣的方式使他們家臣化。爲了達到這個目的，

必需首先使丹羽長秀成爲從五位下的越前守。

「如何？」

秀吉的語氣非常的認眞。到了這個地步，長秀也難以推辭了。他重重地垂下了頭部說：

——我接受了。

就從這個瞬間開始，丹羽長秀可說是秀吉的家臣了。

秀吉以一句誓言君臨天下，那就是：

——絕對不殺伐。

事實上秀吉眞的做到了這一點。他以對敵人異乎尋常的寬容，使自己揚名天下，不過，仍然有例外，當他在北陸的軍旅途中，曾經對前田利家說：

「只有一個人非殺不可！」

秀吉預先對利家說。因爲怕到那時利家受到了異常的衝擊，爲了不使他對自己興趣缺乏之故，秀吉只有坦白的說了。秀吉對其他織田系的將領也詳細的述說了理由，使他們預先有心理上的準備。

「三七少爺非殺不可！」

三七也就是信長三男的信孝，亦是故柴田勝家的協同者。

——不殺他不行嗎？

利家等的舊臣都如此的想着。

想不到，秀吉卻理直氣壯的說：

「讓他活着，勢將危害到三法師的將來。」

這就是秀吉的理由。

當然啦，所謂「三法師的將來」，不過是一句用來裝飾的話而已。無論誰都能清楚，所謂「三法師的時代」根本就不會來臨了。

事實上就是如此。後來，三法師稱之爲織田秀信，被任命爲中納言之官，獲得了岐阜城及美濃一國，成了豐臣政權下特殊的諸侯。

不過以目前這個時期來說，秀吉所謂的「三法師主公的天下」，只是他正義的根據而已，也

就是公然的推拖之謊言。

這種公然的虛言就是所謂的政治，就是對明明知道這是虛言的舊織田系將領們來說，服從秀吉的虛言也是所謂的政治。

其實，三七信孝的存在對三法師並不會構成威脅，倒是非常不利於秀吉。關於這一件事，可說無人不知。在已故信長的孩子裡面，三七信孝多少具有才氣，這種才氣反而害了他。

——「猴子」想篡奪織田家之權！

三七信孝不斷的彈劾。由於他是站立在信長遺兒的立場，因此他的彈劾比什麼人說話更具有迫力。當勝家戰敗，他倆的共同戰線崩潰之時，信孝正在其居城的岐阜城。由於家臣皆投効秀吉，只剩下二十七名之故，岐阜城再也使他呆不住了，於是三七信孝偷偷的溜出城，奔到了知多半島。

絕頂聰明的秀吉，並不親自去追擊三七信孝。

「三介公子，你快去追擊啊」。

秀吉慫恿信長次男的三介信雄。

時到如今，信雄仍抱着秀吉為擁立他為織田家後繼者的幻想，因而，一心想除去競爭對手之弟的信孝。信孝逃至尾張知多郡內海，在那兒深居簡出，但信雄仍舊找到了他，並給他一份自殺勸告書，信孝沒有抵抗的餘地，只好切腹自殺了。

五月三日，信孝自殺的報告傳入秀吉的耳朶裡。這時，秀吉正想離開近江坂本城，到京都走一趟。

「三七公子自殺了！」

秀吉向長秀報告這個消息。長秀只淡然的說：

「為了天下着想，這是值得慶幸之事」。

接着，長秀就不再說話了。秀吉也自語說：

「我也有同感」

這之後，他倆再也沒有談話，秀吉忽忽的趕

路到京都。

秀吉趕往京都的途中，不斷的對舊織田系的將領說：

「我殺了三七公子，柴田勝家……唉！我的殺伐未免太重了！」

殺了兩個人，就說殺伐太重。這無非是秀吉要強調自己是多麼仁愛寬厚而已。

在秀吉欲趕往的京都，有一個敗將正在等候他的死刑執行命令。他就是柴田勝家的外甥——佐久間盛政。

佐久間盛政在敦賀被捕。他在賤之岳打了敗戰，為了趕回越前，他沿着山路朝北走，到敦賀之時，他進入一個農民家裡乞討艾草。盛政可能是想使用艾草灸身體，以去除疲勞。

然而，農夫們却以盛政為奇貨，把他包圍起來逮捕了。接着，他們想把這個疲勞的敗將殺死，以便從秀吉那兒獲得獎賞。盛政感覺到被農夫斬首為一種恥辱。於是，他對農夫們說：

「不要殺我！把我活生生的送交秀吉。如此，你們將能夠獲得更多的獎賞。」

說罷，他丟下了刀，把身體交給了農夫們。農夫們一湧而上，把盛政緊緊的綑綁，然後，交給秀吉方面的一個部隊。秀吉在越過木之芽嶺之時接到了這個通報，馬上對將士們叮嚀：

「好好的待他」

秀吉叫將士們把盛政送到京都，關進宇治的槇島城。不過，不能用繩索綑綁他，車輛則使用比較華麗的那一種。這時，秀吉已經原諒了盛政，打算把他收留為自己的諸侯。

秀吉在平定北陸回到京都之前，於中途抵達敦賀，特地到村落裡面說：

「那些抓到玄蕃（盛政）的人們，請出來」。

農夫們以為秀吉有獎賞，爭先恐後的站了出來。他們一共有十二個人。秀吉叫他們坐在白洲

，走到他們面前說：

「盛政到底有什麼罪行？」

秀吉說。的確，對於討伐明智光秀的農夫們，我是獎賞了他們，因爲，光秀的罪行是擧天下之人所知的。既然敵愾同仇，百姓們當然會奮勇的殺他了。不過盛政却不同，他只是敗戰而已，根本就沒有什麼罪行。

甚至，對敦賀的人來說，盛政是國主（柴田勝家）的血親。討伐國主的血親乃是罪重不能赦之事。於是，叫兵士們把這十二名農夫拉到河原，一一的把他們斬首了。

這一次的殺戮對秀吉來說，也是一種的政治手段。

秀吉既然已準備統治天下，當然也就想到了應以什麼秩序治理萬民。他必需恢復身爲國王的尊嚴，同時，也必需使那些慣於亂世生活的百姓們，懂得對新秩序的尊敬。身爲支配者的秀吉，並沒有取法律及道德的文章向天下布告，而是想藉十二名百姓的首級，發生殺鷄儆猴的作用。

這種秀吉的思想亦表現於別的地方。也就是他處置一個名叫毛受莊介的武士。

毛受莊介的名字叫做家照，是尾張春日井郡稻葉村的人，很早就投効於柴田勝家的麾下，充當小近侍頭，領有三千石的俸祿。當勝家在湖北的山岳地帶敗於秀吉，想打開一條血路撤退之時，莊介向勝家乞求金御幣的標誌，身代勝家留置於戰場，奮戰阻擋敵軍，也就跟着戰死了。

當秀吉攻佔了越前北之庄城之後，他找出了這個毛受莊介的遺族，頒俸祿給其幼兒，並讚揚了其父的忠死。秀吉是想用這種道德來統一他的秩序吧？

在戰國亂世之時，人們的價值全靠武力表現出來，以自己的能力換取諸侯的俸祿，所謂的忠誠心並沒有受到很高的評價。

秀吉想把忠誠置於武士的秩序中心。他藉賞揚敵人的方式，使天下人知道他內心的想法。這

種方式一旦變成蜚長流短，傳遍天下之後，將變成一股很大的力量。秀吉一向如此算計着。

如今，擺在眼前的是：佐久間盛政的處置問題。

——玄蕃（盛政）不會被殺才怪。

每一個人都這樣想着。

佐久間盛政比佐佐成政更討厭秀吉，他以柴田軍第一將的身分，十分令秀吉感覺到頭痛。想不到秀吉却說：

「我要原諒他」

聽了這一句話，各將領都感覺到驚訝。

秀吉不但表示：不殺盛政。甚至說，當他平定了九州，將把肥後（熊本縣）一國給盛政。

肥後是九州第一的穀倉，至少也有五十萬石左右。敵將既然能够獲得如此的優遇，天下的羣雄當然就會爭先恐後的投効這個新政權了。

秀吉一旦凱旋到京都，卽叫來蜂須賀彥右衞門說：

「你去說服佐久間盛政吧！」

彥右衞門爲小六之子，雖然只有二十五歲，然而，很擅長於外交以及遊說方面。在這一個分野裡，他是遠勝父親的小六。

彥右衞門很快的趕到宇治槇島的監禁所，跟盛政對面，措詞很小心的說起秀吉的封賞，然而，盛政却揮手說：

「請他不用費心！」

盛政繼續說：

「我是勝家的家臣。勝家既然已經滅亡，我再活下去也沒有意義了。就算秀吉要給我全天下，我也不會接受的。秀吉說要給我肥後。如果眞的是這樣的話，我將以肥後爲根據地，平定九州，再向上面進軍，討伐秀吉，替勝家報仇。總之，秀吉的這種處置對雙方都無益處」

秀吉雖然聽了彥右衞門如此的報告，但他仍不死心，再叫淺野長政去說服。回答相同，然而，語氣却比上一次更爲堅決。

到了這種境地，秀吉終於死心了，於是他說：

「那麼，就叫他切腹吧！」

在普通情形之下，囚犯是必需斬首的。所謂切腹的處置對俘虜來說，可說是異例的厚遇了。想不到盛政仍然拒絕了。他說：

「我倒希望被斬首。我如今唯一的希望是：全身被五花大綁，坐上囚車，以天下第一罪人的身分，被推到大街小巷示衆」

這就是佐久間盛政這個男人的厲害處。既然已經敗戰，他是很不情願有那種曖昧的結果的。他一定是想把敗北構成更爲醜惡的形態，向着擧天下的人誇示。

到此，秀吉也只有答應了。爲了使世人覺得他對盛政存有好意，選擇了兩件高級的短襖送他。盛政在接受了這一份禮物之後，發牢騷說：

「這怎麼行呢？」

原來，他嫌這兩件短襖太樸實，太不够搶眼了。既然要送東西給我，那麼，不妨給我火紅色，有大紋路的短襖比較好。內衣則以紅梅色最好。

「好吧！」

秀吉感慨萬分的說：

「既然那麼喜歡搶眼的東西，我就送他紅底印有金箔的大袖衣裳吧！」

秀吉叫裁縫趕工完成，立刻把它送給了盛政。

五月二十二日，問斬前的盛政於京都遊街。當囚車欲開始發動之時，盛政對刑吏訴苦說：

「綁得不够牢。我希望綁得牢實一些」

於是，刑吏把繩子重新綁牢，把囚車推到街上，從街頭一直遊行到街尾。估計有十萬人看熱鬧。

羣衆不僅對盛政的豪氣感嘆，同時也由蜚短流長知道了秀吉在處刑以前的做爲，因而，對這個新的支配者產生了無限的好感。

在這一次的處刑之前，盛政處處表現出他是一個威武不屈的人。而秀吉也通過這一次的處刑，把自己施政大方針的寬大主義公諸於世。

在這一天裡，盛政回到了槇島，於其河原被斬首。

翌日，於伊勢長島城抗戰的瀧川一益投降秀吉。

一益爲勝家的同盟者，爲秀吉正面的敵人，但是秀吉也寬容了他，於越前大野給他五千石的隱居費，即使對他外甥的瀧川詮益也給予俸祿，把他吸入自己的麾下。

——秀吉的氣量有如海洋一般。

京都的禪僧都這樣傳言着。秀吉期待着它所帶來的影響。他尤其期待着這種影響，會使東海地方沉默的德川家康有什麼反應。

家康

織田信長次男的信雄會喝多多少少的酒。然而，很快的就會酩酊大醉。一醉，他就會對侍女及佣人說：

「——要不要看我的表演？

他喜歡舞蹈可能是受了父親的遺傳。信長擺動起身子來非常的靈活，對音曲的靈感超人一級，雖然沒有很用心的學過舞蹈，但只要音曲好，就能够妙漫萬分的婆娑起舞。

信雄的身材跟其父大不相同。他的面頰上垂着鬢角，肥胖的身體看起來不像是二十五歲的青年，身體的擺動呆滯，臉型一點也不像信長。只是很喜歡舞蹈。

信長在稍長之後，就把教舞師匠辭掉了，然而，信雄却是每天離不開舞師，不停的勤習着。

——三介（信雄之通稱）少爺能成爲猴樂師嗎？

有不少人如此的諷刺信雄。老家臣的津川玄蕃在某一夜裡，由於信雄的舞蹈又長又臭，使他感覺到非常的不痛快，因此在信雄跳完舞之後，也說了一句風凉話。

「信雄少爺，您要成爲一位聞名的猴樂師嗎？」

津川玄蕃這麼一問，信雄立刻傲然的說：

「你在說什麼痴話？我要繼承織田家，統一天下」

「這個渾球……」

津川露骨地顯示了輕侮之意問道：

「您統一天下後，打算做一些什麼？」

信雄稍爲考慮之後說：

「我就跳這支舞給京都的公卿們瞧瞧」

這種叫人噴飯的說法，不僅流傳到他居城的尾張清洲城下，甚至流傳到各國，被當成了笑柄。

這個信雄在支援着秀吉。

在去年的天正十年七月召開的清洲會議，就是如此。以織田家繼承人爲主題展開討論之時，柴田勝家推擧信孝，而秀吉則推擧信長嫡孫的三法師（幼兒）。結果，三法師成了織田家的繼承人。這件事之所以能够獲得成功，可說是信雄支持了秀吉所致。

「筑前，打算給我這個天下」

信雄對內室的女人們如此的說。

至少，在聽了秀吉的言語，以及看了他的態度，他就一直認爲如此。

——清洲（信雄）公子，您千萬要做三法師的監護人。

秀吉如此的對信雄說。

既然是監護人，而三法師又只是一個乳兒，那麼，這不是意味着，可以自由的擺弄天下嗎？至少，信雄是如此的解釋。不過，他並沒有對秀吉表示感謝之意，因爲對信雄來說，秀吉只不過是亡父的部下而已，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是了。

自古以來，爲人部下者，必需粉身碎骨的爲主家効勞，主家只要漠然的看着他即可，生下來就是公子哥兒的信雄，並不懂得這以外的人生。

結果演變成戰爭，秀吉跟擁護織田信孝的柴田勝家決戰，在北陸殲滅了他。

接着，秀吉上京都，被封爲從四位下之官職，並在參議中補了缺，從此，秀吉就變成了公卿。

——他會不會？

從這個時候開始，信雄好像稍爲有了智慧。側近們也不斷的提醒他。秀吉可能想謀取織田家的天下。第一，這一次秀吉的補任又意味着些什麼呢？

只有秀吉一個人成爲從四位下參議的尊貴朝臣，而信雄則只是織田三介罷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如若信雄上京，他可能要爲秀吉拿鞋呢！

然而，信雄的心不久就平靜了。秀吉殲滅了柴田勝家，立刻論功行賞，信雄雖然不曾派一兵一卒到戰場，但秀吉仍給他瀧川一益的舊領土。

信雄有三名老家臣爲他擔任外交工作，他們是：津川玄蕃，淺井新八，以及岡田長門守。他們跟秀吉接觸的機會一多，整個心就差不多傾向於他了。

「三介公子就是那種人，因此」

秀吉時常這麼說。「就是那種人，因此……」這一句話的含義，織田家的家臣都能夠體會。秀吉的這一句話，也就是暗指信雄是「庸人」。

「……所以，您們三位必需正確的開導信雄公子」秀吉以充滿了關心與愛護的口胳對三位老家臣說。對這三位飽經世故的精明老家臣，這一句話也就夠了。這三個人基於亂世的道理得知：信長一死，其政權也跟着消失殆盡了，信雄的希望只不過是一場白日夢而已。

此後的天下，將非由織田家的人所繼承，而是由能夠巧妙地掌理天下者所繼承。這個善於掌理天下的人，也就是羽柴秀吉。這些舊織田政權的家臣們之思想，並不像其他諸侯的家臣，以及中世的武家一般，把價值放置於血統上面，而一向是力量的讚美者，他們自然地認爲：

——天下將屬於筑前。

津川玄蕃等三個老家臣認爲：他們必需負責喚醒主人信雄之白日夢。他們認爲：信雄擁有織田家榮譽的姓氏，以及巨大的封賞，就應該心滿意足了。

秀吉又對他們說：

「三七公子（織田信孝）的封領也一併拿過去」

對信雄來說，在爭取繼承權方面，其弟信孝是他最大的敵人。這個敵人也跟着柴田勝家的滅亡，捨棄了居城的岐阜，向信雄投降。信雄終在知多半島的內海把這個弟弟逼死了。

總之，在北陸平定之後，秀吉立刻舉行論功行賞，其中，織田信雄獲得了最大的利益。連同其弟的信孝遺領合併起來，其封國竟達到一百萬石之鉅。

——三介公子竟然有一百萬石的俸祿。

世人喧嚷了起來，一面感覺到可笑，一面也嫉妒起他的好運。已故信長在極盛之時，其影響下的領國合併起來大約有四百多萬石，信雄一個人就得到了四分之一。

然而，從這個時期開始，信雄的心就一變了。

——天下必需以武力奪取。

他這樣想着。加上他內室的女人，側近以及能樂師們不斷的爲他出主意。既然信雄已獲得百萬石的實力，那麼，秀吉是不會把用血汗換來的東西，輕易地交給他了。

——關於人數，兵糧方面是沒有不足之慮。

而且，既然有名分，那就更應該自立了。

他們都如此的慫恿信雄，信雄終於被說動了。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需在傾向秀吉的家臣們不知曉之下，進行一切的活動。到了重要關頭，甚至非把三名老家臣殺掉不可。

——只要站立起來，就能夠獲勝。

信雄有了這種的自信。

因爲他是已故信長之子。只要他向秀吉挑戰，那些原本屈服於秀吉威勢的諸侯們，一定會臨陣脫走的。

同時，信雄有很多的親戚。例如：在織田系諸侯之中，擁有巨大勢力的池田勝入，乃是已故信長的乳兄弟，跟織田家的緣分特別的深厚。

前田利家嫡子——利長之妻室爲信雄之胞妹，他跟蒲生利鄉，中川久政的關係也是如此。信雄認爲一旦他「站立」了起來，這些人一定會支援他的。信雄的側近們也如此的認爲。

不過，單靠這些條件也是無法戰勝的。關於

這一點，信雄也非常的淸楚。如果要爭取天下覇權，信雄所擁有的兵力稍嫌不足。不但如此，戰爭所不可缺少的統率之材，也就是說富有才幹的將領，不僅信雄本人沒有這種天分，就是信雄身旁的將軍們也缺乏。

——那麼，我就去請三河將軍幫忙。

從天正十一年的早春起，這個三河就頻頻地出現於信雄的身邊。

這個信雄所謂的「三河」，也就是指三河守，濱松城主，東海的主權者——德川家康。

家康逍遙於世外。

我們大可以這樣說。從天正十年六月織田信長殉難，其政權於一瞬間消滅，一直到目前的二十個月之間，家康根本就不曾置身於中央。就是來自京都的蜚長流短裡，也不曾有過：

——「三河家康大人」這個名字。

當明智光秀打倒織田信長，家康火速的回到其本據地的東海，在濱松城重整戰備，匆匆忙忙的出兵到尾張熱田附近，然而在那個時候，秀吉老早就把光秀討滅了。當時是秀吉派出飛脚通知家康這個消息的。

——原來，老早就完了。

家康默默的不說話，也不曾顯示出掃興的樣子。這個沉默木訥的男人，從來不把自己的心內事告訴側近，只是不吭氣的折回三河岡崎城。從此之後，再也不向西方爭奪覇權之地出兵了。

這時，家康剛剛過了四十，跟織田家同盟二十年之間，他以信長之協同者身分，經歷過百戰，以致，非常的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以爲世上沒有强過自己的人。他私自認爲：凌駕過他的人，第一爲武田信玄，第二爲織田信長，如今，這兩個人既然已死亡，那麼，除了筑前守的秀吉之外，他是沒有所謂的勁敵了。

話雖然如此說，但是家康却是動彈不得。

家康深知目前自己的勢力太薄弱，根本不適合於向中央進兵。

家康整整爲信長効力了二十年。

名義上雖然是同盟，他卻一直置於信長的下風，雖然拚命的爲信長効力，但他所獲得的代價未免太低了。因爲，信長只給他駿河以及遠江的兩國，再加上他本國的三河，合計起來，只是三國之主而已。

這個數值，比起織田家的五名將領們——柴田、丹羽、瀧川、明智、以及羽柴來，實在是太低了。

——非再增加不可！

家康把這個時期自己的主題明確化了，因此，絕對不加入織田家家中的亂爭，一心想把力氣用於擴張領土方面。

所幸，隣國的甲斐正在動搖。

甲斐武田氏被信長所殲滅，河尻秀隆以織田家的代理官員身分駐屯於古府（甲府）。然而，甲斐的百姓却非常的討厭河尻。尤其是在本能寺事變後，甲斐國內到處都有叛亂的跡象。

家康很巧妙的在背後煽動甲斐國的百姓，在背後拉線，終於借甲斐國的人謀殺了河尻，在沒有流血的狀況之下，進佔了甲斐國。

家康就這樣獲得了甲斐。這是離本能寺事變只有二十多天後的事情。

對家康來說，獲得甲斐一國，並非意味着只獲得了一片土地，同時也給他帶來了一股無法計算的助力。那就是：他獲得了甲州人。武田信玄把甲州青年訓練成精兵，而他們如今還能够護持武田家的軍法，同時也不曾忘記，以這種特殊的軍法在戰野從事運動。於是，立刻有五千名新銳的兵士歸服了德川家。

家康以這些天下第一的强兵，組織了一個軍團，並下令幕僚的井伊直政宰領他們，其軍裝則跟武田家當時相似，盔甲、旗幟等皆統一爲紅色。有如信玄曾經稱呼過一般，亦叫他們爲赤備軍。

——甲州的兵士，就是我最銳利的錐子。

家康時常這樣說。

對於戰場的敵陣，家康驅使着甲州軍團，有如用錐子鑽孔一般，使敵軍潰敗四散。

家康又從武田家的遺臣口中獲知信玄的戰略，戰術，立陣的方式，行軍隊形，以及兵站的設法等，一一地加以檢討。然後，悄悄地把它們列入自己的軍事思想裡面。

對於家康的活動，小田原的北條氏（關八州在他的影響之下）認爲：

——家康可能想染指關東？

於是，北條氏把軍隊送入甲州，接着不久，兩軍在乙骨之原發生了輕微的衝突。精明的家康立刻驅使外交手段，使北條氏瞭解他的本意，成立了和解，並訂立了所謂的領土協定。

家康在北條氏瞭解之下，取了空國的信州，北條氏則要家康允許他進兵上州。總之，家康在本能寺事變後的二十多天就取得了甲州，第五個月又佔領了信州，終於變成了三河、駿河、遠江、信濃、以及甲斐五國大版圖的主人。

到了翌年（天正十一年），家康停止了他擴張領土的活動，專心於新領土的整頓。

在這個期間之內，秀吉在中原大舉活動，五月間，他消滅了勝家，取得了北陸道，立刻南下，進入近江路，再回到了京都。

——秀吉到底要成長到何種程度？

家康感覺到秀吉對他的威脅很大。因此家康破天荒試着跟秀吉展開外交。他藉口爲了慶賀秀吉的戰勝，派遣德川家首席家臣的石川數正爲使節，送給秀吉號稱天下名器的「初花的茶入」。

秀吉很歡迎這個家康派來的使節，用最厚重之禮接待他，彷彿石川數正是來自遙遠的天竺似的。在經過了一場的款待之後，又招待他到茶室，自己親任招待，請數正喝茶。

「與七郎（數正）您像我的弟弟一般。」

秀吉的甜言蜜語使數正受寵若驚，接着，秀吉又向他大灌迷湯，使得這個老練的三河人有如

踏在雲端一般，感覺到陶陶然了。

「你們的主公，原來有這麼好。」

石川數正頻頻向秀吉的側近說。回國之後，他滿腔的昂奮仍然沒有消失，甚至在家康面前也說：

「像秀吉那麼好，那麼平易近人的將軍，恐怕在日本是找不到第二位了」。

家康默默地聽着，並沒有表示什麼，但家臣們表示不放過數正，懷疑他已經被秀吉籠絡誘騙了。這種的疑惑，在後日造成了種種的風評。

這之後，家康有如往日一般，埋首於東方經略，至少他是裝成這樣，拒絕了一切對秀吉的接觸。看樣子，他彷彿忘記了秀吉的存在了。

不過，秀吉並沒有忘記家康。

對於派來使者的家康，雖然家康本人不在京都，但秀吉卻奏請朝廷給家康；

——正四位下，左近衞權中將的官位。

這是天正十一年的歲暮之事。翌年的二月，秀吉再奏請朝廷，使家康的官位上昇，敍任他爲「從三位參議」。

這實在叫人大感意外了！

京都的公卿們互相拉着衣袖，不斷的在竊竊私語着。因爲，秀吉本身雖然也是參議。但他只是從四位下，家康的從三位比他高了一級。

「你爲什麼要那樣做？」

秀吉胞弟的羽柴小一郎（秀長）在感覺到大惑不解之餘，特地來到秀吉的臥房，問一個清楚。秀吉卻以淡然的態度說：

「這僅僅是官位的差別而已，用不着大驚小怪。」

其實，官位也就是日本人的序列。也就是做爲一個人的地位——他並沒有要求你呀？然而，秀吉卻使家康高高在上。這麼一來，家康一定會在國內狂喜不已呢！當然啦，依照古來的慣習，

敍任及昇進之時，非進京是不可的。必需進京參內，向天子表示謝意，並對公卿們打招呼，家康當然也不能免例。

「我的目的，就在這兒。」

秀吉說。這正是他使家康的官位上昇的原因。當家康走出東海的防衞線，來到京都，他就要使出手段拉攏家康了。秀吉是有這方面的自信。對秀吉來說，只要家康上京就好辦了。而且，從世人的眼光看來，光是家康上京的行動，就等於是加入了秀吉的麾下，成爲他的諸侯之一了。如此一來，秀吉的目的就可以達到了。

想到此地，所謂的官位，並不使秀吉掛慮。

然而，家康却始終不移動。

在最初的正四位下左近衞權中將之時，家康只派一個使者向秀吉表示謝意，至於其次的敍任。——比秀吉更高的官位——家康索性保持沉默，始終沒有半點反應。

「他到底是那一種男人？」

這時秀吉已經搬進了營造中的大坂城。到了這個地步，他對這個稍肥胖的三河人萌出了一種近乎恐怖的感情。

——這麼一來，我必需把家康重新估計。

秀吉不得不如此的提醒自己。

事實上，在這個時期以前，秀吉對家康的評價就慢慢有了改變。

身任織田家將校時代的秀吉，對家康這個人根本就不關心。家康是織田家同盟國的國主，也是主人禮遇的客將，他跟秀吉等織田家官僚，彷彿就像生長在另一個世界似的。卽使偶爾在戰場一起工作，但也不致於像對柴田、明智、瀧川等同僚一般，產生複雜的政治意識，或者競爭的心理，同時，也沒有如此的必要。

在那個時候，秀吉——其實，織田家的將校們皆如此——對家康有兩種的印象。

一個是家康所擁有的三河兵團出奇的强悍。撇開遠國不說，除了甲州兵之外，可以稱之爲天

下無敵，織田的尾張兵與德川的三河兵在同一戰場工作之時——例如姉川、長篠的兩戰將開始的場合——三河兵所擔當的戰場，總顯得比較活潑，彷彿要捲起黑煙似的。

甚至有人說，一個三河兵的價值超過三個秀吉麾下的尾張兵。除外，比起天下六十餘州的任何一國兵士來，總是具有一個强烈的特徵，那就是：嚴守着對德川家的絕對忠誠心，同時也具有非常富於統制性的性格。例如：他們根本就不會想出風頭，不過，却有很多名聞各國的豪傑。

在這個時代裡，所謂的豪傑一切以名利爲前提，只要對自己的主家不滿意，就可以立刻投効他家。而三河地方却沒有這種的氣息，他們並不想對世間誇示自己的能力，而只是一心一意的爲德川家效忠。可以說是這個時代裡非常罕見的武士模型。

第二個印象，可以說是對家康本人的特性，乃是非常的講求義氣。對於家康個人的印象，織田家的家臣差不多皆有相同的定評，可成爲證據的例子可說非常之多。

最爲有力的證據爲——他竟然跟奸譎權謀政略家的信長携手，儘管好幾次嚐到苦頭，但始終不反叛信長，以近乎愚直的義氣，一直跟信長締結二十年的同盟。

在紛亂的戰國時代，家康的誠實簡直是一項奇蹟。

總之，秀吉對家康的印象爲；

——很好的人物。

所以，秀吉認爲

——只有對家康絕對不採取挑戰的做法。

秀吉想着，跟這個家康戰鬪實在是無意義，最好是以某種的手段取得他的心，懷柔他，並把他拉攏到自己的陣營。跟家康戰鬪不但是沒有用，而且是有害呢！

假如跟他戰鬪的話，必需驅策天下之大軍到東海地方，這麼一來，三河兵勢將利用當地之地

利，拚命的抗戰，以致爲了平定他們，很可能要耗費十年的光陰。

一旦秀吉如此的做，他勢將因一個地方的戰爭使大軍膠着，不斷的重複一進一退的無聊戰爭。時間一拖，將會嚴重地影響到他的威望，喪失普天下百姓的人心，如此一來，意想不到的叛亂將風湧四起，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獲得的織田家繼承權勢將化爲烏有。

爲此，雖然家康沒有要求，秀吉仍爲他奔走，取得了與家康身分不相稱的官位，甚至使他的官位超過了自己。

——家康一定會高興的。

秀吉存着這種微妙的希望。自古以來，各國的所謂英雄豪傑都具有很高的工作能力。就是由於具備了這一點，他們的表現慾很高，只要針對着這一點，釣取他們的心，他們就會變得相當的孩子氣，牢牢的吃上你所投出的誘餌。

終其一生，秀吉總自命爲出色的「釣魚師」，他的確用這種方法釣到了很多的「大魚」，於是對這個家康，他也如法泡製了一番。

然而，令秀吉感覺到非常意外的是！家康全然沒有孩子氣。他不僅不上鈎，甚至把一切默殺了。採取一種所謂「一點不關心」的外交態度，使秀吉的政策發生不了作用。

——我把他估計錯誤了。

秀吉就好像一個孩子向方框裡投石，而沒有投中似的，感覺到無端的失望。關於這一件事，秀吉曾經對蒲生氏鄉說：

「自從右大臣家（信長）去世，參州（家康）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

事實就是這樣。使秀吉的家康觀改變的是：這個一向是重義氣的人物。如今，好像整個的改善過來了，人好像變得精明了許多。像目前在東海地方進行中的調略工作，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他彷彿變魔術一般的快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奪走了甲信兩國，再跟北條氏締結同盟。驟然之

閻滅去了來自東方的威脅，準備一心一意來對付來自西方——秀吉方——的威脅。

（想不到那個男人也有這一套）

秀吉簡直是嚇壞了。

因爲，秀吉一向自許爲：天下第一個具有魔術般外交能力者唯有他一個人。他甚至認爲這方面的能力遠遠地超過信長呢！

今日，分析了家康的舉止，他不得不對家康另眼相看，同時也暗暗地叫了一聲「不妙！」

那個家康始終不動彈。

這個男人具有怪癖。幾乎在所有的場合之下，他自己都不願意主動的辦事，總是等待着對方的催促。跟織田信雄的場合也是如此。

於是，信雄先一步來了。

而且，不是派遣使者，是信雄自己本身駕到。

信雄爲了不使世人注目，穿着一般老百姓的衣服，坐着很粗俗的轎子，有如鄉下的地主要出遊一般，身着便服，忽忽地溜出了尾張清洲城，進入了隣國的三河。

三河的主城爲岡崎城，家康正在恭敬的等他。待信雄一抵達，家康就熱烈的款待著他。

信雄開口說：

「閣下對織田家的厚誼還存在嗎？」

所謂對織田家的厚誼，乃是指織德同盟。信長既然死了。那麼，過去持續了二十年的同盟勢將自然的消滅了，不過，既然是兩家締盟。而締盟者（指家康）仍存在，那麼，盟約是不應該消失的。

「當然還存在」

家康點了點頭，然而，這並非意味着他對信雄的理論表示屈服，而是認爲信雄很會說話。以致，應酬式的點點頭吧了。

信雄不停的在說話。主要是對着秀吉漫罵，家康聽在耳裡，始終在福相（並不太像武將）的

臉上浮現微笑，偶爾點點頭，但却始終不表示意見。這個三河人的另一種特徵爲：不輕易對他人說及自己的想法。

信雄深知家康的這種癖性。然而，到了最後，他不得不說出：

「我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

家康仍舊沒有表示意見，雖然，他本來就有這種的意思，

家康並不說出他對秀臣的批評，只是說出了他的結論——。

「我會傾全力支援您的」

接着，再談論到戰略。

——你有沒有戰勝秀吉的方法？

信雄這麼問。

家康在表面上保持沈默，內心却因信雄的笨拙而感嘆。既然沒有打勝戰的工夫與自信，那還談什麼「揭竿而起」呢？不過，家康却沒有說什麼，倒是問信雄說：

——閣下有什麼打算？

信雄所談的內容，全是關於戰略方面。

他聲稱：將以妹婿的蒲生氏鄉爲始，把數名的羽柴方面的武將爭取到自己的陣營來。

家康點點頭，好像同意，又很感動似的，然而，他的內心却在想別的事情。那就是：信雄所說的各諸侯一旦考慮到他們將來，還捨得丟下秀吉，而去跟信雄嗎？

「關於拉攏諸侯方面的事，就全部委託您去做了」

家康殷勤的說。

至於家康的戰略，乃是把近畿的秀吉團團地包圍了起來。

信雄一回去，家康立刻向四方發出了使者。依據家康的構想，首先必需策動土佐的長曾我部元親。

往日，當信長計劃征伐四國，也就是他的渡海軍欲從大坂出航之前，突然發生了本能寺事變

，以致，長曾我部氏非常好運的保全了領土。

由這種的跡象看來，不久之後，秀吉政權勢將襲擊四國。與其眼巴巴的等着秀吉來征服，不如跟家康携手攻打秀吉較爲划算一些。

——元親，一定會很高興的。家康如此的計算着。

同時也這樣的觀測。家康對長曾我部氏的要求並不高，只要他帶兵從四國渡海而來，以便威脅大坂灣。以秀吉這一方面來說，爲了防此長曾我部氏的渡海攻擊起見，必需把多數的軍隊留置於大坂，這麼一來，使用於決戰方面的兵力，無形中會減少很多。

同時，家康也向紀州根來寺的僧兵團派遣密使。這些根來的信衆具有將近一萬名的動員力，打從信長時代起，就跟織田軍抗戰。家康的用意是，叫這些根來寺的信衆揭竿而起，把秀吉的軍勢死釘於紀州。

繼而，跟北陸越中的佐佐成政提携。成政一定會非常的高興，甚至築起一條共同的戰線呢！

一切都準備妥當了。

剩餘下來者，只有對秀吉展開挑戰了。

欲展開挑戰，只要殺死三個男人就行了。所謂的三個男人也者。乃是信雄老家臣的岡山、淺井、以及津川三個人。他們已是屬於秀吉之黨派一事，可以說是無人不曉了。

在天正十二年三月三日，信雄把他們招待到伊勢長島城，爲他們設置酒宴，在酒酣耳熱之際，派刺客闖入現場把他們殺死了。接着更發出大軍，把他們三個人的居城團團的包圍了起來。

家康一旦接到了謀殺成功的快報，他立刻統領大軍衝出了濱松城。

這一天，正是天正十二年三月七日。

秀吉遲了一步。

在各一方面，秀吉都落了下風。

（在我的生涯裡，從來不曾陷入如此的窘境）

秀吉說着，感覺到非常的不服氣。秀吉最大的能力，乃是把他想像力現實化的計算能力，從被稱之爲「猴子」的往昔起，他在事先就能察覺到信長需要什麼東西，在信長眞正想要那種東西之前，他就會把它呈獻上去，使信長大爲驚訝。

稍後成爲織田家的將校之時，秀吉就能夠徹底的研究敵人，比敵人本身更明白，他們在想一些什麼？以及將採取何種的動作。當敵人移動之時，往往是在他掌中移動似的，以致，秀吉創下了百戰百勝的資歷。

話雖這麼說，但這並不就表示——這一次他被信雄及家康遙遙地甩在背後了。

關於信雄會反叛一事，秀吉老早就知道了。相對的，關於家康很可能投靠信雄之事，不要說是秀吉，就是黑田官兵衛也老早就預料到了。

秀吉內心的微妙在於：當官兵衛老是不停的講這一件事，而內心又確信勢將發生此事之時，他就會感覺到相當的不愉快。

凡是秀吉所說的事情，官兵衛都很清楚。當秀吉身任織田家的將校，親身經歷過所謂敦賀金之崎之撤退的敗戰。

爲著討伐越前的朝倉氏，信長統領着大軍進入越前敦賀的狹隘平地，後方的近江淺井氏突然高舉叛旗，斷了織田軍的退路。信長一察覺到苗頭不對，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自己一個人退出了敵人的陣地，繼而使各隊撤退，自己悄悄逃回京都。

秀吉在這一場撤退戰裡，擔當最爲危險的殿軍。

秀吉自持膽子大，滯留於敦賀金之崎，一直到本軍撤退完爲止。當本軍從戰場消失，秀吉想撤退之時業已經太遲了。那時，滿山野都充滿了敵軍，由於敵軍追擊隊的攻擊。秀吉軍的陣容被攪亂了，看情勢，秀吉軍只有全滅一途了。

自古以來，殿軍就具有一種「阻擋敵軍，以保全本軍」的作用，全滅的比率非常之高。從這次滅亡的危機中救出秀吉者就是德川家康。

家康在撤退之中，專程折了回來，跟羽柴隊會合，家康在馬背上用槍射擊着蜂擁而至的敵兵，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苦戰，始把敵方的追擊軍擺脫，離開了危險之境。秀吉獲救了，這全是家康的功勞。

撤退途中，專程折回來拯救本國的殿軍，除了父子兄弟的關係之外，此種例子極爲少見。想不到家康却如此做了，這件事乃是秀吉畢生中最難忘的大恩。日後，在夜間閑談，秀吉時常對左右說：

「我今天之所以有命存在，乃是三河守大人所賜。」

原來，家康是一個很奇妙的男子，雖然跟織田家締結了二十年的同盟，但在織田家的部將之中，却沒有特定交情深厚的人。他對待秀吉亦復如此。在他拯救了秀吉脫離險境後，家康也沒有改變對秀吉的態度，而秀吉却改變了許多，對家康存有特別的好感。

（就連這種人，您也想拉攏）

黑田官兵衛意外地如此想着。秀吉觀察人的眼光非常的銳利，而且很懂得驅使人，關於這一點，官兵衛也只有驚嘆的份。在判斷一個人方面，秀吉從來就不走眼，想不到對家康却是例外。

雖然家康一直保持緘默，但秀吉仍然奏請朝廷使他的官位上昇。因爲秀吉一直期待家康能加入他的麾下。

（家康才不會來呢！）

官兵衛在想，如果自己的官位比秀吉高的話，他一定非大罵秀吉一頓不可！爲什麼就這樣的死心眼呢？依據官兵衛的觀察，家康的志向顯然跟其他的諸侯不同，他正想奪取天下，這是明眼人所能夠看得出來的。

（如果是柴田勝家的話，這不會這樣了）

官兵衞如此的想着。

雖然柴田也曾經顯露出有意取得天下的野心。始終卻不顯示出其政略的一、二，而且也短缺這方面的能力，結果，只能夠保持他在北陸方面的勢力而已。

至於其他的諸侯則忙着計量那一方較強盛，當秀吉顯得最強壯之時，就毫不考慮的加入他的麾下，以便爲自己的生存前途打算。其他像瀧川，丹羽則不過是有力人的協同者而已。

只有家康一個人是例外。縱然秀吉在京都豎立了旗幟，各諸侯都爭先恐後的巴結他，只有家康一直保持緘默，而且，他也不投靠柴田勝家，不跟時代的動向合流，在東海方面孤立，一直忙碌着向東方擴大版圖。

家康那種無以倫比的活動方式，正是他有志於奪取天下的最好證據。依官兵衞看來，對於諸如此類的人施用騙孩童似的懷柔政策，根本就不會使他上鈎。

然而，這個時期的秀吉並非沒有事情可做。

在這個時期，秀吉忙碌得團團轉。就好像是一個牧童必需單獨一個人把數萬頭馬趕入牧場似的。他必需哄着馬兒，連呼帶罵的把牠們趕入圍柵裡面。在這個場合之下，如果數匹馬逃出圍柵，情形將變成如何？其他的馬羣勢將向牠看齊，接連的逃之夭夭，在這種驚天動地的萬馬奔騰之下，牧童很可能就會被踏死呢！

山崎會戰的前後，舊織田系的諸侯們爭先恐後的投奔秀吉的麾下。換言之，他們很像新加入牧場的野馬。

秀吉始終保持守勢。他的時間都用於懷柔各將領。例如：爲了秀吉一直賣力的丹羽長秀，如今卻深閉於秀吉新封給他的越前之內，再也不會拋頭露面。

——難道這個人也加入信雄及家康的陣營了？

官兵衞等人如此的想着。這也難怪，因爲在

織田家來說，丹羽長秀居於秀吉的上席，由於憎恨同僚的柴田勝家，因此支援了秀吉，然而，其結果却是非常的奇妙。柴田雖然滅亡了，但從這個瞬間起，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長秀竟然變成了秀吉麾下的諸侯。

最令長秀所意想不到的是：秀吉竟然唆使織田信雄殺了其弟的織田信孝，如今，似乎又對信雄萌出了害意，更進一步，已經很明顯的表露出來欲身任天下之王的企圖。

——一定是對秀吉將軍有所不滿。

官兵衞如此認爲。

甚至當秀吉催促：

「快到大坂來！」之時，長秀也沒有走出越前。對長秀來說，到了大坂，必需對秀吉行君臣之禮，或許是這一點令他感覺到難以忍受吧？

據長秀所說，他之所以走不出越中，乃是身罹一種腫痛之病疾。這並非推拖之詞，或者是虛言。的確，長秀正罹患一種腫痛之病。然而，單是罹患這種病，並不見得不能夠到大坂啊。

這一點，秀吉感覺到非常的焦急。因爲，就這樣把長秀放棄，他很可能會與東海的家康呼應而揭起反秀吉的旗幟呢！

其實正有一種傳說，長秀正與越中的佐佐成政，共同連署了一張回文，如今，已經把這張回文送了出去。

「一定是胡言！」

秀吉聽到這種傳聞，當着大衆面前否定。並且發出佈告說：

「亂傳佈謠言的人，將沒收他的領地。同時也不許說出牢騷之類的話。」

秀吉之如此做，無非是要防止各將領的動搖而已。

總之，秀吉放不下長秀。秀吉派出蜂須賀家政爲密使，叫他急快的趕到越前北之庄城。

家政在病床上探望長秀。

家政對長秀說：

「我主公秀吉之所以能够君臨天下，乃是您之所賜。」

一開始就向長秀道謝。

「我主公說：『對您的感謝之念』，將生生難以忘懷。」

接着又提出了破天荒的「怪事」。

「我主公說：您與他可以輪流的管理這個新生的天下。他甚至可以把天下讓給您。您就不妨先駕臨大坂城。他可以把城堡讓給您，他將高高興興的回到越前。」

家政的說了一大堆。

這麼一來，丹羽長秀不覺掀開了棉被，坐在病床上說：

「筑前這個傢伙，大可不必做到這種地步！」

由於太過於感動，長秀的熱淚奪眶而出。他對家政說：

「如你所看見。我並非在裝病逃避責任。然而，對着秀吉海般深的情義，我實在不能在國內安閑的養病了。我可以叫一名醫生跟隨着我，打起精神到大坂走一趟。」

當然啦，長秀並沒有痴呆到把秀吉所說「把天下交給你管理」一事當成眞實。他只是太感動於秀吉對舊友的誠實。因而，忽忽的準備外出的行頭。

接到了這一項報告，秀吉大嚷着說：

「我太高興了！」

他說罷，用扇子打了胸前三下，再把紙扇打開，做一個欲跳舞的姿勢叫道：

「如今，我的欣慰，好像再度又獲得了天下一般。」

表面上，秀吉有如孩子的蹦蹦跳跳，但內心可能正在生氣呢！

雖說獲得了天下，其諸侯都是織田家的同僚

，像長秀又是他的上者。大夥兒只屈服於秀吉的威望而已，並沒有心服，甚至還有人在背後叫他「猴子！潑猴！」。關於這一點，秀吉是非常的清楚。

為了把這些人飼養成馴服之輩，使他們心服口服，看樣子非驅使相當的策術及心術是不可了。

秀吉在聽到長秀為了到大坂起見，先進入京都之時，秀吉雀躍着說：

「我到枚方去迎接他！」

所謂的枚方也者，乃是位於大坂與京都之間，在淀川畔的旅舍。

秀吉走出了大坂。他本帶着一千名的侍從，但是欲跨出城門之時，他叫這些侍從留在城門附近的旅館，並叫一部分人回去。

接着，他換穿了平常百姓的粗服，捨棄了轎子，騎上了馬背，就好像五百石俸祿的小官一般，帶着少許的侍從。

這些侍從之中，只有一個人騎馬，其餘的二十個人皆步行，侍從們手中各拿着一支槍，走上了通往京都的街道。當秀吉來到枚方之時，碰巧，長秀的行列也迎了過來。

「他不就是筑前守將軍嗎？」

行列的先頭嚷叫了起來，轎子裡面的長秀隨即接到了通報。

長秀簡直有一點不敢相信，但他仍命令行列停止了下來，他自己也走下了轎子，走到前頭一瞧，原來，秀吉老早就站立在那兒了。秀吉略彎着腰，手中拿着扇子揮動着，這種架式，使長秀想起了藤吉郎當時的秀吉。

「啊，你來了！」

秀吉親熱的叫着，走了過去，問暖噓寒了一陣子，再關心的問起了長秀的病情。秀吉的關心表情，使長秀越感覺到不好意思，一下子答不上話來。隔了幾分才說：

——現在，已經好了一點。

長秀嘶啞着聲音，用很小的聲音回答。事實上，那種腫狀物已經相當的惡化。今天，秀吉本身的意外出迎。對於諸如此類的應對，使得長秀的所有自我都溶解殆盡了。

接着，他倆相偕着進入了大坂城裡面。

想不到，長秀却沒有登上大坂城，他很快的進入了城下的自邸，向秀吉陪罪說：

「我身體非常的不舒服，想到床上躺幾天」。

由此看來，長秀由於在織田家的位置比秀吉高，做起事來相當的任性，時至今日，仍沒有多大的改變。

——你不妨進入城內。

秀吉一定是想這樣說。因爲一登城在殿內坐了起來，秀吉當然要坐在上段，而長秀則非屈居於家臣之席不可了。雖說在病中，長秀一定是非常的不喜歡這樣做。

以秀吉的立場來說，只要長秀來大坂就够了。因爲，當丹羽長秀躲藏於越前不露面的時期裡，世人都在談論說，丹羽欲對秀吉謀叛了。方今世局，傳言可說是政治。因爲，這種傳言一旦與信雄、家康的同盟動向連結在一塊，很多人都會認爲：秀吉的天下，不久就會被推翻了。

如今，長秀已經來了。只要這個消息傳了出去，目前的政情不安就會消失了，剛剛形成的秀吉政權，當然就能够多少增加它的安定度了。

家康向遠國派出使者，製成包圍近畿的態勢，秀吉在知曉後認爲：

——果然不錯！這個男人正想征服天下。

既然想到了這種壯大的戰略外交，這就證明了他有心奪取天下了。

往日，足利最後之將軍的義昭就有這件癖性。他向四方遠國的諸侯下命令，叫他們締結反織田同盟。明智光秀在打倒了信長之後，亦想立刻

完成其戰略，但秀吉不給他這方面的餘裕，於是在使命未完之前就斃命了。

對於家康的這一作法，秀吉暗暗地表示佩服。

不過，佩服歸佩服，秀吉可一點也沒有感覺到可怕。

此種的大規模的外交，秀吉認爲自已的才能遠遠地超過家康。

(想不到，家康也來這一套!)

秀吉彷彿在看兒童的遊戲，心裡很輕鬆的如此說。

秀吉陸續的向遠國展開拉攏的工作。他派使者到毛利氏、上杉氏、以及阿波的三好氏那兒，跟他們大談交情，增强了與他們之間的關係。

秀吉的外交工作，在小心翼翼之下進行着。例如：蟠居於日本海岸越中的佐佐成政等，在聽到了家康的決意之後，一定高興得雀躍了起來，然而，他却苦於不可能出兵。

西隣的加賀是秀吉黨的前田利家領土，東隣的越後又有上杉景勝。秀吉本來就跟景勝保持着友好關係。對於明智光秀舊臣的木村彌一右衛門，秀吉很快的派出了特使，增强了他們之間的關係。

爲防患四國的長曾我部氏進攻大坂，秀吉也有了相當的準備。他下令仙石權兵衞守護淡路島，給他充足的水軍，使連一艘的軍船也不致於侵入大坂灣。

爲了做這一些工作，秀吉已經耗費了太多的時間。爲此，幾乎犧牲了戰術上的種種配慮。

秀吉一次又一次的錯過了良好的戰機。

家康很快的進軍。他於三月七日出發了濱松城，八日抵達了岡崎，九日更到達了矢作川的河原，等待兵力集結之後，於十三日進入尾張清洲，於此處跟織田信雄會合，準備好了一切，到了

十七日，跟秀吉陣營的森武藏守（滞留於羽黑）之部隊衝突，並把這個部隊擊破了。

在這個時期裡，秀吉仍居留於大坂。他雖然已經使麾下的各軍團進出到濃尾平原，並且下了一道命令說：

「一直到我抵達爲止，絕對不許開火。」

秀吉深知：能够打破家康者只有他一個人，因此，他非常的害怕他麾下的各將軍向家康挑戰。

想不到，秀吉的恐懼變成了事實，因爲，羽黑的森武藏守跟家康的部隊發生了衝突。

秀吉再度發出了自重的軍令。他一心想早一點的趕到戰場。然而，大坂外交方面的事務牢牢地綁住了他。

一直到了三月二十一日，秀吉才完成了外交方面的各種事務。他感覺到無事一身輕，但是這只是幾小時的事情罷了。因爲就在這一天，他就急急忙忙的出發了。

家康更爲向前了一步，猛不可當的佔領了小牧山（濃尾平原決戰的最大戰略地點）。

更令人感覺到不可思議的是：家康竟然火速的築成了野戰用的城塞。

秀吉馬不停蹄的東進，經過近江路，進入了美濃，在岐阜城過了一夜，翌日，從鵜沼渡過了木曾川，進入了犬山城，並把此地當成大本營。

秀吉的兵力有十二萬五千名，而家康的兵力却不及秀吉的一半。

尾張戰綫

如今，秀吉必需不擇手段去奪回戰機是不可了。

（這個男人太遲了！）

像諸如這一類的事情很少發生。每次會戰，這個自信滿滿的男人，總是會巧妙的掌握戰機，叫人嘆爲觀止。萬萬料想不到，這一次却使人爲他乾着急了。

的確，家康搶先了一步。秀吉也覺得自己太緩慢了。

雖則如此，但秀吉却沒有使他麾下的兵士察覺到他內心的動搖。身任武將的人，必需要比演員更會演戲。

「好久沒有回到故鄉了」

進入了犬山城的秀吉，不停的有如虻虫，振動羽部一般，用鼻子哼着歌兒。他是太高興了。

「故鄉的春天眞是太宜人了」

的確，春天已經降臨人間了。天空清澈得很美，樹梢綴着嫩綠。從犬山城往下看，美濃與尾張（夾着木曾川）的田園開滿了黃色的菜花，莊稼屋舍的牆上爬滿了紅紅的花，與天空中的靉靆相映。

有了此景，秀吉想起了他少年時代的春天。

「我眞想到春天的野外玩耍，再也不想動刀動槍了……」

秀吉不斷的說着這一句話。

「以家康爲對象的戰爭，就像少年時代在荒野玩耍似的。」

秀吉又突然的這樣說：

「這一場荒野間的玩耍勢將不會輕鬆」

因此，一旦進入了犬山城，他就立刻下達命令。這又是離不開秀吉的本性。這一次，秀吉將親自前往偵察敵情，當然不會有玩耍時的心境了。

（這個犬山充作大本營是不適合的）

太過於接近後方了。

秀吉想使自己軍隊的陣地更接近敵人。到底在那兒構築陣地比較好呢？秀吉這一次的偵察，就是以選擇地點爲目的。

吃過了中飯，立刻從犬山城出發。他慌慌張張的舉止，使側近以爲他放下飯碗，立刻跑出來呢！

秀吉出了犬山，向南前進。

走了約兩里的田園路，前面展開了一片起伏的高地，那就是二宮山。秀吉爬上了石階。

「對着這一座山，我不覺想起了幼年的往事。」

秀吉說着，一面從山頂向四方眺望，再一步一步的爬山。山坡的中途變成了斷崖，草木上洒滿了陽光。在向陽的斜面上羣生着蒲公英。一走到了那個地方，秀吉在衝動的情緒驅策之下，火速的跑到斜面，起勁的拔起了蒲公英。

他的這種動作，看起來太像幼童了，於是，每一個將領都笑了起來。

秀吉却始終沒有笑。

「您是不是很懷念幼年時代？」

侍從的高山右近對秀吉說。右近認爲：秀吉或許想起了幼童時摘花的情景呢！

「不是，不是那樣……」

秀吉想說出他的理由，但又閉口不講了。

因爲，卽使他說了出來，別人也不見得知道。秀吉的幼童期不像右近一般養尊處優。不管他是否想起了摘花的情景，或者是什麼，秀吉所有的回憶都是悲慘的。於這種蒲公英亦復如此。

少年時代的某一個時期，秀吉從美濃流浪到三河的途中，行走於一座野山，到底是幾歲時所發生的呢？秀吉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走到這一帶的物狂坂之時，他感覺到肚子非常的饑餓。由於過度的饑餓走不動，當然更無法爬山了。就在這個時候，他看到了蒲公英，於是死命的拔下了

它，吸食其莖的汁，並吃起了其花。口中立刻感覺到苦澀。

（如今，它還苦澀嗎？）

秀吉想着，把摘下的蒲公英塞入嘴裡面。再嚼起了花朵，並不感覺到很苦澀。

（是不是，我把它跟對其他草類的記憶混淆了起來？）

秀吉說着，又開始爬山坡。

到達了山頂，秀吉發現那兒已變禿了。

的確，在那兒，可以一望無際的看到尾張國。東南方爲很廣濶的原野，這一片原野之中，有一塊隆起有如古墳般的小山，這也就是家康陣營的小牧山。

「那兒就是小牧山了」

身旁的一名將領對秀吉說。

卽使他不說，秀吉也知道。對於小牧山的一草一木，他仍然很熟悉。

往昔，淸洲城主的信長，曾經想把居城從淸洲移到小牧山，在這裡大興土木，興建新城。

其後，由於信長取得了美濃，因此又搬到岐阜城，於是小牧山就變成廢城了。

（這是一座充滿了回憶的山坡）

如今，再也不能沉溺於回憶裡面了。

家康陣營的那座小牧山，標高只有六十公尺而已。山頂有如放置饅頭似的，顯得渾渾圓圓的。

由於小牧山的形狀沒有什麼變化，因此，就算把它要塞化，亦不可能有什麼複雜的結構，無論如何的加工，也不能說是一種的要塞。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雖說它已經變成了廢城，城溝的痕跡勢將還存在着。家康一定重新把它挖開。卽使是這樣，也沒有什麼用處。

「三河（家康），爲什麼會在這種地方佈陣呢？」

秀吉如此的想。

（其實，應該……）

秀吉想了一陣。

或許，家康並不怎麼在乎要塞，而是想憑麾下强悍的三河兵及甲州兵打勝戰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困難重重了)

秀吉再三的計算着。

秀吉並不計劃用他的八萬大軍（公然對外稱爲十多萬）打敗那個小城。對秀吉來說，這種野戰方面的正攻法對他很不利。

在家康小牧陣地後方四里有織田信雄（跟家康同盟）百萬石的清洲城。只要兩者呼應，展開巧妙的戰鬪運動，即使秀吉策動大軍也不一定能夠獲勝。

(這裡也要動工)

所謂的動工者，就是指築起野戰用的城壘。

「要建造的話嘛！」

秀吉想着。同樣是要築城，不如建築大規模的野戰陣地，以便徹底的威脅德川家康的陣營，使他的將士們喪失鬪志。爲了欲擊潰家康以及他的三河，甲州兵團，只有採取這種戰法了。

除了作戰用途，建築如此龐大的野戰陣地，又能夠給後世的人談不完的話題呢！

(如今，只有這種做法了)

秀吉這麼決定，立刻召集了高階的各將領，很熱烈的說出了他的構想。即使在這樣做，他的手中還握着幾莖蒲公英。秀吉擧起了手中的蒲公英，一面指着眼下的平原，一面向各將領說明工事的設計。

秀吉跟日本歷史上武將不同之點，乃是他一直認爲：戰爭的勝敗將受到木土工事的左右。

——那就是戰爭嗎？

新加入陣營的將軍們，感覺到秀吉的做法太不可思議了。

「必需挖護城河，把土壘築高了起來。戰爭就要開始了。」

根據秀吉自己的構想，他立刻就要把長達一里的漫長土壘擺在這個野地上面。爲了達到這個

目的，必需先挖開護城河。再把挖出的土堆積成土壘。

叫人感覺到可怖的是：這種護城河竟然是雙重。由此可見秀吉是多麼的謹慎小心。就是秀吉本人，所謂雙重護城河的工事也是頭一遭碰到呢？

接着，在土壘上面插置强固的木柵。

不僅如此而已。同時，也要在適當的地方設置門窗，並建立眺望樓。這方面的工事，跟攻擊中國地方的鳥取及高松城，所驅使的方法相同。

如今，秀吉的幕僚們也習慣於這一方面的工事指揮了。

數萬名的兵士渾身沾滿了泥巴、挖土、搬土，砍伐木材，再把它們用於建造土壘。

秀吉軍的工作効率非常之驚人。長達一里的工事，竟然在五天之後，就大致的被築成了。

另一方面，家康也在全神貫注的觀望。

開始之際，家康沒有把自己的感想告訴其部下。因爲，他早就把戰術方針徹底的告訴了將軍們。所以，他認爲；並沒有變更方針的必要。

——不管如何，你們都不要走出陣地。

敵軍一定會奔出陣地，打擊離了殼的蝸牛。

因爲除此之外，他們根本就沒有獲勝的方法。

家康的意思是說：「一旦出了陣地只有打敗戰」。基於這種的想法，因而，家康雖然瞧着秀吉的軍士正在修築陣地，他也始終沒有下達攻擊命令。

(修築陣地，秀吉又在耍花樣了！)

家康老早就洞悉這一點。

秀吉在敵前所耍的花樣，通常具有兩叉的作用。他故意在家康面前表露出「弱狀」，一旦家康認爲可欺而展開襲擊，他就會傾出全力把家康軍擊垮，這就是秀吉的戰術。家康並沒有中計。

然而，他仍不停的望着修築工事中的秀吉軍隊。

(不愧是一個曠世的奇男子)

對於秀吉的魄力，家康不得不表示佩服。

單是會想出這種大規模的野戰築城就很不可思議了。而且，工事人數的巧妙分配，以及富有機能的驅策法，使得數萬人有如着了魔一般，爲這一件事使出渾身解數，而這些構想皆出自一個男人的頭腦及精神，這就是頗爲不簡單的一件事。

在這一方面，家康認爲自己不能及秀吉的項背。心裡雖然如此的想，但他並沒有在口頭上說出：

——我根本就比不上秀吉。

尤其是對於自己的部屬，他始終不動聲色，一直叫將士們莫測高深。

「秀吉這個人，當他在織田家服務之時，大家都說他的頭腦靈活，鬼主義特別多。看起來，他也不過如此而已。看樣子，他的眼睛好像不靈光了」

家康這麼說。

「主公，您說秀吉的眼睛不靈光，到底是指那一件事?」

經他的側近一問，家康又說：

「秀吉把我估計錯誤了！他以爲我跟武田勝賴一樣」

家康是指秀吉插植木柵這一件事。關於這種木柵是有先例的。

往日，信長在長篠打敗武田勝賴的甲州軍，信長就是採取這種插植木柵的戰法。信長首創在野戰方面使用木柵。在那個時候，勝賴沒有察覺到那是一種的陷阱，想以騎馬軍團擊破除這種障碍。

勝賴的軍隊在撞到木柵之時，柵內的織田軍連續展開轟雷一般的射擊，以致潰不成軍。

以家康來說，他一想到秀吉把自己看成勝賴一般的男人，的確打從內心感覺到不舒服。於是趁機對他們說，秀吉既然如此的，那就用不着去害怕他了。家康如此做的另一個目的，乃是欲防

止部屬們在精神方面發生動搖。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對於這種插植木柵的戰法，家康也並非僅止於嗤之以鼻，他也不服輸的不斷的構築木柵。然而比起秀吉這一方面來，那是很微弱的一種木柵，其長度也不過六，七町（一町等於一〇九公尺）而已。

其實這樣也够了。家康卽使沒有築構木柵，單靠小牧山這座城的攻防力也就足够了。

兩軍演變成進入陣地的持久戰。

在這期間之內，雨整整下了兩天，就連霧也罩了一整天。其餘的，都是屬於晴天。

有趣的是：雙方都不想移動。因爲他們都知道得非常的清楚，移動的那一方一定會打敗戰。他們好像兩個道高者在行棋一般，態度顯得非常的謹慎。

——再不移動怎麼成?

秀吉每天都如此的想，同時也爲這一件事，開始焦急了起來。他似乎沒有家康的穩重。

因爲，秀吉所處的立場，使他不得不躭心到天下的政局，而家康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地方的覇王而已。卽使停留在陣地十年，他也不必耽心，甚至完全不在乎呢！

秀吉相當的不利，這是不必諱言的事實。

最明顯的，乃是四國與紀州不穩定，在九州方面，不斷地遭受到薩摩的島津氏攻擊的大友氏，始終不停的要求救援。如屬可能，秀吉想火速的解決此東海地方的戰局，很快的去平定西方的地域。

反過來說，如果這個東海戰線膠着。「秀吉看起來好像舉手不得。他的旗色並不好」等，諸如此類的流言傳開出去的話，那麼，秀吉好不容易才獲得的天下威望將損失殆盡，甚至影響所及，各國會引起叛亂呢！

（事不宜遲。然而也不能顯出焦急之色）

一旦顯露出焦急之色，那就萬萬不能戰勝了。焦急的那一方永遠戰不勝，這種實例，秀吉前

後已看了不少。想不到如今自己却焦急起來了，而且一旦焦急，竟然連自己也拿它沒有辦法。對秀吉來說，這是很罕見的一件事。

——的確，叫人難以下手。

秀吉每日看着家康方面始終不移動的旗幟，心中如此的想着。秀吉感覺到最辣手的是：家康那種重如泰山的粘着力，似乎完全不具有輕佻的性格。由於秀吉是尾張人，因此，對鄰國的三河人非常的瞭解。先入為主的觀念，使他認為三河人不好對付。

而家康跟三河將士的想法恰恰相反，這可說是秀吉的不幸了。

他們這些三河人，老是把尾張人看癟，認為所有的尾張人都是窩囊廢，亦把他們認為是弱兵的代表。這一次的戰爭，就算是敵方的秀吉動用了天下的大軍，德川家的兵士們也會輕蔑的說：

——尾張人沒有什麼可怕的。

德川家的兵卒們士氣始終很高。的確，他們是叫秀吉感覺到辣手的對象。

有一天，秀吉爬上了剛搭好的瞭望樓，遠眺着靜悄悄的家康方面陣營。這時他萌出了一種的衝動，突然衝口而說：

——不妨向他們挑戰。

由此看來，就不難瞭解秀吉內心的焦急，他為了想寫一封挑戰書給家康，叫來了熟練於文筆的增田長盛。這時，在一旁的高山右近突然向秀吉說：

「主公，請三思」

說着，長盛的臉孔也變了顏色說：

「主公，此舉是不必要的。您如此一做，只能招來一張叫人感覺到憤怒的書信而已」

長盛的意思是說，秀吉如果發怒的話，只能夠招來相反的効果罷了。

想不到秀吉並不納此忠言。

增田長盛把文章寫好，秀吉簽上了花押。

這篇文的內容為——

請不要長久藏身於城塞的柵內，有種的話出來一戰。難道，你已經嚇破了膽嗎？

秀吉再叫其身旁的細川忠興，對他說：

「閣下以勇敢見稱。你不妨把這張書信夾在竹竿，飛奔過去，把它揷於敵人的城門附近」

忠興是一名諸侯。諸如此類的任務，與其叫小廝去履行，不如叫忠興一般身分高的人去履行，效果來得大，秀吉這樣認為。

忠興領命正想爬下眺望樓，想不到高山右近抓着他的衣袖對他說：

「就算是主公下令，你最好也不要去」

忠興聽了這一句話，稍為躊躇了一下。秀吉看在眼裡，他不罵右近，只是對忠興大笑說：

「喲！與一郎（忠興）你感覺到害怕了是不是？哈哈哈」

秀吉有如中了邪的大笑，然後又說：

「這也難怪，因為這是很危險的一種任務。看！外面不斷有橫飛的槍彈呢！我本以為閣下能夠勝任這一件事，想不到我估計錯誤了。如今，只有叫一個膽大者去做了！」

這種的冷嘲熱諷，對性格直爽的忠興非常的有効。他撇下了右近說：

「你不應該向我說出那些話！」

匆匆說罷，大踏步的爬下眺望樓，躍到馬背上，雖然是將軍的身分，但却沒有帶任何的侍衛，獨自一個人的奔馳而去。一旦接近小牧城，敵彈向忠興集中發射過來，但他仍沒有顯出半點恐懼的樣子，在一座長了松樹的小塚上揷了青竹，而後，又匆匆的騎着馬回去。

家康方面，立刻有一個人跑了出來，把忠興揷在小塚上面的竹竿拔了下來，又匆匆的還回本陣。

家康在陣營的深處把那一封書紙展開來，叫側近朗讀給他聽。側近朗讀完了，家康仍然無言

。這個男子的思考法跟往日的信長，以及當前敵人的秀吉不同，很少憑一閃之靈光而決定一切事。總是會想這又想那，千思百慮才做決定。

「你們就隨便寫幾個字答覆他吧！」

家康說罷，把那一張信扔到將領們的膝蓋上面。那一張信有秀吉本身的署名。家康的意思是說，他不願意親自寫信。

這件事對秀吉來說，乃是甚大的侮辱。這麼一來，秀吉一定會憤怒的。家康的用意就是使秀吉發怒。

家康的將軍們非常的高興，集攏了過來，絞腦汁想着痛罵侮辱人的詞句，然後，由一個人提筆寫好，最後由家康幕僚中第二級身分的渡邊半藏跟水太野郎署名。

於是，家康方面的一個騎兵馳騁到秀吉的陣前，把繫有信書的青竹挿在地面上。

秀吉立刻叫人把那封信拿了過來。

側近把信交給了秀吉。

「渾蛋！」

有如側近所預料到一般，秀吉發出了欲噴火一般的怒聲。因為書信裡面如此寫着：

「你們才是真正無用的膽小鬼。有種的話，滾出木柵外頭吧！我們這些三河人請你們嚐嚐槍彈的味道。我們跟尾張人不可同日而語。因為，我們只會勇往邁進，從來不知後退為何物！」

不過，秀吉之所以感覺到惱火，並非這些挑釁式的文字，而是家康本人並沒有署名。

「果然，不出我所料」

高山右近在看到了秀吉的樣子，就以為自己的猜測是對了。其實，秀吉的惱怒只不過是在演戲吧了，他並沒有多大的惱怒，一半是真意，一半却是在「玩耍」呢！右近當然無法理解秀吉的心理深處了。

接着，秀吉竟然採取了一種行動。這種行動使右近以及側近們都嚇呆了！

——把我的馬牽過來！

秀吉大聲的咆哮了起來。三步併成兩步，爬下了瞭望塔的梯子。再說出了一句令人感覺到意外之話。

「我自己去跟他算賬！」

有人牽了秀吉的馬過來。秀吉很快的跳上了馬背。有人去阻止他。秀吉大喝一聲說：

不要阻止我，高興的話，你們也可以跟來！

說罷，揚起馬鞭馳騁了過去。

秀吉的軍裝一目就瞭然。他的盔甲是模仿唐冠製成的；甲衣繡着孔雀的尾巴，不斷的閃耀出光輝，看起來非常的華麗，只要瞧上一眼，無論是友軍或敵軍，就不難明白他就是秀吉了。

秀吉的背後，緊緊地跟着高山右近，細川忠與等四，五個八，他們慌慌張張的追隨着秀吉。由於這是突然發生的事故，也只有這幾個人來得及追隨他了。

同時，秀吉也說過，只要四，五騎就够了，其他的人就好好守在這兒吧！

如果麾下的將領傾巢而出，再拖着一個大軍團的話，勢將演變成柵外作戰的形式。

秀吉下了馬，在沙地上面跑步。到了兩陣中間的小塚，他一口氣爬到小塚上面，朝着家康方面叫嚷說：

「你們就瞧瞧這裡！」

當秀吉還是織田家的小廝之時，他就以大嗓子聞名了，在岐阜時代，信長就形容秀吉說：

——全日本之中，以大嗓音聞名者，只有三個人，而秀吉就是其中的一個。

秀吉吸了滿滿一肺的空氣，然後，朝着家康木柵的方向大叫。

家康陣地的將士，以為發生了什麼事，接連的跑到木柵的旁邊看一個究竟。

秀吉看到家康的將士露臉之後，叫了一聲：

「看看這裡！」

然後，撩起了戰袍，把屁股朝向家康方面說：

「吃吃這裡！」

前後只有這個動作罷了。

之外，秀吉什麼也沒有說了。這個男人一向以豪膽見稱，不過，敵我雙方都被他動作的粗魯，輕浮，以及「飄逸」嚇壞了！試看古今中外，恐怕再也找不到這種的大將了。

家康方面的將士看了秀吉的「表演」，竟然連眼皮也沒有掀動一下。

不久，他們才從這種驚愕清醒了過來。班長們左右地來往，叫槍械組準備。

「他就是秀吉呀！擊倒他！」

班長們大叫着，下令兵士們把槍掛在柵的橫木上面，四，五十支槍一齊展開射擊。

接着，其他的槍砲也紛紛噴起火來。槍彈飛過了秀吉的上下左右。想不到秀吉又大叫了起來：

槍彈怎會打到天下大將軍的身上呢！

說罷，走下了小塚，飛快的躍上馬背，揚起滿天的灰塵，回到了他的陣地。

這實在是一件空前的怪事。在這一天裡，無論是敵友軍都在談論這一件事。

話雖然如此說，秀吉對敵人的嘲弄行爲，對主將的家康竟然發生不了作用。原來，家康不是容易動火的人。

這一天家康並不在小牧。他去了清洲，一直到了夜晚才歸陣。當他聽到這個消息之時，也不過說了一聲：

「眞是一個奇妙的男人」

說過後，接着在心中分析着這一件事。

——也許，這是驟然顯貴的人特有的輕忽，以及欲藉騷動來引起人們對他的注意。

家康萌出了這種的感覺，像家康一生下來就接受家臣侍奉的人，也就是從地方貴族的立場來說，這實在是令人想像不到的舉止。

在尾張一帶，那些鄉下的阿哥阿弟們，吃了祭神的酒肉之後，由於醉酒，往往有這種的舉止，這實在是叫人忍受不了的卑劣動作。

（像那樣的大將，世上好像不曾有過似的）

想到此，家康不覺把所謂的名將一一舉了出來，跟秀吉來一個比較。

舊時代的名將有：例如——源賴朝，楠木正成，足利尊氏等人。賴朝根本就不會做過秀吉一般的舉止，撩起軍袍，叫敵人吃他的屁股。這是叫人極難以想像的。

近期的將領，像：上杉謙信、武田信玄、織田信長。他們恐怕連做夢也不會有過秀吉一般的舉止。依家康看來，信長是一個很高雅的將領，他絕對不會如此作法。

只是秀吉的動作的輕盈，有一點接近信長。

家康很瞭解信長這一個人。他跟信長締結同盟達二十年之久與其說是同盟者，不如說屬邦較爲恰當一些。因爲信長一向苛酷地驅使他。由於信長的命令，家康無辜的妻子及長子被殺了。信長業已死亡的今日，他甚至還有一點思慕信長的風韻呢！

家康是一個喜歡學習事物的男人。家康不相信自己天生將才及將器，處處的跟人學習，爲了這一件事，他甚至可以廢食忘寢。

他秘密地爲自己找了一個師傅，那就是：如今已亡故的甲斐的武田信玄。其實，武田信玄不僅不是家康的師父，甚至可說威脅了家康半世的厲害敵人。由於他是敵人，因此，家康對他的尊敬裡又帶上了幾分的怖畏。

家康學習了信玄的戰法，政治的方式，以及日常生活。最好是能夠變成跟信玄一模一樣，家康的最大願望在此。如今，他已經知道自己跟信玄相像之處，那就是體質方面。

乍見之下，由於身體肥胖，看來總是遲遲鈍鈍的。其實他的頭腦是蠻精靈的，像深謀遠慮，

小心謹慎，這些除了大惡人之外，一般人的頭腦是很難於浮現的。這些也就是家康的理想，看起來跟家康的體質有着共通之處。只要學習一番，不難全部繼承。

然而，織田信長這個人的特點，家康無論如何也學不來。那種一連串驚人的構想以及行動，可能是與生帶來的吧?

——這個男人在信長的思想體系上更加上了飛輪。

家康如此的看着秀吉。

與其說，家康對秀吉感覺到辣手，不如說看到他就會感覺到不愉快較爲恰當一些。

同時，他也認爲：秀吉的出身太卑賤了。

(這一點是無可奈何的)

家康私自這樣想着。

窮其一生，家康不曾把這種感情表現了出來，不過，他自始至終總無法尊敬秀吉，這才是一件無可奈何之事。

如果說，家康對一個人的身上有什麼執見的話，那就是所謂門第這一件事了。

到了晚年，只要是自稱名流的後代，他就會從窮鄉僻壤之中把他找了出來，使他做爲諸侯，並給予官位。像；足利氏、新田氏、吉良氏、北條氏的後裔等——甚至不能確定是否名流的後代，也是照樣禮遇他們。

話雖然這樣說——

家康並非討厭秀吉的每一點。反過來，他雖然把武田信玄當成師父一般(家康除了在戰場上跟信玄相見，被打敗得落花流水之外，根本就沒有會過信玄)，然而，與信玄爲敵展開戰鬪之時，家康總會感覺到自己好像快跌入地獄一般，全身都帶上陰氣慘慘的死氣——時至如今，他仍不願想起那時的心情。因爲在戰場的信玄一旦有機會，必定會殺死家康，絕對不放過他。信玄有一種使對方喘不過氣來的冷酷，信長也有這些特點。

不過，秀吉這個人却沒有。

(跟秀吉作戰，好像在跟他玩耍似的)

秀吉不會給人陰氣慘慘的感覺，而會使人感受到明朗的氣氛，這到底應如何的解釋呢?

往昔的武將都沒有這種特點。逢到跟秀吉作戰之時，總使人感覺到秀吉是以遊戲的心情，以及輕鬆的態度，向着敵方灑開一面大網而已，秀吉敵方的家康也勢將被網羅，以致，在某些部分跟秀吉玩耍了起來，始終不會激起陰風慘慘的死氣。

秀吉之所以給人這種感覺，最重要的一個理由爲：

——那個男人不殺人。

秀吉對投降的敵將必定優遇。只要家康統領將士投降秀吉，他一定會寬恕家康，絕不會追究。不但不追究，甚至會給他比目前領地更大的土地。

目前的秀吉，可以把他比喻爲：向海中撒大網的漁夫

家康以爲自己是在海中游泳的魚，其實，他如今已是網中的一條大魚，拼命的在那兒掙扎呢!到了網中的魚都會拼命的抵抗。然而，遲與早，我們總會被拉到陸地上。一旦到了陸地上，魚兒最耽心的是；漁夫們會不會殺牠們?

往日，信玄對家康的三方之原的戰鬪，以及武田勝賴對信長之長條之役等，打起來所以顯得那麼明朗化，一定是主演者的秀吉所帶來的。

因爲，他竟然跳到戰場的中央，向着敵方，撩上軍裝，以屁股開敵方的玩笑。在長條戰場重重低垂的鬼氣，在這兒是看不到的。

至少，家康必需在局部戰方面獲勝。同時，他已經有了戰勝的自信。爲了獲勝，必需使秀吉走出柵外。有鑑於此，家康打算模仿秀吉挑戰的方式，向秀吉軍挑戰。

「你去想想辦法」

家康命令神原康政。

康政一直到晚年，仍然跟多數的三河人一樣，不承認德川家以外的世界。

康政想把對秀吉痛罵之語廣佈到他的陣營裡面去，因此下令淨土宗的從軍僧侶寫出這一類的文章。

那種寫成的東西，以中文來說，似通非通，錯字連篇。家康讀了一遍之後，就嚇了一口氣，感覺到有一點吃不消呢！

那篇文如此寫着：

「所謂的秀吉，乃是野人的孽種。出自草莽，只是馬前的一名走卒，受到了信長的寵愛，一旦被推擧而拜將，以致身列諸侯。信長對他的恩惠高似天，深似海，此事，擧世皆知曉。

一旦信長逝世，秀吉立刻把主恩付之東流，心圖不軌，欲弑君奪天下。首先，殺死信孝公，如今跟信雄公對峙，我們可以痛罵他大逆無道。不知有什麼人敢站起來處置他？（中略）我們必需盡快討伐此逆賊，使海內外的人心大快。」

家康抄寫這種書文很多份，一切都署上康政之名，趁着黑夜，叫弓弩手前進，把這類書文綁在箭頭，射進秀吉軍的陣營。

當然有不少飛入秀吉的本營，小廝在揀到之後，立刻呈給了秀吉。秀吉不會讀中文，只好叫軍師讀給他聽，軍師越讀聲音變得越小，終於變成了耳語，最後只好付在秀吉的耳邊說。

大家都害怕秀吉會震怒了起來。

在這個時代的人，極少人能夠抑制他們的感情，只要稍爲受到刺激，就會暴跳如雷。秀吉跟他同時代的人沒有什麼兩樣，他滿臉通紅，好像就要爆炸的火山一般，而後，大叫一聲：

「渾蛋！」

接着，抽出了大刀，有如神原康政就在現場一般，向空中猛砍幾刀，再橫掃了好多刀，一面

大叫着。

左右怕遭受到魚池之快，都紛紛的避開了。至於秀吉本人呢？好像經過了這一場運動，已把一切的激憤都驅散了。啪地一聲坐了下來。

接着，他拿起了身邊的一個小鼓，擊出了一個

「鼕」聲。

前後只敲了一次。然後把小鼓拋棄，大聲的笑了起來。

「三河的人，一向都是如此。」

說罷，秀吉裝出了一個苦澀的表情。由於他做得太正經，使人分不清是否在開玩笑。

「日本第一的鄉巴佬」

或許，眞是這樣。尾張與三河之間，只有境川的一條小河，一直做爲兩國的境界。尾張在上方的圈內，三河則是東國的開始之地。語言不同，風俗習慣也不同。到了翌日，秀吉已經忘記了那一件不愉快之事。然而，他始終忘懷不了那一篇又臭又長的攻擊文。

後來，當秀吉跟德川氏和睦之時，神原康政以家康的使者身分上京，以富田左近的邸宅爲宿舍。在這時，秀吉採取了意外的行動。

雖然他身爲主人，但却只帶着幾個侍從，訪問了康政的宿舍，大聲的對他說：

「康政，喝一點酒呀！」

說罷，秀吉叫人拿出了酒，並排滿了滿桌的好下酒菜，自己親自拿酒杯給康成，對他說：

「我非常容易的被激怒，但從來不記恨。這是我秀吉的美點，也就是我成爲日本第一好漢的原因。」

如此的往自己臉上貼金之後，又說：

「不過，前年的那一件事，我還是牢記於懷的。一想起那件事，我就會渾身不痛快，今夜看着閣下，喝一點酒，借用一些「下劑」把不愉快事瀉掉算了。康政，你就覺悟吧！快一點喝酒啊。」

說罷，秀吉叫小廝們跳跳舞，與之所致，秀吉也搖擺了起來，大鬧一陣，鬧完了，他突然對康政說：

「好不容易，一切積恨都『瀉』掉了！如今，我對你康政已經沒有遺恨了。人本來就必需對主人竭盡忠誠。康政，你的做法並沒有錯。」

秀吉對康政喃喃的說。但後者似懂又好像不甚瞭解，秀吉則在大門爽朗的大笑之後，忽忽的踏上歸途了。

其實，秀吉的心情稍稍地起了動搖。

在這以前的任何時期，秀吉都一直採取着充滿了自信的態度，然而，到了這個小牧的陣地，他越是裝着爽朗無所謂的態度，越是無法隱藏一種近似不安的心情。

當往日織田家同僚池田勝入這名老將，來到他身邊，對他說：

「在下有一件事想跟大人商量」

原來，這個池田勝入向秀吉提出一種特殊的作戰方法。他所謂的特殊作戰法爲：

「利用如今對陣的時機，統兵奇襲家康本據地的三河。」

勝入組織一個特攻隊，以自己爲指揮官，悄悄的離開這個戰線，在山間隱密的行軍，驟然地攻進三河，以此種手段使尾張前線的家康狼狽異常，一舉的把德川軍消滅。

這也就是所謂：

「滲透作戰」

往日，織田信長想出了這種的作戰方式，在這以前，日本的戰史根本就沒有這種例子，就是中國的兵法書也沒有記載 ， 乃是一種特殊的戰法。

信長就用這種的戰術，獲得了好幾次空前的勝戰，然而不知怎麼搞的，其他的將領試了這種方式，卻沒有成功的例子可循，甚至因此而招致了敗北呢！

摔角之時，兩個人抱在一塊，就相當於要襲擊對方的內股，然而也會因此失去自己力量的平衡，爲敵方所乘，以致被摔倒。就近失敗的例子有：柴田勝家在賤之岳的敗北。

佐久間盛政不聽勝家的忠告，擅自滲透入秀吉軍的中央部，以致被秀吉所制，終至以敗北收場。

（笨蛋！）

秀吉的內心如此的想着，但他卻沒有罵出口來。

「謝謝你的提議，不過，你有沒有想錯了呢？」

到此，秀吉只有溫言的勸告對方再仔細的想一想了。

如果是往日的信長，對於其麾下的將領，只要有差錯，他就會當面的罵他，然而，秀吉的立場卻不同，各將領在目前仍然是他的同僚，沒有一個人感覺到自己是秀吉的部屬，甚至不少人認爲：這個軍團形態也就是等於諸將同盟，秀吉只不過是盟主罷了。

在織田家之時，曾經是秀吉的前輩，也就是已故信長養育者的池田勝入更有這種的思想。

是故，秀吉一向不敢去得罪勝入。因爲秀吉曾經答應他說：

「只要這一回我勝利，我就會把尾張及美濃兩國給你。」

換句話說，秀吉是以這麼好的條件把他拉攏過來的。

池田勝入不僅是織田家的宿臣，而且他的緣族非常之多 ， 例如：美濃金山城主的森武藏守——森蘭丸之兄——就是他的女婿，而且，這個女婿的勢力的確不小。

諸如這些來頭，使秀吉的語氣軟化，態度和藹多了。

勝入一直想建立武勳。在秀吉未抵達尾張的戰線之時，他就在名叫羽黑的地點，跟德川軍發

生了前哨戰，結果是吃到了敗北的滋味。由於對這種屈辱耿耿於懷，他認爲不立功補過的話，秀吉所保證給他的美濃、尾張兩國，到頭來可能會被取消了。

勝入於四月四日獻上他的陣策。歸陣了之後，他仍然不死心，到了四月五日的早晨，他又到達秀吉的本陣說：

「就讓我去試試吧！」

他執拗的重複了幾遍。後來，他甚至說：

「你如果不答應，我就不起身了。」

的確，他就盤腿坐在榻榻米上面，再也不想起來了。

秀吉畢生感覺到不服氣的一件事，就是非對這種强求折腰不可。到了這個地步，秀吉只好叫來勝入對他說：

「你既然這樣說……」

雖然內心感覺到非常的不痛快，但他還是勉强裝出笑顏，勉强的答應了他。

不過，秀吉叮嚀他務必要小心。池田勝入有六千兵馬，森武藏守有三千，堀秀政亦只有三千而已。想到了這一點，秀吉給自己外甥的秀次八千兵馬，使總計達到兩萬兵馬之譜。以奇襲部隊來說，這是一支巨大的隊伍了。

對於這次作戰的不安感，秀吉想以增强兵力一事來補充。

（然而，這樣眞的就行了嗎？）

對着這個已經變成重兵團的奇襲部隊，秀吉依然有着很多的不安。爲了消除這種不安感，與其增强兵力，不如阻止這種不正確的做法，事實上也只有這一途可循，秀吉在心裡如此的想着。

然而可悲的是：秀吉沒有絕對的政治勢力，以阻止勝入此種荒誕的做法。

兩萬的奇襲軍被區分爲四段。

先鋒爲池田勝入，第二隊爲森武藏守，第三隊爲堀秀政，第四隊則爲秀次。

四月六日的半夜，秘密地開始前進。這一夜

沒有被敵人發現行蹤，可說非常的成功，到了四月七日於篠木、柏井兩鄉（沿着庄內川）宿營。在這個宿營地耗費了整整一個晝夜的時間。目的是爲了等待後續部隊。

由於兵團太過於巨大，使得行動也變鈍重了。八日早晨，勝入還不想動彈。到了八日的夜晚十點鐘才完成了軍勢的集結，勝入也就浩蕩的出發了。

這一點，跟擅長滲透戰術的信長有着相當的不同。

信長的的作風，從來不等待兵馬的集結，如果這次奇襲部隊由他統領的話，他一定會有如電光石火一般，馳騁着闖入三河。

勝入却是一個完全主義者。他緩慢地繼續着夜行軍，一面向全軍明示侵入三河的路線。他說：

「我們經過長久手侵入三河」

勝入雖然使這一支巨大的軍隊移動着，但他却堅信敵方的家康不致於察覺到。

其實，家康是知道的。

當然啦，六日夜半的勝入夜間行軍，家康是被蒙在鼓裡，然而從七日的午後，當勝入在庄內沿岸的街道等待後發部隊的到達之時，家康已經察覺到了。

其第一報是由篠木的兩個老百姓所帶來的，時間在七日的午後四點鐘。家康仍說：

——不可能是眞實吧？

家康一直不敢相信。秀吉是一個神算鬼謀的男人。想必在這種狀況之下，他是不會冒險進行所謂的滲透戰的。這也難怪，因爲家康以爲這是秀吉的主意呢！

他認爲：這是秀吉的鬼計，乃是一種僞兵之計，想把家康引出木柵之外。

是故，家康仍然不想移動。這個男人畢生都顯得很謹愼。因此，他再等待着確實的情報。曾

經在秀吉陣營——森武藏守旗下工作的服部平六回來報告說，看到了可疑的兵馬。這時，離開先前來報告的老百姓只有一個小時。

雖則如此，家康還是沒有動。爲了確定起見，他派出了好多的間諜到四方活動。翌日早晨，這些人都回來就敵軍的行動仔細的稟報。

好不容易家康才移動了。他先以四千五百人爲先鋒，下令他們說：

「你們先進入小幡城」

秀吉軍（勝入）宿營的柏井村稍東方有家康領土的小城，名叫小幡城。他下令先鋒急快開到那兒。

他的用意是：當勝入所領導的秀吉軍一旦要進入三河，就可以驅使這一支先鋒軍襲擊他們。家康打算隨後就帶兵去增援。

家康悄悄通知了織田信雄，由家康統領六千三百兵馬，信雄統領三千兵馬，於八日夜晚七點，從小牧山本陣悄悄的出發。

他倆小心翼翼的行軍，始終沒有被發覺。家康進入了小幡城。待機襲擊將通過此地的秀次（秀吉的外甥）軍。家康對秀吉軍的行動，有如看蟻行一般的淸楚，然而，對家康方面的行動，秀吉方面（勝入）則一無所知，可以說，把奇襲者的位置倒轉了過來。

秀吉方面的秀次軍擁有八千的人馬，遠遠離開了先發部隊，在最後面緩慢地行軍。他們於九日早晨進入所謂的白山林（雜木林），在那邊吃早飯。

打從前夜起，家康就知道敵軍的行動，有如影隨形一般，悄悄地把白山林包圍了起來，靜待着東方的發白。

天亮了，當天正十二年四月九日的太陽把長久手的山河一瞬間地照亮之時，也就是秀次軍開始崩潰的時候了。

秀次軍遭受到激烈的槍擊，並有衆多的白刃

兵衝入秀次軍裡面大行殺戮。相對的，秀次軍根本就無法抵抗，紛紛的開始逃走。

雖然有一些將兵奮勇的抵抗，但很快的就被擊垮了，八千的兵馬有如被吹散的灰塵，逃竄到山野之間，主將的秀次連馬騎都丟掉了，身邊沒有一個侍從，到了全軍潰亂之時，只有徒步跌跌撞撞的奔跑於田野，踉踉蹌蹌的逃命。

家康軍更向東方展開突進。此舉是爲了有順序地擊破秀吉方的第二，第三隊以及先鋒隊。

第三隊的堀久太郎（秀政）隊，被家康方面的神原康政隊追上。由於堀久的善戰，康政隊反而遭受到痛擊，以致，狼狽萬分的逃命了。

當堀久太郎獲知後方的秀次軍已經潰敗之時，雖然在戰鬪上獲勝，但也不得不離開戰場。

儘管後方已經慘敗，但是第二隊的森武藏守與先鋒的池田勝入隊却一無所知，不斷的朝向三河前進。

經過了短暫的時刻，後方的傳令趕到，到了這個時候才獲知本軍已經潰敗，將兵都向四方散開了。

於是勝入等的九千人頓時變成了孤軍。因此，只有急快的轉進。想不到欲轉進的前方竟然被堵住了。

原來，家康的主力一萬五千大軍布起了長大的野陣，根本就無從逃脫了。

「難道，家康本人也來了?」

勝入幾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

勝入萬萬料想不到主將的家康會親自出馬，參加這種的局部戰，而且更投入了主軍，這是他始料未及的一件事。家康軍標誌的金扇在富士之根高地閃閃發光，在最前列，有一個比舊武田兵更爲整齊的隊伍撐着赤旗，虎視眈眈的看着這方向。

這一天，家康戴着西班牙製的盔甲（稍爲改成日本式），並加上腿裙。看起來有點不倫不類。

「主公，看起來很像南蠻人」

家康屬下的兵士都在議論紛紛。

在這一天，家康重新下了命令，叫武士們發出信玄甲州兵一般的吶喊聲，以增添敵兵的恐怖感。

兩軍正面展開了激戰。只在那麼一瞬之間，勝敗就決定了。這之後不像是戰爭，而是像在舉行狩獵一般。

森隊，池田隊的將兵一哄而作鳥獸散，兩名主將有如割草一般，很快的就被砍下首級。

這一天，森武藏守帶着鹿角似的頭盔，穿着純白色的外褂指揮兵士們作戰。不久之後，只剩下了他一個人，這時，有一枚槍彈貫穿了他的臉，在他落馬之時，就被砍掉首級了。這一年，他是二十七歲。

到了亂戰的最後階段，仍舊留置於戰場的人，大概只有池田勝入了。那是一個叫人難以相信的光景，因為，勝入一個人呆然若失的坐在地面上。馬騎可能已經倒斃了，在附近根本看不到。

勝入即使想逃走，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閉了，一些可靠的側近，不是逃走，就是被殺了。如今，他也沒有了一點力氣，就連舉槍的力氣也沒有了，以致，垂下了兩手，抬起了臉孔，朝向西方坐着。

這時，兩個德川方面的武士走了過來。一個人從東北方跑來，舉槍刺穿了勝入的胴體。幾乎是同時，從西南來的武士把勝入推倒，把他的首級梟掉了。

「萬千代，一切都弄好了！」

從東北來的那一個人說。這個人就是安藤考兵衞（日後的安藤直次，紀州田邊城主），跟從西南來的年輕人頗為要好。基於這種的情愛，他願意把武勳讓給對方。

這個年輕人的幼名叫萬千代，如今却被喚成傳八郎。日後變為從五位下永井右近大夫。……

……後年，勝入之子池田輝政成了家康的女婿，當

他被邀請到伏見城下的德川邸宅時，曾經問家康說：

——昔日在長久手殺我父親的永井某到底是那一種人？

輝政這麼說的意思無他，乃是要求看看殺父的仇人。家康萬不得已，只好叫永井傳八郎向輝政打招呼。

輝政凝視了永井好久。旋即又問：

「你斬了我父的首級，俸祿被加了多少？」

永井答以：

「五千石」

到此，輝政才流出眼淚說：

「我父的首級，只值那些嗎？」

家康在一旁聽了，立刻用口頭答應永井說，將把他升為一萬石以上的諸侯。

後日，永井果然累進，在下總古河變成了七萬兩千石的諸侯。

家康很快的整理了兵馬，離開了戰場。他深知：與其追擊敗兵擴大戰果，不如速速的回到小牧山的前線最為重要。而且，家康也獲得了應該獲得的東西。雖然是局地戰，但他畢究戰勝了秀吉。

這個打勝戰的事實，將被宣傳到天下的每一個角落，使家康的聲望與外交方面的位置增高。對家康來說，這些也就夠了。

秀吉接到敗戰的報告，差一點就氣昏了。

他立刻向全軍下出動命令，準備統領兩萬大軍在野外追捕家康，然而，家康却把身子一轉，逃出了戰場，再度回到小牧山的陣容。

秀吉撲了一個空。如今，他已經失去一切了。這時他猛烈地敲打着馬鞍，差不多以他畢生的最大聲音說：

「你們大家都看見了嗎？」

以高山右近為始，那些在秀吉身邊的將領們都嚇了一大跳，他們立刻拉住了馬韁，停止了下

來，回顧了秀吉的方向，他們以爲秀吉看到了某種東西。

秀吉更向着天發出笑聲說：

「你們大家看見了嗎？」

每一個將領都嚇下了口水。

「看看德川的一番作爲」

秀吉這樣說。聽了這一句話，將領們顯得鴉雀無聲了。秀吉再說：

「德川這種做法太絕了，有花，亦有結實。雖然我這個秀吉想追趕上他，但已經來不及了。我想用巨大的魚網去捕捉他，但他却已遠走高飛，使我大感失望。的確，他眞是古今少有的名將」

——這隻猴子敗北了，以致整個人都變了！

舊織田家的同僚們竊竊私語着。

秀吉又再度提高了他的聲音。他很可能是爲了講下面的話，才先說出上面那一些牢騷。

「對於這個家康，將來我一定會提拔他，我內心一向有這種的想法」

秀吉的意思是說，他已經胸有成竹，早就擬定了一個策略，欲使戰勝者的家康上京，使他對自己（秀吉）行起臣禮。

對秀吉來說，爲了從這一場的敗戰拯救出自己，削去敗戰的屈辱，並且不使將領們減低對自己的評價，只好對家康讚揚一番。

接着，秀吉又自信滿滿的說：

「這一場的大戰對家康來說，可說是盡出了吃奶的力氣了。然而對我來說，只不過是一場遊戲而已」

秀吉之如此說，無非要將領們認爲自己的度量很大，以便使他們感覺到輕鬆罷了。

另外的一種効果是對準家康的。

如今，秀吉的這種大嗓音，相信家康也聽得見。因爲就在這之後，秀吉把逮捕的家康陣營的探子，一個不留的放了回去。

秀吉之如此做，無非是要給家康一個暗示：

「秀吉是絕對不殺你的！」

以期家康有活命的自信，把他從「不狠幹以有死路一條」的信念中解放了出來。甚至由此使他的戰意鈍化。

秀吉仍到小牧山和家康對峙，一連渡過了二十天，只對峙而不開火的場面。

時節進入五月，五月一日那天，秀吉撤收了陣地，匆匆離開了小牧山的戰場。這麼一來，家康也就失去了戰鬪的對象了。

狂言

在這個期間，秀吉好像在跳着舞似的。

他的身體不斷的在動着，搖着，然而，他的所做所為，自始至終只屬於「裝模作樣」而已。不過，他的腳却沒有停留下來。從美濃到京都，一下子又從京都到大坂，更到美濃，一轉眼又到伊勢路去了。好像在跳一種沒完的舞似的。

把他跟家康所對陣之事，暫且稱之為：

——尾張戰線吧！

時至如今，有如一陣旋風一般，秀吉老早就把尾張戰線以及家康之事忘懷了。

三河守家康的主題仍然還是戰鬪，然而，秀吉的主題早就已經不是戰鬪了。

而是所謂的統一。

「天下統一」

這種事業不是很華麗引人嗎？

嚴格地說來，從太古以來，日本各島就不曾一度被眞正統一過。

關於這一點，鎌倉幕府與足利幕府做得很曖昧，在內部方面，仍然有地方割據的事實存在。

秀吉計劃把全日本的經濟合而為一，開始着手於此國有史以來未曾有的事業。

只要此舉宣告成功，亙古以來，各國各鄉各村自給自足的經濟將開始褪色，而變成歷史的痕跡。秀吉計劃以大坂為一大物產市場，把各國的米糧，以及每一種物產集中到這裡，建立市集，決定物價，再度使這些東西分銷入各國。

在秀吉所進行的事業之中，以歷史方面而來說，沒有比此舉更為壯大及豪華了。此舉一旦成功，貨幣經濟就會確立了，各國之間甚為不均等的物價也將跟着消失。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有一個國家鬧饑饉，也不至於因為缺米糧而餓死人了。

另者，還有積極方面的意義，那就是：使各

國的產業振興，國內的物資勢將增加。

這方面的實務，秀吉委給石田三成去擔任。三成為了促成這個新經濟的階段，想出了種種的技術。

例如：市集的建立法，遠國與大坂之間的送金錢方式，以及記載賬簿的方式等等。

在天下六十四國之中，秀吉已經把其中的二十四國納入其麾下。

像：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志摩，近江，美濃，若狹，越前，加賀，能登，丹波，丹後，但馬，因幡，播磨，美作，備前以及淡路的二十四國已經完全的控住了。此外，又保持着伊賀，伊勢，伯耆，以及備中的一部，是故，其勢力範圍已經到了六百數十萬石。

把這些國跟大坂連繫起來的經濟方式已經確立了。例如在米糧方面，這些國家把吃剩的米糧全部賣給大坂，換成現金。至於產米比較少的國家——例如：志摩，丹後，淡路等地，却是把海產物運到大坂，用它們換成現金，再用這些現金購買米糧。

不過，規模總是有限制的。

例如那些未征服地帶的四國、九州、東海、關東、奧州等都在這種經濟制度的圈外。不僅是圈外，且處於敵地。就由於如此，嚴重地妨礙了秀吉經濟流通的政策。

奧州、九州、以及四國並不怎樣，壞的是：家康、信雄（織田）聯合軍之國伊勢、尾張、以及三河之東之地，跟秀吉圈隣接，就因為是隣接，阻礙了剛在流通的大坂經濟。

「這太不方便了！」

大坂商人發出牢騷，這種牢騷透過石田三成傳入了秀吉的耳朶裡。

秀吉本來就是商人出身，因此，他能够體會出這些人的痛苦。他私自認為：

——如果這種自己舖設的經濟流動法，碰到天下統一之事業遲遲未能進行，可能會引起自家

中毒的現象。秀吉所具有的經濟眼光，立刻察覺到了這一點。

——必需趕快的進行！

這是秀吉最大的課題。

「只要快速就行，後果不必計較！」

秀吉如此想着，火速的着手進行。

不管如何，在長久手的局部戰鬪裡，秀吉軍是戰敗了。家康獲得第一回合的勝利。

曾經有一段時間，秀吉想把巨大戰力投注於這個尾張戰線企圖報復，然而，他很快的改變了想法，變更了戰意，決心撤退。

不久之後，秀吉軍就從尾張平原的全戰線撤退，完全的從戰場上消失。

——我們必需追擊秀吉軍！

家康麾下的將領們焦燥了起來，但家康却把他們抑住下來了。因爲，他弄不清楚秀吉正在玩弄那一種的魔術之故。

「我們不必去管家康」

這是秀吉新的戰略方針。

與其傾力攻擊家康，不如使其同盟者的織田信雄之戰力枯衰。在這一方面傾全力才值得。

尾張清洲城主織田信雄以尾張五十二萬石爲根據地，隔着伊勢海，在伊賀、伊勢（三重縣）亦有五十五萬石的領土。

秀吉認爲：只要奪取這些信雄的領土，那個痴呆的信雄將會感覺到狼狽萬分，當然也就會降低他的戰意了。

首先，秀吉把信雄在尾張三大據點的兩座城——加賀井城與竹之鼻城——僅僅耗費了四天就把它們佔據了。

這麼一來，秀吉就獲得了上下木曾川的自由。秀吉更在伊勢、伊賀兩方面展開活動，三兩下，也把這兩國的城堡幾乎佔領光了。信雄在驟然之間就變得貧乏了。

（瞧瞧，看他會擺出何種的臉孔？）

之後，秀吉就專心去等待信雄的心境變化了。秀吉很放心的回到了大坂城。

經過了三個月，信雄不可避免的感覺到捉襟見肘。既然秀吉已經佔領了他的國土一半以上，無論是兵糧以及戰費皆感覺到短缺了。這種的貧乏使信雄的雄心萎縮了。

——到底，這一次的會戰會演變成什麼結果？

雖然，信雄很想主動的向秀吉挑戰，但却針對這一件事，每天問着他的老家臣。

遇到這種場合，老家臣們就會激勵他說：

「主公您害怕些什麼？我們還不是有尾張五十萬石嗎？」

同時，這些老家臣也忠諫信雄，叫他學習乃父的作風。信長就是以尾張半國的二十萬石爲基礎，終於差不多制服了中原。

除此之外，擁有一百三十數萬石的三河（家康），還不是在撐着信雄之腰嗎？

然而隨着時日的消逝，如此說的老家臣態度也慢慢的軟弱化了。

不僅是戰費的調動困難，同時，兵力方面也日感不足了。織田家主城的清洲城，乃是已故信長大力興建的商業都市。有一些商人認爲信雄的前途黑暗，因此趁着黑夜逃走。

現實的買賣，也由於木曾川與伊勢海被秀吉所控制，貨物無法移動，以致形同廢物。相比之下，被秀吉所征服的西隣之伊勢沿岸的街市，由於加入了大坂的經濟圈，每天都顯得異常的繁盛。以前，東海地方的商權由尾張商人所掌握着，如今， 其主導權眼看着快移到伊勢商人的手中了。

尾張的商人對此表示憎恨，於是互相的耳語說：

——爲什麼織田大人（信雄）不跟秀吉好和呢！跟三河同盟又有什麼用處？

這種的不滿進入了家臣的耳朶裡面，到這個

地步，他們也不得不承認時代已經是變成秀吉的天下了。

其實，這些家臣的戰意之所以弱化，不僅是爲了這些事情而已，事實上，秀吉老早就買通了老家臣們的心了。追根究底，無論是信雄的家臣，或者是秀吉的家臣，原本都是信長的家臣，彼此之間有很多的親戚朋友，這些親朋們時常會偷偷的對信雄的家臣們說：

「不戰，對織田家比較有好處」

甚至不厭其煩的一再對家臣們說：

「秀吉絕對不會給織田家帶來不利。他一定會禮遇信雄。甚至連信雄的家臣們也可以成爲諸侯呢！」

（這樣不是好得多嗎？）

隨着戰線一連串的失利，家臣們都開始這樣想了。

無論橫想豎想，這個所謂織田信雄的笨大將，光憑信長次子的名義，實在不够格做一個天下的支配者。如果任憑這種事態繼續下去的話，主與從都將沒落。

——跟秀吉和睦不是好得多嗎？

很多家臣透過寵姬，把這個意見傳達給信雄。信雄表示他有意如此做，但秀吉一定會殺他。

經過全盤策劃後，秀吉派津田信勝爲正使。信勝雖然冠着津田姓，原來却是織田家的一門，以系圖來說，等於信雄的叔父。爲了政治方面的必要，秀吉一直禮遇這個信勝。

——閣下是織田家的貴種。

秀吉甚至爲他爭得了從五位上左馬台的官位。副使爲富田知高（秀吉的直臣、近江出身）。

一到了織田家，這兩個人都提出了和睦的條件。

「是眞的嗎？」

信雄把膝蓋向前挪動了一下，因爲那些條件是太好了。秀吉所佔領的伊勢之中，有四個郡將重新歸還信雄，除外，有鑑於清洲米糧的不足，

秀吉願意把在伊勢沒收的三萬五千袋兵糧完整的退還。信雄必需履行的義務爲，把一個女兒送到大坂做爲秀吉的養女。

當然，信雄也知道那就等於人質，然而，這些條件實在是够好了。

——我們會禮遇您

秀吉也如此的說過。他準備來年奏請朝廷，把信雄提拔爲大納言的官位。除了信長之外，織田家出身者再也不會爬到如此高的位置。信雄終於答應了。

媾和面談的場所爲：

——伊勢桑名之西的矢田河原。這裡是信雄圈與秀吉圈的境界線，離開信雄的尾張清洲城只有五里路而已。

「好吧！」

信雄就約好了日子。

當天——天正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秀吉這個擅長演戲的人。只要有這種需要，他就會發揮出淋漓盡緻的演技，叫人爲他喝采。這一天，他就演了絕妙的一場戲。

矢田河原已快接近中午了。

天空晴朗，風勢相當的强，風朝着伊勢海刮着，吹動了荒野間的枯草。

秀吉老早就到達了。他在河原的枯草上面放一把椅子，打從中午以前就坐在那兒了。

信雄還沒有來。然而，秀吉有如一個僕人在等待主人一般耐心的坐在椅子上面。秀吉的目的是欲向周圍的人表示出他的義氣，同時，他也必需對信雄以及天下所有的人，有所交待才行。

——信雄雖然痴愚

秀吉如此的想着。然而，這個痴愚的人却擁有左右天下之力量，這裡所謂的力量，只不過是織田家的血統而已。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世人在批評他人之時，好像他們自己都變成了道德家——似的。

度。

——這隻猴子，不知會爲信雄採取何種的態度。

世人都迫不及待的想看這一幕戲。

尤其是秀吉麾下的將領們毫無表情的坐在河原各處。內心却集中於這一件他們最爲關心之事。看了這一幕戲就可以明白秀吉的爲人了。他們的心情，秀吉老早就看破了。總之，這些都是居心不良的觀客。

這些居心不良的觀光客——秀吉麾下之將領——叫他感覺到尷尬的是：這些人並非本來就是他的部屬，而是往日織田家的家臣，也是秀吉的同事。這些人之中，至今還有人暗地裡叫他。

「筑前」

在前年的六月，信長暴斃了之後，秀吉就開始討伐明智光秀。首先，討伐了首席家臣的柴田勝家，並使第三席家臣的瀧川一益投降，終於用武力繼承了信長的「覇權」。

不過，秀吉所最耿耿於懷的是：織田家的血統並沒有在本能寺全滅，如今，還有繼承其血統的人。不過，他們幾乎是被懷柔了。

這個織田信雄還是大國君主，仍然自持兵力，不斷的反抗，主張他是繼承覇業的正統資格者。而且，三河的家康等人，竟然傾力的幫忙信雄。家康還沒有什麼顧忌，只是信雄的存在，實在令秀吉感覺到頭痛。

（背後，有世人瞪著眼在看著我）

就是這個事實，叫秀吉不得不有所顧忌。

——這隻猴子奪取了織田家的天下。

如果大家都這麼說，秀吉勢將失去人心。到底應該如何的演戲，才可以兩全其美呢？

（這是很艱難的一個問題）

就連秀吉一般的頭腦，也爲了這個難題，想不出一個很妥善的辦法來。秀吉在睡醒之時，時常會如此的想：

（由我來得天下，是否太勉强了一些）

這就好像勉强地被堆砌起來的一面牆似的，

只要有稍大的風一刮，它就會頹倒下去。

理由是：秀吉只有一些所謂的直屬家臣。已故的信長是尾張諸侯之子。當然從先祖時代起就有所謂的家臣，關於這件事，三河的家康也是如此，他們皆以忠誠的歷代家臣爲基礎，進行着他們的工作。

反觀秀吉又如何呢？他是來自原野之涯的男人，而且又是一個人爬了起來。先祖連芝麻小的官都沒有，甚至無姓氏，可說是浮浪人的出身。

秀吉麾下的將領，差不多全部是借來的。至於能够把這些好幾萬的人統御於一個軍團之下，乃是由於這個男子具有曠世的才氣，大量，以及勝人一籌的演技所使然。

例如：三河家康的場合，就算家康老衰，德川家也不致於四散，而秀吉的場合就大不相同了。只要他一個人的力量消滅，相信他的勢力就會煙消雲散了。

（想一想，我這個人是頗偉大呢！）

秀吉雖然覺得陶陶然，但也未免太辛苦了。如果把他的天下比喻爲建築的話，那是以霧、雲、以及靄一般，沒有實體的所謂「時勢之氣氛」爲基礎，依靠秀吉魔術般的才能構造成的空中樓閣，那種壯麗的外表很搶眼，然而其內在，只要用手指一戳就不難崩塌了。關於這一件事，秀吉是非常的明白。

——就是因爲這樣才……。

到了這個地步，什麼事情他都非做不可了。就算織田信雄叫他舐脚，他也會樂意的照做。

桑名街道那一邊揚起了沙塵，有一羣人馬出現。原來，信雄已經來臨了。

「你們就謹愼一些吧！」

秀吉向左右的各將領叮嚀，叫他們有如迎接日本第一貴人一般，小心翼翼的行事。秀吉叮嚀完畢，立刻進入幔幕裡面，以準備迎接的事宜。最令侍從感覺到驚訝的是：秀吉竟然脫掉陣前所穿的短外套、足套、丟棄了大刀，以及武士禮服

，換上了平常的服裝，短袖短衣，手上持着一把扇。當他從幔幕走出來之時，連武將的影子也沒有了，彷彿是鄉下的老爺一般。他慢慢的走出了幔幕。

（他到底要幹什麼？）

那些被留在河原的將領們，遠遠地看着秀吉的容姿。

秀吉爬上了河堤。那兒有一條叫町屋川的河流，靜靜地向東流着。河川上預先就架好了臨時的船橋。秀吉渡過了橋，舉足向對方的河堤爬上去。他身旁只帶着一個叫加藤虎之助的武士。

這一年，織田信雄是二十七歲。

高舉着金傘骨的大標誌，軍容整理得非常之華麗，從河堤那一邊有條不紊的走了過來。當他們看到前面有一個小個子男人披着風衣，而認出了他是秀吉之時，信雄有如翻滾一般，急急的從馬背上下來。或許，他對秀吉存着幾分的畏怖吧？

——怎麼？秀吉親自出來迎接呢！

這一件事，使信雄大感意外，同時，秀吉一身的侍從裝束也叫他感覺到納罕。

更叫信雄感覺到意外的是：秀吉竟然屈着腰部，一小步一小步的走了過來。信雄大爲震驚，爲了不失禮節起見，他想親自向秀吉接近。

原來，信雄想以傲漫的態度對待秀吉。想不到秀吉竟然如此的採取卑下態度，使得信雄感覺到非常的不好意思，反而：

——您請，您請。地重複個不停。

諸如此類，信雄採取了必要上的禮節，一個人在路上走了起來。

在路上，他差一點跟秀吉撞個滿懷。以秀吉的立場來說，只要站着跟信雄打一個招呼也就夠了。

然而，秀吉却在地上屈了膝，把扇子放在前面，竟然平伏了。

——啊！

一陣無言的感動，有如衝擊一般，在信雄的家臣之間，河原的秀吉將領之間蔓延開來。而其中最爲震驚者爲信雄。

——請把閣下的手……。

信雄慌張地做了一個手勢。然而，秀吉却無所謂的行了一個禮，然後，抬起了頭看看信雄，用一種囁嚅似的低聲說話。

信雄完全聽不清楚，不得不靠近了些。秀吉以信雄一個人能够聽到的細聲說：

「到底是什麼命運在捉弄啊，在下竟然跟您敵對，動起了干戈。不過從現在起……」

秀吉壓低着嗓門說：

「在下要把您當成主君敬仰」

信雄樂得差一點昏了過去。他是戰敗的一方，如今，是親自來向秀吉投降的，想不到秀吉却說，要把他當成主君敬仰。

——你們聽見了沒有？

信長叫了自己的家臣們，可惜他們都處於很遠的地方，根本就無法聽到秀吉的聲音。

這正是秀吉預先就安排好的。他認爲：只要對信雄一個人說，讓他一個人高興就够了。

兩軍的將士，只是在遠遠的距離遙望著。他們都對秀吉卑恭的態度所感動。無論是那一個男人，都在這個瞬間想着：

（跟隨這個男人是不會錯誤的）

他們打從心底產生了安慰的感覺。今後，雖然跟隨秀吉，但也不致於對舊主家的織田家顯得不忠了，同時也產生了對秀吉的信賴感。

（猴子的舉止好篤實。）

他們認爲在生涯裡，碰到這種令人感動，令人打從心裡肅然起敬的場面，絕對不會太多。

秀吉先導着信雄走到河原，請他坐在尊位，自己則坐在卑位，好像家臣與主人之間的模樣。

接着，向信雄提出獻品的目錄，更把獻品給信雄過目。那是二十枚黃金與不動國行的太刀。想不到前往投降的這方面被叫成「主君」，甚至

獲得了禮品。由於這些預料不到的禮遇，信雄不知怎麼應付才好，臉上始終堆着笑容，有時也顯露出緊張的表情，就像一個少年人一般，老是沉着不起來。

信雄如今向着兩面倒。這次單獨跟秀吉講和之事，他並沒有對同盟者的家康說。信雄準備當家康假若問起，將以「一時忘記」來搪塞。信雄就是這麼天眞的一個人。

家康獲知此事之時，他正在戰鬪行軍的途中，於是他統領軍隊朝向信雄的淸洲城行進，打算阻止秀吉軍去包圍淸洲城。

在這個信雄的淸洲城，駐着家康連絡將校的酒井忠次。這個忠次在城內，聽到這件意外之事。

他在震驚之餘，鞭策着馬匹趕到行軍中的家康那兒，一五一十的告訴家康。家康在聽取了之後認爲：

——那是虛假的吧？

原本，這一場戰爭並非家康所喜歡打的，由於受到了信雄的再三要求，同盟者的他只好幫上一臂之力了。而且在每一個戰場，皆由家康支配一切，德川兵大擧的活動，甚至一度使秀吉軍吃了癟。

想不到，信雄竟然不對協同者說出一言半語，悄悄的跟秀吉談和了。

「三介公子（信雄）也未免太疏忽了」

家康在馬背上自言自語着。然而，他並沒有因被利用而光火。他認爲跟愚痴的信雄動氣未免太不值得了。

「名門的公子哥兒都是這種調調兒」

家康只有如此的安慰自己了。

最後，家康下令全軍撤退，一路回到了遠州濱松城的居城。

不知經過了好幾天？信雄好像忘掉了家康似的，什麼也沒有通知他。家康想派出使者問問信

雄，但認爲這不合禮節，因此在這期間之內，家康感覺到非常之不高興，但却仍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焦急不安的等待着。

好不容易到了和談成立後的第十天，淸洲的信雄才慢吞吞的派來使者，正式的向家康稟報信雄跟秀吉和談的要旨。時到如今，家康欲生氣也沒有力氣了。

一旦發怒，一定會發展爲政治事件。

——家康是否對這次的和談不滿？

假若信雄這樣想，他很可能會因此和秀吉聯合起來攻打他，假使眞是如此，家康將被殲滅無疑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即使家康如何的驅使他得意的野戰妙策，但也難以對付龐大的聯合軍，到頭來只有被殲滅一途。由於考慮到這一點，因此，他强裝起了笑臉，愉快的微笑着說：

「這是善擧。天下萬民一定會歡欣若狂」

除了信雄的使者，秀吉也派來了使者。當然，這一天的家康表情，以及言談擧止將一一的傳到秀吉的耳朶裡面。因此，家康極力的掩飾他不愉快的表情，不斷的在臉上掛着微笑。

家康認爲：只有這些，外交技術上還是不大充分，因而，他派出了首席家臣的石川數正爲使者，向淸洲城的信雄以及滯留於大垣城的秀吉陳述賀詞說：

——祝和談成功，眞是太恭喜了。

諸如這般，傳達了家康的意思。

秀吉去大坂的途中一面走，一面想着：

（家康眞是一隻老狐狸！）

那個時候，如果家康發怒，秀吉將以此爲藉口，跟信雄聯合了起來，組織一支龐大的聯軍，攻進三河，並將順便攻陷東海各城，一路席捲到駿河。

想不到家康採取了笑面外交，他再也沒有藉口發兵了。

雖然秀吉到了大坂，但仍在後方置了一個外

交擔當者。秀吉從信雄處取得了他的女兒，如今，秀吉也同樣要取得家康的女兒。

既然家康跟信雄同盟，那麼理論上，他也等於和家康談和了。秀吉派人向家康要求人質。

——你到底答不答應！

秀吉想以此試試家康的心意，想不到這個東海的覇王，竟然以和樂的態度，滿口應允了，他把其次子的於義丸送到大坂爲人質。他就是日後的結城秀康。

到此，交戰關係就消滅了。

不過，這一次的和談，並沒有使兩者之間產生特殊的關係。

家康以沉默的態度，一直保持着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作風。秀吉很想使家康臣服。所謂的臣服也者，不過是希望家康來京都拜謁他（秀吉）而已。雖然是如此簡而易行之舉，但家康却始終不如此做。

無可奈何之下，秀吉只好放低姿勢說：

「近來京都已經變成非常的熱鬧，很像一個京城的模樣，應有盡有，你就來此地一遊吧！近日，我獲得了很珍貴的交趾之茶器。你不妨來鑑賞它們，同時也讓我們來閑談家常。」

秀吉如此的相邀，但家康的回答不外是：

「您的隆情我心領了。我非常的想進京一趟，奈何疾病纏身……」不然就是信州正是多事之秋，使他分身乏術等等。總之，他妙巧的回絕，自始至終不想動彈。

（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秀吉不斷的在猜測這個三河人的心底，而且，家康也看準了秀吉的立場。秀吉跟家康和睦之後，立即的平定了紀州雜賀衆之亂，然而遙遠的國家至今還沒有征服。四國也許在今年之內就會被平定了，然而，九州却不可能。

如果把大軍派往征伐九州，近畿一定會空虛了起來，如此，家康很可能趁機攻了進來。

其實，九州的情勢已經非常的迫切了，豐後的大友氏不時來秀吉的身邊哭訴，因爲薩摩的島津氏有如火一般的熾盛，早晚就要把九州吞噬了。假使秀吉不援助大友氏，秀吉對天下的信用將一墜千丈，同時，還會影響到種種方面，可說非常不利於秀吉。

秀吉之所以那麼喜歡九州，乃是因爲他的政權跟其他時代的支配者不同，這不外是因爲他的政權有商業權保證之故。

秀吉已經越過了界限，幾乎獨佔了貿易方面的利益，並吸收了它的澤富。日本二大貿易港之一在北九州的博多，他不希望島津氏把它搶奪過去。

秀吉對那些進入他麾下的諸侯都殷勤的說：

「我會給你們很多的領地」

秀吉是說到做到，毫不吝嗇的給這些人龐大的封地。這種慷慨的做法，就有如足利尊氏一般，尊氏因爲如此非常得人緣，自然的，盟友也就增加了，終至變成天下的盟主。不過也因此得了致命的病根，因爲，足利將軍家的領地變小了。因此，歷代的將軍家被諸侯所輕蔑，而且，又由於貧窮，其政權也日漸衰弱了。

秀吉由於沒有姓氏，更必需大量的散撒領地，以赢得天下大小諸侯的歡心。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千萬吝嗇不得。

到了晚年，秀吉在夜晚的閑談之時，時常如此的對側近們說：

「天下智勇雙全的人只有極少數，這些人就變成了各國的統治者。但這些人之中很少有慷慨者。慷慨有度量這兩回事，可以幫助你奪得天下」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慷慨也有個限度，因爲土地總是有限的，太過於慷慨的話，難免步武足利政權一般的後塵。

事實上，秀吉並沒有很多自己的直轄領。在豐臣政權的全盛期，他的直轄領也不過只有兩百

萬石左右而已，甚至比家康（包括秀吉後來給他者）的領地還少一國呢！比起以後的德川幕府，則只有他一半以下的直轄領而已。

——三河的百姓。

秀吉私自認爲家康的性格就是如此。

如果說得比較好聽一點，秀吉可說是「尾張的商人」了。

——土地給諸侯。財富歸我一個人。

秀吉明快的如此說。

他的意思，無非想以財富爲基礎，建築起他的政權。這個秀吉所指的豪富就是貿易，其貿易利潤的吸入口在各港埠，然而，光靠這些港埠，很難養成保持天下的經濟力。秀吉感覺到他最需要博多這個地方，如果，此地被島津氏奪去，秀吉獨創的天下構想將無法成立。

就因爲如此，秀吉感覺到非常的焦燥。

家康就沒有焦燥的必要了。

以家康的性格來說，他無法看穿秀吉所謂的天下構想的感覺，然而，他却非常的清楚，九州的戰火使秀吉感覺到焦燥異常。

家康專心於東海的經營。他爲了防範秀吉對他展開攻擊，很快的跟關東老霸府（小田原之北條氏）締結了同盟。

在這期間之內，秀吉頻頻向他派出外交使節。

秀吉也應用了一些策略。

例如：家康首席老家臣的石川數正原來就傾向於秀吉，因此，在德川家屢次的遭受到懷疑，以致，他不得不跳出家康身邊，接受秀吉的庇護。這個事件給家康很深刻的打擊。他如此說：

——數正既然已經走了，我的軍法將被秀吉一覽無遺。」

於是，不得不將往前的軍法變更一新，家康很快的動腦筋，他以武田信玄的軍法爲基礎，把陣形，連絡信號之法，以及行軍隊形全部更改

了。

秀吉的政權也不斷的在成長著。基於版圖擴大之外征事業來說，其動態未免顯得緩慢了一些——由於家康的不服從——雖則，其政權被加上了未曾有過的尊貴氣氛。

天正十三年七月一日，被足利義昭嘲笑爲「奴隸出身」的秀吉，竟然被任命爲輔佐天皇的大臣。在日本來說，乃是僅次於天子的貴人。繼而，在同年的九月被賜豐臣之姓。除了源平藤橘的四姓之外，日本的歷史又新興了。

「豐臣」這個姓具有黃金的閃亮。這並非秀吉的巨富使世人有了這種印象，而是這個男子的運氣委實太好了，他在獲得了天下的同時，亦在佐渡金山發現了巨大的金礦（以當時的世界水準來說，可以說一，二流之大）。

秀吉把這種不斷湧出來的黃金利用於建築方面，在狩野永德的壁畫上使用黃金，並分給公卿及諸侯，甚至向天子呈獻純金製的茶室。諸如這些事，使世人把豐臣政權跟燦然的黃金相連了起來。

天正十四年的正月。從這個黃金之府走出了外交使者，他們將前往遠州濱松。使節爲織田長益（日後的有樂，爲織田家之一族，如今已投効秀吉），以及原來爲信雄家臣，如今變成秀吉直參的瀧川雄利。

家康時常到三河的吉良鄉狩獵，使者就到那兒與家康會面。兩個人都異口同聲的說，臣從秀吉對家康比較有利。

由於這兩個人說得太過火。家康感覺到惱怒了，因而，裝起了不甚愉快的表情說：

——不要加油添醬！

在此地，對家康來說，外交上發怒似乎較爲得策。

「有利有利，你們一直說有利，到底是什麼

有利？眞叫我大感不快呢！」

家康說罷，把椅子踢掉，匆匆走入狩獵的荒野去了。

翌日，這兩個使者又出現於家康的投宿處。家康發怒說：

「你們兩個還不回去嗎？我是沒話可說的。請趕快離開三河這個地方！」

遇到了家康這種傲慢的態度，這兩個使者只好把姿勢放低一些，以卑屈的聲調說：

「如果我主公一怒，領着十萬兵來攻擊東海，你可吃得消了」

「他敢嗎！」

家康得意的說：

「難道你們忘記我們曾經在長久手打過勝戰嗎？不管秀吉帶領多麼龐大的兵力，到了這個三河的山野，除非有人帶路，否則他將英雄無用武之地。至於我跟我麾下的士卒，對這裡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的熟悉。要來，請他隨時來吧！」

家康的語氣嚇壞了這兩個使者，他們飛快的趕回大坂向秀吉報告。秀吉立刻看出家康的這種態度，無非是想在外交上佔一點便宜而已。

以家康來說，只要斷然的拒絕秀吉的好意，並誇示他們士卒的强壯，想藉此獲得外交上的有利條件。

（我看得出來，那個男人並非打從心裡認爲他可以勝過我）

以目前來說，秀吉必需對這兩個人顯示一下自己的威力。

「欲打敗家康是很容易的事。例如這樣……」

由於家康是野戰的高手，而秀吉爲了封閉他的手脚起見，在尾張、三河國境的矢作川西岸築三個野戰城廓。然後把家康引了出來，在池鯉鮒之野把他痛擊。

至於遠州方面，將從海上送兵，在佔領二股、光明寺、以及秋葉之後，築城，把家康軍分

斷。

由於三河的老百姓有很多屬於本願寺門徒。對這些人說，京城的本願寺下令他們謀叛。只要對這些門徒說，認眞賣力的幹就可以全部免繳稅，如此，一定能發生很大的效果，這是秀吉的戰略案。

秀吉說罷，進入了他的臥室，忽然不知想到了什麼東西，他又走了出來，拍打着坐在走廊的瀧川雄利的肩膀說：

「你就等着瞧吧！這個三河人，最近非來大坂城是不可了」

說罷，秀吉仰天大笑，再度折回他的臥室。

——眞是不服輸的人。

兩個人私自想起了家康的頑固，並且嘲笑起了秀吉的過度樂觀。不過，秀吉確實已經有了成算。

秀吉已經看出：家康開始感覺到害怕了，自從在矢田河原言和以來，忽忽已經過了三年。秀吉的戰略立場已跟那個時期不同了。往日與家康締結同盟的北陸之佐佐成政，如今已投降，變成了秀吉的諸侯，就連四國的長曾我部元親也投降了，進入了秀吉的麾下。家康除了乞求小田原的北條氏之外，眞正變成了孤立無援了。

（家康開始認爲他要敗北了）

最好的證據是：他日來屢裝英雄。家康爲了掩飾自己的弱勢起見，原本很穩重的人却變成了輕率，動不動就叫喊要決戰，採取一種跟本性迥異的態度。

這一定是他感覺到束手無策了。

（不過）

秀吉也知道家康絕不投降這一件事。

家康這個人，當他還不過是三河與遠州兩國的主人之時，曾經不斷的向甲州武田信玄之上洛軍挑戰。這種的情形彷彿是一隻小狗對着虎羣狂吠一般，當然啦，在三方之原家康屢次的敗北，不過，家康的運氣還算良好，由於信玄在陣中病

殺，武田軍也就撤退了，家康才得以免除敗亡的危機。

關於這個時期，家康那種近乎神奇的頑固，以及勇往邁進的勇氣，身爲織田家一將校的秀吉是非常瞭解的。如今，家康正處於窮途末路，如果再把他刺激的話，他一定會把勝敗委給上天，展開一場賭注命運的死戰。

想到此地，秀吉就害怕了。就算是秀吉具有擊敗家康的戰力，秀吉也不致於輕舉妄動的，因爲在目前的時期，一旦展開長期戰的話，勢將招致政情的不安。

想來又想去，結果秀吉還是對家康採取懷柔政策。

秀吉終於決定了他的做法。因爲時到如今，只有給家康名利，藉此贏得他的心了。

秀吉有一個叫朝日姬的異父妹，老早就嫁了人，秀吉只好去央求其妹夫，跟自己的妻子朝日姬離婚，以便把她嫁給家康爲妻。表面上是婚姻，實質上是由秀吉這一方送人質給家康。

家康非常驚訝於這種奇妙的厚遇，以故不得不答應了。如果再無理拒絕這種程度的懷柔外交，則將意味着向秀吉的挑戰，因而，還是以服從較好。不過，家康對使者說：

「如果，將來朝日姬生了孩子，我是不會使他繼承德川家的，如此行嗎？」

這是家康唯一的條件。

因爲家康有一個叫長丸（秀忠）的嫡子。家康欲使他繼承家業。是故，家康的態度始終顯得傲慢。

想不到使者却是意外的答應了。

家康感覺到奇怪，於是又强調說：

「如此行嗎？」

這麼一來，使者從懷中取出了秀吉親筆的起誓文，讓家康看看。很偶然的，秀吉也寫着他所提示的條件，同意千日姬生下的孩子不繼承德川家。家康看了這分起誓文之後，再度的震驚，心

裡不免想着：

（秀吉已經屈服到這種地步了）

對於能看透他心事的秀吉，以及秀吉所擁有的明察秋毫之心，家康只有驚嘆與感動的分。

朝日姬就抵達了濱松。她的年齡只比家康小一歲，那一年已經四十四歲了。以當時那個時代來說，可以說是臨老的婦人了，然而，家康却一點也不以爲意。因爲家康只要把她當成人質禮遇就行了。

婚儀擧行過了。

——那麼，就請閣下上京城吧！

秀吉的使者如此的慫恿，但是令人感覺到意外，家康仍舊保持緘默。

到了這個地步，秀吉也無計可施了。家康既然不臣從，秀吉也只好以這種成立的婚儀來滿足自己了。由於九州的大友氏不停的來泣訴，要求趕往救援，秀吉只好準備征伐九州了。

在大規模地出兵之前，他首先下令靠近九州的毛利氏先出兵，但結果是不很理想。因爲，以這種程度的派遣軍根本就制不了島津軍，各地的大友系統的城堡都淪陷了！然而，秀吉却動彈不得。一旦秀吉移動，家康很可能趁虛興兵。

婚儀成立後，已經過了十個月。秀吉也承認這種的懷柔是失敗了，然而，這個人最叫人不解的是：他並不因此發怒，也不表示失望。如今對家康的懷柔，已經變成了他生涯最大的事業。

（只好再試一次）

秀吉認爲：除非把天下之主的自己，政權，名譽，以及威信慷慨的捨棄，否則根本就拉不出家康。

秀吉想把他的親生母親當成人質。

（這麼一來，家康一定會震驚的）

秀吉如此的想。然而，對此擧感覺到最震驚者莫過於秀吉之弟的秀長了。秀長以他圓熟的常識輔助秀吉以來，一直沒有大的過失，同時對任

何事，始終沒有反對過這個兄長。

只有這次，秀長如此的對兄長的秀吉說：

「自古以來，從沒聽說過天下之主往下屬送人質之事，況且又是以自己的親生母爲人質，這到底是什麼用意呢？其他的親人還有話說，千不該萬不該用我們的生母爲人質，這是匹夫之恥。您爲什麼不討伐家康呢？」

「小一郎啊」

秀吉用通稱叫着其弟，但却不從正面反對秀長的意思，只是對他說：

「我比你年長，你不用急，看看結果吧！」

說能，叫吏僚們趕緊辦這一件事。這一次，秀吉邀請家康上京的理由爲：

「關於九州征伐方面，我有一些事情要跟你商量，請趕快的上京」。

繼而，又以完全不相干的體裁對家康說：

「我母親很想念朝日姬，準備到貴國看看她。請你好好的照顧家慈。」

儘管到了這個地步，家康還是猶豫不決。

——秀吉一定是以上京爲藉口，想在殿中把我殺死。

在秀吉把他母親送到之後，他還是如此執拗。其實，秀吉已暗暗的向他表示：

「我對你完全沒有害意。如果你上京，我對你有什麼不軌的擧動，你可以殺死我母親。」

秀吉已經屈到這種的地步，已算是難得了。如果再不成功，那只有攤牌了。

想不到家康的大臣們仍然懷疑秀吉，一直反對家康的上京。甚至如此說：

——我已看透了秀吉的居心，他是準備把主公殺掉的！」

不過，家康認爲這倒是好機會。如果再度拒絕的話，說不定會引起戰端，一旦開了火，家康勢將戰敗。於是他決定上京。只不過一直懷疑自己可能被殺，關於這一點，家康比他的大臣更爲

執拗。是故，臨行之前，他對衆家臣們說：

「萬一發生那種事的話，我將逃到京城東寺。三天之內，濱松方面就可以聽到這個消息了。到時，以井伊直政爲大將，把一萬人分成二十陣，趕快的進京。酒井忠次另外再統領一萬人，爬到叡山。」

天正十四年十月十八日，人質的秀吉生母抵達了三河岡崎城。家康方面懷疑她是替身，以種種方法試試她是否眞的秀吉老母，一旦判斷爲無訛之後，立刻交由本多重次監視。

家康終於出發了。他整整帶着一萬人。二十四日進入京城裡面，宿了一宵。翌日出京，於二十六日的黃昏抵達大坂。

秀吉爲了家康這個客人，特地把城內最大的秀長邸宅空了下來，暫充爲家康的宿舍。並由藤堂高虎擔任接待，他對家康說·

「明早請登城，今夜就好好的休息吧！」

然而，家康主從却不相信這一句話，預想着危難可能就要來臨，於是下令一萬人分成兩班，輪流的守夜。晚餐很簡單的打發過去，並如在陣中一般，吃了宵夜，滴酒不沾，爲了愼重起見，在宿館周圍點上熊熊的火把，以玆警戒。

「這麼一來，秀吉是無法出手脚的」

家康如此的對幕僚們說。

到了夜半，這個宿館的大門處有了騷動的聲音，大家在大聲的嚷着，走廊不斷的有人在跑步。家康從床上跳了起來，問了左右，才知道是秀吉來了！

簡直令人難以相信。明天不就要在殿上見面嗎？而且，突然來臨的秀吉身邊只帶三名侍從。

「會不會弄錯？」

家康有一點懷疑，然而據看門的兵士說，進入了大門之後，秀吉不斷的說：「我是殿下」

聲稱並沒有急事，只是很想念來到大坂的中納言（家康），而又等不及明天，因此來這裡看

看。並且笑着說：「你們就帶路啊」

家康急快穿好了衣裳，走到大門看到了秀吉。家康的部下愕愕的圍着秀吉。

（秀吉的膽子眞够大）

家康對秀吉天不怕地不怕的豪膽感覺到狼狽，只好帶着他走進一室。

「自從長篠以來」

秀吉打開了話匣子。的確，他倆最後一次的見面是在長篠之戰（信長與武田勝賴之間的交戰），離現在已經有了十一年的歲月了。

家康驚魂未定，幾乎沒有說出一句話。秀吉無所謂的從小厮手中接了一包東西，又忽忽的打開，原來是餐盒，同時，還有美酒及酒器。

秀吉把酒食推到家康面前，家康以爲那是放毒之物，連筷子也不敢擧起。秀吉看在眼裡，很快的用筷子夾菜送到自己嘴裡，再說一聲：

「我先嚐嚐」

擧酒喝了數杯。再把酒杯推到家康面前。

「那我就不客氣了」

家康只能說上這幾句話。

「哈！哈！哈！」

秀吉爽朗的笑着，並叫跪着的家康大臣們站起來喝酒。

在半途中，家康走到厠所。他走到厠所外面之時，一個大臣屏住呼吸對他說：

——現在，就把他幹掉！

家康把他罵了一頓之後，走到了冷冷的走廊。他認爲自己輸了！這之後，家康稍爲醉了。秀吉的臉一直紅到了頸子，就連兩手也感覺到怪怪的。他拍打着自己的頸筋。自言自語的說：

「沒有人揹，我可能走不了！」

然後，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似的對家康說：

「我有一事相託」

秀吉歪斜着頸子，放低聲音對家康說。如此一來，家康更爲震驚了！秀吉說：

「你也知道，我是從流浪者出身的。受到已

故右大臣家（信長）的栽培，才有了今天的局面。不過，家臣們皆是昔日的同僚朋輩，因此他們沒有尊敬我這個主君之心。明早，在各諸侯之前，我倆是要對面的，到時，我請求你——」

秀吉再度把聲音降低，悄悄的對家康說：

「事先，你必需諒解我——明早我將把背脊盡可能的挺了起來，即使斷了也不在乎，以裝成一種尊大的模樣，你就不要跟我計較吧！我再三的懇求你，到時，請務必殷勤的向我行禮。連德川老爺都那麼殷勤的禮拜，那麼，每一個在看到之後，一定會開始尊崇我的。」

說罷，秀吉拍了一下家康的背部。家康也笑一笑，心想秀吉是多麼無邪可愛，秀吉的這一些話，大大地滿足了家康的自尊心，同時，他也對秀吉產生了好感。

「我知道了」

家康收了笑容，點了點頭。

秀吉不停的向家康的左右打招呼，然後，不知是眞心還是在演戲？他豎着脚跟走到走廊。家康也送着他離去。

翌日，家康穿起禮服，隨著藤堂高虎，登上海內最大的大坂城。鑽過了幾道門，爬過好多的石階，進入了城本部的大門。同盟者的織田信雄全幅禮裝，在那兒迎接家康。自從矢田河原的和談之後，信雄就上京了，變成了秀吉麾下的諸侯。以家康來說，這是戰陣以來的第一次見面。

——這邊請。

信雄擔任先導，朝着大門，踏上了白沙。

在大門的前面，秀吉本身踏着白沙迎來，好似在接迎天下最高貴的賓客似的。

如今，家康必需爬上大門，由於信雄是貴種，又是大納言的身分，因而，家康欲讓他先行，但是信雄無論如何也不肯。看了這種情形，秀吉走了過來，牽了家康的手說：

「中納言老爺，請從這邊來」

以致，家康走到了最前面。就在這一瞬之間

，家康在豐臣家的序列被決定了。

秀吉做事很細心，他不使自己的部屬進入殿中，只允許家康的部下進入。

謁見禮就平安的完成了。

整個大坂城熱烈的宴請家康主從，一連幾天舉行了酒宴，並上演了能狂言（一種滑稽劇）。之後，舉行了九州征伐的會談。當天，大書院的大客廳被利用了，所有的大小諸侯都登城，座位照序列的順次排定，大諸侯坐在室內，小諸侯跪坐於走廊，就連沙洲上也有侍從們跪坐着。

這一天，秀吉穿着半軍裝坐在上段二十個榻榻米的上面。他身上的短襖是火紅色，再用金線縫上桐唐草，看上去非常的醒目。

家康坐在首席家臣的位置。這個平常不喜歡說話的人，不知道想到了什麼東西？突然向前移動了膝蓋，對秀吉笑笑說：

「您那件短襖美極了！能否由在下拜領？」

在剛開始會談不久之時，家康就如此的說。

秀吉沒有笑，而且，不以爲然的說：

「這是我上陣時所穿的」

很明白的表示，此短襖絕對不能送人。

聽到了這一句，家康大聲的說：

「只要我這個家康在您身旁……」

好像在背誦文章似的，一連串的說：

「家康會永効兵馬之勞，絕對不讓主公穿上甲冑」

秀吉喜出望外，一面脫下短襖，一面說：

「我有個好妹夫，他絕對不讓我穿上甲冑」

秀吉大聲說着，一面替家康穿上。滿座的人，對這兩個人的友好感覺到意外。其實，最叫他們感覺到意外者，乃是家康的獻身態度。從現實的光景裡，他們獲知了豐臣政權的巨大，以及它是多麼的尊貴。

這一夜，秀吉走到他原配妻子——寧寧的殿

舍，由寧寧親自準備酒菜，並爲他斟酒。

「今夜，妳們不必服侍夫人了」

秀吉叫侍女們退下，開始跟寧寧娓娓而談。下酒菜有炒豆及年糕切片。一直到晚年，秀吉仍離不開少年時的嗜好物。下酒及喝茶時，只要有這兩樣東西，他就會感覺到心滿意足。

「今天，發生諸如此類的事」

這是秀吉從年輕時就養成的習慣，回到家裡之後，一定會把發生的一切事告訴寧寧。今天，他提起了家康向他討短襖之事。

「德川老爺，時常有過分的要求是嗎？」

寧寧對家康的轉變大表震驚。秀吉在床上翻身說：「那不過是一齣笑劇吧了」

原來，這一齣笑劇是秀吉設計的，透過他弟弟的秀長對家康耳語，叫家康幫忙演出吧了。

「我的天下也在這齣笑劇中決定了！」

秀吉說罷，回想自己爲織田家効力的那段日子，才頓悟到：那也竟然是一連串的笑劇。

如果說，秀吉的生涯爲一連串的笑劇的話，那麼，這是一齣很冗長的笑劇。從家康上京之後，這個男子的陽壽也所剩不多了，在第十二年的慶長三年八月辭世。

他的辭世詩可能是自作。秀吉本來具有幾分詩歌之才，在年輕時代吟詠過通俗的滑稽歌，得天下與公卿等交往之後，向歌學之師匠學了不少，曾自作了不少古今調之歌。不過，他的辭世詩却沒有古今的色彩，而滲出他本身的韻味。

我身生也如露，
死也似露
浮華縱逝夢中夢

（全書完）

星辰書系③

豐臣秀吉（後篇）

譯　者：李常傳
發行人：趙基信
出版者：星辰出版社
辦事處：三重市重新路二段七巷六號
電　話：九八四六六五五

定價：新台幣五十元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一七七五號